

道源長老 講述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目次

維摩詰所說經註序	五
維摩詰所說經	三七
佛國品第一	四七
方便品第二	二〇七
弟子品第三	二六〇
菩薩品第四	三七四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四八四
不思議品第六	五六五
觀眾生品第七	六一五
佛道品第八	六七六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七三九
香積佛品第十	八〇二
菩薩行品第十一	八五二
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九〇五
法供養品第十三	九五三
囑累品第十四	九九三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道源長老民國六十九年八月講於基隆海會寺——

施旺坤敬記

今天開始講《維摩詰經》，先講僧肇法師為這部經註解作的序文，講完序文，再講經文。這是能仁佛學院開的最後一門課，講這部經的因緣非常難得，請大家留心諦聽！

維摩詰所說經註序

《維摩詰經》最古最遠，且最好的一部註解，是僧肇法師的《維摩詰所說經註》，他是一位有名的註解家，他註的一定不會錯。其次是天台智者大師的《維摩羅詰經文疏》、《維摩經玄疏》，他的科判分得很好。

這一篇序文，是僧肇法師為這部《維摩詰所說經註》作的序文，下面

介紹作序文的人。

後秦長安釋僧肇述

「後秦」，就是姚秦，因為前秦是苻堅建國，後秦第一個國王是姚萇，姚萇的兒子是姚興，這是在姚興時代。「長安」，是後秦的京都，現在陝西省的省會，就像台灣省台北市一樣。

「釋僧肇」，「釋」是出家人的通姓，法名叫僧肇。「述」是自謙之詞，即過去古人說的話，我把它述說述說，謙稱沒有自己新的見解。

《維摩詰經》現在《大藏經》裡面有三種翻譯：

- 一、吳支謙譯：到了漢朝末年，漢朝亡國，就分成魏、蜀、吳三國，在三國時候吳國由印度過來一位支謙法師翻譯的，經名叫《維摩詰經》。
- 二、秦羅什譯：「秦」就是姚秦，也就是後秦。「羅什」就是鳩摩羅

什翻譯的，經名叫《維摩詰所說經》。

三、唐玄奘譯：唐朝玄奘法師，是唯識宗的開宗祖師，曾到印度取經，他把梵語的經名翻成中國話，叫《說無垢稱經》。玄奘法師沒去印度之前，他的中文造詣就很高深，在印度參學十七年之久，梵文學得很好，所以翻譯得很到家。

羅什法師翻譯的《維摩詰所說經》，若按玄奘法師的翻譯，有錯誤，怎麼錯誤呢？《維摩詰所說經》，不是佛說，是維摩詰居士說的。因為梵文都是倒裝句，應該是《說無垢稱經》，而羅什法師沒有把它倒過來。《說無垢稱經》，「無垢」是清淨，「稱」是名稱，清淨的名稱翻成中國話叫「淨名」。這部經說的是維摩詰居士的公案故事，玄奘法師翻譯得最完善，然而，羅什法師過去跟我們中國人結緣結得多，大家歡喜念他的經、講他的經，所以現在流行的《維摩詰經》都是第二種譯本。

我們要知道這部《維摩詰經》，並不是維摩詰居士一個人說的，有佛說的，有菩薩說的，也有聲聞說的，不過以維摩詰為主。

再講僧肇大師，羅什法師門下學人有三千人，序文上說千二百人，可能那個時候才有一千二百人，可能以後越來越多，總共三千人。可比美孔子門下有三千門人，七十二賢人。而羅什法師門下三千學人，有四聖十哲，道生、僧肇、道融、僧叡，謂之什門四聖。在三千學人裡面，這四個人是學長，稱為四聖。道生大家都熟悉，就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那位道生，他說闡提有佛性，那時候《涅槃經》還沒有翻譯到中國來，大家叫他找經出來證明，如果沒有經典證明，怎麼可以亂說呢？當時全長安的出家人集合做驅擯羯摩，把他趕出長安，這一趕出不得了，沒有人請他講經，也沒有人收留他，好像是遣單，掛單都沒地方掛。他沒有辦法，一直往南走，走到蘇州虎丘山的村莊講經，也沒有人聽。他就找些石頭講經，他問

那些石頭：我說闡提有佛性，雖然找不出經典來證明，我說的合佛理嗎？石頭都點頭，這叫「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在羅什法師門下，他是第一名學長，大家都稱他為聖人。第二名是僧肇，第三名是道融，第四名是僧叡，再加上：曇影、慧嚴、慧觀、僧晷、道常、道標，謂之什門十哲。「哲」跟「聖」有什麼分別呢？前面四人不但佛學高深，而且有種種不可思議的神通事迹表現出來，大家都承認這四個人不是凡夫，一定是聖人。就道生說法，石頭怎麼會點頭呢？那不是凡夫的境界，所以稱他們四位為聖人。「哲」是學問高深，就是現在的哲學家。我們知道四聖十哲，就要重視僧肇大師，他是羅什門下四聖之一，而且道生遣了單，他成了第一名學長，好像孔子門下的顏回一樣。我們對於僧肇大師的註解要重視，你將來講《維摩詰經》，無論看多少註解，還是要依著肇師的註解作根據，不然會講錯，講經有功德，講錯了就是罪過，接著看序文。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絕妙之稱也。

作序文有方法，無論你作什麼序文，都分二大段，第一段序理，叫做理序，講這一部經的道理，比方你作《圓覺經》序，第一段講《圓覺經》的道理；你作《金剛經》序，第一段講《金剛經》的道理。第二段叫事序，把事相說一說，現在先講理序。

理序，中國的文字，姚秦在正統的歷史，還是屬於東晉時代，那時候是古文體。到了唐朝，變成新文體，但是我們現在念唐朝的文章，感覺還是古文，所以晉朝的文章就古之又古了。雖然朝代變遷，文章有變化，文章的方法不會變。你作一篇文章，一定先要破題，所以僧肇大師作《維摩詰所說經註》序，第一句得把題目標出來、解開，先解釋《維摩詰經》的道理。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先把經名標示出來，再破題，解釋經名。「蓋是窮微盡化」，怎麼叫做不思議？不可心思，不可言議。「窮」是窮盡，「微」是精微，「化」是造化。《維摩詰經》裡面所講的理，窮盡最精微之理，窮盡天地的造化，是不可思議的。為什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到春天為什麼草木都發芽、生葉子？到夏天怎麼都開花結果？到了秋天，果實都收起來？這是天地的造化，也是玄妙之理。現在不是講天地的造化，是讚歎維摩詰經不思議的道理。「絕妙之稱也」，維摩詰不思議經的經名，是窮微盡化，超絕玄妙的名稱。

下面接著解釋，文章的方法起承轉合，破了題，再承著道理解釋，怎樣窮微盡化，絕妙之稱呢？

其旨淵玄，非言象所測。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

下面完全扣著序文「不思議」三字解釋。「其旨淵玄」，「旨」是要旨，「淵」是淵深，「玄」是玄奧。《維摩詰經》裡面所講的要旨，最淵深、最玄奧。「非言象所測」，「言」是言語，「象」是意象，我們的思想。「測」是測度。這部經的要旨不是你的語言、思想可以測度。

「道越三空」，這部經裡面講的「道」，是佛的大道，不是屬於般若的空門。「越」是超越，超越了三空：我空、法空、空空。看是講的空，實際是講妙有之理，你講真空之理，講我空、法空、空空，這不是語言、思想所能測度，因為它超越三空之理。「非二乘所議」，二乘人是聲聞、緣覺，合起來叫小乘人。不是二乘人談得到這個道理。

這是講序文，你們作文章都得學到，怎樣變化？怎樣解釋？扣著題目，都是解釋「不思議」。

超群數之表，絕有心之境。

「超群數之表」，「超」是超絕，「群數」是眾多的數目，「表」是表外。這還是解釋「不思議」，非言語所能測度，你用言語解釋二空，解釋三空，乃至說到一真法界，都還是有數目字，不是數目字可以解釋的，就是非言語所能形容！

「絕有心之境」，「絕」是超絕，「有心」，是生心動念。這個境界已經超絕，不是你有心可以議論的。《維摩詰經》究竟是什麼道理？你生心動念就不對，因為超越有心的境界了。

眇莽無為而無不為，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

前面解釋不思議，解釋了很多，這一段把它總結起來，每一段都有起承轉合，這就是合到「不思議」上。

「眇莽無為而無不為」，「眇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到，這是很深遠的道理，是無所作為。你看《維摩詰經》所講的道理，是無為之法，但是「而無不為」，窮盡精微之理，窮盡造化之理，天地無言，天沒有說話，地也沒有說話，但是它到了春天，怎麼就生草木呢？它到了夏天，怎麼就開花結果呢？你看它是無為，實際無不為，這就是很深遠的無為之理，看著是無所作為，實際是「而無不為」。

「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罔知」，不知道，「所以然」，應該這樣。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而能然者」，到時候就達到目的，得個所以然出來。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你種瓜，結果生出來瓜；你種豆，結果生出來豆。究竟它怎麼生瓜、生豆，我們不知道它所以然，結果它能然。「不思議也」，這都是講不思議的道理。

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象，而殊形並應。

「何則？」起、承、轉、合，這在文章的方法上叫做轉，結上面不思議，文章寫到這裡沒有話說了，因為文字太少，不成一篇文章。在文章方法上，要把它轉開來才有話講，自己假設一個問詞：「為什麼這樣不思議呢？」

「夫聖智無知」，「夫」是語助詞，聖人的智慧看起來無知，古人稱大智若愚，智慧大的人，看起來像一個傻瓜，實際他的智慧很大。「而萬品俱照」，「萬品」是萬類。「俱照」，統統照得很清楚。鏡子沒有心，好像無知，但是它是大圓鏡智，人來照人，物來照物，照得很清楚。聖人的智慧看起來無知，但是他能觀機逗教，萬類的眾生，根機千差萬別，他都觀得很清楚。

「法身無象」，佛的身體是法身沒有相，他以法為身。「而殊形並應」，「殊形」，是不同的身形，指眾生。「並應」，法身可以應眾生的機而現形，沒有相，現出相來。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化身。報身，應菩薩；應身，應二乘；化身，應凡夫。化身有三類：大化、小化、隨類化。就是上中下三機的眾生，都能應你的機，你是大乘人，給你現大乘的身；你是小乘人，給你現小乘的身；你是凡夫，給你現凡夫身；你是畜生，給你現畜生身。

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至韻無言」，「韻」是聲音，最高的聲音，本來沒有話好講，也叫「至道無言」。講至極之道，最高的音聲，本來不可以言說。「而玄籍彌布」，「玄籍」，玄奧的經籍，就是佛的經典。「彌布」，彌滿分布於世

界。這句的意思是：最高的聲音，本來沒有話好講，而佛經卻這麼多。

「冥權無謀」，「冥」是看不見，「權」是權巧方便，「謀」是計謀、計劃。這就是佛菩薩應眾生之機來說法，他並沒有先計謀，應該給你說什麼法。比方各位同學，現在叫你們演講，先要打稿，再背熟，這就是謀。聖人不要謀，冥冥之中權巧方便，本來沒有計謀。「而動與事會」，只要一動，就與事相會合，決定應機，沒有錯誤。

釋迦牟尼佛門下的大弟子，是大乘根性，都證菩薩的果位；是小乘根性，都證小乘的果位，滿地都是阿羅漢。你一人來要出家，佛不要考慮你是什麼根機，他說一句話，你當下開悟證果，一動就與事相會合，但是佛沒有計謀，只是看不見的權巧方便，叫做「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故能統濟群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為。

「統濟」，統統救濟。「群方」，指眾生種類，地方不同。「故能統濟群方」，所以能統統救濟各世界。「開物」，「物」指眾生，能開悟眾生。「成務」，能成就事務，事務現在叫功德。「開物成務」，他能開悟眾生，成就說法的功德。

「利見天下」，佛應機說法的大利益，天下都看見。「於我無為」，但是佛功不自居。

「我了不得，我能說法，能救眾生。」那是凡夫的知見，聖人不會有。《金剛經》有明文：「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終日說法，而無法可說。不然，你說的不是法，著了言語之相，你是在說語言，不是說法。佛無法可說，怎麼會有所作為呢？

而或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

「而或者覩感照因謂之智」，「感」作感化講。他沒有語言之相，但是他能感化眾生。我們看見聖人，能說法感化眾生，觀照原因，他怎麼能說法感化眾生？因為聖人有大智慧。

「觀應形則謂之身」，法身本來無相，看見他應眾生的機現形，大乘見到報身，小乘見到應身，凡夫見到化身，這就是佛的身。

觀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而謂之權。

作文章要學會用字，中國文章最怕雷同，所以要換字，使你讀起來有滋味。「觀玄籍便謂之言」，「覲」是看見。「玄籍」是玄奧的典籍，就是經典。「見變動而謂之權」，研究經典，看見佛怎麼一時這樣說，一時那樣說？因為聖人說法有權巧方便。

大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

「大道之極者」，「大道」是聖人之道、佛的道，到了最至極的地方。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域」是境界。講到聖人之道最至極的地方，怎麼可以用身形、語言、權巧、智慧，來形容聖人神妙不可測的境界呢？

前面怎麼能說得到呢？因為他能應形，就有身形；有經典，就是語言；能應機說法，種種的變動，就是權巧方便，有感化眾生的智慧。實際沒有說到大道之極，大道之極不可以用身形、語言、權巧、智慧，談到它神妙不可測的境界。

文章作到這裡，沒有話說了，下面再轉一下，就有話說。

然群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

「然群生長寢」，「群生」是眾生，「長寢」，「寢」是睡覺。眾生

長眠於生死道中，晚上睡覺，白天睜著眼，也在睡覺。「非言莫曉」，「曉」是明了。聖人本來無言，為度這些眾生，不說法不行，不說法，這些長眠的眾生，怎麼會明了呢？

「道不孤運」，也就是「道不孤起」。「道」自己不會弘揚，必須由人來弘揚。「弘之由人」，即是儒家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會單單運起，要弘揚大道，必須由人來弘揚。

懂得這兩句話，我們的佛法怎樣能興隆呢？弘之在人。你們諸位都發菩提心去弘揚佛法，佛法不是興起來嗎？佛的大道，都在《大藏經》裡，自己會說法嗎？。

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

「是以」，下一個結論，「如來命文殊於異方」，文殊菩薩本來是他方的佛，有他的世界，叫做「異方」。文殊菩薩過去是七佛之師，是北方成就如來，現在示現菩薩身，因為需要弘法，佛把文殊菩薩召來。

「召維摩於他土」，「維摩」是維摩居士，「他土」是他方的國土。維摩居士過去也成佛，在東方世界的阿閼佛國，叫金粟如來，現在示現菩薩身，佛也把他召來。

「爰集毗耶」，「爰」作乃字講。「毗耶」是毗耶離城，即維摩居士住的地方。「共弘斯道」，指佛、文殊菩薩、維摩居士，大家都聚集在毗耶離城，共同弘揚佛的大道。

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為首。

前面把不可思議的道理說完了，再標出來求學的方法，使你有個目標。「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智為主」，《維摩詰經》不是單說一種行、二種行，統括萬種行門都在裡面。可是以智慧為主，統萬行而不著相，就是要啟發智慧，叫我們開悟。

「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樹德本」是樹立功德的根本。功德的根本，離開六度，你無法成就功德。所以大乘佛法經典太多，學來學去，你找不到綱要。六度是一切大乘佛法功德的根本，離開六度，沒有大乘佛法。你看《維摩詰經》，就知道以智慧為主，研究這部經不要偏差，六度萬行都做，但是不著相，就是以啟發你的正智正慧為主。不著相不要落於空，還是要修六度，成就功德的根本，合起來就是講六度萬行。

「濟蒙惑則以慈悲為首」，「濟蒙惑」是救濟蒙昧迷惑。你救濟這些蒙昧無知、迷惑不已的眾生，以發慈悲心為第一。我們學大乘佛法，道理

學通了，真空即是妙有，妙有即是真空，不發慈悲心，與眾生有何相干？因為你通了，眾生沒有通啊！要記住「統萬行則以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為首。」這三句話。修萬種行門，以智慧為主，不要著相，不著相還要成就功德，就在六度法門。這個道理懂了，你得發慈悲心，所謂：「觀眾生苦，發慈悲心。」你怎麼能觀眾生苦？得有慈悲心才行，沒有慈悲心，眾生受苦活該，他苦他的，與我什麼相干？這樣你怎麼能發起來菩提心呢？所以大乘佛法救度眾生，以慈悲為首。

我們講文章，帶著勸諸位修行，這三句是這部經最要緊的道理，要記得我們怎樣學修大乘行門？

語宗極則以不二為門，凡此眾說，皆不思議之本也。

「語宗極則以不二為門」，「宗」是本。「極」是至極。談到宗本至

極的道理，「則以不二為門」，空不礙有，有不礙空，以空有不二為這部經的不二法門。「凡此眾說，皆不思議之本也」，上面序文所講的這一大段道理，都是不可思議的根本。

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議之跡也。

「跡」是跡相，就是事相。在事相上《維摩詰經》怎麼顯不思議呢？「借座燈王」，維摩居士房子裡，只有一張睡覺的床，他生病，一下子來了好多大菩薩、阿羅漢，沒有座位給大眾坐。維摩居士就問文殊菩薩：「在虛空之內，各佛的世界之中，哪一個佛的法座最莊嚴？」文殊菩薩說：「燈王佛的師子寶座最莊嚴。」維摩居士就向燈王佛借來三萬二千個師子寶座，這就是不思議的事跡。

「請飯香土」，到了吃飯的時候，這些阿羅漢是聲聞比丘，他們過午不食，快到中午還沒有作飯，餓著肚子怎麼辦？這麼多菩薩、阿羅漢，要作飯怎麼來得及呢？於是維摩居士問文殊菩薩：「各佛的世界之中，哪個世界的飯最好吃呢？」文殊菩薩說：「眾香國香積如來的飯最好吃。」維摩居士就把眾香國的飯請過來，這也是不可思議的跡相。

「手接大千」，這些大菩薩及阿羅漢動了念頭：維摩居士這麼了不得，是從阿閼佛國來的，阿閼佛國是怎樣莊嚴，怎樣了不得呢？大家都想看看。維摩居士一伸手，就把阿閼佛國大千世界接過來給大家看，說：你們看見了嗎？

「室包乾象」，「室」是房子，叫丈室，橫豎各一丈。「乾象」是天地。維摩居士的一間丈室，包羅天地，能把三萬二千個師子寶座容納進去，但是寶座沒有縮小，房子沒有放大，整個天地都包容到他的丈室裡面。這

都是《維摩詰經》講的不可思議的跡相，做這些事不是顯神通，是使你明了不思議的道理。

然幽關難啟，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跡，非跡無以顯本。

「然」是轉詞，就是把前面所講的再接下去。「幽關難啟」，「幽」者深也，最幽深的關門，難以開啟。「聖應不同」，感在眾生，應在佛。佛菩薩都叫聖人，聖人示現應機說法，眾生的根機不同，聖人的應也不一樣。

「非本無以垂跡」，但是事跡離開根本，沒有根本，不能垂留下來不可思議的事跡。「非跡無以顯本」，沒有不可思議的事跡，無法顯出來不可思議的根本。因為根本至極之道，無形無相，不可思議是什麼樣子？你得看看，一間房子，一丈見方，容納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寶座沒有縮小，

房子沒有放大。

本跡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為名焉！

「本跡雖殊，而不思議一也」，再合到前面「以不二為門」，「本」是根本，「跡」是事跡，這叫二。「雖殊」，根本和事跡，二者雖然差別不同，然而不思議只有一個，根本和事跡二者即是一。

「故命侍者標以為名焉」，所以佛叫侍者標這部經的名字，叫做「維摩詰不思議經」。

講到這裡，序文的理序這一大段講完了。

序文分兩大段，先是敘理，叫理序；下面序事，叫事序。

大秦天王，雋神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萬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

先讚歎後秦國王，國王是個大護法，出家人不做官，不拿國王的薪俸，不必拍國王馬屁。釋迦如來雖然把佛法委託給出家人，但是國王、大臣們在人世間有權有勢，如果不來護法，要毀滅佛法，佛法就毀滅了。他們要是出來護法很容易，所以你得讚歎他們。不能說他做他的國王，與我不相干，那是消極的二乘思想。弘揚佛法，非國王不行，你作序文，國王會看，得先讚歎他，好給你護法，所以在事序先讚歎大護法。

「大秦天王」，秦國在東晉時代，只佔中國一部分，但是在秦國，要讚歎國王，就得說大，稱他為天王，這是讚美之辭。「雋神超世」，「雋」是英俊挺秀，「神」是神采，「超」是超越。國王英俊挺秀，神采超越世間的人，就是大秦的國王，不是普通人。「玄心獨悟」，玄奧之心，單獨開悟，別人沒有開悟，他為什麼單獨開悟呢？因為國王有玄奧之心。「弘至治於萬機之上」，國王日理萬機，他治理國家，每天超過萬種事情之上。

「揚道化於千載之下」，他把道德教化弘揚開來，不僅現在世界上的人得利益，後世千年眾生都得到利益。這幾句話把秦朝的國王，佛教的大護法，讚歎得無以復加。

每尋玩茲典，以為棲神之宅。

「每尋玩茲典」，「尋玩」是研究義理，「茲典」是此部經典。國王每每研究《維摩詰經》這部經典的義理。「以為棲神之宅」，「棲」是安止，「神」是心神，「之宅」就是處所。國王事情很多，每每研究這一部《維摩詰經》，心神就止靜下來。

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恐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在也。

「而恨支竺所出」，「恨」是遺憾、不滿意。「支」是人名，支謙。

「竺」是地名，天竺。「所出」，所翻譯的《維摩詰經》。大秦國王不大滿意由天竺國來的支謙法師所翻譯的維摩詰經。

「理滯於文」，「滯」是水流不通。經裡面所講的道理，看得出來，但文字不太通順，心裡感覺遺憾。

「常恐玄宗，墜於譯人。」秦朝的國王常常看《維摩詰經》，因為經文翻譯得不够好，惟恐玄奧的宗旨，人家看不懂，弘揚不開。

「北天之運」，支謙大師住在北天竺，叫做北天。北天之法運，就是指《維摩詰經》。「運通有在也」，想把這部經再翻譯一遍，希望能啟運通暢。

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右將軍安成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

「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弘始」是後秦姚興的年號。「歲次鶉火」，是丙午年。「命大將軍常山公，右將軍安成侯」，古代官爵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公爵稱大將軍，侯爵稱右將軍，大將軍叫常山公，右將軍叫安成侯，皇帝下聖旨派兩位大官來護法。

「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義學沙門」，指學義理之學的出家人。後秦時的出家人，出家以後都要研究義理三學，在羅什法師門下有一千二百人。

於長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盡環中，又善方言。

「於長安大寺」，在長安城的長安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以前支謙法師翻譯過一次，再重新翻譯叫做「重譯」。大秦國王姚興請鳩摩

羅什法師重新翻譯這部經。

前面是讚歎大護法後秦國王，接著讚歎大法師羅什法師。「什以高世之量」，「什」是鳩摩羅什法師，以高出世人的心量。「冥心真境」，「冥」是冥合。他的心冥合於真如之境，這是讚歎之辭。

「既盡環中」，中國的詩品：「超極象外，得其環中。」就是至極之理，都窮盡。鳩摩羅什法師對於佛法，得到至極之理，佛法的道理他都明白。「又善方言」，翻譯經典要精通方言，鳩摩羅什法師的中國話又說得很好，真是了不得！

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

「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時」是當時，因為羅什法師精通方言，

他當時手裡拿著梵文的本子，口裡翻譯出來中國話。「道俗虔虔」，「道」是義學沙門，「俗」是在家居士。在座的聽眾，除了義學沙門，還有在家居士，這些學佛道的人。虔之又虔，最虔誠叫做「虔虔」。「一言三復」，羅什法師手拿梵文，嘴裡翻譯出來中國話，每一句話重複三遍。「陶冶精求」，就好像在大冶紅爐裡鍛鍊黃金一樣。「務存聖意」，除了必須符合梵文的意思，務必要保存佛的聖意。

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矣！

「其文約而詣」，「文約」是文字很少、很簡略，「詣」者到也。這兩句是讚歎羅什法師翻譯出來的經文，文字不多，可是裡頭道理已經到達最正確的地方。「其旨婉而彰」，「旨」是要緊的道理。「婉」是文字很婉轉。這是對著前面「理滯於文」講，道理很彰明，文字又很婉轉。

「微遠之言」，「微」是精微，「遠」是深遠。精微深遠的語言。「於茲顯然矣！」於此一目了然。看這本翻譯，佛所說的最精微、最深遠的語言，大家都明白了。

前面把翻譯的事情說完，再說到僧肇法師做註解的事情。

余以闇短，時預聽次。雖思乏參玄，然羸得文意。

「余以闇短」，「余」就是我，僧肇法師的自謙之詞。「闇」是沒有智慧，「短」是才華不夠。我僧肇很慚愧，因為沒有智慧，又才華不夠。「時預聽次」，「預」是參加，我當時也是參加的聽眾之一。

「雖思乏參玄」，我當時聽的時候，雖然心裡想要悟到經的玄理，然而因為我僧肇的智慧、才華不夠，沒有真正悟到玄奧之理。「然羸得文意」，「羸」同「粗」，「羸得」是自謙之詞，可是經裡面的義理，不敢說精細

的瞭解，已經大略的得到。

輒順所聞，為之註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聞焉。

「輒順所聞，為之註解。」「輒」作「每」字講。每一座經，我聽了道理，就把它記錄下來。「略記成言」，這不是廣記，因為智慧不夠，只能簡略記成文字。「述而無作」，這句是孔子說的話，也是僧肇法師自謙之詞。羅什法師怎麼講，我就怎麼記，我只是記述羅什法師所講的，沒有自己的見解。

「庶將來君子」，希望將來的菩薩們，你們要研究《維摩詰經》。「異世同聞焉」，你們雖然跟我生在不同的時代，但是等於聽到羅什法師講《維摩詰經》一樣。

這篇序文到這裡講完了，這是一篇古文，等於上國文課，你要把它讀熟，起承轉合，都要把它記清楚。

總釋名題

甲一、經題

維摩詰所說經

講經的方式，要分科判教，先把教判一下。這一部經屬於什麼教？我發給同學的僧肇大師《維摩詰所說經註》，是第一部註解，但是他沒有分科，也沒有判教，因為在姚秦時代，可能還沒有分科判教的風氣。

現在說判教，天台智者大師把《維摩詰所說經》，判為帶偏顯圓之教，《維摩詰所說經》的道理，很難判它是什麼教，因為對於二乘人說法很多，但是裡面有說圓教的道理。天台智者大師判釋如來一代時教，分成四個

教：藏、通、別、圓，但是也分五個時、五個味。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智者大師把它分成五個時，第一華嚴時，第二阿含時，第三方等時，第四般若時，第五法華涅槃時。他再用五種味來比喻。第一、華嚴時，比喻為乳味，好像牛奶的味道。第二、阿含時，比喻為酪味，由牛奶再變成酪味。第三、方等時，比喻為生酥味，由牛奶酪再提煉出來是牛奶油，但是生牛奶油，叫生酥味。第四、般若時，比喻為成熟酥味，就是熟的牛奶油，就是現在所說的 *butter*。第五、法華涅槃時，比喻為醍醐上味，就是最上最妙的味道，那是牛奶的最精華。

天台智者大師把《維摩詰所說經》，判為五個時的方等時，方等時所說的大乘經，是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彈偏斥小」，是專呵責小乘人。「歎大褒圓」，都是讚揚大乘圓教。《維摩詰經》大部分都是方等經的道理，但它是帶偏顯圓之教。方等時是生酥味，是大乘的初門，還有所偏，

可是裡面所說的，有一部分是圓教的道理，所以帶著偏教說圓教。要判藏、通、別、圓，應該屬於通教，但是智者大師在《維摩經玄疏》五重玄義，並沒有說明它叫通教，他作了一篇偈頌說判教很難，大乘菩薩判教都判得不清楚，何況我們是凡夫，當然這是智者大師自謙之詞，實際《維摩詰經》想把它判為什麼教很難！我們為什麼要看註解？因為我們是末法時代的博地凡夫，更不敢判，過去的祖師判過教有個根據。智者大師判為方等時，應該屬於通教大乘，大乘初門，但是裡面帶著有圓教。

現在再釋名，《維摩詰所說經》，「詰」字古音本來念「ㄍㄨˋ」，但是現在大家都念「ㄐㄧˋ」。梵語「維摩詰」，是一個在家男居士的名字，翻成中國話叫「淨名」，清淨的名稱，依智者大師的解釋，佛的名，能名聞十方。佛有三個身，應身佛分身遍塵剎，到處都知道他的大名。但是應身佛是依著報身佛顯現，報身佛是依著法身佛顯現。法身是清淨的，依著

清淨法身顯現出來報身的名，也是清淨的，所以圓滿報身也翻成「淨滿」。他是依著清淨的報身顯出來的應身，所以是清淨的名稱。雖然各佛有其德號，但是都是清淨的德號，智者大師這樣解釋。

現在我解釋普通一點，這個名是清淨之名。按自利方面講，不著名的相就清淨，叫淨名。你一著相，就變成染污之名。因為他著了名的相，動了貪名之心，變成貪煩惱，就染污了。現在是講一個男居士在家菩薩，這位菩薩的名，都不會著相。佛菩薩各有一個大名，但是他不著名之相，他的名是清淨之名，叫做淨名。按利他方面講，佛菩薩的名，有淨除煩惱的功德，眾生聽到都能得到斷煩惱的利益，所以叫做「淨名」。社會上有大名鼎鼎的人物，或者是大富，誰聽到他的名，就想發財，那就染污了。或者是大貴，誰聽到他的名，就想做大官，也被染污了。或者是英雄豪傑，聽到他的名，就想當英雄豪傑，也被染污了，所以世間越大名，越染污

人。佛菩薩的名，名聞十方，無論誰聽到佛菩薩的名，都能得到淨除煩惱，清淨的利益。所以釋迦佛開導，叫我們多念佛菩薩的名，因為他們的名是德號，都是清淨功德之名。這是按利他來解釋，眾生聞到他的大名，能得到利益，所以叫做「淨名」。

《維摩詰所說經》，按題目這部經是維摩詰說的，佛在世的時候，佛、佛弟子、天人、仙人、化人，這五種人都可以說經，但除了佛以外，其他四種人說經，都得經過佛的印證，才能叫做經。佛涅槃以後，所作佛教的書，只能叫論，不能叫經，因為沒有佛給你印證。

維摩詰是與佛同時的人，他說的經，可能佛給他印證過了，可以叫「經」。但是中國玄奘法師翻譯的，後來正式稱為《說無垢稱經》，意思是《佛說無垢稱經》，把「淨名」二字翻成「無垢稱」，「無垢」是「淨」，「稱」是「名」。可是「所說」二字，玄奘法師把它放到上面，這樣我們

瞭解這一部經，還是佛說的，不過裡面有很多道理，是維摩詰說的。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精通梵語、華言，他怎麼沒有顛倒過來翻譯呢？一種說法，因為梵文都是倒裝句，「佛說」在梵文可能就是「所說」。第二種說法，《維摩詰經》裡面維摩詰說的話很多，說他說的也可以，所以叫做《維摩詰所說經》。

「一名不可思議解脫經」，前面講《維摩詰所說經註》的序文，僧肇大師就是依著這個題目解釋的，怎麼叫做不可思議？按本質上講，實相理體，甚深微妙，不可心思、不可言議，顯大乘圓教之理，凡夫二乘不可思議。按經文裡面所有種種未曾有神通變化的跡相上講，不是凡夫二乘所可以瞭解，也是不可思、不可議。為什麼要說不可思議之本，不可思議之跡呢？令我們由不可思議的道理裡面，能悟到實相理體，就在這裡得解脫；由佛菩薩現的神通變化，能悟到實相理體，也能得解脫。所以按第二

個名字解釋，是圓教的經典，但是裡面圓教的道理，只有一部分，偏教的道理很多，所以叫帶偏顯圓之教。

「經」字，梵語「修多羅」，翻成中國話叫契經，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詳細解釋有貫、攝、常、法四種意思：

「貫」是貫穿諸佛之理。這一部經能把諸佛之理貫穿起來，就像線貫穿念珠那樣，本來一粒一粒的念珠，把它穿起來就成一串念珠。本來是一件道理、兩件道理，把它組織起來，就成了一部經。

「攝」是攝化眾生應度之機。佛說經都能利益眾生，那麼有一部經就夠了，為什麼說那麼多經呢？因為眾生的根機不一，每一部經皆有那部經的當機者，眾生的根機它能攝持。

「常」是三世不易。按時間上講，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佛經上所說的道理不會變易。現在的人不懂佛法，你在講經說法，他不要來聽，

還要說壞話：現在什麼時代了，還在講佛經？請問：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了，你不吃飯還是照樣餓肚子，二十世紀有什麼新鮮呢？第一世紀，你是個大凡夫；到二十世紀，你還是個大凡夫，有什麼出息呢？還有人說：現在人已經登陸月球了，還在講佛經？我說登陸月球的人，也得來聽佛經。再進一步說，將來人有本事，能去太陽玩，還是得聽佛經。講這道理作什麼？我們信心不要被動搖，一定要相信佛說的經，是三世不易之理，不要說二十世紀，再過二十個世紀，還是得聽佛經，因為這是常的道理。

「法」是法則，十方同尊。有人說：經是在印度說的，中國人聽是迷信，現在歐洲、美洲，哲學、科學發達，誰相信佛經呢？因為歐洲、美洲人的善根淺，聞佛經晚，你去給他講佛經，歐洲人歡迎，美洲人也歡迎，合起來五大洲還是個小地球，沒有出南瞻部洲。此世界、他世界、十方世界共同以佛經之理為準則。說這淺近的話，也是令諸位堅固信心，你不要

認為科學發達了，外國人不相信佛經，你沒有到外國弘揚，怎麼知道呢？你到外國去弘揚，外國人一樣皈依三寶，一樣剃髮出家。

這是解釋「經」字，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詳細解釋，有貫、攝、常、法四種意思，「貫」是貫穿諸佛之理，「攝」是攝化眾生應度之機，「常」是三世不易，「法」是十方共尊。現在把經題講明白，再解釋翻譯的人題。

甲二、人題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姚秦」是朝代，也叫後秦，前秦皇帝姓苻，後秦皇帝換成姓姚，但是國家的名字沒有改，所以叫姚秦。「三藏法師」，三藏是經藏、論藏、律藏，凡貫通三藏的法師，都能稱三藏法師，比方中國的玄奘法師，也稱

三藏法師。這一位鳩摩羅什法師，翻成中國話叫童壽，童是童子，壽是高壽，以童子之年齡，而有高壽之德，他十二歲大徹大悟，就能講經說法，在五印度很多的老法師都欽佩他。「奉詔譯」，奉皇帝之命翻譯。

正釋經文

分三大分：甲一、序分 甲二、正宗分 甲三、流通分

甲一、序分（分二）乙一、通序
乙二、別序

佛國品第一

講品題，全部《維摩詰經》一共十四品，這是第一品佛國品。看到下文就會知道，不是像《阿彌陀經》解釋西方極樂世界依正二報的莊嚴，這是解釋怎樣能淨佛國土？實際全部經十四品的總綱，講的都是淨佛國土的道理，怎樣能淨佛國土呢？就是現在當菩薩，你要修淨佛國土的功夫，將來成佛，依報國土清淨莊嚴。請問佛怎樣能修淨佛國土的功夫？佛就跟他說，你修六度萬行，就能清淨佛國。

下面講解經文，全經分三大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

這是佛經組織的規則，無論是長的經文、短的經文，都分三大分。序分在別部經上分二大科，一、通序，二、別序。通序叫六種成就，通於一切經，只要是佛的經，都有：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某處，與某某大眾俱這段文。這是佛臨涅槃時候的遺囑，叫佛弟子結集經藏，經首安這一段，叫做通序。別序者，別在此經，跟別部經的序文不一樣，叫做別序。通序也叫證信序，由這六種成就這一段經文，就證明這是佛說的經。別序也叫發起序，由這一段經文就發起本經的正宗分。

但《維摩詰經》的經文組織不一樣，天台智者大師把別序再分成二科：發起序、敘述序。現在先講序文的第一科叫通序，六種成就。

乙一、通序（分六）
丙一、信成就
丙二、聞成就
丙三、時成就
丙四、主成就
丙五、處成就
丙六、眾成就

丙一、信成就 丙二、聞成就

如是我聞，

「如是我聞」，這一句經文就有二種成就，「如是」是信成就，「我聞」是聞成就。「如是」是指法之詞，指這一部經。「我」是阿難尊者自稱。如是這一部《維摩詰經》是我阿難親從佛聞。我常跟同學說，解釋經，可以長、可以短、可以深、可以淺，但是不可以錯誤，你這樣講很淺顯，但是不會錯誤。

講高深一點，「如是」，指不可思議的實相理體，因為一切法都在變動，都有生住異滅、成住壞空，實相理體，不動叫做「如」，無非謂之「是」，一切法都是對待的是，說一個是，就有一個非對著。實相理體不是對待之是，是絕待之是，只有實相理體，才沒有一點點非，完全是。

我們信佛的經，就要信佛的實相之理，這樣才算是起了大乘的信心，

叫做信成就。你有了信心，不多聞也不行，實相理體人人本具，各各不無，但是怎麼變成凡夫呢？因為你沒有聞、思、修三種智慧。聞、思、修三種智慧，是啟發實相智慧的工具，不是實相般若的智慧。但是實相般若人人本具的智慧，非用聞、思、修三慧啟發不出來。你怎麼能開智慧呢？要多聞，聽得多就開智慧。佛經的道理難懂，你聽多了就懂，起初懂很少，越來懂得越多，先懂得很淺，越來懂得越深，不是開了智慧嗎？這叫聞成就。

消文、釋義、顯理，還要勸修，我們想學佛法，非多聞不行，諸位同學都是來成就聞慧。但是要曉得，小小的台灣一千多萬人，有幾個聞到佛法？如果單算我們出家的佛弟子，有幾個聞到佛法？你要發菩提心，學了佛法，得講給他們聽，叫他們也多聞。如是我聞這一句講好，就有二種成就：「如是」是信成就，「我聞」是聞成就。

丙三、時成就

一時，

「一時」，講經的時間，叫時成就，時間很重要。比方打起仗來，不能講經。太熱不能講，太冷不能講，強烈颱風來襲也不能講，所以時間很寶貴。藕益大師解釋「一時」二字：師資道合，說聽究竟。師資道合，「師」是老師，「資」是弟子，老師跟弟子之道相合。說聽究竟，老師這一部經說完，說究竟了；弟子也聽完，聽究竟了，叫做一時。師資之道不合，不能成就法會，譬如：我道源愛講經，你們不愛聽，我講給誰聽呢？你們愛聽經，找不到老師怎麼行呢？所以師資之道要相合。說經的老師不負責任，講了一段不講了；聽經的不負責任，聽了一段不聽了，說與聽不究竟，都不叫一時。所以「一時」叫時成就，要師資之道相合，說聽究竟這個時

候。

丙四、主成就

佛

「佛」是主成就，說法的主人，沒有說法的主人，法會不能成就。一個講經的法會，一定得有講經的法師，沒有講經的法師，法會怎麼成就？你辦佛學院，一定得有法師，而且要有常住佛學院的法師。

這三、四年常常跟諸位同學講，就是希望諸位要發菩提心，想振興現代的佛教，除了辦佛學院，沒有第二個方法。辦佛學院，你自己發了心，還得吃苦耐勞。辦佛學院要財法雙施，不是簡單的事，你能講經說法，不能供給飲食不行；你不能常住在佛學院，也沒有成績。諸位同學你們畢業以後發心辦佛學院，要注意這個道理，你得坐鎮在這裡，我辦三年佛學院

哪裡不去，跟同學同甘共苦，這樣佛學院才有點成績。不然，有人請你就走，常到外面講客經，家裡的課不負責任，同學聽課也不負責任。而且你不住在這裡，行住坐臥威儀學生看不見，學生學不會出家人的威儀，怎麼能有成績？所以你得以身作則，要是不跟同學住在一起，好像沒有說法的主人一樣，法會不會成就。佛無論在哪裡講經說法，都負責任，祇樹給孤獨園蓋起來，他住了二十五年之久。我們要學佛負責任，不負責任，佛學院辦起來，也沒有成績，所以主成就最要緊。

丙五、處成就

在毗耶離菴羅樹園

「在毗耶離菴羅樹園」，「毗耶離」，翻成中國話叫廣嚴城，廣大又莊嚴的一個大城，好像舍衛國大城，在台灣像台北市一樣。「菴羅樹」，

叫做菴摩羅樹，簡略翻譯為菴羅樹。我以前講過，查《辭典》叫做似桃非桃，似奈非奈。我去朝拜印度的時候，聽一位馬來西亞的法師說，菴摩羅就是番石榴，在台灣叫芭樂。《佛學大辭典》解釋有兩種菴摩羅，一種小時青，大時黃；一種小時青，長大還青，台灣的芭樂也是這個樣子，有的是中青的，有的變黃色的。我們在北方還有些註解說，這水果印度有，在中國南方廣東有，到了台灣這是很普通的水果。「菴羅樹園」，就是在嚴城裡面的一個園子，這是處成就很要緊。剛才講給孤獨長者黃金布地，成就祇孤獨園，佛四十九年說法，光在祇孤獨園就說了二十五年，足見處成就多重要！

辦佛學院，我在大陸時就認定這個目標，我當學生在佛學院，當法師也在佛學院，除了辦佛學院，沒有第二個辦法挽救現在的佛教，到現在我認為這個想法沒有錯。我二十歲出家，到二十六歲親近慈舟法師，才聽到

佛法。之前幾年沒有聽到佛法，只學念經、吹樂器、打鬧鉢，但是我學了佛法，就不念經；我受了戒，在常住學會咬口，我不放咬口。因為我沒有時間，要學佛法、要學講經，真苦！當學生沒有錢，我不怕苦。當了法師，去外面講經都是窮學生，誰供養你？當法師沒有錢我不怕，一直窮到台灣來，還是沒有一文錢，始終不苦惱，苦到底，不在乎！要辦佛學院，處成就找不到，所以要起海會寺。可憐！我自己沒福報，在大陸上幾十年，都是人家辦佛學院，我去講經，不負經濟的責任。起海會寺真困難，是我與修果、仁光三個人發起，可是我們三人都不會化緣，加上沒有福報，找人化緣不是簡單的事，勉強強蓋了幾間簡單的房子。民國四十六年建講堂，我做二十張桌子，四十條板凳，心裡想到辦佛學院可以用，平時兩張桌子併起來開飯。一直不敢辦佛學院，學生招來，就算三十個人，一個月就得多少錢？算一算，沒有能力辦，所以一直等到民國六十七年才開

學。諸位同學畢了業，是你的道場，處成就有了，要辦佛學院。不要怕困難，自己去開道場，要有處成就，才能辦佛學院。現在寺院、大道場多得很，但是大家忙著趕經懺，你講一座經，就不歡迎，哪裡讓你辦幾年佛學院？所以處成就很要緊。

下面一大段經文叫眾成就，前面五種成就都有了，佛在那裡講經說法，沒有大眾聽法，怎樣成就講經法會呢？

丙六、眾成就

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

先說聲聞眾，「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比丘在《維摩詰經》是少數，跟其他的經相比，算是多數，其他的經是一千二百五十大比丘，那是常隨眾，實際法會不只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這裡來聽經連常隨眾都算，有

八千人。梵語比丘，翻成中國話有三種意思：一、怖魔，二、乞士，三、破惡。以前講得很多，詳細請看註解，或查《佛學大辭典》。你學法師，光聽不能當法師，你得研究。除了聞慧，還要思慧，思慧就是研究，研究要看註解，查《佛學大辭典》。不會看註解，不會查《佛學大辭典》，你永遠學不成法師。

菩薩三萬二千。

下面是菩薩眾，「菩薩三萬二千。」因為《維摩詰經》是方等時的大乘經，菩薩多，聲聞少。「菩薩」，梵語叫菩提薩埵，翻成中國話叫覺有情，上求覺道，下化有情的大乘佛弟子。比丘、比丘尼，都是出家眾。菩薩則通四眾，有出家菩薩、在家菩薩。

眾所知識，

「眾所知識」，「眾」不指聽經的大眾，指社會上的人對於這些大比丘、大菩薩，不但知其名，而且識其面。「知識」，分開講，先聞知他的大名，再認識他的面孔，因為大眾常見到這些比丘、菩薩跟隨佛聞法，幫助弘法，常常跟大眾結緣，這是總說。

下面別說，先說他們的功德，再說他們的大名，可是不說比丘，只說菩薩。因為《維摩詰經》彈偏斥小，要呵斥比丘。下面完全讚歎三萬二千大菩薩，是什麼樣的大菩薩，先讚歎他們的功德。

大智本行，皆悉成就。

「大智」，這些大菩薩，不是普通初發心的菩薩，他的大智慧都成就，大智慧就是般若智慧。你想度眾生，必須先啟發你的般若智慧。啟發般若智慧，要加行聞、思、修三慧，才能把你的大智啟發出來成就。但是沒有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五度，你不能度眾生，所以五度合般若度成六度，這都是大乘的根本行門。

「本行」，本來六度就可以，僧肇大師的註解加上六通，我詳細研究，六通是度眾生的方便，要是不成就六種神通，度眾生會生障礙，所以六種神通，也是根本的行門。「大智」，是般若智慧，「本行」，是六度、六通。「皆悉成就」，都圓滿成就。

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

「諸佛威神之所建立」，這些大菩薩，成就他們的大智本行，都是蒙佛的威德神通之力加被，才能建立成就起來。我們現在懂得一點佛教的名相，也是佛的威德神通加被我們。因為你不看佛經，不會懂佛教的道理，所以是佛加被我們，這要歸功於佛。

這些三萬二千大菩薩，承蒙諸佛的威德神通加被，建立他們的大智、大行，就要來護持佛法。

護持佛法分出家弟子、在家弟子，出家弟子是住持佛法，在家弟子是護持佛法。實際光靠外面的居士護法，佛教不能興隆，要出家弟子能住持佛法，佛教才能興隆，居士的外護，才有所護。居士的外護，是出家弟子沒有房子住，他給你起房子；你沒飯吃，他給你送飯；你沒有衣服穿，給你供養衣服，這些衣食住供養都叫外護。然而如果出家弟子不能住持佛法，佛教還是不能興隆。

「為護法城」，「城」是比喻，住持佛法叫內護，好像大城牆保護城內的人民一樣。「受持正法」，能納受、受持佛所說的正法。

能師子吼，名聞十方。

「能師子吼」，佛說法，像獅子吼一樣，獅子一吼，百獸震驚。這三萬二千大菩薩說法，也像獅子吼一樣，能降伏天魔外道。

「名聞十方」，這三萬二千大菩薩，不但現在社會上的人知其名，識其面。比方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十方世界都知道他們的大名，他們跟維摩詰居士一樣，都是淨名。

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

「眾人不請，友而安之。」這些菩薩有大智慧、大慈悲，能獅子吼，能弘法利生，但是弘法得等著眾生請。眾生不請，他要給眾生作善友，來安慰眾生。「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生在火宅裡，菩薩說法能把眾生出三界，使眾生得到永遠的安寧。「眾人不請，友而安之。」這八個字

合起來，就是為眾生作不請之友。

這一句話諸位要學到，你發心去講經說法，不要坐在那兒等著人家來請你，你要發願：「我要給眾生，當不請之友。」人家請你，得你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現在你的大名還沒傳出去，不要等著眾生來請，你得先去講，說粗淺點，等於替自己做宣傳，讓人家聽到你講得好，以後就有人請了，所以你要給眾生做不請之友。譬如鄉下的寺院沒有地方聞法，你就給他們作不請之友，你主動跟住持商量：「你們如果有空，我來講給你們聽好不好，你們念阿彌陀佛，得聽《阿彌陀經》；念觀世音菩薩，得聽《普門品》。」你給他們講一座《阿彌陀經》，或講一座《普門品》，鄉下山林的寺院歡迎，還請不到你這位不請之友。

「紹隆三寶」，「紹」是紹繼，「隆」是興隆。菩薩當佛的弟子，要負起責任讓佛、法、僧三寶，繼續興隆在世間。我們雖然是初發心菩薩，

也應該負責任紹隆三寶。「能使不絕」，能使它不斷絕。大家發這個心，佛法就會興隆起來，不但要紹繼，而且要興隆，學菩薩發願力行。

「降伏魔怨」，「魔」是天魔，「怨」是怨家。你想要弘法利生，不是一件順利的事，就有天魔、怨家來障礙你，讓你講不成，你要能夠降伏天魔、怨家。「制諸外道」，有外道來障礙，你要能降伏他們。

前面講的是菩薩利他之德，現在再講菩薩自利之德。

悉已清淨，

這三萬二千大菩薩，都是斷盡煩惱的清淨大菩薩。

永離蓋纏。

「蓋」有五種蓋，「纏」有十種纏，我們現在用功要斷煩惱，就從斷五蓋、十纏這裡下手。「蓋」是蓋覆蓋住了，我們都發菩提心，有了菩提種

子，要讓它生菩提苗。你把種子種到地下，上面蓋覆住的土、沙子、石頭太厚，怎麼生菩提苗、長成菩提樹、開花結果？所以得先把障礙的蓋去掉。

蓋有五種：

一、欲蓋：根本煩惱的根本，貪欲。

二、恚蓋：歡喜發脾氣、動怒，瞋恨心很重。

三、眠蓋：瞌睡多，不聽課瞌睡不來，一聽課瞌睡來了，等到下課，人醒了精神很好，睡眠蓋也是障礙。

四、掉舉蓋：歡喜打妄想，身體喜歡輕舉妄動，不上課時要自修、看註解、查字典，他坐不住。上課時強制坐下來，心裡東想西想，一時想到台北，一時想到高雄，掉舉也是障礙。

五、疑法蓋：無論講什麼法，他不起正知正見都懷疑：認為這個道理對嗎？恐怕不是這樣吧？法師講得舌敝唇焦，他聽得渺茫不相信。疑則不

信，他聽不進去，你講的道理，他認為在說神話，根本聽不到耳朵裡，怎麼聽到心裡去呢？這是大障礙。

纏是纏繞，用繩子把你捆綁起來，纏有十種：

一、無慚，二、無愧，合起來是無慚無愧。

有了慚愧心，你決定能改過；沒有慚愧心，你做錯事，也不願意改。「慚者恥己」，你做錯事，心裡很難過，覺得很羞恥。「愧者羞人」，做錯事，看見人害羞，臉發紅發熱，這就是有愧心。他不在乎，做錯事好像家常便飯，他說：「我就是這樣子。」不要說凡夫法師，釋迦佛再來，也不能給你糾正，因為你無慚無愧，被這兩條繩子纏繞起來。

三、嫉：嫉是嫉妒，是瞋恚心的一部分，不耐他榮。我有了經驗，提高警覺，對於同學做事，有好的地方，都不明說某個同學表現不錯，因為提了名字，好嫉妒的人，就會嫉妒他，這也是纏。

四、慳：慳吝是貪的一部分，自己有財、有法，一毛不拔，不肯施捨。六度是本行，第一布施度，財布施、法布施都不做。

五、悔：這不是懺悔的悔，是做了善法以後，心裡生了後悔。譬如行布施，大家提議今天要放生，他也隨喜出錢放生，可是事後他後悔花了錢，以後不再做善事，心裡生了障礙。

六、眠：就是前面五蓋的睡眠蓋，歡喜睡覺。

七、掉舉：就是前面五蓋的掉舉。

八、昏沉：聽課時，他糊里糊塗的，沒有睡覺，也不清醒。打坐用功修數息觀，他數不清楚。

九、忿：忿是忿怒，是瞋恨心的一部分。

十、覆：覆是覆藏，犯了戒怕人家知道，你叫他發露懺悔，永遠不肯，都覆藏起來。不曉得不懺悔，罪過愈深，好像欠人家的債不還，債上加債，

增加利息一樣。

以上五蓋、十纏名詞講過，諸位要思惟，你對於哪一蓋、哪一纏偏重？要用功對治。不然，這些諸大菩薩五蓋十纏，永遠離清淨了，我們煩惱永遠不能斷。

心常安住，無礙解脫。

大乘的解脫，我空、法空、空也空，才叫「無礙解脫」。他的心常安住在無礙解脫的境界，就是行、住、坐、臥常在定。他怎麼能常在定呢？因為他把五蓋十纏遠離，得了清淨的心。我們心神昏闇，你迴光返照自己的心，像一盆渾水一樣，裡頭亂糟糟，就是被五蓋十纏攪的。一盆水本來不清，再拿根棍子攪動，越攪越渾，所以你得遠離這些煩惱，心清淨安住在無礙解脫的境界，才是真正的法樂。

念定總持，辯才不斷。

「念定總持」，正念正定，都能總持不失。「辯才不斷」，有四種辯才、七種辯才，去查《佛學大辭典》。現在單講「不斷」二字，就是詞無礙辯，他說起道理來不會斷絕，我們講道理常常講不下去，就是沒有得到辯才；得到辯才，不會講不下去，這些菩薩都得到不斷的辯才。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六度是菩薩的本行，佛法八萬四千法門，總括起來六度是大綱。學大乘佛法從六度裡學、從六度裡修。離開六度，你不懂大乘佛法；離開六度，你不會大乘佛法的修行。

及方便力，無不具足。

六度是大乘的行門，是要去度眾生。度眾生，光用六度，直來直去的度不行，得有權巧方便。六度：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般若。《華嚴經》把般若再開出來四個，叫十波羅蜜，就是十度：施、戒、忍、進、禪、慧、方、願、力、智。就是般若的智慧，把它分開，「方」是方便波羅蜜，「願」是大願波羅蜜，「力」是大力波羅蜜，「智」是大智波羅蜜。所以慧下面方、願、力、智四個，都是屬於方便力。

逮無所得，不起法忍。

「逮無所得」，「逮」者到也，菩薩已經到達無所得的境界。你們聽《楞嚴經》，聽到最高的功夫：「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菩提大道已經圓滿時，因為是無所得的境界，不要再求得。

忍辱有三種：一、生忍，二、法忍，三、無生忍。對於眾生能忍，叫「生忍」；對於一切無情之法能忍，叫「法忍」；得到了無生法，叫「無生忍」。「不起法忍」，就是得到無生法忍。菩薩要是著這個相，就有所得。菩薩已經證得無生法忍，得到無所得的境界，不生心動念，連無生法忍之念也不起。

已能隨順，轉不退輪。

如來應機說法，好像名醫，應病施藥。你聞到如來說法，決定能十信圓滿，入到住位，就不退轉。你的善根要是高深，三賢十地都可證得。菩薩能輔佐如來弘揚法化，如來轉的不退法輪，菩薩都能隨順轉不退法輪。因為菩薩的功夫已經用到「逮無所得，不起法忍」，雖然還沒成佛，但是他的地位已經是等覺菩薩了。

善解法相，知眾生根。

「善解法相」，如來所說的法相，菩薩能善於瞭解，是自利；菩薩能善於解釋法相，令眾生一聽就瞭解，是利他。「知眾生根」，他知道眾生的根機，像名醫一看病，就知道病源，應病與藥，病就好了，這就是菩薩能應眾生的根機給你說法，一定會得到不退轉。

蓋諸大眾，得無所畏。

「蓋諸大眾」，「蓋」這裡作超越講。菩薩能超越大眾，他的智慧功德，與佛只差一等。「得無所畏」，無所畏是四無所畏，有菩薩的四無所畏，佛的四無所畏。

佛的四無所畏：

一、一切智無所畏：因為佛親證一切智，所以對於一切眾生無所畏懼。

二、漏盡無所畏：漏是煩惱的異名。佛證得一切智，不但把三界以內一切煩惱斷盡，三界以外的煩惱也統統斷盡，所以才無所畏。

三、說障道無所畏：眾生修道修不來，被種種的煩惱業障障礙住了。只有佛認清楚眾生被什麼煩惱業障，把聖道障礙住。

四、說盡苦道無所畏：眾生最苦的是墮落三惡道，怎樣能把三惡道的苦斷盡？佛說十種惡業，分上中下三品。你作十種惡業，才墮落三惡道；你不作十種惡業，三惡道的苦斷盡。要把三界以內見思二惑斷盡，才能超出三界輪迴之苦；把三界以外的無明惑、塵沙惑也斷盡，才能成佛。只有佛知道得最完備，叫說盡苦道無所畏。

菩薩的無所畏，有四種：

一、總持不忘，說法無畏：總持法門是佛說的法，菩薩得了總持法門，聽佛說法，字句不忘，所以他說法跟佛一樣，總持一切法，而不忘失。

二、盡知法藥，及知眾生根性，說法無畏：剛才經上講的「善解法相，知眾生根」，這是菩薩的無所畏之一。一切法都等於治病的藥，叫法藥，菩薩善知法性，善解法相，還知眾生的根機，應機說法，無所畏懼。

三、善能問答，說法無畏：眾生有疑煩惱，聽法有所疑惑，問的問題，有些很難答覆，那是你的智慧不夠；你智慧夠了，善能問答。如來答問，如「洪鐘在架，有叩則鳴」，你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鐘沒有起分別。如來答問也是，你問什麼問題，如來隨口就答出來，並沒有在心裡分別你問的是什麼問題，再答覆你。菩薩的功夫，也到達這個境界。

四、善決眾疑，說法無畏：前面問答了，眾生還有疑惑，你答得很清楚，他疑惑不解決。菩薩有智慧，知道眾生的疑點在什麼地方，善能去除眾生的疑惑。

這是菩薩的四種無所畏，菩薩是等覺菩薩，跟佛一樣能隨順轉不退

輪。我們是初發心菩薩，你只要多記多聞，聽了法不要忘記，還要多看註解，看了不要忘記，智慧越累積越多，法相越瞭解越熟，將來說法也無所畏。有些眾生提出問題來，你佛法瞭解多了善能答問，眾生有疑難不解的問題，你能給他解除疑惑，我們初發心菩薩就有這種妙用，將來開悟，更是得到自由自在的無所畏；現在沒有開悟，只要多記多聞，智慧增加起來，就能得無所畏的妙用。

「蓋諸大眾，得無所畏」，這些菩薩超越一切大眾，得了四種無所畏。

功德智慧，以修其心。

修行怎麼修呢？前面講過，六度是根本大乘的修法，你修大乘法門，離開六度沒有大乘的功夫，依著六度修，修是修自己的心。六度合起來就是福德、智慧，前五度是培福，第六般若度是培智慧。你修六度，再開叫

萬行，萬種行門合起來六度，六度再合起來，就是福慧二字，叫福慧雙修。等到修圓滿、具足，成了佛，叫福慧兩足尊。你先修福，同時修智慧，要福慧雙修，但是你修福時不著相，就是功德。（因為福德，是福家之德；功德，是功家之德，沒有二個德。）你修福著了相，變成世間有漏之福，不叫功德，只叫福德。菩薩知道不著相的道理，天天修福，天天不著相，所修的福德，都變成功德，用功德智慧，來修自己的心。

相好嚴身，色像第一。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菩薩雖然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他的色相莊嚴其身，也屬於第一。

「相好」是別相，「色像」是總相，比方釋迦佛丈六金身是總相，「色像第一」，由丈六金身，分別出來有三十二種大人相，再分別出來有八十

種隨形好，都是第一。

捨諸世間所有飾好。

「飾」是裝飾品，你為什麼要戴這些世間的裝飾品呢？因為你有這種嗜好，覺得戴上很美麗、很莊嚴，實際俗不可耐，一看見就是世俗的打扮，不是修道人的道相莊嚴。道相莊嚴用不著世間的裝飾品，比如中國的習慣，男人戴裝飾品很少，女人耳朵戴耳環，手上戴鐲子、戒子，這都是裝飾品，莊嚴美麗。菩薩的莊嚴，不是這樣，捨諸世間所有的飾好，菩薩的相好莊嚴，色像第一，是福德相，是功德智慧相，用不著世間的裝飾品來打扮。你越打扮越俗氣，越打扮越難看，你只要天天修福、修慧，福慧雙修，你的相貌本來不高明，但是後來人家看見你的相貌很莊嚴。尤其是上台講經說法時，跟台下的相貌不一樣。你本來是凡夫法師，在台下時，相

貌不怎麼莊嚴，一上台講經說法，你的心理變了，所有的分別妄想，都分別佛法，相隨心轉，你的心變成佛的心，身體變成佛的相，雖然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是比你在台下莊嚴。因為你說的是法語，變成佛的口，相貌，變成相好莊嚴。在冥冥之中，你代表佛講經說法，佛要加被你。這些菩薩是真實修行得到，不是像凡夫法師，上台一個樣子，下台另一個樣子。菩薩是真實修的功德智慧，所以他不用世間所有飾好。

在這裡我們要注意，出家人，有出家人的道相莊嚴。道相是福德、智慧相。修福德，你不著相，就是功德、智慧相。怎樣莊嚴說不出來，但是看起來很莊嚴。你用不著打扮，穿好的衣服。我前天講戒，講得刻薄一點，扎針扎到穴上，要實際扎一下子，實際是要去除大家的毛病。現在很多出家人，也戴世間的裝飾品，你不必戴裝飾品，穿衣服不要太好的料子，太鮮艷的顏色，只有招謗，決不會增加你的莊嚴。你是出家人，人家看你衣

服料子這麼名貴，顏色太豔麗，不是辦道人應當穿的，你本來想好看，結果竟招來毀謗，得到相反結果。

大家要注意，修福德智慧，就現出來相好莊嚴相。反過來說，你的相貌，本來長得很莊嚴，因為你動了貪欲心，臉孔變成糊里糊塗的相；你要是動了瞋恚心，相貌變醜陋更快，因為瞋恨如火，一發脾氣，臉孔馬上變阿修羅相。反過來你不動貪欲心、瞋恨心，你修福德智慧，一定相好莊嚴。

我對於看出家人修不修行？過去有一點小的悟處，這不是真正開悟，我悟處怎麼來的呢？當時我住在北平，北海公園南門外西側，上面有個玉佛殿，供奉緬甸的玉佛，不但玉屬第一，相貌莊嚴也第一。兩邊走廊掛著十六尊者像，是用石碑拓下來的，一看那十六尊者的相，都畫得古里古怪的，細看每一位尊者，都有寫簡略的歷史，再仔細看，每一位尊者的相貌，忽然間有點悟處，這真是名筆，畫羅漢相高明得很，沒有哪一個不在修道，

都是道相。當時乍看，覺得古裡古怪，仔細一看，個個都在用功辦道，這個悟處，對於畫尊者的畫家，再不敢講毀謗的話。從此以後我會看相，你這個出家人，修行用功了沒有？我一看就知道！（同學大笑），因為相隨心轉，你心裡用功，臉上帶有道相，我在北平住的時候，有這麼一點小小悟處，那不是真正的開悟，現在慢慢退化沒有了。你現在修行沒有，我看不出來，尤其開了白內障，視神經退化，看不見面孔，你有沒有修行，問你自己好了！（同學又大笑）

名稱高遠，踰於須彌。

「名稱高遠」，這些三萬二千大菩薩，名聞十方，甚高甚遠。但是這些菩薩都是淨名，不著名的相。「踰於須彌」，「踰」是超過，超過妙高山八萬四千由旬高，還是形容這些菩薩名聞十方。

深信堅固，猶若金剛。

「深信堅固」，信心成就，十信圓滿，入了住位。你的信心不堅固，怎麼能入住位呢？我們在末法時代，能學佛法，一定善根深厚。可是怎麼到現在還當博地凡夫呢？因為你的信心不堅固，忽然間發道心修行，修行不到幾天，又退下來，進進退退，不曉得多少劫，就這樣還當凡夫。

「猶若金剛」，「金剛」是譬喻這三萬二千大菩薩，他們的信心像金剛寶一樣的堅固。

法寶普照，而雨甘露。

「法寶普照」，說法叫法寶，能普照一切眾生。「而雨（ハ）甘露」，「雨」是由空中降下。「甘露」，本來是天上的不死藥。這句是借用之詞，形容佛說的法，像由空中降下甘露水一樣。

於眾言音，微妙第一。

「於眾言音」，在一切眾生言語音聲之中。「微妙第一」，菩薩說法，音聲要微妙，這是一個最大的條件。

我們的音聲不能微妙第一，但是說法：第一、聲音要洪亮，第二、口齒要清楚。聲音不洪亮，人家聽起來轟隆轟隆。口齒不清楚，字句聽不明白。信徒今天坐車來，花了一個半小時，來回三個小時白費了，第二天他不來了。這一次他來聽經，聽不懂，你再講經，他不來了。這樣你跟眾生斷了緣，所以音聲很要緊，沒有天生的釋迦、自然的彌勒，音聲都是修來的。第一、不要動惡口罵人，再進一步，四種口業都要戒除，尤其罵人的惡口，挑撥是非的兩舌，口業造得最重，死了要墮拔舌地獄、耕舌地獄。地獄裡受罪受完，來生轉人，還有餘報。餘報是殘餘下來的惡報，你轉了

人，音聲不好聽，因為你前生前世儘罵人，所以今生今世你的音聲很難聽。說話不清楚，口齒不清晰，講經說法沒人聽，這都是惡口、兩舌、妄言、綺語的餘報。餘報厲害的，是個啞吧，根本不能說話，這都是造惡口業的餘報。所以我們現在要求說法音聲微妙，要先嚴防口業，再者，多造法音的法器：鐘、板、木魚、椎、磬、鐺、鈸、鼓等物。你買法器，買好的，能奏出好的音聲。再者就要多說佛法，多結法緣。越說越好聽，越說越會說，就像這些菩薩，已經都修成功了。

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

「邪見」有六十二種之多，有二個根本邪見，就是斷見與常見。常見叫有見，斷見叫無見。怎麼叫常見？說人死了，永遠轉人。怎麼叫斷見？說人死了就沒有了。說人死了要升天堂、墮地獄，都是迷信、神話，誰看

見天堂？誰看見地獄？這叫斷見。由常見、斷見，這二個根本邪見，再生出六十種邪見，一共有六十二種邪見。常見也叫「有」，斷見也叫「無」，不落於有一邊，就落於無一邊。

菩薩跟佛學法，要斷除斷常二見，怎麼斷呢？先觀一切法從緣生起，眾緣生法。眾緣生法是「有」，但是緣生無自性，當體即空，就是「無」，但是不失因果，因果絲毫不會錯誤。你聽過《大乘起信論》，你先修止，止一切相；再修觀，雖然一切皆空，因果不失，絲毫不會錯誤，這叫做緣起法，能斷除斷常二見。

「緣起」，按現在的名詞叫做哲學。最高深的哲學，你要「深入緣起」，二乘人也從這地方學起，緣覺聖人修十二因緣而覺道。眾生有三世輪迴，就是從十二種法緣起。菩薩，是大乘緣起，還要深入緣起。

「斷諸邪見」，你能深入緣起哲學的道理，一切邪見都能斷掉。「有

無二邊，無復餘習。」我們學大乘法，知道有無二邊，不可以執著，但是你一解釋，不落於有一邊，就落於無一邊，那叫「餘習」。你怎麼落二邊呢？因為多生多劫，執著習慣了，會歸中道很難。這些菩薩有無二邊，一點餘習都沒有。

演法無畏，猶師子吼。

「演法無畏」，前面說菩薩四種無所畏，都是說法無畏，演說法相，無所畏懼。「猶師子吼」，菩薩說法，像獅子吼一樣，天魔外道都能降伏。其所講說，乃如雷震。

菩薩因為在大眾中無所畏，所說的法音，像天空打雷一樣，能振聾發聵。

無有量，已過量。

「無有量」，說法的菩薩，在六住位以前，都是有量位的說法。沒有現量，就是菩薩的地位。「已過量」，最淺超過六住位的菩薩。

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

這就是菩薩的四種無所畏，他善知諸法，還善知眾生根，他的地位超過六住菩薩以上，是修來的。

「集眾法寶」，「集」是積聚，他最初發心學佛法，就一點一點積聚起來。你今天學佛法知道一句，明天又知道一句，不是積聚了兩句？你學的時間長，法寶不是多了嗎？

「如海導師」，像走大海懂得航道的導師一樣，走大海的航船，得知

道東西南北方向，不然會走錯方向。

「了達諸法深妙之義」，一切法淺顯之意，你聞，瞭解了還要思，思就是深究，深究了還要修，修了才能親證、了解通達諸法深妙的義理。

了解通達諸法深妙的義理，這時候就起神通，「善知眾生往來所趣」，「趣」是趣向。眾生從哪裡往來？在六道裡往來，他趣向哪一道，菩薩都知道。要是在神通上講，這就屬於天眼通，能上觀天堂，下觀地獄，天眼知未來，你來生來世轉到哪一道，菩薩都知道。我們現在依著佛的聖言量，可以說個大概。你修十種善法，決定升天堂；你修三皈五戒，來生來世決定轉人；你修十種惡業，決定墮三惡道。我們不是有神通，是依著佛說的法解釋的。

「及心所行」，這是屬於他心通，眾生一動念，動的善念，動的惡念，菩薩都知道。

近無等等佛自在慧、

「近無等等佛自在慧」，佛的智慧叫自在慧，沒有哪一等智慧，還等過佛的，叫做無等等佛的自在慧。這三萬二千菩薩，都進入無等等佛的自在智慧，雖然還沒成佛，都是等覺菩薩，跟佛只差一等，已經接近佛的自在慧。

十力、無畏、十八不共。

「十力」，十種智慧之力。「無畏」，前面講過，就是佛的四種無所畏。「十八不共」，十八種不共法，不但與六道凡夫不共，與三乘聖人也不共，是佛獨有、獨具的。初學的要查《佛學大辭典》，《教乘法數》上也有。

這些菩薩的智慧，近於佛的無等等佛的自在慧，近於佛的十種智慧之

力，近於佛的四種無所畏，近於佛的十八不共法。就是這些菩薩，佛的功德智慧他們都得到，不過沒有圓滿具足，所以有「近」字。

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

「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這一句就是去眾生疑惑，這些菩薩已經近於佛，還在五道裡轉生，不是跟眾生一樣隨業流轉嗎？十種惡業不造，已經把諸惡趣門都關閉了，菩薩不會墮惡道，怎麼會到地獄道、惡鬼道、畜生道呢？「而生五道以現其身」，菩薩是示現的，他不到五道裡，怎麼度五道的眾生呢？像地藏菩薩常常在地獄裡度眾生，觀世音菩薩現面然大士，常常在惡鬼道、畜生道裡度眾生。六道輪迴，也叫五道輪迴，就是把阿修羅道配到五道，天有天修羅，人有人修羅，分開就是六道，菩薩生五道輪迴，是示現其身。

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

「為大醫王，善療眾病。」佛稱大醫王，菩薩也稱大醫王，像世間的名醫，善知眾生的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大醫王能善知眾生的病，能應眾生的病，給他一帖法藥。菩薩說的法，眾生都愛聽，聽了就去修行，因為能應他的機。我們凡夫法師說了半天，眾生不依你說的法去修行，因為你說的法不應他的機，所以菩薩應機說法，就是能應病與藥，這是最要緊的功夫，這些菩薩都得到，能令眾生服藥來修行。

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

「無量功德皆成就」，菩薩無量的功德悉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菩薩所修的功德就是莊嚴清淨佛土，這一句合品題「佛國品」，也就是全

部《維摩詰經》講的都是莊嚴清淨佛土的功德，這些菩薩都做到了。

「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這四句都是講菩薩利他的功德。眾生見到菩薩的相，聞到菩薩的名，能得到利益，再聞到他說法，更得到利益。「諸有所行，亦不唐捐」，「唐捐」就是空過。菩薩跟你說的法門，你去修行，當然能了生死，成佛道。但是你行多行少，只要有所行，都不會空過。

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

這二句是總名其功德，總結起來說明三萬二千大菩薩的功德。

下面再別顯其名，三萬二千大菩薩有上首，像我們同學有班長，這就是舉出菩薩的上首，分別說幾位菩薩的名字，菩薩的名字可以解釋，可以不解釋，因為只是名號。僧肇大師的註沒有解釋，智者大師的《文疏》上

有解釋，為什麼還要解釋呢？因為菩薩的名字，跟佛的名字一樣，叫做德號，功德的名號，每一位佛菩薩的名號，都是表示一種法門、一種功德，所以要解釋。

你初學、初修，按著佛菩薩的名字去學、去修，就是一種法門。你學得有所成就，就是一種功德。

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

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

「等觀菩薩」，大乘的法門，最初下手先修平等觀，按《大乘起信論》就是直心念真如，一切法沒有差別相，悉皆平等。按《法華經》是直接觀，觀到實相上，一切法平等。按佛的智慧，就叫根本智、平等智。

「不等觀菩薩」，等觀，是修真空觀；不等觀，是修妙有觀，按真如實相是平等無差別，可是按一切緣生法，各有差別，要作不等觀。

「等不等觀菩薩」，由平等觀而起的差別觀，你要是沒有修平等觀，先修差別觀，處處著相。所以按一真法界分成四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華嚴宗依著四法界，修三種觀想，一、事法界，就是眾生的境界，全是差別境界，不用修。你要先修事法界，修差別觀，就處處執著。所以華嚴宗先修真空絕相觀，修理法界，這裡就是由平等觀，再修理事無礙觀，再修事事無礙觀，就是「等觀」、「不等觀」、「等不等觀」。

「定自在王菩薩」，剛才講，菩薩的名號與佛一樣，在因位叫菩薩，在果位就叫佛。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親近的佛是世自在王如來，那是佛的德號。這是菩薩的德號，「定自在」，對於修定得了自在，「王」也是自在之意。

「法自在王菩薩」，對於一切法，皆得到自在。

「法相菩薩」，對於一切法相，無不了達。

「光相菩薩」，「光」是智慧光，以智慧光為相。

「光嚴菩薩」，以智慧光為莊嚴。

「大嚴菩薩」，他的智慧遍法界，法界廣大無邊，他的智慧莊嚴，也廣大無邊。

「寶積菩薩」，積聚一切法寶。

「辯積菩薩」，得之於心，叫智慧；發之於口，叫辯才。法寶積聚多了，智慧增加，口上的辯才，也跟著增加。你要天天講經說法，跟眾生結緣。你講經說法，就得去看註解，看註解得之於心，積聚法寶的智慧。你天天跟眾生說法，訓練你的口才，越來越會說。你不跟眾生結緣，不去講經說法，天天關著門研究註解，心裡雖然明白，叫你去講經說法，講不明白，因為你的口才不流利，眾生聽不明白，只能自利不能利人。所以你要

一方面看註解，一方面跟人家講經說法，跟眾生結法緣。

我親身的經驗，最初到佛學院當法師，上講堂講課，必須看註解，不看註解完全講不通。今天要上的課，昨天就得看註解預備，新當法師真費力氣，到了搖預備鈴，還有十方鐘，註解還有幾句沒看完很著急，後來急成一種心病，一聽見搖鈴，我心裡麻煩味道就生出來。縱然不是我上課，也聽不得搖鈴，一聽搖鈴，心病就生出來，心裡很難受。現在好一些，因為註解看了幾十年，差不多名相道理都知道了。

這就是你要想著「寶積」，法寶積聚，你要跟眾生結緣，學講經，逼著你看註解，你說：「我學會了才當法師！」你什麼時候學會？沒有那一天！因為不成佛，你不能算學會。你現在要學著看註解，學著講，而且要講非看不行，逼著自己用功，智慧積聚，法寶來得快，而且你天天講，訓練口才，辯才積聚起來，越講越流利，以上是勸諸位修行。

「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菩薩的智慧有權實二智，一種叫權智，一種叫實智，等於兩隻手來接引眾生。大乘是實相印，無論講什麼經、說什麼法，都要以實相為印，印是我們蓋的圖章，以實相為憑據，等於印鑑一樣。菩薩接引眾生用智慧手，但是都合實相印，叫寶印手。

「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菩薩還沒有成佛，要上求佛道，「常舉手」，就是上求佛道。菩薩不是二乘人，要下化眾生，「常下手菩薩」，表示下化眾生。

「常慘菩薩」，「慘」是慘痛，就是大悲的意思。因為眾生本來有佛的智慧德相，但是眾生不知道，帶著佛的智慧，帶著佛的功德相好，去流轉輪迴。菩薩看見眾生受冤枉苦，慘痛無比，於是菩薩起大悲心。

「喜根菩薩」，菩薩得到法喜，生了善根，所以叫喜根。

「喜王菩薩」，他對於一切法得了自在，得了法喜、法樂，所以叫做

喜王。

「辯音菩薩」，「辯音」叫做四無礙辯、七無礙辯，這位菩薩都有。「虛空藏菩薩」，這些菩薩證得法身，法身無相等於虛空，但是虛空含藏一切法，法身裡面具足一切功德，好像一個寶藏，所以叫虛空藏。

「執寶炬菩薩」，「炬」是火把，菩薩的智慧有如火炬，能燒除煩惱薪。菩薩有智慧度眾生，好像手執火炬一樣，大炬叫寶炬，法寶之炬。

「寶勇菩薩」，要救度眾生，得有大勇猛的精神，菩薩有大勇猛的精神是寶勇。

「寶見菩薩」，菩薩去除有無二邊的邪見，起的正知正見，就是寶見。「帝網菩薩」，網是撈魚的，三界叫苦海，眾生好像苦海的魚。菩薩說法如網，救苦海的眾生魚。「帝網」，「帝」是帝釋天，帝釋天善法堂裡面有一千顆寶珠，穿成一個網，叫因陀羅網，光光互照，光光互攝，叫

做帝網。

「明網菩薩」，菩薩說法是以智慧光明來照耀眾生，所顯出來的法網，都是智慧相。

「無緣觀菩薩」，佛的慈悲叫無緣慈悲，菩薩近乎佛，雖然沒有具足無緣的慈悲，他也能修無緣觀，天天跟眾生結緣，而不著眾生相，沒有緣慮之心，任運自然跟眾生結緣。

「慧積菩薩」，智慧積聚。

「寶勝菩薩」，法寶殊勝。

「天王菩薩」，最高的自在法都得到。

「壞魔菩薩」，這位菩薩的功德，能破壞一切魔力。

「電德菩薩」，「電」是迅速之意，像天空要打雷，先掣電光。菩薩的功德要救度眾生，是應機示現，很迅速、很快，叫電德。

「自在王菩薩」，於一切法都自在，救度眾生有自在力。

「功德相嚴菩薩」，菩薩的相好莊嚴，就是修功德培出來的。

「師子吼菩薩」，菩薩說法，猶如獅子吼。

「雷音菩薩」，菩薩說法，猶如雷震。

「山相擊音菩薩」，兩座山碰撞，發出大音聲，這是讚歎菩薩說法的音聲。

「香象菩薩」，沒有臭氣，叫香；力量最大，叫象。因為菩薩沒有煩惱之臭，得到功德之香，他有最大的力量，像象王一樣，能呵護一切眾生，叫香象。

「白香象菩薩」，白是不染污，菩薩斷了煩惱，沒有煩惱的染污，雖然沒有圓滿證得五分法身，已近五分法身，五分法身都叫香，叫做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

「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阿彌陀經》上首菩薩，有乾陀訶提菩薩、常精進菩薩，就是這兩位菩薩。梵語「乾陀訶提」，翻成中國話叫「不休息」，因為兩位菩薩的功德是一樣的，只好翻作兩個名字，常精進就是不休息，不休息就是常精進。但是兩位菩薩，不能翻一個名號，所以保存它的梵音沒有翻，叫做乾陀訶提。

「妙生菩薩」，菩薩在五道裡輪迴，不是眾生隨業受報，生死流轉，自己不能自在。菩薩是應機示現，不可思議之生，所以叫「妙生」。

「華嚴菩薩」，華是因行，以因行莊嚴果德。

「觀世音菩薩」，「觀」是能觀之智，「世音」是所觀之境。眾生有了苦難，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菩薩以他的智慧能夠普照，救苦救難，所以叫觀世音。

「得大勢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這是西方極樂世界左輔

右弼兩位大菩薩。

「梵網菩薩」，《梵網經》叫做梵網，大梵天有一個網羅幢莊嚴，網羅幢的幢孔，各各網孔不一樣。菩薩說法，也是無量的法門，應眾生之機而說法，好像大梵天的寶網一樣。

「寶杖菩薩」，「杖」是憑仗、輔佐之意，像我們用的錫杖，叫做智杖，以智慧為憑依、輔佐。寶杖菩薩就是佛的智慧，好像走路拿著拐杖，能輔佐你走路，菩薩是以智慧為杖，故稱寶杖。

「無勝菩薩」，功德智慧，悉皆最高最上，無能超勝。

「嚴土菩薩」，能莊嚴佛土的菩薩。

「金髻菩薩、珠髻菩薩」，佛的智慧有兩種：一為權智，一為實智。「髻」是髮髻，最尊、最貴、最上的就是髮髻。「金髻」，表示佛的權智，最高最上的權巧智慧。「珠髻」是實相平等智慧，佛最後說《法華經》，

等於轉輪聖王髮髻之中的寶珠一樣，那叫實相智慧。

「彌勒菩薩」，翻成中國話叫大慈，就是當來下生的彌勒尊佛，現在叫彌勒菩薩。

「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梵語「文殊師利」，翻成中國話叫妙德、吉祥。妙者不可思議，他的功德不可思議，吉祥不可思議。這一切差別的名號，在三萬二千大菩薩之中，都是上首。而這位文殊菩薩是上首中的上首，第一的班長，所以叫法王子，特別給他標一個德號。下面把它總結起來。

如是等三萬二千人。

這裡文法翻譯得很整齊，先標出來三萬二千大菩薩，再總顯其德，再別顯其名，說完了再把它總結起來。前面大比丘眾八千人俱沒有說，因為

《維摩詰經》是彈偏斥小的經，對於小乘人不讚歎，《維摩詰經》是歎大褒圓的經，所以對大菩薩的功德名號詳細說明。記著！這都是六種成就眾成就的經文，有比丘眾、菩薩眾，還有天人眾。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為聽法。
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

「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梵語「尸棄」，是大梵天王的字，翻成中國話為「頂髻」，最勝、最上的意思。到這個法會來的有一萬之多，叫做「萬梵天王」，實際只標出一個名，怎麼有這麼多呢？

「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為聽法。」「詣」者到也，來到佛的法會之所在。佛經上的地理圖，東南西北四大部洲，這是一個單位，叫做四天下。一個四天下，虛空上面有一個初禪天，就有一個大梵天王。那麼一

萬個大梵天王，就有一萬個小世界，其餘的四天下，為聽法來到佛所。

「復有萬二千天帝」，「復有」是更有，「天帝」是欲界第二層天的天王，叫釋提桓因，他代表六欲天。其他的天王都有，以帝釋天為代表。「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一個四天下，只有一個帝釋，有一萬二千個四天下，就有一萬二千個帝釋，也來在會坐。

為什麼只說大梵天王及帝釋天王，不說其他的天眾呢？因為每一個佛成了佛，都是大梵天、帝釋天代表眾生請法，他們是請法的大護法，所以單標他們的名字。佛成了佛要說法，眾生要請法，眾生不知道怎麼請法？他們知道請法的規矩，所以代表眾生來請法。

并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羅伽等，悉來會坐。

「并餘大威力諸天、龍神」，下面說天龍八部，「并」是並及，「餘」是除了前面的大梵天王、帝釋天王，還有其餘的天人，這些都有大威力，叫做八部護法善神。天眾、龍眾。「夜叉」，翻成中國話叫急捷鬼，飛得最快，皈依佛以後，作佛的護法，也是八部之一。「乾闥婆」，翻成中國話叫「香陰」，他不吃飲食，用鼻子聞香氣，資養他的五陰身。「阿修羅」，本來是六道眾生之一，這是指天阿修羅。梵語「阿修羅」，翻成中國話叫「非天」，有天之福，無天之德。「迦樓羅」，翻成中國話叫「金翅鳥」。「緊那羅」，翻成中國話叫「疑人」，他的相貌跟人差不多，但是頭上多了一個角，看見令人生疑。「摩睺羅伽等」，翻成中國話叫做「大腹行」，大蟒蛇那一類，皈依佛以後，都來作佛的護法。「悉來會坐」，天龍八部都來了。

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

「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前面有大比丘八千人，那是總說，裡面還有其他的比丘、比丘尼，以及優婆塞、優婆夷，即在家二眾：近事男、近事女，就是佛的四眾弟子，「俱來會坐」，都來了。

這只是天龍八部以及四眾弟子，略標其名，不詳說其德，因為《維摩詰經》是讚歎大乘，不讚歎他們。

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

「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與」是同在的意思。那時候到法會來聽法的，有無量百千大眾。「恭敬圍繞」，無量百千大眾對於佛很恭敬，圍繞著佛。「而為說法」，以前說過，佛的身體叫圓迴之身，佛在講堂裡說法，不像現在聽法是對著法師的面，或者坐到兩邊才能看見法師，背後

不能坐。那時候佛在講堂說法，是坐在講堂中間，大眾統統圍繞起來，但是佛有不可思議的圓迴之身，不論在哪一方聽法，都是面對著佛。

譬如須彌山王，顯於大海。

佛的威德相好出眾，好像妙高山聳立於大海那樣。

安處眾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眾。

「安處眾寶師子之座」，佛坐的法座，是眾寶裝飾成的；佛說法無所畏，好像獅子吼；佛的法座下面，本來裝飾有一個獅子相，佛安處在眾寶師子座之上。

「蔽於一切諸來大眾」，佛的光明相好，藏蔽一切大眾。這些大菩薩、天人身上都有光明，但是在法會上，光明都現不出來，好像白天出了太陽，看不見天空月亮、星星的光明，因為被太陽光遮蔽住了。

序分分二大科，一、通序，二、別序，講到這裡，把六種成就的通序講完，下面講別序。別序在《維摩詰經》上，再分二科：一、發起序，二、述事序。先講發起序，怎麼發起《維摩詰經》？

乙二、別序（分二）

丙一、發起序
丙二、述事序

丙一、發起序

爾時，毗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

「爾時，毘耶離城」，那時候廣嚴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長者子」，印度要具備十種德，才叫長者。十種德最簡單的有四種：一、位高，二、大富，三、威猛，四、智深。至少得有這四種德，才能叫長者之子。這裡講的長者之子，有五百童子，是青年居士，都是名

人的後代，為首領的叫寶積，這位寶積，不是前面的寶積菩薩，他是長者之子，與五百長者子都到法會來聽法。

「俱持七寶蓋」，因為他們是在家居士，要來聽法，就要獻供養。供養品的一種，叫寶蓋供養。寶蓋像傘一樣，在佛的頭上罩著，是由七寶莊嚴出來的。「來詣佛所」，來到佛的所在。

「頭面禮足」，這是最尊最上的頭面，來禮佛的足，表示最恭敬之禮。「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五百個長者子，有五百個寶蓋，各別持著寶蓋，共同供養佛。

五百個寶蓋供養品沒有辦法安藏，但是佛有神通。

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

五百個寶蓋的莊嚴品，我們凡夫接受不來，但是佛的威德神通之力不

可思議，能令這五百個寶蓋合成一個。按《華嚴經》講，多蓋合成一蓋，表多即是一。於一蓋中現出種種差別相者，表一即是多。多而合一，無不還此法界也；一中現多，無不從此法界流也。五百個寶蓋合成一個寶蓋，由這裡你可以悟到實相。

《維摩詰經》的發起序，跟其他的經稍微不同，其他的經只是一個尊者，像《金剛經》是須菩提尊者作當機者，《阿彌陀經》是世尊無問自說，找尊者舍利弗來說。《維摩詰經》當機者，就是這五百長者子，為首的叫做寶積，都是在家人。為什麼叫在家人當機呢？《維摩詰經》的大意就是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刺激這些聲聞比丘，聲聞比丘證了阿羅漢果，再叫他們學大乘法不肯學，佛要他們聽維摩居士講的法能懂嗎？於是他們受了刺激，就肯發大菩提心，目的還是令這些出家眾比丘、比丘尼發菩提心。菩提心難發得很，所以只好用維摩居士來刺激他們。

還有一點要注意，這些長者子都是年輕人，在佛教裡面最有名的文殊師利，就是童子、年輕人。在《華嚴經》上最有名善財童子，也是年輕人。《維摩詰經》上五百長者子都是年輕人，表示人老了學佛法，六根暗鈍，生了障礙；年輕人六根聰利，正好學佛法，以這五百長者子給我們做榜樣。你年輕的時候，不學佛法，認為慢慢來，等到老了，想學，學不來了！這兩點要注意：一、當機者是在家的菩薩，要刺激出家的比丘，叫他們發菩提心學菩薩。第二、學佛法年輕來學比較快，等到老了要學，學不來。

我到台灣參加很多次傳戒會，都是男眾少、女眾多，男眾少還不要緊，都是一些老的，一切法從因緣生，是何等的因緣呢？為什麼年輕人不出家，男眾出家都是老的呢？我研究有幾個原因：

第一種原因，外省老的，是被環境所逼迫，因為他們逃難到台灣來，已經上了歲數，大陸上還有太太及小孩，而且當初希望能回大陸，所以沒

結婚。後來回大陸的希望渺茫，年齡越來越大，乾脆不結婚，給政府辦事，到了六十五歲退休以後才出家。

第二種原因，是當兵的退役下來，最少五十歲以上，他們在家的時候學一點佛法，到退役時感覺前途空虛，出家算了。所以外省出家的，盡是些老的。

第三種原因，台灣人男眾為什麼都是老的出家呢？觀念錯誤。他們認為出家就是要修行，要把家裡的事辦好，才能專心修行。我問：家裡的事什麼時候辦好呢？上面有父母都別世了，這一段辦好，下面女兒嫁出去，兒子結了婚，這時候家裡的事算辦好，可以安心辦道出家了。這時候男居士至少六十歲，所以出家發了菩提心，也沒有辦法弘法利生，因為六根已經暗鈍。

所以這裡要注意，你要是度出家人，度年輕的，不是年輕人不能學佛

法。佛法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不年輕怎麼能學得通呢？你出家要趁早，不要說到六十歲，三十歲以後腦筋都遲鈍。

話說多了打間岔，接著講，「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五百個寶蓋合成一個寶蓋，寶蓋大起來，裡面現神變不可思議的境界，普遍蓋覆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個娑婆世界。

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

這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寬廣，有多長遠？這個相統統現出來，這是總說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總相，再說它的別相。

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

「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須彌山」，叫妙高山，先看見

很多的高山相，還有「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梵語「目真鄰陀」，翻成中國話叫「解脫」，這個山怎麼取名解脫山？因為這裡面住了一條龍，這條龍發心修行得了解脫，是得了解脫的龍住的山，以此彰名，叫做解脫山。「摩訶」是大，就是大解脫山。還有「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還有「大鐵圍山」，這是現出各種山形。

大海江河，川流泉源，

現水的形，「大海江河」，是大的水；「川流泉源」，是小的水，這是地上水之相。

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

再看見空中之相，「及日月星辰」，都現出來，再看見「天宮龍宮，

諸尊神宮」，這是平常肉眼看不見，都是佛的神力加被，大眾都看見了。「悉現於寶蓋中」，「悉」是皆，皆顯現於寶蓋之中。這是現了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一個娑婆世界，是凡夫的世界。

下面再擴大，十方三寶都看見，這就是跟著作觀想，有佛加被之力，加上看的人的心力，前面看見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各種境界都擴大了。

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

「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又看見十方諸佛的世界，然後再聽見諸佛在說法。有佛說法，一定有大眾聽法，佛是佛寶，法是法寶，聽法的是僧寶。「亦現於寶蓋中」，十方三寶都現於寶蓋中，看到這不可思議的境界，大家都很歡喜。

爾時，一切大眾覩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

目不暫捨。

「爾時，一切大眾覩佛神力，歎未曾有。」「覩」者看見。「歎」是讚歎。當時，不但五百長者子看見，在法會的大眾也看見，大家都讚歎從來沒有看見過佛的威神之力。

「合掌禮佛」，大家表示恭敬，都合起掌來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懷著敬意仰望世尊的容顏，目不轉睛，表示讚歎恭敬之意。

下面再說長者子寶積說的話，也就是述事序，寶積長者子作的偈頌，都是過去經上講過的，再把它述說一遍。

丙二、述事序

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

「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下面是長者子寶積，以偈頌來讚歎佛。「目淨修廣」，先讚頌世尊的眼睛最清淨、修長、寬廣，「如青蓮」，顏色像青蓮花瓣，不是正青色，是黑青色，黑中帶青。

「心淨已度諸禪定」，「度」是超越。這是看見佛的眼睛清淨，就能觀想到佛的心清淨，已經超越過一切禪定。因為禪定是攝心不亂，但還不叫最靜。攝心不亂以後，能行住坐臥常在正定，心才是最極清淨。

「久積淨業稱無量」，世尊的眼清淨代表身清淨，世尊的內心外身都清淨，因為他造的是無量的清淨業，自然他的心清淨、身清淨。

「導眾以寂」，「寂」是寂滅，就是梵語的「涅槃」。佛身心清淨，自己得到自利，還能引導眾生出生死、證涅槃。「故稽首」，「稽」是留，

「首」是頭。以是之故，世尊值得我給他頂禮。平常講頂禮，把頭拜到地上停留一下，表示最極恭敬的意思。

**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

「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既」是已經，「大聖」是佛，聖中之聖。我已經看見佛在這寶蓋之中，普現十方無量的國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已經看見了十方無量的佛土，還聽到諸佛都在說法。

**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

「法王法力超群生」，佛於法自在，稱為「法王」，法王有不可思議的法力，超過一切九法界的眾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財有資財、法財，資財是世間的錢財。法財是以佛法布施給大眾。布施有三種：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接引眾生，當然以財施最方便，但是你盡以世間的錢財作布施，不能引導眾生出生死、入涅槃，一定要以法財布施，才能真正利益一切眾生。不然，社會上的慈善家，這個人沒有飯吃，就給他送米；這個人沒衣服穿，就給他送衣服；這個人生病沒醫藥費，就給他送醫藥費，這樣利益眾生是暫時的，要是常常以錢財布施，不但對眾生沒有利益，反而有害，因為世間的錢財是染污性，會引導眾生養成怠惰。不斷有人濟助，眾生不要生產了，布施給他的錢財多了，除了吃飯穿衣服之外，他不務正業，走入邪道，善因反而得惡果。所以財布施之後，一定要接著說法給他聽，才能真正利益

眾生，這是財施、法施的比較。

我們出家人不能做生意、買賣，也不能種田、種地，作了就犯戒，那麼我們哪能行布施呢？世間的錢財布施是有量的，有朝一日布施完，再不能布施了。你佛法學多了，發的是法財，可以無盡布施，越布施越多，永遠沒完，才能真正滿你的菩提大願。

「能善分別諸法相」，講經說法，分別一切諸法之相，什麼叫世間法？什麼叫出世間法？什麼叫權巧法？什麼叫真實法？佛能善分別，分別得最清楚。

「於第一義而不動」，佛說世間法、出世間法，都發揮不偏於空，不偏於有，第一義諦的道理，佛的心不會動，安住於第一義諦。

「已於諸法得自在」，佛稱為法王，他於諸法得到自在。我們於諸法都不自在，你隨時迴光返照自己，世間法不得自在，沒有錢財，你沒有飯

吃，沒有衣服穿，沒有房子住，衣食住都成問題。行，你沒有五塊錢，不讓你上汽車。熱，你熱得難過；冷，你冷得難過，不但世間法不得自在，佛法也不得自在，想瞭解一個佛法名相都很困難，往往還解釋錯誤，所以等你成佛，一切諸法就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佛已於諸法得到自在，所以我頂禮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
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

「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一切諸法從因緣生，它「不無」，有一切諸法。但是一切諸法緣生沒有本體自性，當體即空，也「不有」。佛說的法，都是因緣生的法，不偏於有，不偏於無，偏有、偏無，都落於外道。

「無我無造無受者」，修行用功，先要觀我空，再觀法空。但是你把我觀空了，誰去造業，誰去受報呢？根本沒有能造的人、能受的人，所造的業、所受的報，當然沒有了。這就是《大乘起信論》修止觀法門，作「止」的功夫，止一切相。

「善惡之業亦不亡」，這就是不要落於偏空那一方面，你還要再觀察，雖然無我無造無受者，你造的善業，有善果；你造的惡業，有惡果，不會亡失的。

《大乘起信論》講因果不失，學佛法你偏到無我無造無受者，就是偏於無；你偏於善惡之業不亡，就是偏於有。你要曉得因緣生法，不有、不無，才是第一義諦的道理。尤其學大乘法，這也空，那也空，一切皆空，你造的業可不空。

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

「始在佛樹力降魔」，「佛樹」就是菩提樹。這是說到佛最初成道，以慈悲之力來降服魔怨。「得甘露滅覺道成」，「覺道」就是正覺之道、寂滅之道。這時候成了道，得寂滅之道，猶如甘露。

「已無心意無受行」，「心」是心想，「意」是意識，「受、行」是受、想、行、識四個心所，都屬於心法。「無我無造無受者」，這時候照見五蘊皆空，色蘊空了，裡面受、想、行、識，也都空了。「而悉摧伏諸外道」，成了佛說法，就是摧破降伏一切諸外道。

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

「三轉法輪於大千」，佛說法猶如輪，輪有二種義，一種摧輾義，二種運載義。地上有不平的地方，車輪能把它輾平。車輪上面有車，能運載眾生，由此地到彼地，由此方至彼方。佛說法如輪，能摧輾一切眾生的煩惱，就是摧輾意；能運載眾生，由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就是運載義。

「三轉法輪」，佛說法，先說苦、集、滅、道四諦法，在鹿野苑度五比丘。

一、示相轉，五比丘修的都是外道法，對於世間法與出世間法都不瞭解。

佛說：「此是苦，逼迫性。」「此」是世間法，世間法沒有快樂，都是苦，因為它逼迫身心，叫你身體受苦、心裡受苦。

「此是集，召感性。」「集」是積聚的意思。就是你造了業，一定招感果報，想不招果報，你不要造業。眾生愚癡顛倒，他怕招果報，但是他要造業。不曉得果報，是自己造的業招感來的，你造了業，不得果不行。

你造了善業，決定生天，不是上帝叫你生去的，是你的善業招感去的；你造了惡業，一定墮地獄，不是閻羅王叫你墮的，是你自己造的惡業，把你招感到地獄的。

「此是滅，可證性。」「滅」是寂滅，不生不滅涅槃之道，是可以證得的。

「此是道，可修性。」我給你說的道，是可以修的。

這叫示相轉，說四諦，諦是真實不虛之理，世間法兩種：苦是真苦，集是招感，真實不虛之理。出世間法兩種：寂滅之果，修道之因，決定可證、可修，真實不虛之理。

二、勸修轉，佛說：我給你說明白，你聽明白了，得修行。

「此是苦，汝應知。」「汝」指五比丘，實際推廣開來，一切天人、大眾都應該知道，世間法是苦的。

「此是集，汝應斷。」苦果是你造了業，才招感來的，你應該斷集。
「此是滅，汝應證。」寂滅是不生不滅的境界，那是真正的樂境，你應該證得。

「此是道，汝應修。」要得到寂滅，你要修道，證得寂滅之道，你應當修行，這叫勸修。

三、作證轉，佛拿自己作證明：

「此是苦，我已知。」「知」就是真知。我們現在學佛法，知道世間法是苦，你還要貪圖，就不是真知，真知是苦，他決不貪圖。

「此是集，我已斷。」所有煩惱，我都斷盡。

「此是滅，我已證。」寂滅涅槃，我已經證得。

「此是道，我已修。」我成佛，是修道而成。

三轉四諦法輪，五個比丘，第一轉時，憍陳如就開悟。第二轉時，又

開悟了兩個人。第三轉時，五個比丘都開悟。即修即證，都證到阿羅漢果，那都是善根成熟的眾生。

「其輪本來常清淨」，你看轉四諦法輪有法相，實際四諦法輪是通於大乘，所轉的本來是清淨無相的法輪。我們學大乘法，學著空中樓閣，把四諦法丟掉，認為那是小乘修的，不曉得大乘也得從四諦法門下手。你學了大乘法，修四諦，就是無相的四諦，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證」，應當說五比丘得道此為證，為什麼說天人得道此為證？這是說一切天、一切人，都以此得道果。「三寶於是現世間」，佛法僧三寶，就出現在世間。

**以斯妙法濟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海德無邊。**

「以斯妙法濟群生」，苦集滅道四諦是妙法，大乘的四諦，你看《華嚴經》與《法華經》兩部圓教大經，都說四諦。「一受不退常寂然」，你一接受這個妙法，常常寂然不動，當時就能得到不退轉。

「度老病死大醫王」，佛是大醫王，他已經超度了老病死，而且度一切眾生的老病死。「當禮法海德無邊」，佛說法猶如大海，功德無量無邊，所以我應該頂禮。

**毀譽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虛空，孰聞人寶不敬承。**

「毀譽不動如須彌」，梵語「須彌」，此云「妙高」，是最高的一座山，這是形容心裡不被境界所動，境界一共有八種，叫做八風。《大乘起信論》有：「利、衰、毀、譽，稱、譏、苦、樂。」這裡只說毀、譽二種。

八風吹什麼東西都吹得動，可是吹須彌山，吹不動。八種境界風，只說毀、譽，就是境界風，不出順逆二個境界：「毀」是逆境，「譽」是順境。有人毀謗我，我心裡不動；有人讚歎我，我也不動。佛的功德如是，我們都要學到。

「於善不善等以慈」，對於眾生要發慈悲心，慈悲心要平等，才叫大慈。眾生根機千差萬別，大分二大類，一種善類，一種不善類。他是善類的眾生，我慈悲他；他是不善類的眾生，我也慈悲他。毀謗我的人，是不善類的眾生，我給他慈悲；讚歎我的人，是善類的眾生，我也給他慈悲。

「心行平等如虛空」，對於度眾生，佛的心行平等沒有分別，像虛空一樣。你是善眾生，佛能含容你；你是惡眾生，佛也能含容你。

「孰聞人寶不敬承」，「孰」是什麼人？什麼人聞到人中之寶，不恭敬、承事呢？這還是讚歎佛，在人說人，叫人中寶；在天說天，叫天中寶，

這是在人說人，叫人寶。

今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
悉見世間諸所有，十力哀現是化變，
眾覩希有皆歎佛，今我稽首三界尊。

「今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我寶積今天奉獻世尊，這個微少的寶蓋，就是少少的供養，於寶蓋之中現出來三千大千世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諸天龍神所居的宮殿，都能現出來。「乾闥婆等及夜叉」，還有乾闥婆等及夜叉，都能現出來。

「悉見世間諸所有」，我們都看見世間所有的種種相，這是佛的神通變化之力，就是智慧之力的妙用。學佛要求智慧，不要求神通；不求智慧，

先求神通，一定走到外道。「十力衰現是化變」，「衰」是憐愍，「現」是示現。這是佛憐愍一切眾生，示現如是十種智慧之力的變化。

「眾觀希有皆歎佛」，大眾都看見很稀有的境界，都在讚歎佛。「今我稽首三界尊」，現今我寶積也在頂禮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尊。在人間，說人間寶；在三界，說三界尊。

大聖法王眾所歸，淨心觀佛靡不欣， 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

「大聖法王眾所歸」，佛是聖中之聖，稱為大聖；於法自在，稱為法王，是眾所皈依。「淨心觀佛靡不欣」，我們以清淨心觀想佛，沒有一個看見不歡喜的。

「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佛有神力不共法，不但不共

六凡，也不共三乘聖人，是佛獨有的，大家都看見佛在他面前說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說法只有一種音聲，眾生聽見隨其解釋，大乘人聽見大乘法，二乘人聽見二乘法，各各解釋不同。

「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大家都認為世尊是對他說法，這就是佛的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佛說法只有一種音聲，眾生差別為性，各人解釋不一樣。

「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受」是受持，「行」是如所聞而修行。眾生聞到佛說的法，能受持、修行，都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利益，這就是佛的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佛說法只有一種音聲，但是各人的根機不一樣，聽見佛說的法，心裡的體悟不同。比方你是作惡的眾生，聽見佛說作惡要墮三惡道，一聽見，就起恐怖畏懼之心；大乘根機的眾生，一聽佛說的大乘法，就得到法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二乘的眾生，一聽佛說的大乘法，就生厭離三界的心，要遠離生死。佛說法能斷疑，多疑的眾生，一聽佛說的法，就把

疑煩惱斷掉。「斯則神力不共法」，這就是佛的神力不共法。

**稽首十方大精進，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十方大精進」，稱讚佛有十種智慧之力是大精進。「稽首已得無所畏」，這裡文法稍微變了一下，稱讚佛已經得到四種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稱讚佛有十八種不共法，能安住於其中。「稽首一切大導師」，稱讚佛能為九法界眾生的大導師。

**稽首能斷眾結縛，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能度諸世間，稽首永離生死道。**

「稽首能斷眾結縛」，「結縛」是煩惱的異名，稱讚佛斷除一切煩惱。

「稽首已到於彼岸」，稱讚佛斷了煩惱，了脫生死，到達彼岸。

「稽首能度諸世間」，稱讚佛能度脫一切世間的眾生，了脫生死。「稽首永離生死道」，稱讚佛三界以內的分段生死，三界以外的變異生死，永遠遠離生死道。

**悉知眾生來去相，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悉知眾生來去相」，你造什麼業？得什麼果？你今生從哪一道來？來生到哪裡去？眾生來去之相，佛都知道得很清楚。「善於諸法得解脫」，佛的心清淨無染，不為一切法所束縛。

「不著世間如蓮華」，我們現在辛苦學佛法，就是要利益眾生，但是你度眾生，不要被眾生拿五欲之樂度你，結果你被眾生染污了。你度眾生，

不能離開世間，世間是污泥地、染污性，但是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世尊就是這樣。「常善入於空寂行」，佛終日說法，而不著法相；終日度眾生，而不著眾生相，所以常常入於空寂之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了達一切諸法之相，而不被諸法所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一切法依虛空而住，虛空可無所依；一切眾生依著佛，佛像虛空一樣，他無所依。

到這裡為止，序分講完，就是通序、別序講完。下面入於正宗分，正宗分分三大科。

甲二、正宗分

乙一、初佛國半品，即是大聖法王自對機命宗，說佛國因果。

乙二、從方便訖香積九品，是大士助佛闡揚說不思議解脫佛國的因果。

乙三、從菩薩訖阿閼兩品，是淨名接諸大眾還菴羅樹園，如來對大眾

復宗明佛國因果。

「乙一、初佛國半品」，佛國品前面半品屬於序分，從下半品起，屬於正宗分。「即是大聖法王自對機命宗，說佛國因果」，當機者問的是佛國的因果，佛說佛國的因果，就是諸佛淨土的因果。「對機」是對當機者。「命宗」，「命」是使令，「宗」是要旨。佛對當機者，把佛國的因果之理，最根本的宗旨說出來，命令他這樣修。

「乙二、從方便訖香積九品」，從方便品一直到香積佛品，一共有九品經文。「是大士助佛闡揚說不思議解脫佛國的因果。」「大士」是維摩大士，幫助佛弘揚佛法，說的完全是不可思議解脫，佛國因果的道理。

「乙三、從菩薩品訖阿閼兩品」，「訖」是到。從菩薩行品到見阿閼佛品，這二品經文，是正宗分的第三科。「是淨名接諸大眾還菴羅樹園。」佛本來在菴羅樹園說法，這時候維摩大士把大眾再接還到菴羅樹園。「如

來對大眾復宗明佛果」，佛對大眾再重覆說明，佛果因果之理的根本要旨。

這三大科，都出於智者大師的文疏，是標其綱要，現在要講正宗分了。

丙一、寶積請說（分二）

丁一、述同類堪聞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寶積讚歎佛的偈頌說完。「白佛言：世尊！」這是寶積請法，仰白稱一聲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國話叫「無上正等正覺」，這五百童子，已經發大菩提心，也就是成佛的心。

這一句話，是大乘修行的第一步，一定先發菩提心，後學菩薩行。你

不發菩提心，外道修行比佛弟子還用功，所修的皆是魔業，出不了三界。所以一定要先發菩提心，無論你學什麼經論，只要是大乘經論，這一句話都要記住。

願聞得佛國土清淨，

我們發了菩提心，要想修行，不知怎麼修？這裡就請問：「願聞得佛國土清淨」，我們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將來成佛有個依報國土，都是清淨的。以前聽佛講過，佛的依報國土清淨，是行菩薩道莊嚴出來的，怎麼行菩薩道？怎麼莊嚴國土？請佛說清淨佛土的行門。

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

前面問的是諸佛的清淨國土，諸佛的淨土是果，見果要問因，佛的清淨國土，不是由虛空掉下來的，你得修菩薩淨土的因行，才能成佛證得清

淨國土。

這一句話跟我們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名字相同，而時間、地點不同。我們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淨土，叫念阿彌陀佛淨土之行，是命終之後，生西方阿彌陀佛成就的淨土。寶積長者問的是現在就行淨土之行，淨土之行就在這裡行。前面開始第一句：「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國土清淨」，就是淨土，淨土是諸佛的。第二句：「說諸菩薩淨土之行」，在果位上是諸佛的清淨國土，在因位之上叫做行門，是屬於菩薩的淨土之行。

我過去講《金剛經》，都是依著溥腕大師的《心印疏》講，當時就懷疑他分二大科，前面第一大科是先修菩薩行，第二大科才講菩提心，怎麼弄顛倒了？到發現通理大師的《新眼疏》，分信、解、行、證，才弄清楚《金剛經》前半卷講的是：如是信、如是解；後半卷講的是：如是行、如是證。

再看《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每見一位善知識就請問：「我已發菩提心，但不知道怎麼修菩提行？」都是問修菩提行，你不發菩提心，怎麼修行呢？

先發菩提心，後修菩薩行。我跟諸位同學講課都有考慮，佛學院一開學，先跟同學講《勸發菩提心文》，你發了菩提心，才能修菩薩行。這裡就證明這五百童子都是發菩提心，但是不知道怎樣修菩薩行？修菩薩行，就是清淨國土之行，叫「菩薩淨土之行」。

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

「佛言：善哉！寶積！」佛讚歎寶積：你問得太好了！「乃能為諸菩薩」，包括當時大眾，及未來世出家眾、在家眾。「問於如來淨土之行」，前面問的如來國土清淨是果，菩薩淨土之行是因，如是因而得如是果，沒

有兩個樣子。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諦聽！諦聽！」「諦」者詳審為義，要詳實、諦實地聽，就是要詳細細聽，實實在在聽。你聽法怎麼聽不懂呢？沒有詳細實在地聽，根本沒有聽到耳朵裡，怎麼聽到心裡？要諦聽、諦聽，聽了以後得了聞慧。「善思念之！」還要研究，才能得思慧。得了聞慧，得了思慧，才能修菩薩之行。「當為汝說」，聞思修三慧都有了，我應當對你說。

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

受如來之教而聽，你要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才應當對你說。反過來你不諦聽！不善思念之！我跟你說冤枉，我不應當跟你說。

諸位同學有聽四年的，有聽三年的，怎麼得到的利益不一樣呢？你聽

的時候沒有諦聽，聽過了以後不研究。現在還有這部《維摩詰經》可以聽，你要諦聽！諦聽！要善思念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佛開始說法，就從這裡說起。

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

「佛言：寶積！」叫一聲當機者，「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這個綱要要記到，就是《華嚴經》最高的道理：「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寶積長者子問的是淨佛國土，是成了佛的清淨國土。佛答覆他，不是說諸佛的國土，一定像西方極樂世界一樣，在虛空之內另外有一個清淨世界，才是諸佛的國土。這裡沒有指定虛空是東方、是西方，有一個清淨佛土，指到眾生身上。你怎樣能成就一個諸佛的淨土呢？得修菩薩行，你就去度眾生，教化眾生之類，就是菩薩的佛土，菩薩的佛土在哪裡？就在眾生身

上。

修菩薩行，離開眾生沒有辦法修，你看《普賢行願品》，眾生是菩提樹根，你離開眾生，根本不能行菩薩道。不能行菩薩道，不能成就清淨之因，怎麼能得到淨佛國土？這一句是總結，下面都是這樣子，諸佛的國土在哪裡？在眾生之類那裡。

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國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

「所以者何？」這怎麼講呢？我問諸佛的清淨國土在哪裡？眾生心是染污心，佛怎麼講到眾生之類，是菩薩的佛土，這是什麼道理呢？

「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取」是取得。菩薩隨着他所教化的

眾生，而取得一個清淨國土。菩薩將來成佛，一定取得一個佛土，就是隨著他所教化的眾生而取得的。這個因行都在眾生身上，沒有眾生，沒有地方去行菩薩道，你怎麼成佛呢？這個道理一定要懂，懂了諸位同學一定要發菩提心，你一定要去度眾生，否則永遠沒有成佛的希望。現在你種不了菩薩的善根，佛教你也幫不上忙，你不發菩提心，不去度眾生，你怎麼能幫佛教忙呢？都要隨文作觀，觀到自己心裡，隨你所化的是什麼？

「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眾生的善根不一，有的眾生很順從，一聽就被菩薩所教化，有的眾生不能順從，還需要調伏。隨菩薩所調伏的眾生，而取得一個佛土。

「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國土」，我成就一個清淨國土，還是要度眾生。因為眾生成佛，非得住到佛的淨土上不行。要看眾生的根機，應該以何種國土，能入佛的智慧？說到智慧，凡夫的智慧，根本不

成智慧；小乘的智慧，不是佛的智慧；菩薩的智慧，還沒有圓滿；要證入佛的智慧，就是你所攝化的眾生，要把他攝取到你建立的佛國裡來，叫他成佛。不然，你建立佛土作什麼呢？應以何種國土，能叫他證入佛的智慧，這就是《法華經》說：「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開示悟入」，《法華經》上四個步驟，最後一個步驟是入，叫證入。「佛之知見」，就是佛的智慧。眾生怎麼能證入佛的智慧，這是達到了目的。所以前面說，你用世間的財布施，只能臨時救急，不能引導眾生開佛的智慧，何況證入佛的智慧呢？你要度眾生，一定要度眾生成佛，才算度了眾生。我成就一個清淨佛土，是為利益眾生證入佛的智慧。

「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眾生要修行證到菩薩果位，要種菩薩的善根，發菩提心，就是菩提善根。這些眾生都發了菩提心，還不是種菩薩的善根，按菩薩的地位，要證到第七住不退住，善根種得不

動搖，才不退轉。我們現在都發了菩提心，學著修菩薩行，還不算是一種菩薩根，因為進進退退，一定要修行到第七住，才能種到菩薩根。

在成佛之前，先得種菩薩的善根，種菩薩根跟發菩提心不同。發菩提心，它進進退退，拿我們作例證，我們可能前生前世，甚至於多生多劫，都發了菩提心，為什麼到現在末法時代，還當苦惱凡夫呢？因為發了菩提心，是種了大乘的善根，但是不是菩薩根。菩薩根，一定要到菩薩位第七住，但進不退，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遇見什麼逆境，都不會退轉道心。講大乘道理，講得越高深、越緊張，我說個公案，舍利弗修菩薩行，修到第六住退了心。行菩薩道，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為眾生不是好度的。

舍利弗行菩薩行，證得菩薩位第六住，遇見天人示現來試驗他。舍利弗走到路旁，看見一個眾生痛哭流涕，哭得很傷心。舍利弗就問這位眾生：

「你為什麼哭呢？」「母親得了重病，我救治的藥求不到，母親不能得救，所以我哭。」「你母親得了什麼病，需要什麼藥呢？」眾生說：「我母親的病，非發菩提心人的眼睛不能治好，上哪兒找菩提心人，捨給我眼睛呢？母親的病沒辦法救，所以我悲痛不已！」舍利弗一想，今天是我捨頭骨腦髓的因緣到了，我就是發菩提心的人：「你母親可以得救，不要哭了，我布施你一個眼睛。」「那很難得，我先謝謝你！」舍利弗，就把眼睛摳下來一個說：「拿去救你母親吧！」那個人拿到眼睛說：「哎呀！你弄錯了，醫生說要左眼，你摳下來的是右眼，沒有用！」舍利弗說：「你怎麼不早說，我兩個眼睛布施你一個，還要留一個去度眾生，怎麼非左眼不行？」舍利弗難捨能捨，捨了一個眼還不算難，兩個眼都捨這才難，想想要救度眾生：「好吧！左眼又摳下來，拿去給你母親治病吧！」舍利弗摳下兩個眼睛看不見，他耳朵還能聽見。那個眾生把兩個眼睛擱鼻子上聞一聞說：

「你的眼睛又腥又臭，恐怕你不是發菩提心的人，你是騙我的，這個沒有用！」啪啦！把兩個眼睛全部摔到地上。舍利弗聽見眼睛摔到地上的音聲，好痛心！心想：眾生怎麼這麼難度！你要眼睛，誰肯布施你眼睛？我布施給你一個眼睛，你說弄錯了，我兩個眼睛都布施給你，你還嫌腥臭，給我摔到地上。哎！眾生真難度，我還是了自己的生死吧！於是退了菩提心。

這就是舍利弗修到第六住還會退心，怎麼退的呢？行菩薩道，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做到了；難忍能忍，沒有做到。他是眾生，應該這樣壞，我不能退道心，這樣才能難忍能忍，他功夫差了一步，因為沒有證到七住，證到七住生了菩薩根，就不會退了。

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

「饒」是多。菩薩取得清淨國土，不是取偏空涅槃，統統是為多利益一切眾生之故，所以佛的清淨國土，是建築在眾生身上。

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

再說個比喻，比如你想建一座大雄宮殿，要找一塊空地，才能隨意建造，不生障礙。

若於虛空，終不能成。

你在虛空裡，怎麼能建成一座大雄寶殿呢？這就是將來你成了佛，成就一個清淨國土，還是為利益眾生。

現在要修菩薩行，你發心開道場，就是建立諸佛清淨國土的一個雛形，雛形就是小模型。現在有人發心出了家，建立一個道場，第二個人就住不住，有的道場只住二、三個人，那你建立個道場作什麼？建立道場，就

要住十方眾生，當然，眾生不是好惹的！什麼樣的眾生都有，你種種供養他，他還不滿意呢！你要曉得，應當受教化的，要教化他；不受教化的，還要調伏他，所以你開道場，要會調伏眾生，這是一步大功夫。

現在想振興佛教，除了辦佛學院，沒有第二個辦法。辦佛學院，學生好招呼嗎？老的你不要，要的都是年輕人；笨頭笨腦的你不要，要的都是聰明人；年輕又聰明，當然不好招呼，你得好好調順他，調順了就好招呼。怎麼調法呢？你得先定章程，依著規矩做。最要緊的，你要跟學生同甘共苦，一切以身作則。你講經給他聽是口教，口教不如身教，以你的身體作教化。學生對你生了信仰心，你再講，他才肯聽。諸位同學馬上就畢業，我希望你們回去各人開個佛學院，發菩提心，行菩薩行。辦佛學院招來學生，會惹你生氣，不要退心，學生年輕，都是一些聰明人，沒有不淘氣的，你得調伏、調順他，最要緊的，你要跟同學住在一起，行、住、坐、臥跟

他們一樣。我現在年紀大了，眼睛看不見，身體走不動，我以前出坡都跟著去的。跟同學一起做，他們就佩服你，是不是？

這就是說，你要在空地上建立個道場才可以，在虛空裡，建不出道場來。你想成就功德，非得度眾生不行，不度眾生，你的功德上哪兒成就呢？

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

所以一定要建築在眾生身上，菩薩在娑婆世界度眾生，一定要給眾生種善根，還要成就他的善根，菩薩為成就眾生，才能取得佛的清淨國土。要不然取佛國作什麼？二乘阿羅漢、辟支佛，都入到偏空涅槃，那不叫佛國，叫灰身泯智，他根本不管別人，連他自己身體也不要了，那叫小乘人，大乘人願取佛國，就為成就眾生。

你開道場為什麼？就為攝取佛國，而且你要是辦佛學院，學生難管

理，你得用心管理，同時也管理你自己。因為學生要以你作榜樣，你明著是管學生，學生卻暗中管你。你要是想做錯事，不敢做，那不是管到自己嗎？你開一個道場，就住你一、二個人，最初還想發道心，念念經，念念佛，打打坐，坐了不久，疲倦了，看看電視吧！從此以後，越來越放逸！你本來早晚功課照作，這一天身體不舒服不做，之後做功課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越來越懈怠，越來越放逸。你跟眾生住在一起，不做早晚課行嗎？所以大家同修，你管了學生，學生管了你。菩薩以利他為自利，就是在這兒，這位菩薩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

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取得佛的清淨國土，不是證得偏空的境界，一定要於妙有之中，行諸菩薩道。你偏空那一邊，這個道理空，那個道理也空，一切都空了，結果

度眾生，你不愛度；建立道場，你不愛建，成就佛國，怎麼成就？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前面是總說建立佛國，建在眾生上，這裡再歸到自己的心。《維摩詰經》是帶偏顯圓，本來是通教大乘，是偏教、生酥味，但是顯得有圓教之理。前面說過：「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裡就是講這個道理，佛法是心法，而且心最要緊，佛也在心裡，眾生也在心裡。取佛國土，是佛的境界，建立在眾生身上，佛與眾生無差別。發菩薩心，行菩薩行，你要知道發菩薩心，第一、要直心，直心是菩薩淨土。從這裡起，一直到下面總結：「心淨即是佛土淨。」都是淨心的方法。

「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諂」是諂曲，心裡彎彎曲曲的。你發直心去度眾生，度的都是直心的眾生，學生跟你學，等你成佛了，生到你國去的，都是不諂曲的眾生。

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

「深心」，就是做功德的心。等你成佛了，生到你國土的眾生，都是愛做功德的眾生，而且功德都圓滿具足，來生你的國土。

這就是《大乘起信論》發的三種心：直心、深心、大悲心。直心怎麼解釋？直心者，誠實心也。誠實心者，正念真如法之心也。你正念真如，自然不諂曲，《大乘起信論筆削記會閱》註解上有個比喻：「蛇行本曲，入筒則直。」蛇走路彎彎曲曲，你把牠裝到竹筒裡，不是直了嗎？你直心正念真如，天天念到真如上，你的心就變成直心。大乘深心者，深廣之心

也。深廣之心者，樂集一切諸善行之心，就具足一切眾功德。

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

「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提心」者，應作大悲心解釋。《大乘起信論》叫做大悲心，大悲心者，廣拔眾生苦，令得菩提樂之心也。你發大悲心，不就是菩提心嗎？發大悲心，不就是大乘心嗎？所以這是菩薩的淨土。為什麼發大悲心呢？為救度一切眾生苦。你發菩提心，發大乘心，是為救度一切眾生苦。「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等你成佛時，小乘眾生不來，都是發菩提心救眾生苦的眾生，才來生你的國土。

這裡發三種心，下面要發六度心。

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

你發了直心、深心、大悲心這三種心，你得修菩薩行，修菩薩行在哪

裡修呢？六度廣開來萬行，萬種行門歸納起來六度。學大乘佛法，學到這部經，講這個道理；學到那部經，講那個道理，歸納起來不出六度。

「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眾生都跟你學過布施度，一切都能布施。等你成佛以後，都是一切能布施的眾生，生到你的國土。

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

行布施，你還要持戒，比丘，二百五十條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條戒，歸納起來大綱是：戒止十種惡業，還要修十種善。持戒持得清淨，你成佛時，都是修十善道圓滿的眾生，生到你的國土。

我們平常講五戒、十善是人乘法，修五戒，來生轉人；修十善，來生天生。有人說：「人天乘不能了生死，我修五戒十善作什麼？」你這一句

話大錯特錯！單修五戒，不修十善，只能轉人，不能生天。單修十善，不修四諦法，只能生天，不能出三界。單修五戒十善，不行菩薩道，只能轉人生天，不能成佛。所以五戒十善，是三乘法的基礎。

你們聽講經，就好在這個地方，要緊的話給你點明，居士學佛法犯毛病，他閉門造車，出門不合轍。居士不聽法師講經，認為自己一肚子學問，已經要蹦開，他怎麼肯去聽法師講經呢？註解，他看得懂，看到哪裡，著到哪裡，處處起執著，結果散漫無章，歸納不起來。菩薩懂這些道理，他寫一篇文章、著一本書，都有章法，不能亂作、亂寫，那釋迦佛說法還會亂說嗎？所以五戒十善，是三乘法的基礎，懂得這個道理，你要持戒，不持戒，就做十種惡，以身、口、意三業，作犯戒的工具。身、口、意三業不行善，就是作惡，身、口、意三業作十惡，你不是處處犯戒嗎？持戒沒有什麼困難，你行十善法，行圓滿了，你持戒清淨，保證你不犯戒。

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

佛才具足三十二相，生到你國家的眾生，怎麼都具足三十二相呢？我們人間的凡夫，轉輪聖王也有三十二種相，跟佛比起來，這些眾生的三十二相，沒有佛的圓滿，但是都有三十二相。要得三十二相，得修忍辱行，不能忍辱，就要動瞋恚，發脾氣，你的相貌本來很莊嚴，一發脾氣，變成阿修羅，難看極了！你一發歡喜心，馬上你的相貌就好看。所以你要修忍辱度，才能證得佛的三十二相。

忍辱是莊嚴三十二相的基本法門，不忍辱，就會動瞋恚。我前面講過，諸位有的歡喜動瞋恚、發脾氣，你趕快準備鏡子照一下，看你的尊容，難看不難看？你要是歡歡喜喜，本來長得不太好看，一歡喜就好看，誰都喜歡看你歡喜的面孔；你動瞋恨心，一發脾氣，就是人中的修羅，長得再莊

嚴，也不莊嚴了。這部經作證明，三十二相是忍辱度成就的，修忍辱度，等你成佛，三十二相莊嚴的眾生來生你的國土。

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

你行菩薩道要精進，精進度懈怠，等你成佛以後，都是精勤修一切大乘功德的眾生，來生到你的國土。

你平常修精進度，在哪裡精進呢？要作利益一切眾生的功德。不是你自已修得用功叫精進，要廣做一切功德利益眾生，做成習慣，見功德不做著急，你睡不著覺，吃不下飯，不做還不行，這樣就上路了。比如你上街買東西，看見一個人提了一條活魚，你問那個人是否肯賣給你？假若對方不賣錢，請他布施給你拿去放生。如果你看見了，好像沒看見，根本沒發度眾生的心。你看見了要買，他不賣；要跟他化緣，他不化；你再跟他念

往生咒，這樣你度眾生的心盡到了，因為你不這樣做著急，看見眾生苦，心裡難過。

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

「攝」是把自己的散亂心收起來，不散亂就是禪定的功夫。我曾經教諸位同學，先學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六妙門》，先修數息觀，數十個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從一數到十，是最簡單、最好用的功夫，它是個妙門。你沒用過功，不曉得你的心散亂得這麼厲害！連十個數目字，都數不清楚。修行有二種障礙：散亂、昏沉，最打禪定的閒岔，使你一輩子不能用功。你坐在那兒修定，因為我們上殿沒有很多時間，只能打坐三十分鐘，你坐在那裡，心裡散亂，打了三十分鐘的妄想，妄想還沒打完，開靜了。另一種，你坐在那裡，一坐就昏沉，打瞌

睡，瞌睡還沒醒，開靜了，這樣怎麼能得禪定呢？聽經要聽到心裡，自己要會用功，我們天天講經，告訴你修行的方法，你不修，不能怪法師，怪你自己。你連十個數都數不清楚，什麼時候能入禪定？什麼時候能成佛？所以自己要生慚愧心，用功修禪定。

禪定度散亂，等你成佛時，都是能收攝其心，而不散亂，得禪定的眾生到你的國土。

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

這個「智慧」，不是你的分別心，是佛的智慧。佛的差別智慧，是由無差別智慧起的妙用，無差別智慧，就是般若智慧，是由正定生的。

智慧度愚癡，等你成佛時，都是發般若智慧正定的眾生，才能生到你的國土。

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

六度是行菩薩行的大綱，萬種行門不出六度。你對一切眾生行六度，眾生無量，你發心無量，對一切眾生得發四無量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慈能與樂，悲能拔苦，這只叫慈悲，不叫大慈大悲，你對無量的眾生與樂拔苦，才叫大慈大悲。

眾生得了法樂，離了生死之苦，自己心裡大生歡喜，不是自己吃好東西、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歡喜，那是凡夫的歡喜。也不是自己學佛法，瞭解了得了法喜，那是自利。這是利他的法喜，你利益無量的眾生，才叫「大喜」。

「大捨」，捨五欲之樂、六塵之境，那功夫老早有了，這一步功夫更

難，你天天發歡喜心行慈，天天行悲，要把大慈、大悲、大喜的念頭捨掉，所以你天天行慈悲，眾生得了利益，你生法喜，不著相，這叫「大捨」。

再說淺顯一點，我們要去度眾生，見了眾生就勸他皈依三寶，你今天收了一個皈依徒弟，見了人就說：這不得了！要是收了一個有錢的徒弟，那更不得了，這就是著了相，你只叫他皈依三寶，叫他了生死嗎？叫他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嗎？還早呢！統統具足了，才叫大喜，但是你著了相，還不叫大捨。還有第四步功夫，你只利益一個眾生，不叫無量心。你懂得這個道理，任運自然教化眾生，眾生要皈依三寶，增加佛教徒，不是你收徒弟，他是皈依佛、法、僧三寶，他皈依了，是佛教的弟子，這是你的義務，著作作什麼？你要這樣觀想，不然你就生煩惱。一個有錢的徒弟來皈依，你把他當寶貝，有時候去看他，徒弟不來看你，反過來師父去看徒弟。結果因為他有錢，被別人拉去了，你氣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這樣被眾

生轉了，不是生煩惱嗎？所以要學佛法得利益，度眾生任運自然，度無量的眾生而不著相，叫大捨，所以你行六度，一定要發四無量心。

「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你用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來度眾生，等你成佛時，這些蒙四無量心利益的眾生，都生到你的國土。

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

「四攝法是菩薩淨土」，四攝法：一、布施攝，二、愛語攝，三、利行攝，四、同事攝。前面你發四無量心，要去度眾生行六度，眾生不是好度的，你得加方便，應該以布施攝的，你去行布施；應該用愛語攝的，就用愛語；應該用利行攝的，就用利行；應該用同事攝的，就用同事，這四攝法是一切方便的總綱。

「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你用四攝法能令眾生得到

解脫，等你成佛時，這些蒙四攝法利益的眾生，都生到你的國土。

前天我跟諸位講過，你看大乘經很不容易瞭解，因為大乘法門太多，你看這一部經講這個法門，看那部經講那個法門，抓不住總綱，菩薩說法不會亂，是你沒有抓住它的總綱。大乘法千經萬論，說的八萬四千法門，不出：六度、四無量心、四攝法，這三個法相，再開出來十四個法相。你記著這三個法相，是一切大乘法法的總綱，也就是度眾生的總綱，實際只有六度，六度就是要對無量眾生發心，再加上四無量心，度不了要加方便，加四攝法，一共十四個法。

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

「方便是菩薩淨土」，眾生無邊，根機不一，還要假種種方便，所以

六度在《華嚴經》上開成十度，都是方便，不假方便，你度不了眾生。這個方便，就是由四攝法開出來的，四攝法是方便法的總綱，光那四個不夠，你把它開出來一切方便，所以於一切法都方便無礙，只要能利益眾生，都算達到目的。方法是手段，只要能令眾生成佛，就達到目的。

「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等你成佛時，對於一切法都方便無礙，必有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的眾生，生到你的國土。

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

「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這三十七道品以前詳細講過，現在再講兩個小時也不夠，初學佛法的同學去查《佛學大辭典》，「念處」是四念處，「正勤」是四正

勤，「神足」是四神足，叫三個四。「根力」是五根、五力，叫二個五。「覺」，梵語七菩提分，中國話叫七覺支。「道」是八正道，也叫八聖道。

你生到西方極樂世界，聞法的機會可多了，不但佛菩薩跟你說法，連眾鳥、水聲、風聲，都會跟你說法，說的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有人作《阿彌陀經》的註解，詳細的解釋三十七道品，說經上從五根五力說起是略說，把前面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略掉了。實際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前面三個四的功夫不必用了，因為前面十二個法，生到西方都具足了。《阿彌陀經》說：「其國眾生，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沒有神足通，怎麼一早就去供養十萬億佛呢？四神足，就是得到神通的四步功夫，生到西方自然具足神通，不要再修了，所以生到西方有這個好處，從五根、五力修起。

前面講十善道，不會解釋的人說：五戒十善是人天乘，我不要學，我要學的是大乘法。不曉得五戒十善是三乘法的基礎，三十七道品也是三乘法的基礎。在其他的經上講三十七道品，是二乘人修的，大乘人修六度，修三十七道品作什麼？要知道，六度裡面自然具足三十七道品，你要是頓超的菩薩，從六度直接修起；你要是漸次的根機，還是從三十七道品修起。大乘法包含人天乘、二乘，你把人天乘、二乘法甩到一邊，大乘法還叫大嗎？

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

「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到這裡經文的文法變了，前面說：「菩薩成佛時，……眾生來生其國。」這裡說：「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你所做的功德，都要發迴向心，

因為你發了迴向心，功德具足圓滿成佛時，才能得一切具足功德的國土。

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

「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三惡、八難，八難裡面有三惡，這是佛教的名相，要把它記住，比如天龍八部，不是八部之外有天龍，天龍在八部之內。這三惡不在八難之外，就在八難之內。八難，前面三個難是指三惡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是學佛道的障礙，所以人身難得，得了人身是你學佛的第一個本錢，你墮到三惡道怎麼修？狗，你給牠種善根，讓牠來講堂聽課，結果牠坐在那兒睡覺，聽不懂嘛！要知道，你墮到畜生道都聽不懂，你墮到地獄道、餓鬼道，怎麼聽呢？第四、北俱盧州，那裡是人間的極樂國土，可是沒有佛法。佛法是以苦作對象，說佛法先講苦，四諦法第一個苦諦，北俱盧州的眾生不知

苦，跟他說佛法，他不聽，是學佛法的障礙。第五、長壽天，就是色界、無色界，他是修四禪八定生上去的，生到色界、無色界，沒有欲界的染污法，他得了清淨的空定，你跟他講佛法，他不愛聽，而且他的壽命很長，修到非想非非想天，他認為得到涅槃，這也是學佛法的障礙。這就是說，三惡道太苦了，是學佛法的障礙，生到人間的北俱盧州、上二界天太樂了，也是學佛法的障礙。第六、盲聾瘖啞，就是六根不具，怎麼不說六根不具呢？因為眼、耳、舌三根不具，學佛道障礙最重。「盲」，瞎子，怎麼看經？「聾」，耳朵聾了，怎麼聽經？「瘖啞」，啞吧，不會說話，怎麼能講經弘法？這三根不具，障礙最重。第七、世智辯聰，世間的智慧、世間的辯才、世間的聰明，你跟他講佛法，他要跟你辯論道理，結果他有世間的辯才，把你問得張不開口，他根本不接受佛法的道理，怎麼能學佛法呢？學佛法第一步要發信心，他不發信心，怎麼能學呢？第八、佛前佛後，前

面七個我們都沒有，但是逃不了佛前佛後最後一難。釋迦佛已經涅槃了，我們生於佛後；彌勒佛還沒來，我們生在佛前，沒有與佛同時出世，這是學佛法的障礙。為什麼說是障礙呢？因為跟佛同時出世，你見佛聞法，當時就能斷煩惱、證聖果，因為佛是法王，能觀機逗教，他善知你是什麼根機，應著你的機說法，就得法益。佛是大醫王，你生病，遇到名醫，他知道你的病源在哪裡？一帖藥吃下去，就把病治好了。我們生在佛前佛後，障礙了。還有一種方便解釋，要挽救佛前佛後的障礙，就說佛法還住世，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雖然過去了，末法一萬年才開始，不算佛前佛後，還可以精進用功，這樣解釋自己得了安慰。以上講到自己要脫除八難，令眾生能除八難，結果自己成就的佛國，像西方極樂世界，沒有三惡道，沒有八難。

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

「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這一句話是講究持戒的功夫，最大的功夫就在「不譏彼闕」。我們不持戒則已，一持戒就要譏人之闕，這是犯大毛病，拿凡夫的眼看眾生，哪一個眾生沒有缺失呢？你自己持戒，看見別人有缺失，應該攝受他，講戒給他聽；他不聽，你得假方便。他犯戒，你沒有攝受他，就是自己的責任沒有盡到，你不生慚愧，還毀謗別人？所以自己持戒，還沒有持清淨，不是說這個犯戒，就是說那個犯戒，天天造口業，所以你自己持戒，不譏彼闕，是菩薩你成就了清淨國土。

「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經文的文法到這裡又變了，「禁」，就是戒。等你成就了國土，你的國土連犯戒的名字都聽不到，還

有犯戒的事實嗎？

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

這是行十善道的結果。你行十善道，教化眾生行十善道，莊嚴出來清淨的國土，結果來生你國土的眾生，都是行十善法圓滿的眾生。

菩薩你成佛的時候，你國土的眾生，「命不中夭，大富梵行」，這是身業，行三種善：不殺、不盜、不淫。身體不做殺生、偷盜、邪淫三種惡業，反過來就是行三種善，生到你國土的眾生，都得了好結果。「命不中夭」，「夭」，是命亡。沒有少年短命而死的。「大富」，沒貧窮的人。「梵行」，都是修清淨行的。

下面是口業，行四種善：不妄言、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

「所言誠諦」，這是不妄言的結果。生到你國土的眾生，說話很誠實、很諦實，說的都是令人相信的話。

「常以軟語」，這是不惡口的結果。惡口，罵人、出言傷人，說這一句話很勇猛，說得讓對方死了才痛快。這樣的語言，不是軟語，軟語是愛語。你惡口造得厲害，墮到耕舌地獄、拔舌地獄。等到出世為人，還有餘報，最厲害的，得啞吧；輕一點的，舌頭厚，說話不清楚；舌頭短，也說話不清楚。說話就像夜貓子叫一樣，人家不要聽，這就是惡口的餘報，所以要「常以軟語」。

「眷屬不離，善和諍訟」，這八字就是不兩舌的好果報。生到你國土的眾生，他的眷屬都不會有離別之苦，而且還「善和諍訟」，「諍訟」是論辯是非，簡單說就是兩個人吵起架來，你一說話，就調解好，因為你不

犯兩舌，有這個功德。

「言必饒益」，這是不綺語的功德。綺語，是說不正當的話。你一天到晚盡講些閒話，沒有說一句正當的話，就犯了綺語戒。你話說了一天，沒有利益眾生，盡打眾生的閒岔。反過來你不犯綺語，結果說出來的話，能令眾生得利益。

以上是口不行四惡，而行四善。

「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這是意業不貪、不瞋、不癡，不行意惡，三惡不行；反過來，就是意業的三善。嫉妒是由貪欲心起的，「不嫉」，也就是不貪；恚怒是由瞋恨心起的，「不恚」，也就是不瞋；邪見是由愚癡起的，「正見」，也就是不邪見、不愚癡。意業不貪、不瞋、不癡，行意業的三善，就不嫉妒、不恚怒、正見的眾生，來生其國。

這就是行十種善業的果報，下面再總結起來。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佛很會說法，章法嚴密得很。前面從直心起，都是淨心的法門，你要注意，這裡從直心起，把它總結起來。你怎樣淨佛國土？你先發直心，不諂曲。你發了直心、不諂曲心，才能發行，心正了，你的行門才正。

「隨其發行，則得深心。」「行」是功夫，隨你所發的行門，發心要下功夫，你能得到深心。「深心」是樂集一切善行，廣作一切功德的心。

「隨其深心，則意調伏。」廣做一切功德，你的心意就調伏。我們用功，剛才說打坐，一個散亂、一個昏沉，最打岔！心不能調伏，你修數息觀，能修上手，散亂、昏沉就可以調伏。心裡面妄念多得很，不能調伏，你廣做一切功德，把它做成習慣，深心就現前，心就調伏，因為跟佛的心相順了。

「隨意調伏，則如說行。」所行的都跟你所說的一樣，不然說歸說，行歸行，因為你不能調伏自己的妄想心；你能把妄想心調伏，行、住、坐、臥，一舉一動，都合佛法，就如說而行了。

「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你所行的功德，都迴向佛果菩提、迴向一切眾生、迴向真如實際，這是三種迴向。

「隨其迴向，則有方便。」假方便，是要利益眾生，你要迴向一切眾生，為了利益眾生，不行方便不行。

「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沒有方便法門，不能成就眾生，因為眾生難調難伏，沒有方便怎麼行呢？隨其方便，才能成就眾生。

「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再總結到寶積的問詞上，問的是如何能得到清淨佛土？你就去度眾生，調伏自己的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的淨土在哪裡？在眾生身上；佛的淨土在哪裡？在你心內。你天天度眾生，調伏自己的心，你的佛土就清淨了。

「隨佛土淨，則說法淨。」你天天清淨佛的國土，所說的都是清淨佛法，決不會貪名、貪利、貪恭敬。

「隨說法淨，則智慧淨。」大乘佛法的妙用，以利他為自利。次第是你先得了智慧，再來說法。你要曉得，智慧不容易得到，天天去利益眾生，

你說法不要貪名、貪利、貪恭敬。天天說清淨法，你的智慧就逐漸增加，增加出來的都是清淨智慧，看起來是利益眾生，實際是利益自己。

我常跟同學講，想當法師，光聽老法師給你講，能講多少經論呢？所以你要學會看註解，才學會當法師。給眾生講經，你得先看註解，結果不是先瞭解佛法，增加自己的智慧嗎？所以隨說法淨，你的智慧就清淨了。

「隨智慧淨，則其心淨。」你的智慧清淨，心就清淨。你的心裡不清淨，就是動了煩惱，不生智慧。智慧生起來，就不生煩惱，煩惱不生，智慧清淨，心不是清淨了嗎？

「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先是做一切功德成就眾生，自己的說法清淨，智慧清淨，心清淨了，你再做功德就清淨。像孔夫子到七十才用功到：「隨心所欲，不踰矩。」隨他心裡所想的，都不超出規矩之外。就是你所做的事，都是清淨的功德，因為是由你清淨心發出來，不是由名利

心發出來的。

「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這裡是結詞，所以寶積！假若菩薩想得到清淨國土，應當先淨心。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你的心淨了，佛國就清淨了。《維摩詰經》這一句經文，最合中國人喜歡大乘的根性，中國人喜歡大的，不喜歡小的，所以中國雖然建立了成實宗、俱舍宗兩個小乘的宗派，不久就失傳了。又中國人修行歡喜簡單，所以六祖一提倡頓教禪宗，馬上風行草偃，遍於全中國，中國各寺院都稱「某某禪寺」。禪宗對著根性，一言半句就能開悟，到後來參話頭，也是一句很簡單。因為禪宗適合上根利智的人，中根下根的人不能得利益，所以後來沒有善知識就不興了。另一個宗派淨土宗，念一句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是簡單明瞭，符合中國人的根性。可是《維摩詰經》這一句經文，對於淨土宗生了大障礙，你勸他念佛，

他說《維摩詰經》上有明文根據：清淨國土，就在我心裡，為什麼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清淨國土呢？他不曉得這句是總結前文，把前面的經文都忘記了。我們勸他念佛，他說這個話來跟你辯，你就反過來請問：「你的心淨了沒有？你的心如果沒有淨，你的佛土也沒有淨，你還是得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吧！」我們現在末法時代，非淨土宗，不能度眾生，遇見這種人，你就這樣答覆他。他如果又問：「念阿彌陀佛幹嘛？」「念阿彌陀佛，就是淨心的一個妙法，按事相上說，西方有個極樂淨土；按理性上說，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淨土不就在你心裡嗎？你不念佛，你的心不淨；你不念佛，就念眾生，念眾生是染污法，心不是越念越染污，怎麼會心淨呢？」

你怎麼淨其心？前面講過的，我們再講一遍，你要瞭解得實實在在，諸位要發清淨心，修清淨行，你要求淨心，我們從前面發直心是菩薩淨土那裡再看起。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我們的心怎麼不清淨呢？有了煩惱染污，什麼煩惱呢？諂曲就是煩惱，你先把諂曲的煩惱去掉，你的心淨，就佛土淨。「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我們的心怎麼不清淨呢？你不做一切功德，不修一切善行。不做功德，就做罪過；不修善行，就做惡事，你的心怎麼不染污呢？你發深心，修集一切善行，做一切功德，你心淨，就佛土淨。「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發菩提心，發大乘心，度眾生，這就是大悲心，結果你把不發大悲心的染污心去掉，你心清淨，佛土就淨了。「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我們的心不清淨是慳貪不捨，把你染污了，你要多行布施，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你不發心持戒，不修十種善業，都做十種惡業，你的心

怎麼不染污呢？不做十種惡業，行十種善業，滿了願，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忍辱度瞋恚，你動憎恨心，不能忍辱，你的心不染污嗎？你不動瞋恨，能行忍辱，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清淨。「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精進度懈怠，你懈怠放逸，不就是染污煩惱嗎？你把懈怠的煩惱度掉，不染污了，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我們的心東想西想，想得亂糟糟，那不是染污心嗎？你攝心不亂修禪定，就是淨心的法門，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正定就生智慧，智慧就度愚癡，你把愚癡煩惱的染污度掉，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你不發心度眾生，發心度眾生才度一、二個，認為了不得，

你不發四無量心，心裡就染污。你能發四無量心，把你小心眼給度掉，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要行四攝法度眾生，你不行四攝法，不假方便就是染污。能行四攝法，把染污心度掉，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方便的綱要，廣開來一切法，方便度眾生，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為什麼要修三十七道品？因為有三十七種染污法，使你的心不淨，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這裡文法變了，意思不變，你要迴向，不迴向就是染污心，迴向就心淨，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三惡八難是果報法，怎麼得到三惡八難的果報？你造三惡八難

的惡因是染污法，你不造三惡八難之因，把染污法去掉，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你要持戒，持的時候，自己持戒，不要開口毀謗別人。別人犯戒，你要發慈悲心攝受他，不要毀謗他，這樣你的心不染污，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你心不清淨，身口意行十惡就染污。你身口意廣行十善，不做十惡，染污去掉，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上面說的六度、四無量心、四攝法、一切權巧方便，都是發行，發行是由直心、深心、菩提心發起來的。說了直心，包括深心、菩提心，隨你發的直心去修行，就得了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

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得到深心，則心調伏。隨你的心調伏，則能如所說行。隨你如所說行，則能迴向。隨你迴向，則有方便。隨你方便，則能成就眾生。隨你成就的眾生，則佛土淨。隨你佛土淨，則說法淨。隨你說法淨，則智慧淨。隨你智慧淨，則心淨。隨你的心淨，則一切功德清淨。

到這裡再總結起來，「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前面從你發直心、深心、菩提心起，下面說到六度、四無量心、四攝法，一直到行十善，都是淨心的法門，心清淨了，則佛土就淨。請問你心淨了沒有？不淨有什麼法門呢？前面說的全是淨心的法門，我們依着前面說的修，我的心就會清淨，心清淨了，我的佛土就淨了，

生西方幹嘛？要知道，娑婆世界是五濁惡世，你要行六度、四攝不容易行，因為環境惡劣，處處給你生障礙，而且環境引誘人，五欲熾盛，它會牽引你行五欲之惡，使你不能行六度萬行。再進一步說，你能行六度萬行，不被五欲所引誘，生命短促，也是一個大障礙。《大乘起信論》說到這裡，就說淨土法門有殊勝的方便，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你今生能夠做得了主。依著《維摩詰經》所說的淨心的法門，你的心清淨，佛土就淨，一切大乘經都這樣說，但是千經萬論為什麼都指歸西方極樂世界呢？因為淨土法門是個殊勝的方便，在這裡五濁惡世，命濁，生命短促，到今天你還沒有真正發菩提心？真正發菩提心了，還沒有行菩薩行？真正發心修行了，能不能不被環境誘惑，五欲所牽引呢？縱然你能，還沒有修圓滿，生命到了，來生來世還能作主嗎？所以發心念阿彌陀佛，就是淨心的妙法。念一句佛，心裡不是一個淨法嗎？念念佛，不是心裡念念淨法嗎？所以《大

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叫淨念相繼，念就是心念，你的心起了清淨心。怎麼淨念相繼？念佛心不斷，清淨心就不斷，就是淨心的妙法。你自己修行，離開淨土法門，你沒有方法修行；你度眾生，離開念佛法門，沒有方法度眾生。大乘經說得很高妙，自己得不到真實利益。要度眾生，令眾生了生死、成佛道，是佛法的目的。你把目的丟掉，天天講經說法，都沒有講到結果，所以你自己要了生死、成佛道，令眾生也了生死、成佛道。佛法，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入道，但是今天末法時代，除了淨土法門，不能入道。

這是講到《維摩詰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這兩句太妙、太好了，迎合我們中國人的大乘根性，但能說不能行，心還是亂七八糟，結果不能了生死、成佛道。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

「爾時」，佛講到「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的時候，假藉一個問答，來去除一切眾生的疑惑。為什麼經文上說：「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你要曉得，三乘弟子聽佛說法，都是信心成就的眾生，聲聞是小乘弟子，都沒有疑心，大乘弟子哪裡會有疑心呢？舍利弗本來沒有疑惑，是承佛的威神之力加被，叫他動了一念，實際他是替眾生請問的。

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假若菩薩發清淨心，行菩薩行，他莊嚴的佛土，都是清淨的。「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難道世尊當菩薩的時候，心不清淨嗎？不然世尊成就的娑婆世

界，怎麼會是染污國土呢？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佛有他心通，知道舍利弗動這樣的疑念，就告訴他：「於意云何？」舍利弗，在你的心意以為如何呢？「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太陽、月亮不是很清淨嗎？可是瞎子卻看不見。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國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咎」是過錯。舍利弗回答世尊說：是瞎子自己看不見，並不是日月的過錯。

「舍利弗！」佛叫一聲當機者，就是叫我們注意。佛再跟舍利弗說法：「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眾生自己罪過深重，看不見如來的國土是莊嚴清淨的。「非如來咎」，罪過在眾生那一邊，並不是如來有過錯。「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我娑婆世界的佛土是很清淨的，只是你們眾生沒有看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為不淨，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這個時候出來一位梵王，「梵王」是大梵天王，大梵天王來了很多，各世界的大梵天王都來參加維摩法會。這位梵王的別名叫「螺髻」，他的髮髻是螺旋型，是天人的相，他看見佛的國土是清淨的，出來作證明。「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為不淨」，螺髻梵王對舍利弗說，你不要動這樣的疑念，以為娑婆世界的佛土是不清淨的。

附帶說明，釋迦佛的頭髮就是螺旋髮型，打圈轉的像個螺絲一樣，但是釋迦佛頭上的髻叫肉髻，所以造佛像頭髮一個個要圈起來，他生來就是那種頭髮，剃了頭再長出來還是那樣，中間是紅紅高出來的，就是肉髻相，叫肉髻頂相，也叫無見頂相，是三十二相之一。現在台灣建的新寺院很多，造的新佛像也多，有些人把釋迦佛的髮型，改成電燙的頭髮。釋迦佛螺旋髮型很短，弄得太長，就不是出家相，肉髻頂相沒有了。我看見曉雲法師去印度留學三年回來，出版的《印度見聞記》，書上有釋迦佛的照片，就是肉髻相。

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所以者何？」我為什麼勸導你不要動這樣的疑念呢？「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本師德號叫釋迦牟尼，翻成中國話叫能仁寂寞。我螺髻梵

王親眼看見釋迦牟尼的佛土是清淨的。「譬如自在天宮」，「自在天」，有小自在天、大自在天，小自在天是欲界天頂——他化自在天。大自在天是色界天頂——摩醯首羅天。大梵主見到的是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宮非常清淨。螺髻梵王親眼看見釋迦牟尼的佛土娑婆世界，就像大自在天宮那麼清淨。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舍利弗說，你見到的娑婆世界國土和我不一樣，所以我才起疑念。「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我看見娑婆世界國土，到處是「丘陵」，高的山。「坑坎」，低的土坑。「荊棘」，長些亂七八糟帶刺的草。「沙礫」，沙子和碎石頭。是泥「土」，是「石」頭，

還有「諸山」，很多的山。「穢惡充滿」，全是骯髒的東西，充滿了世界，我看見的佛土娑婆世界是這樣，哪裡清淨呢？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這就是眾生過，非如來咎，螺髻梵王說：「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是佛稱呼的，梵王不敢直接叫舍利弗，客氣尊稱他為「仁者」。仁者你是證了阿羅漢果的人，沒有聽見佛的開示叫我們要平心，不依佛的智慧來用功，心不平，才有高有下，所以見的佛土才不清淨。

《普門品》最後出來讚歎的持地菩薩，他發心做苦行，天天拿著工具

平地，佛說：「你在做什麼呢？」持地菩薩說：「我在平地。」佛說：「你想平地，先平其心，心平地就平。」持地菩薩聽見佛的開示，迴光一照，照到自己的心平了，大地都平了，這就是說你的心不淨，你見此土才不淨。

下面應該是「佛言：舍利弗！」，順著梵王說的道理，佛再講給舍利弗聽。「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菩薩對於一切眾生都是發平等心。「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甚深的清淨心，是依佛的智慧發現的。你能依佛的智慧，發現甚深的清淨心，就能看見佛土清淨。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佛說了上面一段開示，下面才顯神通，不然

把那一段話，當成是梵王說的，釋迦佛以腳指按地顯神通，就太突然了。佛本來是盤腿趺打坐，這時候把腳放下來，以腳指按到地上。「即時三千大千世界」，當下三千大千世界變了樣子。「若干」是說不出來數目。「百千珍寶嚴飾」，說不出來有百千種的珍寶，莊嚴裝飾出來這個娑婆世界，像什麼樣的莊嚴呢？「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好像寶莊嚴佛，以無量功德寶莊嚴出來的國土，遍地都是珍寶。佛的清淨國土，西方極樂世界、東方琉璃世界也是這樣，不過寶莊嚴佛的寶莊嚴土，珍寶更多就是了。「一切大眾嘆未曾有」，不但舍利弗一個人看見，在法會的大眾看見了，都讚歎從來沒有看見過娑婆世界這樣的莊嚴。「而皆自見坐寶蓮華」，除了看見娑婆世界變成清淨國土，自己的身體也變了，都坐在寶蓮華上面。

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

佛告訴舍利弗說，你先看一看這個佛土的莊嚴清淨。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唯然」，是的，世尊，我從來所沒有看見過，從來所沒有聽到過。「今佛國土嚴淨悉現。」現今佛國土的莊嚴清淨都顯現出來。

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

「佛語舍利弗」，佛告訴舍利弗說，「我佛國土常淨若此」，不是暫

時的，叫「常淨」。不是我今天腳指按地，顯神通變出來，國土暫時的清淨，我的佛土長遠是這樣清淨。

「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釋迦佛的依報國土，長遠是清淨國土，為什麼現不淨充滿的國土？因為要度下劣根機的眾生，才示現眾惡充滿不清淨的國土。

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

「譬如諸天共寶器食」，同樣都是天人，福報不一樣。比如我們吃飯用的飯碗，最高明是用盜做的，天人吃飯的碗，是用七寶做的寶器，大家共一個寶器吃飯。「隨其福德飯色有異」，隨著各人的福德，吃的飯不一樣的菜色。這就是與個人的福報有大關係，釋迦佛給你現清淨的國土，下劣眾生看見的，還是穢惡充滿的國土，因為沒有享受清淨莊嚴的福報。

講到這裡，說幾句勸修的話：我們用功修行，修慧還要修福，你沒有福報，走到哪裡，衣食住都不具足。讀了三、四年佛學院，也要有福報，你沒有福報，上不了佛學院。你要是沒有福報，不但佛法學不了，衣食住都成問題。沒有福報的人，什麼時候都是遭饑荒，米再便宜，他還是沒錢買，沒飯吃；布再便宜，他還是沒錢買，沒衣服穿；房屋再便宜，他還是沒錢買，沒有房屋住，衣食住都成問題，因為他沒有福報。現在縱然真正遭了饑荒，鈔票貶值，什麼東西都漲價，有福報的人，沒有感覺現在米貴，是我們沒有福報的人在驚慌，有福報的人管他漲到一千五、二千五，他根本不注意這些事情。你就知道福報要緊，不要怨天尤人，怪誰待你不公平，要迴光返照，自己好好用功，求福求慧。

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修行，你先淨心，跟著前文說，假若你的心清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你就看見這個國土的清淨莊嚴。現在就說佛顯神通，用腳指按地，大地都變成清淨莊嚴，眾生就得到大利益。

這個道理有個證明，出家人的福報，是住清淨寺院，大陸上的寺院，都是大寺院，一個寺院有幾百間房，但是大陸上當兵的不信仰佛教，戰亂時，寺院成為軍隊的營房。軍隊一到來，先住到寺廟裡，出家人惹不了，趕快搬走讓軍隊住。軍隊住了一個禮拜走了，全寺院變了形，垃圾滿院，玻璃都破了，怎麼這麼骯髒呢？軍人沒有清淨福報。七天過後軍隊走了，出家人又把它收拾得乾乾淨淨，因為出家人有清淨福報，我在大陸上就有這種感覺，所以福報最要緊。

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

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
「將」是率領的意思。這就是《維摩詰經》的當機者寶積，所率領的五百長者子，都得到無生法忍。忍是忍可、安忍。忍可，是對無生法親自認識，得了智慧；安忍，是對於無生法安住不動，得了定力。無生法忍是對於無生法，得了定慧一如的功夫。他怎麼得了無生法忍呢？五百長者子來到法會的時候，寶積長者子就說：我們這五百個長者子，都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來的，因為這是大乘法的功夫，他先發了菩提心，才能證到無生

法忍。

「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看見佛嚴淨國土，是發了菩提心，修菩薩行得到的，所以要想修菩薩行，得先發菩提心。八萬四千人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但是跟長者子得了無生法忍，功夫差了一步。

「佛攝神足」，「攝」是收起來。佛把腳收起來，仍然盤著腿坐著，「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於是世界恢復骯髒的世界。

這一恢復，又有人得利益了，根機再差一點的，就是求小乘的。「求聲聞乘，三萬二千諸天及人」，天上的眾生，有求小乘的；人間的眾生，也有求小乘的，有三萬二千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所以佛說法，以因緣生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現神通，一樣看見神通，各類眾生感覺不一樣。佛腳指一按地，大地變成清淨；佛把腳收起來，又恢復骯髒的世

界，可見世界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

親見無常的實相，天人有三萬二千人，他們得到利益，證了初果。「遠塵離垢」，「塵」是染污，「垢」是骯髒。初果聖人叫須陀含，他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就是遠離了塵垢，六根不去攀緣六塵。「得法眼淨」，證初果，親見四諦法之理，見法明了，叫「法眼淨」。這是求小乘法的根機，天人有三萬二千人，都證了初果。

「八千比丘」，還有修小乘法，已經出家受比丘戒的比丘，這時候都進步了。

對於外面一切諸法，自己內心裡有一個領納：苦，領納到苦；樂，領納到樂；不苦不樂，領納到不苦不樂，這叫「善受」。

「不受諸法」，這時候八千比丘已經證到我空，不領納一切諸法，誰去感覺到苦，感覺到樂呢？「漏盡」，「漏」是煩惱的異名，見思二惑煩

惱，統統斷盡。「意解」，就是心開，小乘開悟，初果也可以說意解，但是他的漏不盡。這時候，八千比丘已經漏盡意解，就是證得四果阿羅漢。講到這裡，佛國品第一講完。

正宗分三大科，第一大科講完了，科文要記住，釋迦佛親自說的《維摩詰經》，就在佛國品後半品，說的是：心淨，即是佛土淨。佛土淨是佛國的果，心淨是佛國的因，你的心淨，即是佛土淨，如是因，如是果，但是因果都是不可思議的，雖然半品經文很短，你一定要把文義領納到心裡。怎麼心淨，即是佛土淨？怎麼諸佛國土，建築在眾生身上？你要去行菩薩道度眾生，度眾生要心淨，要建築在自己心裡，這就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都是不思議的道理。

下面「方便品第二」，維摩詰居士才出場，從下面起是正宗分第二大科，一共有九品經文，都是講維摩詰居士助佛闡揚法化，說不思議解脫佛

國之因果。「助」是幫助，「佛」是釋迦牟尼佛，「闡揚」是弘揚，「法」是嚴淨佛土之法，「化」是教化一切眾生。還是跟著正宗分第一大科來的，第一大科講的是不思議的因果，下面第二大科九品經文，完全是維摩詰的公案，統統講的不思議佛國因果的道理，大綱要記到心裡，不然你看到後面，忘了前面。

方便品第二

爾時，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

「爾時，毗耶離大城中」，「毗耶離」叫廣嚴城，廣大莊嚴的一個城市。「有長者名維摩詰」，講題目時講過了，「維摩詰」，翻成中國話叫「淨名」。這裡要注意，維摩詰是個長者，不是長者子，長者就是老居士，不是青年居士。這時就把《維摩詰所說經》，正式舉出來了。

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

「已曾供養無量諸佛」，這是說維摩詰的善根深厚，曾經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植」是種植，「善本」是善根，就是深種善根。

得無生忍。

「得無生忍」，跟前面五百長者子得無生忍是否一樣呢？名字一樣，淺深不同。我以前跟諸位同學講過。無生忍，由淺至深，有三個位子：一、證到十住位，就得無生法忍。二、登了初地，得無生法忍。三、證得八地，得無生法忍。初住位證無生法忍很淺，叫相似的無生法忍。不要說初住位，三賢位菩薩所得的法，都是相似佛法，沒有親證法身，他看見法身，如隔雲望月。登了初地，得了無生法忍是親證，他證得一分，二地又證得一分，到了八地，無生法忍證圓滿了。那麼九地、十地，圓滿上再加圓滿，但是到八地無生法忍已經完全證得。但是我講的這個道理沒有判教，就是普通的大乘道理，是根據哪個註解講的，我現在想不起來，可能是依著淨土宗的註解，因為淨土宗生到西方見佛聞法，證無生忍，可能解釋這個道理。我過去講的只作參考，不要取消，不作這裡的註解。

這裡依著天台智者大師《文疏》的解釋，他說這個無生法忍，是圓教

初住位的菩薩可以證，初地菩薩可以證，沒有說八地菩薩可以證。但是判教則不同，七地菩薩證得無生法忍，是通教菩薩；初地菩薩證得無生法忍，是別教菩薩；初住菩薩證得無生法忍，是圓教菩薩，證得無生法忍是一樣的，因為判教不同，菩薩的地位，有高有下，有淺有深。

維摩詰長者證得的無生法忍，按智者大師講，不能再叫無生忍，因為圓教初住、初地菩薩，就可以證得無生忍，長者維摩詰已經成佛，是金粟如來示現等覺菩薩，所以應該叫寂滅忍。寂滅忍，分上中下三品：十地菩薩，證得下品寂滅忍；等覺菩薩，證得中品寂滅忍；成佛，證得上品寂滅忍。要是按已經成金粟如來，他得了這無生忍，就是上品寂滅忍；要是按他現在示現等覺菩薩，是中品寂滅忍。我們講經，自己沒有證聖果，得依著過去祖師的註解作根據，天台智者大師的《文疏》是這樣解釋的。

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

「辯才無礙」，證得無礙的辯才。「遊戲神通，逮諸總持」，以神通作遊戲，叫遊戲神通。「逮」字作「並及得到」講，並及得到總持法門，總一切法，持無量義。就是他每說一種法，就含攝一切法；每說一種義理，就含攝一切義理，他得到了這個總持法門。

獲無所畏，降魔勞怨，

「獲無所畏」，就是四無所畏，無所畏有菩薩的四無所畏、佛的四無所畏。按他本位金粟如來，得的是佛的四無所畏；按他示現等覺菩薩，得的是菩薩的四無所畏。

「降魔勞怨」，梵語「魔羅」，簡單翻譯成「魔」，中國話叫害，他是害眾生的善根，害一切善法。「勞怨」，還是魔。「勞」是擾亂之意，

魔能擾亂你的一切善法，叫你求智慧求不成功，種善根種不了，修善法修不成。「怨」是冤家，單跟眾生作對，跟眾生為仇，眾生要成佛，魔非擾亂你不可。魔能給眾生做怨家，所以叫勞怨。維摩詰長者，能降魔勞怨，魔，魔不了他。

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

這幾句都是讚歎維摩詰的善根功德。「入深法門」，深入大乘圓教的法門。「善於智度」，證得了般若度，叫做智度。「通達方便」，因為他入了深法門的般若度，才能通達方便法門。方便法門，是由智慧度開出來的，所以講六度，只有般若度，沒有方便度。講到十度，把般若度再開成：「慧、方、願、力、智。」用方便不能亂用，應該用什麼方便，就用什麼方便。用出這個方便，能令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就是已經通達了方便法

門。「大願成就」，大願就是菩提願，度眾生的大願，第一條，眾生無邊誓願度，眾生無量無邊，我誓願度盡一切眾生，這不是大願嗎？這個時候，維摩詰長者的大願成就了。

明了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

「明了眾生心之所趣」，眾生一生心動念，他的心想到善法上，想到惡法上，維摩詰都知道他心念的趣向，應機說法，才沒有錯誤。

「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你去度眾生，這是個利根眾生，你給他說遲鈍的法門，眾生不得利益，而且誤了他的善根。這是個鈍根眾生，給他說頓超的法門，也不得利益，還是誤了眾生。對於利根眾生，不說頓超法門，叫「失人」，你對於這個人有所損失，人家善根銳利，你為什麼不說頓超法門？對於遲鈍的眾生，你跟他說頓超法門，叫「失言」，你不應該跟他

講這麼高的法，你跟他講了半天，冤枉費力氣。所以維摩詰能觀機逗教，應根說法，這都是讚歎維摩詰長者，弘法利益眾生的功德。

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

「久於佛道」，他本來是金粟如來，示現等覺菩薩。「心已純淑」，「純淑」是純淨善淑，純淨之善，就是他已經通達了佛道。又他對於大乘法見證分明，能獅子吼，叫「決定大乘」。

諸有所作，能善思量。

「思量」是善分別，他對眾生說法的事情，都能善加分別。

住佛威儀，心大如海。

「住佛威儀」，講他的外表，行住坐臥四大威儀，都跟佛一樣。「心

大如海」，講他的內心，像大海一樣，甚深廣大，含容一切功德。

諸佛咨嗟！

「咨嗟」是讚歎，諸佛都讚歎維摩詰功德不可思議。

弟子、釋、梵、世主所敬，

「弟子」，就是聲聞弟子、諸大阿羅漢。「釋」，欲界帝釋天。「梵」，色界大梵天。「世主」，就是釋梵，帝釋天也算世主，大梵天也算世主，每一個佛出世，他們都代表眾生出來請法。要是分開來講，世主就是國王，統統恭敬他。

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

維摩詰要度普通的凡人，以善巧方便，示現長者身，居住在廣嚴城。

下面就是維摩詰善巧方便度眾生，他用六度法門，也是善巧方便的用。

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

「資財無量，攝諸貧民。」是布施度。一個等覺菩薩現長者身，要那麼多錢作什麼呢？因為要度貧民眾生。貧民沒有飯吃，哪裡有時間聽佛法？貧民沒有衣服穿，冬天凍得要命，怎麼能學佛法？你叫他來講堂聽經，也坐不住。你是個大財主，得先拿資財來攝化貧民，就用四攝法的布施攝。

「奉戒清淨，攝諸毀禁。」是持戒度。「奉」是奉行、受持。「禁」就是戒。維摩詰奉行受持戒律，非常清淨。因為有毀齋犯戒的眾生，看見

維摩詰長者受持戒律非常清淨，就不敢毀戒，他就把眾生攝化了。

「以忍調行，攝諸恚怒。」忍辱調順之行，這就是忍辱度。眾生發脾氣，你也跟著發脾氣，只有跟他打架，怎麼能度他呢？你能行忍辱，就能把瞋恚攝化住。

「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以最大勇猛的精進之力，攝諸一切懈怠放逸的眾生。

說一個我自己親身的經驗，讓你們知道要想攝諸懈怠，自己要精進。我在民國二十四年朝普陀山下來，接著就去朝九華山，先去拜肉身塔，那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就是金喬覺坐化以後肉身不壞，修了一個肉身塔，朝九華山的人，都會去拜肉身塔。我到那裡，想著我朝山來一趟不容易，於是打了一個地藏七，怎麼打法呢？我就念地藏菩薩的聖號，按靈巖山寺念佛的規矩，一點半鐘一枝香，我一天念六枝香，上午念三次，下午念三

次。我先繞著念半點鐘，再坐著念半點鐘，起來再繞半點鐘，一點半鐘過去，休息半點鐘，這樣一枝香、一枝香的打。我是自己要用功，想在地藏菩薩肉身塔種點善根，不曉得竟攝化了懈怠的眾生。去九華山朝肉身塔的出家師父，是沒有人管的，睡覺沒有榻榻米，只有稻草編的蓆子，墊在那裡不涼就是了。四個殿角都可以睡，肉身塔沒有飯吃，吃飯得到山下叢林去趕齋。這些菩薩等著過七月三十日地藏法會，有信徒來拜肉身塔，見出家人來都結緣，可以化幾個錢。他們都是朝山的老修行，先朝九華山，後朝普陀山，再朝四川峨嵋山。但是他們來得早沒有事，就在那裡睡覺，道場的蓆子睡得也很好，七月天氣很熱，也不必蓋被。他們看見我在那打七，一枝香一枝香的念，不好意思睡了，就這麼引起他們都精進用功，就像各顯神通一樣，有的念經，有的念佛，有的打坐，反正都是老修行，各人都有一點功夫，一直到我打七圓滿，大家都跟著用功，我感覺很歡喜。後來

我深深感覺，你想叫別人用功，得自己領頭用功。我一再跟諸位講，你畢了業發心開佛學院，要以身作則，你不以身作則，你叫別人精進用功，自己懈怠放逸，學生怎麼聽你的？要記住這些話，這是我親身的經驗。

「一心禪寂，攝諸亂意。」這是禪定度，禪定就是寂滅的意思，就是禪寂。「攝諸亂意」，禪定能攝持散亂心的眾生。

「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這是般若度，以決定大乘智慧，來攝化沒有智慧的眾生。

下面再說維摩詰示現在家人，下面就是料揀這個道理。

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

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

「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白衣」就是在家人。雖然維摩詰是在家人，他奉行的是沙門出家人的清淨律行。

這一句你們要記住，你們要發心講《維摩詰經》，為什麼講《維摩詰經》的人很少呢？法師以為講《維摩詰經》，會增加居士的我慢，因為經文裡面維摩詰居士，見了這個比丘也呵斥，見了那個比丘也開示，那麼了不得，不可一世。本來我們中國的居士就貢高我慢，講《維摩詰經》再舉出個居士頭出來，不是更增加我慢嗎？其實這是誤解，我來台灣，到基隆十方大覺寺講了一遍《維摩詰經》。大覺寺是一個居士發起的，他跟大覺寺靈源和尚講，要請我講《維摩詰經》。這位居士要請我去講的背景，是大覺寺的那些比丘好像是壓抑居士，認為：「你是個居士，我們是比丘。」

這些比丘差不多都是當過兵退役的，這位居士根本瞧不起，他本來是存這個心：「你剛剛剃了頭，換了衣服就當比丘，懂得什麼？我請人來講《維摩詰經》，你們比丘聽看看，我們居士是什麼樣子！」我就應邀去講，講到經文：「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這裡，就多講幾句：「你跟維摩詰居士比，維摩詰雖然是白衣，他奉行的是出家戒律，你們居士奉行出家戒律了嗎？」請我講《維摩詰經》的這位居士要受五戒，只能戒殺，還不能吃素。我講開示：「你連吃素都不能吃，出家的戒律能持嗎？你貢高我慢個什麼？」自從聽《維摩詰經》以後，再沒有聽他說貢高我慢的話，再沒有批評大覺寺的比丘。所以諸位有因緣，儘管發心講《維摩詰經》，給居士聽了生起慚愧心。

「雖處居家」，「處」是居住，「居家」是在家。雖然維摩詰居住在家，「不著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他都不執著。

「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維摩詰有太太、兒子，是示現的。他常行沙門的清淨律行，怎麼能淫欲呢？居士可以正淫，但是他連正淫都沒有，叫「梵行」。

「現有眷屬，常樂遠離。」維摩詰雖然示現有太太、小孩，常常歡喜遠離他們。

「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然有七寶的裝飾品，莊嚴到他身上，但這是用相好來莊嚴身體，並不是執著七寶的飾品。

在這裡諸位同學要注意，我們中國大乘法師講經，要穿黃海青，搭大紅祖衣，掛大念珠，這都是要莊嚴。你一執著就變成裝飾，不執著就是相好嚴身。因為當個法師，要出眾；不是法師，叫隨眾。這兩個名詞記清楚，出眾要超出大眾，令人一看，這個出家人跟大眾不同，別人都穿黑衣服，他穿黃衣服；別人都披咖啡色的袈裟，他搭大紅祖衣；別人都掛小念珠，

他掛大念珠，這就是相好莊嚴特別出眾，使眾生成對講經法師生起信心，好安心聽法。你不好好用功學講經，盡先去做黃海青，做大紅祖衣，掛好的掛珠。你不會講經，盡考究這些裝飾，不是顛倒嗎？

「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維摩詰示現一個凡人，要吃飯，也要喝茶，但是他以禪悅為食，不執著飲食之味。

「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博」是賭博，「奕」是下棋，「戲」是唱戲。維摩詰為什麼要示現居士身？乃度眾生善巧方便，因為出家比丘要保持出家戒律，不能到這些不好的場所去。那麼這些下流的眾生沒有人度了，你叫他上寺廟，他不來，所以維摩詰要現居士身，去度這些賭博、下棋、唱戲處的眾生。

下面九品經文，是維摩詰助佛闡揚不思議佛國因果的道理，第二方便品，就是個菩薩示範，你要想當菩薩是什麼樣子？就是維摩詰這個樣子。

他是示現的菩薩隨類現身，所以不能示現出家相。這些地方出家人不能去，他是在家居士可以去，但是他去不是要賭博、下棋，也不是唱戲，是要度眾生。

「受諸異道，不毀正信。」「異道」是各種外道法門。維摩詰長者什麼都學，結果不會破壞他的正信，要拿正信度這些外道。

「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世典」，是世間法的書籍。維摩詰為度世間的眾生，世間什麼書都研究，但是他常常好樂佛法。

你看過去大祖師的註解就知道，大祖師都通孔、孟、老、莊之道，中國最高的學問，世間的書籍，沒有不通的，不然在中國不能弘法。現在是科學、哲學時代，你不通科學、哲學，不能弘揚佛法。我們現在大乘佛法，弘揚不到世界上，因為科學我們不懂，哲學我們不懂，就是世典不明，懂得世典，那是善巧方便。

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諸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姪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剎利，剎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

「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因為這樣，一切眾生看見維摩詰都很恭敬，講這一句要依著《普賢行願品》：「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維摩詰長者常樂佛法，以佛法供養一切眾生，這是供養中最上的供養。

「執持正法，攝諸長幼。」維摩詰執持佛的正法，攝化長者、幼者。「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治生」，是做生意、做買賣。「諧」是和諧。「偶」是獲利。維摩詰雖然示現做生意、做買賣，得到世俗的財利，但是維摩詰不以賺錢為目的，賺了錢是為了攝化貧民。

記著，不要學反了，我們不是白衣，是出家弟子，不可以做生意、做買賣，不可以種田種地，不可以貪圖俗利。賺了錢供養三寶，戒律上有嚴格的規定，你去做生意、做買賣，賺來的錢裝佛像，要給你做羯磨，任何人都不許拜你裝的佛。不然，例子一開，出家人有藉口，去做生意、做買賣，大家都振振有詞，說他賺錢是為裝佛像，誰也不敢惹他。你賺了錢裝佛像，

是犯戒裝的，佛像任何人不能許拜；你要印經，任何人不能許看。要等到你死了，才准拜你裝的佛，看你印的經。這就是嚴格規定出家人，不可以做生意、做買賣，不可以貪圖俗利。

「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四衢」是四街。維摩詰天天逛馬路，他逛馬路是為多多利益眾生。

「入治政法，救護一切。」維摩詰也示現去做官，去做官是為救護一切眾生。但是不懂佛法因果的人，做了官都害眾生。所以古人有一句話：「公門之下好積德。」在家居士可以做官，你有權勢，正好救度眾生。

「入講論處，導以大乘。」維摩詰到開辯論會的地方，引導大眾歸入大乘佛法。

「入諸學堂，誘開童蒙。」「童蒙」是小孩子。維摩詰到學堂裡，善於誘導小孩子。你直接講佛法，小孩子不接受，要用方便引誘他接受。

耶穌教有這個方便，小孩子一星期上六天學，沒有時間來聽講道。他們到星期天開講會，單招待小孩子來聽講道，一個人先發一包餅乾，下一個星期，一個人發一個雞蛋，小孩子都喜歡來，結果這些小孩子正在吃的時候，就會劃「十」字，這就是善於引誘他們。我們佛教有這句經文作依據，大家不去做這個事，說好聽，都關著門修行；說不好聽，吃了飯懈怠，要做的事沒有做。

「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婬舍」是妓女賣淫的房子。這個地方，維摩詰是居士可以去，去了跟妓女講開示：淫欲罪過很重，你當淫女，造很多的業。

「入諸酒肆，能立其志。」「酒肆」是賣酒的店。出家人托鉢時，不托賣酒店的鉢，連門口都不能站，怎麼能進去呢？但是賣酒的店，維摩詰可以進去，勸賣酒的，將來有因緣不要賣酒，因為賣酒害一切眾生。按戒

律，喝酒犯菩薩戒，你自己不要飲酒，飲酒昏神亂志，要建立眾生正大的志願。

前面都是他的善巧方便，下面隨類現身。

「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維摩詰示現長者身，在長者中，是最尊貴的長者。因為在印度，長者要具足十德，有大學問的人，才能稱長者。你的學問最大，那是世間的學問，並不殊勝。「為說勝法」，維摩詰能講最殊勝的大乘佛法給眾生聽，因此大家都尊重他。

「若在居士，居士中尊」，這不是優婆塞、優婆夷，印度有一種居家修道之士，並沒有受佛戒，這一類人叫居士，維摩詰在居士中稱尊。「斷其貪著」，居士叫他受五戒，他不受，因為他貪著五欲之樂，所以要斷其貪欲執著，勸他修道。

「若在剎利，剎利中尊」，「剎利」，叫做剎帝利，翻成中國話叫「田

主」。印度田地都歸國王所有，種田的人叫農奴，跟我們中國種田的農夫不同。刹帝就是全國的田地都歸他所有，是個國王。維摩詰也做國王，是國王中最尊。一般人做了國王，會發脾氣，一發脾氣，國跟國就打起仗來，殺無量眾生。《梁皇寶懺》說：「天子一怒，伏屍萬里。」一個大國王發了脾氣，一萬里那麼大的地面，都趴著死屍，都給打死了。攻城之戰，殺人盈城；攻野之戰，殺人盈野，都是國王做的惡。「教以忍辱」，維摩詰勸其他國王說：你為什麼要打仗呢？有一點不順心，你能忍辱，就不會打仗了。

「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脾氣最大的是國王，我慢心最大的是婆羅門，在印度有四大種族，嚴格的分別，婆羅門的地位高過國王、大臣。他是最高的一族，養成一種我慢，認為他了不得。維摩詰示現到婆羅門裡面，教化婆羅門除我慢的煩惱。

「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維摩詰也示現做大官、當大臣，教化大臣學佛的正法。

「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王子」是國王的兒子。維摩詰也示現做王子，教化王子盡忠盡孝。

「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外國國法，取七世真正不邪淫有德者為內官，委信入宮，整理內事，國君以為親要心祕也。維摩詰到內宮後院去，他示現內官，是內官中尊，宮院裡面的宮女很多，維摩詰就以正法教化他們。

「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庶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維摩詰示現普通的老百姓，是老百姓中尊，能令眾人上供三寶，下濟眾生。

「若在梵天，梵天中尊」，「梵天」是色界天。維摩詰生到色界天，初禪、二禪、三禪都是最尊。「誨以勝慧」，生到禪天的眾生，都有禪定

的智慧，但這是三界以內的智慧，並不殊勝。維摩詰教給梵天出世間的大智慧，叫「勝慧」。

「若在帝釋，帝釋中尊」，帝釋是欲界第二層天帝釋天，天上的壽命很長，欲界天五欲之樂最勝最妙。《華嚴經賢首品》說一個比喻，帝釋天有九十二億個太太，五欲之樂多勝，但是他忘記了無常，以為天上的壽命長，永遠活下去。「示現無常」，維摩詰示現天人有五衰相現，福報享盡，一樣墮落下去。

「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護世」，即四天王，這是欲界第一層天。維摩詰示現在四天王天最尊，能護持一切眾生。

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這是總結前文，隨類現生都是維摩詰的無量方便，要多利益一切眾生。

其以方便，現身有疾。

說到維摩詰是長者身，而且現在生病，前面說他功德無量，地位不可思議，怎麼生病呢？也是善巧方便示現生病，他示現生病作什麼呢？

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

為饒益眾生，維摩詰不示現有病，大家不來看他，他不能跟大家說身體生病的法，來這麼多人作什麼？所謂：「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因為他過去到處跟人家結緣，他有了病，大家都來看他的病。

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疆、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

「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這是總標。維摩詰是金粟如來現身，在他的本位上是佛，示現疾相的位，是等覺菩薩，怎麼還會生病呢？示現的。為什麼示現生病？為了教化眾生。因為維摩詰不示現身體有病，大家不來看病，平時說這些話，他們不愛聽。這時候正好他們來探病，就現身說法，跟來探病的人，說身體有病的法，你們看看我生病，苦不苦啊！你們得迴光返照，照你有這個身體，身為苦本，就說起法來了。

所以說法從這裡講起，稱呼大家一聲：「諸仁者！是身無常、無疆、無力、無堅，速朽之法。」這是總標身體是無常之法，不常住的，所以古人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以為要住世一千年，不曉得身體是無常之法，人生不過一百年。有人說：「現在生活提高，醫藥進步，活一百歲以上的人很多。」這是常見，你學佛法沒有學到心裡，生命很短促，就在呼吸之間，你一口氣呼出去，吸不回來，生命就結束了，這叫作無常

觀。不然你心裡想：大家都活一百多歲，可能你還活到二百多歲呢？。

下面「無疆、無力、無堅，速朽之法」，都是解釋無常。

「無疆」，「疆」就是強，現在就不健康。有的人身體很健康，你能比那個身體弱的還先死，你不要執著身體很強健。這個大家聽得懂，身體弱的，生命可能超過身體健康的。因為身體弱的不敢大意，一冷趕快穿衣服，一不舒服，趕快找醫生，不敢亂吃東西。耶！他的生命延長下去。你因為健康，什麼都不在乎，冷不在乎，熱也不在乎，生病不找醫生，就拖了過去。好了，說死就死，生命還是在呼吸之間，因為它本身就不是強健之法。

「無力」，沒有力量。你說你的力量很大，暫時的，等到你一口氣呼出去，吸不回來，你的力量一點都用不上，所以不到臨死的時候，你的辦法多、力量大。等你躺在牀上，要死的時候，什麼辦法都用不上，什麼力

量都沒有，身體根本就是個無力的東西嘛！

「無堅」，沒有堅實。一口氣不來，死了，就趕快埋到土裡面，或趕快去火葬。不埋、不燒，臭死人！一堆爛肉，什麼堅固的東西都沒有。

「速朽之法，不可信也！」「速」是很快，「朽」是敗壞。骨頭最堅固，也是速朽之法，何況是血是肉呢？所以一定要作無常觀，你不要自信身體強健、有力量、堅實、不朽不壞，身體不是常住之法，很快就敗壞，是無常的，你不要相信身體是真實的我。

為什麼要說身體有病的法呢？因為要破我執，先破身見。我執，外面執著身體，裡面執著心——五蘊是我。裡面的心有受、想、行、識四個法。受、想、行、識執著得不重，執著最重的就是身體，以為身體就是我，怕它冷到、熱到、餓到、渴到，還要給它種種享樂，都是為身體。所以要破除眾生的我執，先破除眾生的身見。

這個道理你要記住，這就是破除我執，因為這是跟一般在家信徒講的。前面來的，沒有出家弟子，都是維摩詰結緣的在家弟子，最高的是國王、大臣，最下的是普通人民。在家弟子我執沒有破，要破我執，先破身見，身見不破，我執永遠不會破。所以先觀身體無常，不要相信自己的身體可以常住，我執就可以打破。

「為苦為惱」，凡夫沒有不愛護自己身體的，因為有身體住世才能享樂。不曉得沒有快樂好享，你有這個身體，身體是苦惱的根本，它叫你受苦、受惱。苦者逼迫為義，逼迫著你的身體叫「苦」，逼迫你的心亂叫「惱」，因為你身體受了苦，心裡才生煩惱。我們聽了佛法，就觀想：假若我沒有身體，苦誰了？惱誰了？我沒有身體，沒有我了，苦個什麼？惱個什麼？因為你執著有個身體是我，才受苦、受惱。

「眾病所集」，一切病都聚集在身上，地水火風四大種，有一大種不

調，就生一種病；四大種不調，就生四種病。每一大種，再生出來一百種病，一共生四百種病，這還是總說。其實內症外科統統聚集到你的身體上，你沒有身體，誰生病呢？愛護它作什麼？

這就是維摩詰居士先總說身體無常的道理，可是平常說，他們不愛聽。示現有疾，他們來探病才講，只好耐煩聽。正文一直到這裡，是總說，下面再勸導。

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燄，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是身無

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如風。是身無人，為如水。是身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為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為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是身無定，為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

「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怙」就是恃怙，父母愛兒女的心叫恃怙。你愛你的身體，如同父母愛兒女一樣。明智的人不會愛護它，因為身體無常，愛它作什麼？所以此身，愚癡的人才愛護它，明智的人不會愛護它。

觀身無常，下面再分別解釋。身體要不得，要把身見打破、觀空。「是

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撮」是抓取，「摩」是撫摸，「聚沫」是海裡海浪打的水沫，一大團、一大團，看似有個東西，你伸手抓，抓不起來；你伸手摸它一下，一摸，沒有了。身體不堅固，就像聚沫一樣。好在我們有眼睛能看見外面的環境，要是看不見的話，你碰到什麼地方都會受傷，身上的皮一擦就破，最不堅固，就像那聚沫一樣，不堅實。

「是身如泡，不得久立。」「立」是佇立，水上起的泡有形體，但是一會兒泡一塌就沒有了。身體也是這樣，看是有個身體，等到一口氣不來就完了。

「是身如燄，從渴愛生。」煩惱是從外境逼迫來，還有自己的內心生出的。淫欲煩惱如燄，像火燒人一樣。哪來的淫欲煩惱，燒得心裡難過？因為父母沒有渴愛，不會生小孩。按佛法上講：它是三法合成坐胎，我們自己的業識，看見父母行淫，動了渴愛之心，才去投胎。它本來從渴愛生，

父親之法，母親之法，自己的業識三法合成，生出來一個人。人從渴愛生的，怎麼沒有焰火呢？除了叫你受苦，叫你煩惱，沒有一點好處。

「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芭蕉很粗，像一根柱子，你去剝，剝了一層，再一層，剝到最後沒有心。人的身體，除了皮、血、肉，就是骨頭，把骨頭分開，沒有了，中間沒有堅固的，像芭蕉一樣。

「是身如幻，從顛倒起。」人的身體，如變幻術變化出來的幻境，本來沒有東西，他給你變個東西出來，眾生看著他幻化生了個東西。比方這裡沒有馬，他變化出一匹馬來，愚癡人把它當成一匹真實的馬，這就是眾生起顛倒知見。

「是身如夢，為虛妄見。」這個比喻最切實際，我們人人都會作夢，遇見順境的夢，你會笑；遇見不順的夢，你會哭，因為你把它當成真的。等你醒了，才曉得沒有快樂的境界，也沒有悲傷的境界，本來是從你夢心

見到的夢境。作夢的心，不是虛妄之見嗎？我們現在睜著眼作夢，你看著有一個身體，跟作夢的境界一樣。

「是身如影，從業緣現。」因為你造了業因，由業緣才生出來這個虛妄的假身體，身體就像我們造出來的影子一樣，雖然看起來有一個身體，但那是個影子，沒有實在性。怎麼會造出來沒有實在性的影子呢？因為影子是在太陽底下，或是在燈光底下照出來的，所以身體的影子，是從業緣生的。

「是身如響，屬諸因緣。」「響」是山谷裡面的回音，你到高山上，山谷很深，你在這邊叫一聲，山谷那裡應一聲，並沒有人回應你，可是怎麼會應得那麼清楚呢？它是一個因緣，你在這裡叫是因，深谷是緣，由這個因緣就生出來一個回響。由因緣生出來的身體，跟山谷的回音一樣。

「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人的身體，就像天上的浮雲，你看有個

東西，一轉眼滅了，因為浮雲是隨著風力轉變的。

「是身如電，念念不住。」人的身體，就像天空將要下雨時的閃電，先掣一個電光，有沒有電光呢？有呀！到哪兒去了？念念不住，閃一下就不見了。

到這裡，一共有十個譬喻，完全解釋身體無常、無疆、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的道理。下面還有十個譬喻，解釋身體等於地、水、火、風。平常解釋，身體是由四大假合起來：一、地大，屬堅硬之性，如身體上的骨頭。二、水大，屬溼潤之性，如身體的血液、水份。三、火大，屬熱燥之性，如身體上有暖氣。四、風大，屬流動之性，如鼻子呼吸。要把四大假合的身體觀空，這裡也是把身體觀空，但是跟平常解釋四大為身的道理不一樣。

以下是觀身無我，「是身無主，為如地。」大地是很大的東西，它自

已做不了主。誰想在大地上面建築一座高樓，或者想挖一個大坑，地完全不能做主。我們的身體，就如大地一樣，自己完全做不了主。

「是身無我，為如火。」你看見火是有個東西，它自己沒有主宰，是隨因緣生出來的小火、大火，火生、火滅都隨因緣走。身體「無我」，就是沒有主宰，跟前面的地一樣，自己當不了家，沒有主宰，就沒有個我。你的身體，你能當家嗎？能當家誰願意生病呢？耶！叫你生病，你就得生病，生病的因緣到你身上來，自己一點主宰都沒有。

「是身無壽，為如風。」「風」，說起就起，說滅就滅，沒有壽命相，這就是風大。人生百年，身體不是有個壽命嗎？前面說過，人命在呼吸之間，呼吸屬於風大，風一停止，你的壽命就完了，哪有個壽命呢？

「是身無人，為如水。」身體如水，沒有流轉六趣的人相。我們凡夫執著有個我，我將來能生天堂，我將來能墮地獄，乃至變畜牲、餓鬼，流

轉六趣，有個本位就是人，這就是凡夫執著的人相。根本沒有流轉六趣的人相，它也是隨因緣變化，像水一樣，水隨方圓之器而方圓，你是圓的器具，水就變成圓形；你是四方的器具，水就變成方形。身體就像水一樣，自己作不了主，隨因緣而變化。

說這四個比喻，身體譬喻地、水、火、風，就是要把身體觀空。下面再照著平常的講法，也就是把前面地、水、火、風這四個比喻，再總譬喻一下。

下面是觀身無常，「是身不實，四大為家。」「不實」就是前面總標的「無堅」，沒有個實在的東西，以四大為家，身體住在地、水、火、風裡面，所以除了地、水、火、風，沒有個身體，它哪有個堅實？

下面是觀身為空，「是身為空，離我所。」前面是觀身無常，這是徹底把它觀空，裡面沒有我，外面沒有我所。我所是我所有的，比方一切

家產，所有的錢財、物品、房園、土地，都是我所有的，因為你執著裡面有我，外面才有我所有的東西；你裡面我就是空的，除了四大種，根本沒有我，沒有我，哪有所呢？內無我，外無我所，什麼東西是屬於我的？沒有我，它屬於誰呢？

「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草」是地上長的青草，「木」是長的樹，「瓦」是瓦片，「礫」是碎石頭。草、木、瓦、礫，都是無知之物。我們以為身體有知覺，不曉得是六識的作用。六識緣到身體上，它有一個身識，你有錯覺，就是知覺。我們知道冷，知道暖，知道澀，知道滑，冷、暖、澀、滑，都屬於觸塵。我們怎麼知道呢？那是第六識有個同時意識，跟著它知道的。你身體跟草、木、瓦、礫一樣，一點都不知道，等你六識離開你的身體，只是一堆臭肉，還知道什麼呢？你活著不是身體知道，是你的識分別的。

「是身無作，風力所轉。」你以為做事是靠你的身體做的，其實是風力轉動的。你做事要用你的身體、你的手、你的腿。你要是風大出了毛病，手不能動，腳也不能動，你的身體還能做事嗎？離開了風力，身體就不會動作，所以不是你的身體能做事，是風力在轉動。

以下是觀身不淨，「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我們為什麼愛護身體呢？以為身體很清淨，不曉得是穢惡充滿。大致的說，一張皮包著，裡面全是一些肉、血。肚子裡面更是骯髒，大便、小便，全是穢惡東西。佛經上詳細分為三十六樣東西，全身都充滿，沒有一樣乾淨的。實際一張皮包不住，九竅長流不淨，我們人以為最乾淨的是臉，臉上有七個竅，竅是孔，二個眼睛，二個耳朵，二個鼻孔，一個嘴，七個竅常常流出不淨的臭東西。臭東西叫大便，再說粗氣一點叫屎，眼睛流的叫眼屎，耳朵掏出來的叫耳屎，鼻子裡面掏出來的叫鼻屎，嘴裡面牙齒有牙屎。為什麼叫屎呢？因為都是

臭的。七個竅，再加上二個竅——大便道、小便道，流出來的東西更臭，合起來這九個竅常流不淨。此外，身體這一張皮包住，皮上遍滿汗毛，一根一根的細毛孔，排泄出來的東西，完全是臭的。尤其在台灣，你三天不洗澡，不要說別人聞見討厭，你自己都聞不得。它怎麼不排出來香東西呢？因為裡面穢惡充滿，沒有香東西，怎麼會排出來香的東西呢？所以你應該作不淨觀，厭離身體。

以下是觀身虛偽，「是身為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偽」是假的。身體是虛假的，再換粗氣一點的話，完全是個騙子，來騙我們的。這種種的不堅固、無常，你當成寶貝愛護它。穢惡充滿，你不嫌它髒，還要給它洗澡、穿衣服、吃好東西。「必歸磨滅」，結果不能住世不死，因為它生來就是個假東西，怎麼會常住於世呢？身體死了，騙了我們它走了。

以下觀身為病苦，「是身為災，百一病惱。」活著的時候，身體叫我

們受苦、受惱，前面講過，地、水、火、風四大種，只要有「一大種生了一個病，由這一個病，再生出來一百種，叫「百一病」。身體要叫你生病，受苦頭，這不是個大災難嗎？所以我們遭了颱風、雨災、地震，這些大災難，都是天災，而你的身體，是受災難的根本。

以下觀身為老苦，「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丘井」是高丘、地井，高低不平，形容老苦。受了老苦，六根暗鈍，你走的本來是平的路，再平的路，你走起來都不平，就好像遇見高丘，遇見地井一樣，一步高、一步低，為什麼呢？因為老苦現前。其實老苦太多了，剛才講六根暗鈍是總名老苦。

以下觀身為死苦，「是身無定」，這就是觀身體苦、空、無常、無我，身體沒有一個定性。「為要當死」，無論你的壽命短、壽命長，還是得死，它是有生必有滅的法，沒有誰活在世上不死的。耶穌教想不死，要生到天

國，還是打妄想；我們中國道教想不死，要長生不老，還是打妄想。誰看見哪一個長生不死呢？它本來就應當死，因為有生就有滅。

再總說身體要不得，「是身如毒蛇」，身體是害我們的，像毒蛇一樣，毒蛇咬你一口，你就喪身失命。「如怨賊」，身體就如怨賊，不但劫奪財物，也劫奪你的生命。你待它怎麼好，它對你無情無義。「如空聚」，看見有一個東西，實際裡面沒有一個主，沒有一個堅實的東西，是些空空聚合在一起的東西。什麼東西聚合的呢？「陰界諸入所共合成」，「陰」是五陰，「界」是十八界，「諸入」，是十二入，也叫十二處。「合成」就是「聚」。由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所共合成的一個假相，看著有個東西聚合在一起，實際是空的。

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

「諸仁者，此可患厭」，這裡講了好多種比喻，世間的身體，應當認清楚是可以憂患，可以厭離的。有身體就是令你遭受憂愁災患，你應該起厭離心，不要再執著，應當遠離它。「當樂佛身」，由世間法把它觀成苦、空、無常、無我，再引到佛法上來，你要好樂佛的身，這就是善巧說法。

前面有幾十種比喻，我們我見不破，身見不除，自己要多看幾遍，好作觀想。你能當下把身體觀空，馬上就能破我執；不能觀空，也不會再那麼執著了，要得點佛法的利益，不要把身體當寶貝。你要講開示，勸人家破除身見，這裡文義多看幾遍記熟，不怕沒材料。我所講的只是消文，你看智者大師的《文疏》，就前面十種比喻，解釋得很清楚，都是深入研究的。

下面再講身體為何可以患厭，要好樂佛身呢？

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相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

「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佛的身體不是父母生的血肉之軀，它是法身。佛的身怎麼會取名叫法身呢？「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因為從無量功德法、智慧法生出來的佛身，才叫做法身，這一句是總標，下面說明從什麼功德法、智慧法生呢？

「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佛身叫做法身，把它大致分別，叫五分法身香：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我們身體是臭的，佛的身體怎麼是香的呢？因為他持戒持得清淨，就是功德法；修定修得三昧圓滿，就是功德法；修智慧，智慧生出來，就是功德法；由戒定慧而解脫了煩惱，就是功德法；佛的知見跟我們的妄識分別不同，它是由根本智而起的後得智，由解脫煩惱而得解脫知見，叫解脫知見，就是功德法。我們唱香讚叫戒定真香，就是依著這個文說的，它是五分法身香，還有什麼功德法、智慧法呢？

「從慈悲喜捨生」，這就是四無量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生出來的佛身。「從布施、持戒」，這就是從六度生出來的功德法、智慧法。第一度修布施，能生佛的法身。第二度修持戒，能生佛的法身。「忍辱柔和」，第三度修忍辱度，就是修柔和心，就順法性，能生佛的法身。因為

你不能忍辱：「你侮辱我，我不能侮辱你嗎？你罵我，我不會罵你嗎？你打我，我不會打你嗎？」這是心裡面有一個剛強性，屬於瞋恚，你一定要發脾氣、發怒，忍辱度瞋恚，心就柔和了。「勤行精進」，第四度修精進，精進一定要勤行，能生佛的法身。「禪定解脫三昧」，第五度修禪定，得解脫，就能得三昧，能生佛的法身。這六個字三個名詞，合起來就是禪定。「多聞智慧」，第六度修智慧，般若智慧人人本具，怎麼一切眾生沒有呢？因為沒有聞思修三慧，先得多聞，你不聞怎麼生智慧呢？所以我常常勸諸位聞佛法最要緊，眼睛看經、看註解，都屬於聞，多聞就生智慧，能生佛的法身。

下面一句總結，「諸波羅蜜生」，梵語「波羅蜜」，此云到彼岸，六度就能超出苦海，到達彼岸，這是總結六度的文句。

「從方便生」，由六度再開出來方便度，前面詳細解釋過，你行六度，

要發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量心。眾生苦惱得很，你對著無量眾生行六度，他不接受，你得假以方便，所以攝化眾生，要用四攝法：布施攝、愛語攝、利行攝、同事攝，由這四種方便，再生出來一切方便，能生出來智慧功德法，就成了佛的法身。

「從六通生」，六通是普通的名相，平常講得太多了，不必再解釋了，初來聽佛法的人不知道去看註解，查《佛學大辭典》。

「從三生」，這名相以前也講過很多，二乘人只有六通，沒有三明。佛有六通，裡面再加上三明，不是六通以外有三明。這三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宿命明，知過去；天眼明，知未來；漏盡明，知現在。過去、未來、現在，佛統統知道得很詳細，這就是六通裡面的三明。

「從三十七道品生」，所謂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維摩詰經》前面都講過了。

「從止觀生」，止觀的詳細解釋，你看《大乘起信論》，由禪定跟般若兩度合成一個行門，叫止觀，因地上叫止，果位上叫定；因地上叫觀，果位上叫慧。最初下手修止觀，由止觀而生出來功德智慧法。

「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這完全是佛的，不共三乘。佛的十種智慧之力，三乘聖人都沒有。佛的四無所畏，比菩薩高明圓滿。佛有十八種不共法，是佛獨有的，這些前面都講過了。

「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修行要斷除不善法，修行善法，不善法就是罪惡法，善法就是功德法。大乘佛法越講越高深，越講越精細，講得簡直摸不到邊，不曉得從哪兒下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兩句不懂嗎？這兩句記不住嗎？你們登上比丘壇的時候，不是叫你們發上品心、受上品戒嗎？諸惡莫作，一切惡不做；眾善奉行，一切善要奉行，沒有一善不奉行。度一切眾生，無一眾生不度，這就是發上品心，你一定得

上品戒。「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佛法修行的總綱，但是你不要粗心，我們一個凡夫修善法，往往不純淨，裡頭夾了不善法進去，你要特別注意。比方你供養三寶是善法，但是你夾了貪名、貪利的心進去，善法裡面夾了毒質進去，能純淨嗎？好像好的菜飯，有毒質在裡面。按現在說，你買了很多好菜，農藥沒有洗淨，吃了人中毒，鬧肚子，吃你的菜吃壞了。所以你做善法要注意，不要貪名、貪利、貪恭敬，要是純一的善，多少都是功德，不然做的功德很大，裡頭罪惡很多。

「從真實生」，佛的法身是真如法，是實相法，真如實相都是不虛偽，是從真如實相生出來的。

「從不放逸生」，前面講勤行精進，怎樣勤行？不放逸。我們是不放逸就著急，好像怕精進太累，身心疲倦，身體累，心裡也累。你不曉得，你想著放逸，要你的身體舒服舒服，心裡舒服舒服，你沒有把你的身體當

成虛妄之法，要去愛身，愛你的妄心，所以彌勒菩薩的警眾偈，最後一句：「慎勿放逸！」我們天天念慣了，成家常便飯，念完了還不曉得念的是什麼偈子？一定要隨文作觀，不可放逸，一切不善法，都從放逸起。你不放逸怎麼會做錯事？做罪過法呢？犯齋破戒，都是由放逸生出來的。佛的法身從哪兒生出來？從不放逸生出來的。反過來說，我們凡夫的身從哪兒生出來的？就從放逸生的。

「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如來的身就是佛的身，佛的身就叫法身，法身是從無量清淨法生出來的。

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前面是別明，這一句是總結前文。「諸仁者！欲得佛身」，你們想成

佛，得佛的法身嗎？「斷一切眾生病者」，我身體生病，你們不是看見我很苦嗎？生病時苦，不生病的時候也苦，一切眾生的病都是苦。

「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詰先勸他們信仰身體是苦本，佛法是清淨的法身。你生了信仰，發小乘心不行，一定要發大乘心，要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就是大菩提心。

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維摩詰是說法的主人，為這些來探病的人，應機跟他們說法。「令無數千人」，使來探病的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是維摩詰勸當時探病的人，也就是勸我們，你要想成佛，要想度眾生，第一步功夫要發菩提心，不發菩

提心，不能修菩薩行。忘失了菩提心，所修的功德皆是魔業，因為不能出三界。你發了菩提心，忘失了，做的功德都變成魔業，何況你根本不發呢？根本不發菩提心，你做的功德，全是凡夫有漏的功德。你功德做得最大，將來生到魔羅天當魔王。

講到這裡方便品講完，在開始講方便品的時候，就跟諸位講過，這是維摩詰給我們示現模範，你要學菩薩怎麼學？你對眾生說法怎麼說？第一步，叫他先發菩提心，怎麼發？就照這方便品發心。

弟子品第三

下面就講到弟子品第三，弟子品就是佛的十大弟子，佛派他們去探病，誰也不敢去，為什麼不敢去？因為他們過去統統受過維摩詰居士的呵斥，下面一個一個分別解說。這就是弟子品的總義，對二乘人彈偏斥小，說他們所修的是偏法，是小乘法，這就是對二乘人加以呵斥。難道釋迦佛過去沒有彈偏斥小嗎？有，但是二乘人就是不聽，認為他們證了阿羅漢，三界以內生死已經了脫，佛再講大乘法，他們不要聽，以為所作皆辦，具諸佛法，還有什麼要學的？認為大乘法，修了沒有用，釋迦佛說了八年方等經，彈偏斥小，呵斥不動；再經過二十二年的般若法會，淘汰他們，經過了二十二年之久，到法華會上說《法華經》，還有五千退席。釋迦佛為方便教化這些二乘弟子，到了般若法會，叫他們代表佛對大乘弟子說大乘

法。佛說：「我今天不大舒服，你們替我去說法吧！」二乘人問：「說什麼法呢？」佛就告訴他們說一段般若法門，告訴他們怎麼說、怎麼說，教他們照著去說。但是二乘人不照所說的大乘法修，二乘人說：「這是佛叫我給你們說的，不是跟我說的，我已經所作皆辦，具諸佛法，用不著這些！」佛叫他們代表佛去說法，也刺激不動，化導不了他們，二乘人以為：「我生死了脫了，聽啥《法華經》？」所以到了法華會上還有五千退席，不聽，就是不聽。釋迦佛定的規矩，當居士的要尊重僧寶、尊重比丘。弟子品怎麼叫居士來呵斥？居士怎麼敢呵斥？因為釋迦佛過去用種種方便呵斥，二乘人他們不聽。釋迦佛就派來一個維摩詰居士，來呵斥他們，佛的本意是：「你們不敢見他，他也來找你，跟你講一段佛法，叫你摸不到頭，摸不到尾，開不了口，你看慚愧、不慚愧？」這就是反過來刺激他們，看二乘人發大乘心沒有？這還是佛的權巧方便，弟子品總義就在這裡。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床，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床」，「寢疾」，是久病。「寢疾於床」，不是今天生病，明天好了，生了很久的病，臥在病床上起不來。

世尊大慈，寧不垂愍？

「世尊大慈，寧不垂愍？」「垂」是俯垂，「愍」是憐愍。維摩詰居士動了念頭，世尊大慈大悲，一定知道我在生病，難道不俯垂憐愍我？怎麼不派人來問疾呢？

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知其意」，維摩詰居士一動念，佛就知道。他怎麼一動念，佛就知道，怎麼那麼快？你看《金剛經》上說的：「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

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無數，眾生的心念無量無邊，哪個眾生動心念，佛不假作意，任運自然統統知道。佛知道維摩詰在念他，於是就派人去探病。

「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行」是去，「詣」是到。就告訴舍利弗：「你到維摩詰居士家裡去探問他的病。」為什麼先派舍利弗呢？因為聲聞弟子中，他智慧第一。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舍利弗」，翻成鶖子。「不堪任」，我不能擔任這個責任。舍利弗仰白佛說：「這個任務我擔任不了，我不能到維摩詰家裡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

「所以者何？」我不敢違背世尊的慈命，我實在不敢去，我以前受過他的嚴重呵斥。這就是對小乘的開示，對小乘為什麼開示？因為小乘我執破了，法執不破。下面維摩詰呵斥他的話，都是嚴正對著法執不破的二乘人，叫他破法執，總義對十大弟子都是這個意思。兩種執著，你破了一種，我執破，法執不破，怎麼行呢？

「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林中」，很多樹叫林，「宴坐」就是安坐，也就是靜坐。樹林裡面有一棵大樹，我安靜坐在樹底下打坐。二乘弟子雖然證了阿羅漢，他還是精進用功。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這都是佛的方便，也是維摩詰的方便，維摩詰本來成了佛，他來輔佐釋迦世尊闡揚大乘法。諸大菩薩都成了佛，他成了佛來作什麼？「一佛出世，千佛護持。」一個佛出世成佛，一千個佛都來護持，怎麼不示現佛身呢？「一法為主，眾法為伴。」叫眾生的信仰歸一，歸於一個佛，不能再有第二個佛，所以都現菩薩身。

維摩詰現在家菩薩身，這些二乘弟子不知道他的，不去向他請開示，知道他的更怕他。你不去找他，他要來找你麻煩。舍利弗在樹底下打坐，維摩詰來，找到他了：「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我們打電話時，先說一聲：「喂！」。《維摩詰經》上就是這個口氣，就是維摩詰叫舍利弗一聲，你不要以為盤著腿坐那兒不動，叫做宴坐。

那麼怎樣才叫做宴坐呢？「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你在三界以內，外面現身體，裡面有心意，決定不會安靜；你要能在三界

之內不現身、不現意，真正安靜，才叫宴坐。

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

二乘人最高的定力，叫滅盡定，還是有出入之相，入了滅盡定，還要出滅盡定。「不起滅定」，這裡維摩詰就跟舍利弗講大乘法，在大乘定的境界之中，能現出來行、住、坐、臥四大威儀，這才叫宴坐。真正的大乘定，行、住、坐、臥常在定，十字街頭好打坐，不是一定跑到樹林底下才能打坐。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

這裡維摩詰就跟舍利弗講大乘法，你度凡夫，要現同事身，跟凡夫做一樣的事。你自己並沒有捨棄佛道之法，而現身做凡夫事，就是為度眾生的方便，這才叫宴坐。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

真正的大乘定，是在心內，是在心外？《楞嚴經》說：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有內，有外，才有中間；不在內，不在外，怎麼會在中間呢？這才叫真正的宴坐。

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為宴坐。

「諸見」，就是六十二種邪見，我統統不動。雖然你看見我起跟外道一樣的邪見，但是我修行的是三十七道品，這才叫宴坐。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

二乘人必須把煩惱斷乾淨，才能入涅槃。大乘人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因為煩惱性空，煩惱根本沒有自性，哪有煩惱可斷呢？沒有煩惱可斷，你

斷什麼煩惱呢？斷了煩惱，不生不滅，才入於寂滅的涅槃。涅槃之相，也是對待的假相，所以眾生本來涅槃，還入什麼涅槃？現在說涅槃也是示現的，不斷煩惱，而示現涅槃，這才叫宴坐。

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假若能像上面講的這樣宴坐，是佛所印證、許可的，佛決定讚歎你。

「時我，世尊！」舍利弗稱呼一聲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當時我聞所未聞，不曉得維摩詰講到哪裡去了，想跟他辯論，沒有法子辯論，開不了口，不能回應他的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他的病。

舍利弗受了維摩詰呵斥不敢去，佛再找第二個大弟子。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大目犍連」，翻成采菽氏。「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到維摩詰居士家裡去探問他的病吧！

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目犍連仰白佛說：「世尊！我也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

「所以者何？」為什麼呢？「憶念我昔入毗耶離大城」，回憶我以前到廣嚴大城裡。「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我在大街小巷中托鉢化飯，

有很多居士圍繞著我要聽法，我就給他們說小乘法，這時候碰到維摩詰來了。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當時維摩詰一來，就跟我說：「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居士是在家人，都穿白衣服，叫「白衣」。你跟居士說法，不應該這樣說。

夫說法者，當如法說。

「夫說法者，當如法說。」說法的人應當如法來說，你說得不如法，說的都不是法。

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

「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你說法，就是要度眾生，叫眾生離煩惱

之垢。你得曉得，真正大乘佛法裡面沒有眾生相，眾生本來空，眾生有煩惱垢，才變眾生，煩惱性空，哪有眾生呢？

「法無有我，離我垢故。」佛法裡面根本沒有我，本來沒有我，離我的煩惱垢，你怎麼說我在說法呢？

「法無壽命，離生死故。」前面是離我相，離眾生相，這裡再離壽者相。《金剛經》叫壽者相，這裡翻為壽命相，什麼叫做壽命呢？生了以後，沒死以前，叫壽命，根本不生，也不死，沒有生死，哪裡有壽命相呢？

「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金剛經》講人相，是對著我相，叫人相。平常講四相，人相就是流轉六趣，執者有個人相。根本佛法裡面沒有人相，因為前後際斷，「際」是時間，前一個時間，後一個時間斷了，誰去流轉六趣？沒有流轉六趣，哪有人相呢？你修大乘法能入定，就前後際斷，妄想斷了，你知道有前一個時間，後一個時間，是因為你有妄念。一

且妄念斷了，前後際斷，你看太虛大師的自傳，他在普陀山報恩堂前寺打坐入定的時候，他自己說，前後際斷，前寺睡覺前在打大鐘，他聽見就去打坐。等到他出定，前寺還在打鐘，他以為坐的時間太短，一百零八下大鐘，還沒有打完，其實人家已經上早殿了，才回過來想想，剛才是前後際斷，入定了，所以佛法裡面根本沒有人相，前後際不能連續，誰去流轉六趣呢？

「法常寂然，滅諸相故。」「寂」是湛寂，不生不滅。有生滅才有諸相，一切諸相都斷滅不生，所以叫做「法常寂然」。

「法離於相，無所緣故。」一切法的差別相，都是你攀緣出來的。佛法本身是離於差別諸相，因為它無所攀緣。

「法無名字，言語斷故。」真正講到佛法，沒有個名字可取。取個名字叫真如，叫實相，叫法身，都是方便，實際佛法沒有個名字。因為言語

之道斷了，你所說出來的語言，是言語相，不是真如，不是實相，也不是法身。你一加以言說，都落於虛妄，所以言語之道斷。

「法無有說，離覺觀故。」你想說法，佛法哪能是你所說，言語道斷，你怎麼能說呢？「覺觀」，後來玄奘大師翻譯叫尋伺，粗的分別叫「覺」，細的分別叫「觀」。你把覺觀解釋為佛的大覺、觀想，這是凡夫的分別心。佛法根本離分別，沒有分別心，你說什麼法，哪有法可說呢？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佛法沒有形、沒有相，本來像虛空一樣，你說它是什麼相？

「法無戲論，畢竟空故。」佛法是畢竟空，就是究竟空，遠離戲論。因為你一開口講道理，不是講有，就是講無，不然就是講亦無亦有，非亦有亦無，離不開那四句，說的辯論的，全是一些戲論。佛法遠離一切戲論，不許說有，不許說無，它是畢竟空。

「法無我所，離我所故。」你說你證到佛法了，裡面有我，外面有我，你根本沒有證到佛法。我空了，哪有我所有呢？所以佛法離我所。

「法無分別，離諸識故。」真正的佛法，是要離開意識，你分別就是第六識，第六識是佛法嗎？第六識是眾生的妄想心，佛法沒有分別，因為它離開第六識。

「法無有比，無相待故。」你說個比方，真正的佛法沒有比方，它不是相待之法。你比方的這個法，都是對方有一個法，跟它對待著比。佛法是絕待的，遠離相待，怎麼比方得出來？

「法不屬因，不在緣故。」「因」是親因，「緣」是所緣，裡面有親因，外面有所緣。這裡說：裡面沒有親因，外面也沒有所緣，法不屬於因，因為它不在外緣之故。

「法同法性，入諸法故。」佛法同一切法性，一切法性在一切諸法之

中，它是入於諸法的，它是一切法的本體，叫做法性。佛法就是法性，佛法在哪裡？佛法就在一切法上，《楞嚴經》上講很多這個道理。

「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不隨於眾生，也不隨於聖人，它是如如不動的，如如不動就不隨因緣，不隨凡夫之緣，也不隨聖人之緣，它無所隨。法隨於如，講的法是真如法性的法，所以法隨於真如，它如如不動，一切諸法是差別相，都是動相，法隨於真如就不動，不動就無所隨，所以諸法皆如，你才是說到法。

「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實際」，叫做實際理地，「際」，有的歸時間講，有的歸處所講。這裡是講地方，真實之地是理地，實相理地叫做真實之際。法是住在真實的地方，不為諸邊所動。「諸邊」就是空邊、有邊，再分起來一切差別相。就是不為有邊所動，不為空邊所動，它是真實之際，你說有、說空，都落於二邊。

「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前面諸邊不動，法本來不動搖，再說淺顯一點，在眾生分上，常被諸法所動搖。講得很高深，在實際上用功，你都得反省：我們為什麼心裡常常打妄想呢？打妄想不是動搖了嗎？你想來想去，想的全是六塵境界，你被六塵所動，能怪六塵嗎？你依著六塵作真實的境界，把它當成真的，所以被它所動。法本來不動搖，它不依六塵境界，因為六塵是虛妄不實，你由六識攀緣六塵，起分別才動搖，真法是不動搖的。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沒有去相，沒有來相，所以《金剛經》講：「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法身如來，無去亦無來，法身沒有個住在，它不住在去，也不住在來，它常不住。

「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這叫三空，也叫三三昧、三解脫門：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作解脫門。你要說法，得順著三解脫門說。

「法順空」，這是第一步，叫做「空解脫」。你說法，說的是實相法，實相法裡面一切差別相，都無所有。所以叫你要說法，一定要順著空的道理，不然就跟實相不順，順著實相解釋實相之法，一定要順於空的道理。

「隨無相」，這是第二步，叫做「無相解脫」。「無相」，沒有一切諸法差別相，連第一個空的相也沒有，叫隨無相。

「應無作」，這是第三步，叫做「無作解脫」。「無作」，實相之相是無相，不是你造作出來，它本來無相，所以我們天天學解，解無相；天天修行，修無相，這都是方便。等你真正證得無相之理，本來有，不是你造作出來的。你們聽過《大乘起信論》、《圓覺經》、《楞嚴經》，這些道理很容易瞭解，你說法，要說這三解脫門。

這是一點常識，跟諸位講過，我們起大的寺院，第一道門，叫做三門，不懂道理的都寫成山水的「山」。大寺院的三門，是三個門，不是一個門。

這個規矩在北平最考究，大寺院空地大，做三個門。小寺院沒有大空地，中間做一個真的門，兩邊做兩個窗戶，假裝是門的樣子，表示這寺院應該有三個門。是哪三個門呢？是空門、無相門、無作門，叫做三解脫門，這是佛教的常識。

「法離好醜」，好醜是相對待，實相之法是絕待，絕諸對待，沒有對待叫絕待。說出世間法，是對著世間法說的；說大乘法，是對著小乘法說的。一切法有好、有醜，都是對待之相，實相是絕待之法，沒有對待，哪有什麼好、什麼醜？你說實相之法好，還是解釋錯。實相理體之中，沒有醜，好也建立不起來。

「法無增損」，「增損」，增加減損，這就是心經講的「不增不減」，實相理體，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等你成了究竟聖人——佛，你實相理體沒有增加一部分；在我們凡夫分上，實相理體也沒有減損。要是減損，不

叫實相，成了假相，因為可以減損。所以我們流轉生死，實相沒有減損，要是減損，我們沒有成佛的希望，因為實相理體壞了，所以說：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法無生滅」，這就是《心經》講的「不生不滅」，生滅之相，是眾生的分別相，在眾生分上，當然講生講滅。可是在實相理體上說實相法，它本來不生，哪裡有滅呢？

「法無所歸」，實相理體之法，要是有個地方歸納，就有個地方不歸納。它沒有個地方，你歸納到哪裡呢？所以《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實相理體之法，沒有歸納之相。為什麼無所歸呢？大乘道理難懂就在這裡，一切法皆是真如，就在你能悟、不能悟，迷了就是諸法，悟了統統是真如，歸到哪裡去呢？

「法過眼耳鼻舌身心」，眼、耳、鼻、舌、身、意，「意」翻成「心」，

就是法超過六識，六識都是凡夫法，實相之法，超過六識之法。

「法無高下」，這就是《金剛經》講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你說佛法高，世間法低，還是在眾生的分別心講的。「是法平等」，《金剛經》是講實相般若那個法，實相般若就是實相，它沒有高、沒有下。有高有下，就是差別法，不是實相之法。所以你在講聲聞法，當然要勸這些居士們，叫他們出家，那就有高、有下，你講的不是實相法。

「法常住不動」，法既然無高無下，無生無滅，無去無來，它哪裡有動相，動是你心裡動。我們看六祖大師在獵人隊裡面避難十五年，出來到廣州法性寺，看見兩個大比丘，在辯論法性寺大殿吊的莊嚴品，幡為什麼動？一個說是風動，一個說是幡動。一個說：因為幡本來有動性，幡要是沒有動性，風吹，吹不動的，你看風吹石頭柱子，怎麼不動？因為它沒有動性，所以當然是幡動，不是風動。另一個說：要是沒有風，幡自己不會

動，當然是風動，不是幡動。兩個人抬起槓來，六祖大師在旁邊聽了以後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的心動。」實相之法，就是我們自己真心之法，真心是常住不動的。你不依著六塵，心怎麼動呢？你依著六塵，心才動的，六塵叫你動了嗎？還是你的妄想心動的。這個人說幾句好聽的話，你心裡很歡喜，不是被它動了；這個人說幾句不好聽的話，你馬上心裡動瞋恨，不是被它動了。這不是真心，是妄心，常常被境界轉。我們迴光返照，管他讚歎也好，毀謗也好，你的心安住不動，才與實相真如相應。

「法離一切觀行」，我們修行，修止行門，要修一切觀行。修一切觀行不是實相法，不是真如法，實相真如離一切觀行。那麼我們不要修了？你不修永遠證不了實相真如。那麼修作什麼？修是斷你的煩惱，破你的妄想，觀行是方便。你把觀行當成真的，修行越精進用功，越增加我慢。你以為別人都不用功，只有自己用功，見人就得說說。人家不讚歎，自己讚

歎：我一天念多少佛、拜多少佛、看多少經，非要表示表示，這就是把觀行當成真實之法。不曉得觀行是方便，是對治妄想，破煩惱的，你把它當成實相真如，不但斷不了妄想，結果妄上加妄想；不但你破不了煩惱，煩惱上加煩惱。碰見對方不讚歎你，再毀謗你幾句，你不但增加我慢，還動瞋恨煩惱：「我這樣用功，你怎麼毀謗我，你要墮阿鼻地獄呀！」這樣把眾生度到阿鼻地獄去了。所以你要曉得，一切觀行都不是實相之法，實相之法，離一切觀行。

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唯」，維摩詰講到這裡，叫一聲：「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我前面所說的法相，都是按著實相理體說的，「法相」，是實相

的相，實相無相，無相之相還可以說嗎？你說出來還是實相之相嗎？

那麼釋迦佛不是天天在說法，我告訴你：「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法，不著說法的相；聽法，不著聽法的相，這樣才叫會說法、會聽法。《金剛經》有兩句：「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無說」，你要說法，不要著說法的相。「無示」，示是開示，說就是開示，也沒有開示，這才叫做善於說法。聽法的人著聽法的相，增加煩惱，這部經你聽，那部經你也聽，結果毫無心得，盡增加名字語言，你聽了一肚子名字相、文字相，煩惱不要說斷，沒有輕，還增加煩惱。因為你聽得太多，貢高我慢，於是佛學院畢業，講經不會講，回去只會跟人家抬槓，你覺得佛法懂得比別人多。你要曉得，真正聽法的人，無所聞，無所得。耳朵聞法，心裡得法，不著聞法之相，不著得法之相，才是會聽法。

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

這裡說要我空、要人空。「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你說法，先不要執著我是說法的法師。對著聽法的人，不要執著聽法的人相，這樣才叫做會說法。「幻士」，是會變幻術的師父，「為幻人」，他變出來很多幻化的假人。連說法的也是個幻士，他變出來的幻人，能自己著相嗎？剛才說，你說法，著了說法相，起了我慢，著聽法人的相，把它都當成真的。比如今天來聽經的人很多，你越講越起勁，本來預定講一個半小時就下座，講了兩個小時還沒有講完，被聽經的人轉了。相反的，今天來聽經的人很少，你大掃興，講經提不起精神來，本來預定講一點半鐘，講到一點十五分，講得不是滋味，就講不下去了，這就是把聽法的當成真人。你把它當成都是幻人，你跟他說法，還著法相嗎？還著聽經的人相嗎？「當建是意而為

說法」，你先建立這樣的心意，再說法，才叫做善為說法。

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

「當了眾生根有利鈍」，這正是維摩詰呵斥大目犍連：你說法，得先瞭解眾生的根機，這些居士都是大乘根性，你卻跟他們說小乘法，這是不知眾生有銳利的根機，有遲鈍的根機。「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你要先觀察，知道眾生根機的利鈍，應機說法，說出來的法，才無罣無礙。

以大悲心讚於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

「以大悲心讚於大乘」，這是對著大目犍連呵斥說的是小乘法。你說法應該發菩提心，菩提心是依著大悲心生起的。眾生在生死之中受苦，你不說大乘法，眾生不瞭解生死如幻如化，所以你得發大悲心，要讚歎大乘法，不要跟他們說小乘法。

「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你應該怎麼說法呢？你聽了佛說的法，得了法，你不要報法恩嗎？你要報法恩，就要報佛恩，報佛恩怎麼報？使三寶常住於世，你要造佛相、印佛經、度人出家，這叫住持三寶。釋迦佛涅槃以後的三寶：佛像是佛寶，經本是法寶，出家弟子是僧寶，你這樣說法，才是說法。

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維摩詰為什麼來找大目犍連麻煩呢？因為大目犍連不知道眾生的根機，這一大群居士都是大乘根性，大目犍連沒有勸他們發菩提心，勸他們了生死，出三界，這是大錯誤。「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以維摩詰說了上面的大乘法，聽法的居士得了利益，有八百個居士，發了無上正等正覺之心。

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我大目犍連在聲聞眾中，雖然神通第一，但是講大乘佛法的辯才，我不如維摩詰，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於是佛再找第三個大弟子。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大迦葉（マヘ）」，摩訶迦葉，摩訶翻譯為大，大迦葉翻為中國話叫大飲光，他的身上光明很大，能隱蔽一切光明。頭陀第一，行頭陀行他第一名，佛告訴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到維摩詰居士家裡，去探問他的病吧！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大迦葉仰白佛說：「世

尊，我也擔任不了這個責任，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

「所以者何？」為什麼呢？「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里」就是地方。「貧里」，就是貧窮人住的地方。「行乞」，我到那裡去托鉢化飯。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

當時維摩詰來，先呵斥大迦葉不對，你為什麼要從貧窮人乞食呢？大迦葉的想法是：貧窮人之所以貧窮，是他們前生前世沒有行布施，尤其沒有供養過三寶，所以今生貧窮，來生還要貧窮，而且貧窮人怨恨心多，怨天尤人，認為老天爺不睜眼，叫別人享福，叫自己受罪，盡怨別人，易生憎恨心，他就要造惡業。不但來生來世不能轉為人身，且人身失掉，就要

墮地獄，迦葉尊者觀察到這些，就要給貧窮人種福，當然他知道貧窮人難托鉢，因為他們自己都吃不飽。迦葉尊者給他們講道理，叫他們培福：「你們捨乞我多少都可以！」迦葉尊者頭陀行第一，吃不飽不怕苦，這是他發了慈悲心。

「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維摩詰呵斥他：你有慈悲心我贊成，但是你慈悲心不普遍，我不贊成。你為什麼「捨豪富從貧乞」呢？因為你不給豪富之人培福，豪富之人把福報捨完，不是也要墮落嗎？你怎麼不慈悲他們呢？先呵斥他一頓，下面再給他講開示。

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

大乘實相之法，是平等的，你的心安住在平等法上。《金剛經》講：「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沒有高下之法，這叫平等。你先分別，誰是豪

富？誰是貧窮？有高、有下，就不平等。你住在平等法，應次第行乞。

你懂得這兩句，就懂得《金剛經》上釋迦佛怎麼乞食的：「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這就是解釋「次第乞已」，釋迦牟尼佛是住在平等法而去乞食，不管你是豪富，或是貧窮，挨家挨戶行乞。你就懂得釋迦牟尼佛上舍衛大城乞食，為什麼次第乞已？是住在平等法上去行乞的，你應該這樣子，大迦葉！

為不食故，應行乞食。

你乞食，是乞了飯要吃，你著了吃飯的相，就根本錯誤。「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不食故，才去乞食，不食何必去化飯呢？因為我們是凡夫果報，不吃飯不能活下去，不得已才去化飯。化飯，你不能著吃飯的相，你應該想到：我是為將來證到聖果，而不在吃飯，才來行乞。現在行乞是

不得已，是方便，這樣子才可以乞食。

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搏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

「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搏食。」這一句話只能在印度講，印度吃飯叫做「搏食」，印度的飯蒸出來，要捏成一團一團，因為印度沒有筷子，完全是用手捏著吃。手拿散的飯，犯比丘戒，一定要捏成一團一團的，不能捏太大，也不能捏太小，剛好能塞到嘴裡，不能讓嘴巴鼓起來。我到印度參學，很注意比丘的行住坐臥，我就看到一個比丘用搏食。這就是你吃飯，不要著吃飯的相，還要作觀想，要修行。搏食是一團飯，就是一粒米、一粒米，把它捏成一團，這就是和合相。我們內而根身，外而世界，都是和合相，要壞和合相，你取搏食的時候，要作這樣觀想。

「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你去托鉢化飯，人家供養的飯，應該接受

下來。但是你心裡不要著受相，應不受，要破除色、受、想、行、識。受是一個心所，也是五蘊之一，受即是不受，不受才是受。

以空聚相，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

「以空聚相，入於聚落。」「聚落」是鄉村有人家住的地方，你托鉢化飯，沒有人家怎麼化呢？很多人家住在一起，叫做聚落。你要曉得聚落，是個空相，很多人家住在一起，有整體的一合相，是由一戶人家、一戶人家聚起來的空聚之相，本來就是空的。你先作空聚之相的觀想，才入於聚落，不要著聚落相。

「所見色與盲等」，你到聚落裡面，當然眼睛會看見一些色法，看見

等於沒看見，等於盲眼的瞎子一樣。

「所聞聲與響等」，你到聚落裡托鉢，當然聞到一切人的聲音，等於空谷裡迴響一樣，空谷裡的迴響可有個人嗎？沒有個人。

「所嗅香與風等」，風吹過來，哪有什麼香，什麼臭？你所嗅的香包括臭，都與風一樣，不著香味。

「所食味不分別」，你受食，不要起分別心：好的，起歡喜心；不好的，起憎恨心。

「受諸觸如智證」，「觸」是個境界，你身體接觸到外境，叫做觸塵。你的智慧證到真理的時候，它沒有證。有證，著了證的相，叫分別心，不叫智慧。所以有證得，沒有著所證之相，也沒有能證之相，你身體上接著觸，沒有觸的相。

「知諸法如幻相」，這是講到意根，你知道一切法都如幻如化。

「無自性，無他性。」一切法皆是隨緣生起，沒有本體，沒有自性。自性、他性是對待的，有自性，才有他性；沒有自性，也沒有他性。

「本自不然，今則無滅。」「然」是火最初點著，這裡作「生」字講。本來不生，哪有滅呢？諸法生起來，才有滅，它本來不生，哪有滅？

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

講到這裡，叫一聲迦葉：聲聞用功，要修八種解脫，也叫八背捨，這些名相自己看《佛學大辭典》，八邪就是四禪八定，上二界聲聞修四禪定，生色界天；修四空定，生無色界天，雖然高出欲界，但是高不出三界，而且你著了禪定之相，永遠出不了三界，所以叫做八邪。對治八邪，要修八解脫，大乘佛法，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佛告訴聲聞弟子，由四禪八定才入漏盡定，它只是過程，一種前方便，不能以它為目的，那就是八邪變成

八正，就是「不捨八邪，入八解脫」。

「以邪相入正法」，你修四禪八定，不是邪相嗎？我是以它作前方便，我得了四禪八定，還要往前精進，就入到正法裡了。

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

你供養時，要念供養咒，這裡解釋，你得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這裡沒有說供養法，要「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眾賢聖，就是供養一切眾生。一食，本來是一碗飯，而能布施一切眾生，要供養佛、法、僧三寶，然後你才可以吃。

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

這就是大乘平等的觀想。「如是食者」，你要是依著上面講的道理來化飯吃，「非有煩惱」，決定不會生煩惱。「非離煩惱」，並不是說不吃

飯，才叫離煩惱，不吃飯不能活著，怎麼修大乘法呢？只是以它作方便，吃了飯還要修大乘法，並不是把煩惱離掉，再去吃飯，煩惱離掉，根本不要吃飯了。

非入定意，非起定意。

「非入定意」，不是我心裡要著個相，我要入定。「非起定意」，「起」，就是出定。有入定才有出定，沒有入定的心意，哪有出定的心意呢？

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

「非住世間，非住涅槃。」「住」就是執著，凡夫執著世間法，永遠在世間流轉生死。二乘人執著涅槃法，入了涅槃就不度眾生。大乘人不執

著世間法，他要了脫世間法。也不執著涅槃法，他要常來度眾生。

「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要發平等心，你不要跟眾生說這些差別福相，你布施我，你培了大福。福有大有小，都是你心裡起分別，沒有大福，也沒有小福。

「不為益，不為損。」也不為利益，也不為減損，這就是發平等心來吃飯。

「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依著這樣吃飯，你發平等心來吃，才是正入於佛道，不依著聲聞行來吃飯。

「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你要是依著我上面所講的道理來吃飯，不空受人家的布施。所以我們吃飯不作平等大乘的觀想，都是虛消信施，我們吃的飯都是施主布施來的，信徒捐出來的，那是信施。結果虛妄給人家消掉，沒有真正給人家求到大乘的福報，種到大的善根，

叫「空食人之施」。

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時我，世尊！」「我」字下面要加個逗點，當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這個文還要注意，迦葉尊者跟其他的尊者不同，其他尊者聽見維摩詰說的，都是聞所未聞，心裡害怕，不曉得他說什麼？迦葉尊者「聞說是語，得未曾有」，他聽見大乘佛法瞭解了，他已經得了四果，難道佛過去沒有跟他說大乘法嗎？有，可是佛說的時候，他聽了無動於衷，認為這是跟大乘根性講，不是跟他講的。這個時候，維摩詰直接找他

講，他才聽到大乘法，以前沒有聽過的，今天聽到了；以前沒有得到的，今天得到了。

「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過去我對於大乘菩薩，沒什麼恭敬心，以為盡說大法，不曉得能否了生死？現在不然，我對於一個在家居士，懂得這麼高深的大乘法，深起恭敬之心。

「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我更作這樣的念頭：這個人雖然是在家居士，但辯才、智慧，這麼高深。「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那麼我們出家弟子聽到維摩居士說的法，什麼人不發大菩提心呢？

「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我從聽到維摩居士的開示以後，學著修大乘法，不再勸人家修小乘法：修聲聞行、辟支佛行。

「是故不任詣彼問疾」，比起維摩居士的辯才智慧，我差得太遠了，

所以我沒有資格去探問他的病。

在這裡要注意：迦葉尊者為什麼會當第一代祖師？因為他發菩提心在十大弟子之前，不但釋迦佛涅槃之後，他當第一代祖師。釋迦佛在世時，有一次說法，讓半座給迦葉尊者。釋迦佛坐的師子寶座很寬很大，讓到一邊，讓半個座，讓迦葉尊者上來坐。怎麼不叫其他人呢？因為他比別人先發大乘心，先修菩薩行。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再找大弟子須菩提去探病，須菩提翻成中國話叫空生，也叫善現，是《金剛經》的當機者，他解空第一，佛說：須菩提你去探問維摩詰居士的病吧！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須菩提向佛報告說：世尊！我也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

「所以者何？」下面講他自己的公案。「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其他大弟子都是維摩詰去找他們，才受呵斥，須菩提是他自己找上門，到維摩詰家裡托鉢化飯受呵斥。須菩提為什麼找維摩詰化飯呢？因為須菩提跟迦葉尊者剛好相反，主張化富不化貧，他認為：豪富之人之所以富有，是前生前世行布施，供養三寶，今生才能盡享受，等把前生前世培的福報享完，還是要墮落。我要繼續給豪富之人培福，因為維摩詰是個大財主，須菩提就到他家裡去托鉢化飯。

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

「時維摩詰取我鉢，盛（イル）滿飯」，維摩詰把我的鉢取過去，盛

滿滿的一鉢飯。

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謂我言：唯！須菩提！」這個時候，你要注意這個動作，維摩詰取了須菩提的鉢，盛滿了飯，並沒有交給須菩提，他要是交給須菩提，須菩提就逃走了。維摩詰托著這一鉢飯，跟須菩提講開示，須菩提不能走，非聽不行，因為飯不吃可以，不能不拿鉢，所以只好聽維摩詰講開示。

「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跟呵斥大迦葉一樣，呵斥他的毛病，你有大悲心不能普及，你的心不平等，你吃豪富人的飲食，不吃貧窮人的飲食，對於飲食不是平等相，你對大乘法也不會瞭解平等。因為諸法在你心裡，都是差別相，你要是能對飲食發平等心，諸法也平等了。「諸法等

者，於食亦等。」反過來講，你能觀想到諸法是平等之相，必能瞭解飲食也是平等相。

「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你要是發平等心，吃平等食，你來行乞，才可以取我的飯吃。

若須菩提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

這是叫須菩提發平等心，觀到諸法平等，你聽過《圓覺經》上有此明文：「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這兩句的名相正好相反，淫怒癡是眾生的根本煩惱，戒定慧是佛法的根本行門，為什麼淫怒癡即是戒定慧？因為諸法沒有差別相，本來平等。這裡你觀想：「不斷淫怒癡」，你動了淫怒癡，不是流轉生死？「亦不與俱」，淫怒癡不會纏縛到你，才是大乘法用的修行。所以學大乘法學不好，學到一半，他認為：淫怒癡即是戒定

慧，他沒有瞭解，就不斷淫怒癡，不修戒定慧，這樣把因果撥掉，走錯路了。

不壞於身，而隨一相。

「一相」就是平等相、實相。身體是個差別相，由地、水、火、風和合假成。「不壞於身」，不必要把身體打壞、分開，你才能證得實相，實相在哪裡？實相遍一切處，一切相皆是實相，你的身體哪裡不是實相呢？所以不必壞身體的假相，就隨順了平等一相。

不滅癡愛，起於解脫。

大乘用功，你不要執著先把愚癡貪愛滅掉，才能解脫。不滅愚癡貪愛，就能生起解脫。因為愚癡貪愛，沒有本體，沒有自性，當體就空，不是解脫相嗎？所以大乘跟小乘用功不同，就在這裡。

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

「以五逆相而得解脫」，犯五逆大罪，就是弑父、弑母、弑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這是不通懺悔，非墮阿鼻地獄不行。不壞五逆相，你就能得解脫，這是聲聞乘聞所未聞。一切相都是幻化，五逆之相，不是幻化的嗎？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五逆犯了二逆，墮阿鼻地獄，這個公案我記得是目犍連尊者去見提婆達多，目犍連有神通，到了阿鼻地獄見了提婆達多，說你什麼時候出地獄呢？提婆達多說：釋迦佛沒有入地獄，我怎麼能出地獄呢？釋迦佛怎麼會入地獄呢？釋迦佛修了戒、定、慧，他不入地獄；我犯五逆大罪，應該入地獄，怎麼會出去呢？因果報應是這樣，釋迦佛沒有入地獄，我不能出地獄。目犍連問：「你在這裡不是受罪嗎？」提婆達多回答：三界以內最快樂的地方就是三禪天，我在阿鼻地獄，

跟三禪天的快樂一樣，這就是他不斷五逆相，而得的解脫。以五逆相而得的解脫。按聲聞講，他是示現的五逆相；按大乘講，無所謂五逆，無所謂解脫。「亦不解不縛」，「解」是解脫，「縛」是拿繩子綁上、拴上。根本不必解脫，因為沒有煩惱繫縛住你。

《景德傳燈錄》講一個禪宗祖師的公案，有一個小沙彌叫道信，當時年方十四歲，前來拜見禪宗三祖僧璨說：「願和尚發發慈悲，請教給我佛的解脫之法。」弟子業障深重，好像業障把我繫縛住了，今天求祖師給我解脫。三祖僧璨說：「誰縛汝？」是誰束縛了你，使你無法解脫。道信說：「無人縛。」沒人束縛我。三祖僧璨說：「何更求解脫乎？」你叫我給你解脫，是有人把你繫縛住，用繩子把你綁起來，我才給你解開。既然沒有人束縛你，為什麼還要來尋求解脫呢？道信聽後，迴光返照，罪性本空，當時大徹大悟，就得了祖師位。於是就服侍了僧璨九年，後來僧璨將法衣

傳給他，道信即為禪宗四祖。大乘佛法的道理高深，就在這個地方。

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

「不見四諦」，小乘人要考究見諦，不見諦不能證初果。我們在說四諦：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你講得一點都沒有錯，只在那兒說，四諦的真理，你見到了沒？你見到了證初果，得法眼淨。大乘人不著見諦的相，叫「不見諦」，不是不見，見了而不著相。「非不見諦」，大乘菩薩明白四諦法的道理，他見了怎麼不見諦呢？不見諦，是不著見的相。

「非得果」，大乘的果位是超過聲聞、辟支佛小乘的果位。大乘到那果位是經過，不以此為止，所以他不得小乘果。「非不得果」，你證阿羅漢，他也證阿羅漢；你證辟支佛，他也證辟支佛，並不是不能得到果，

得了果，他不著得果之相，還要精進用功。

「非凡夫」，大乘叫聖人，不叫凡夫，因為凡夫流轉生死。怎麼叫非凡夫？因為大乘人已了生脫死。「非離凡夫法」，大乘人了生死跟二乘人不同，二乘人了生死，離開凡夫，超出三界，他不管眾生的事了。大乘人要度眾生，他怎麼能離開凡夫呢？

「非聖人」，凡夫、聖人，是對待分別之法。大乘人不著凡夫之相，也不著聖人之相，才叫「非聖人」。「非不聖人」，他不著相，才能證得大乘聖人之果。

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

「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一切大乘法都能成就，可是他不著相，而離於一切法相，這是正對著小乘人呵斥，小乘人離了我相，不能離

法相。維摩詰來呵斥，就是要叫小乘人破法執。你要是成就一切法，而能離一切法，「乃可取食」，才可以把我的一鉢飯拿去吃。

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

下面這個法，更是須菩提聞所未聞，須菩提天天見佛，天天聞法，維摩居士說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

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

「彼外道六師」，下面講到六位外道師父的名字，印度有的經上是九十六種外道，有的是九十五種外道，怎麼解釋呢？印度修道的，連佛道在內，一共九十六種，除了佛道，還有九十五種外道，這九十五種外道有六

大派，超出一切外道，叫做「外道六師」，下面六師的名字，你們可以查《佛學大辭典》。

外道是你師父，第一位「富蘭那迦葉」，翻成中國話叫「滿實」。第二位「末伽梨拘賒梨子」，翻成中國話叫「味道」。第三位「刪闍夜毗羅胝子」，翻成中國話叫「正勝」。第四位「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翻成中國話叫「粗衣」，他不穿好衣服，穿粗衣服。第五位「迦羅鳩馱迦旃延」，翻成中國話叫「剪髮」，他們也是剪掉頭髮的。第六位「尼犍陀若提子」，翻成中國話叫「出家」，六師有這一派，也是出家的。印度的四大種族婆羅門，他們的生活分四段，有一段是出家。外道六師第六種若提子，完全是出家的。

「是汝之師」，總之外道六師，是你的師父，為什麼我說外道六師是你的師父呢？「因其出家」，你不是執著出家才能成道嗎？外道都出家，

你出家了，外道當然是你的師父，這就是破除不要執著出家相。

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

這句話，更是須菩提沒有聽過的。「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既然外道是你的師父，外道師父要墮地獄，你也要跟著墮地獄。你要是能這樣，才可以取我的飯去吃。

這是故意說相反的話，破除須菩提的法執。外道是菩薩的師父，菩薩不怕。拿釋迦佛作例證，釋迦佛還沒坐菩提樹下，成正覺之前，他五年參訪，完全學外道，他拜外道師父，最有名的，印度二位大神仙，先跟一位仙人學四禪，證得四禪之後，覺得不是究竟法，還有位最大的仙人，又去跟他學四空，證到非想非非想定，也覺得不究竟，才到雪山修六年苦行。覺得苦行也不是究竟法，才到菩提樹下打坐。他是拜外道師父的，外道墮

地獄，他跟著墮。拿地藏菩薩作例證，地藏菩薩不是常在地獄裡嗎？菩薩他隨著眾生六道裡往來。按《維摩詰經》上作證明：「受諸異道，不毀正信。」本來就是這樣，你跟他學外道，外道法都把它攝取過來，但是你的正信不會破壞。不然，不現同事身，不能度外道。但是在菩薩是平常的行門，須菩提聽到可真嚇死，下面更是須菩提沒有聽過的。

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

聲聞修行，先要捨離邪見，起正見，八正道以正見為體，一定要離開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這裡說：「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須菩提你入於邪見之中，不離邪見，還要不到達涅槃彼岸，就在生死此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你常安住於八難境界之中，不得要求無難的境界。八難，是修佛法的八種難：地獄、惡鬼、畜生、北俱盧洲、盲聾

瘖啞、生長壽夭、世智辯聰、佛前佛後，前面已經說過，這八難是學佛法的障礙，菩薩為什麼要住於八難之中？因為他要度八難的眾生，他不住在八難之中，上哪兒去度眾生呢？

同於煩惱，離清淨法。

「同於煩惱」，菩薩隨類現身，在煩惱中現煩惱身，在煩惱境界，現煩惱相。外面他雖然現煩惱相，不現清淨相，但是他瞭解煩惱性空，沒有本體自性，當下即菩提，叫「離清淨法」。

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

「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三昧」就是定，「無諍三昧」，就是無諍的大定。須菩提無諍第一，《金剛經》上說，你得到無諍

三昧，覺得了不得，釋迦佛讚歎你是無諍第一，但是你要作觀想，一切眾生也得到這個定，因為一切眾生本來是佛，還得不到無諍三昧嗎？

下面更是須菩提沒有聽過的，聲聞乘化飯吃，是給眾生種福田，聲聞比丘、比丘尼搭的衣叫田相衣。你要種福，上出家人種，出家人叫福田僧。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這裡說布施你的，不叫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供養你的，反而要墮三惡道，這更是聞所未聞。

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為與眾魔共一手」，你跟一切魔同一個手，一切魔害眾生，你也害眾生，這道理怎麼講呢？魔害眾生不出三界，你害眾生不聞大乘法，不是

也變成一個魔嗎？「作諸勞侶」，「勞侶」是勞怨的伴侶，你跟眾生作勞怨的伴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你跟一切魔，跟一切的塵勞，沒有兩樣。

「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你度一切眾生，說你發慈悲心，但慈悲心不善，慈悲心不大，你對於眾生等於結了冤家，因為你使眾生都不能成佛。

下面更是他沒有聽過的，「謗諸佛，毀於法。」你在誹謗佛，誹謗法。「不入眾數」，就是不入於僧數，梵語僧伽，叫和合眾。這就是你不入三寶之數：佛寶、法寶、僧寶，你都相反。他怎麼謗佛、毀法呢？《金剛經》上有明文，你說佛說法，就是謗佛，因為佛說法，無法可說，才是名說法。你不入僧數，你只是小乘僧，不入大乘僧。

聲聞乘眾，都要求滅盡定，才能度脫生死，你「終不得滅度」，怎麼終究不能滅度？他入了滅盡定，就超出三界，怎麼不得滅度呢？聲聞乘入

了滅盡定，遠離三界，大乘人看見須菩提已經喝醉了，他在那兒入定，根本沒有度脫，所以終不得滅度。

「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你要瞭解這些道理，才可以吃這個飯。

時我，世尊！聞此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

「時我，世尊！聞此茫然」，聞見維摩詰說這一篇法，須菩提茫然不知，以前須菩提聽也沒有聽過。迦葉尊者，聽懂了就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須菩提茫然，聽不懂。

「不識是何言？」我須菩提不瞭解維摩詰說的是什麼話？「不知以何答？」也不知道怎樣回答他。「便置鉢欲出其舍。」本來站在那兒不走，是因為鉢沒有拿走。這時候飯不吃，連鉢也不要了，因為鉢在維摩詰手裡

捧著，我想要趕快逃走。

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

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維摩詰說：「須菩提！把你的鉢拿去，你不要恐懼。」於意云何？」，你的心意作什麼想法呢？「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如來變化一個化人，來跟你說這些話，你恐懼不恐懼？你明知道他是化人，你把維摩詰當成化人，不就好了嗎？化人跟你說這些話，請問你會不會恐懼呢？

我言：『不也。』

我回答說：化人來問我，我不恐懼。

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

「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一切諸法都是幻化相，我跟你講這些法，不也是幻化相嗎？「汝今不應有所懼也」，一切諸法都是幻化相，我維摩詰這個人也是幻化相，所以你不應當有所恐懼。

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

「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為什麼呢？一切言說之相，不也都是幻化相嗎？

「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有智慧的人，不執著文字，所說那些名相，都是文字之相，有智慧的人，不執著文字，管你說什麼文字，他不執著，所以無所恐懼。

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

「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為什麼呢？文字性空，文字根本沒有本體，沒有自性，根本沒有文字相，哪裡有文字呢？「是則解脫」，你要是能遠離文字相、語言相，就能得到解脫。

「解脫相者，則諸法也。」你一執著諸法，變成諸法相。實際諸法之相性空，都是解脫相。

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

維摩詰對我說這個法，我聽了茫然，不知是何言？可是維摩詰對這班居士說法，這班居士是大乘根性，聽了證得初果，都得到法眼淨。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所以我沒有資格，擔任不起這個責任去探病。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弟子品一共十大弟子，佛派他們去問疾，誰也不敢去。前面講到弟子品，跟諸位說是為破二乘人的法執，這是總意。現在再告訴諸位，你要會歸自己，維摩詰呵斥這些聲聞弟子，就等於是呵斥我們。我們學大乘法怎麼學？維摩詰講道理，都是講給我們聽的。

十大弟子前面講到四個：一、舍利弗，二、目犍連，三、大迦葉，四、須菩提。接著講第五個，「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翻成中國話叫「滿慈子」，你看《維摩經註》，還有智者大師的《文疏》，另外有一個翻譯叫「善知識」，我們看《彌陀要解》，每一個大弟子下面有一個譯名，都是藕益大師翻譯的，他不採取善知識的翻譯，就翻為滿慈子，為什麼不採取？因為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善能說法，十大弟子之中，他說法第一，大家都尊稱他叫善知識，善知識不是人的名字，是讚歎他的功德。等於現在你講經講多了，人家都稱你為老法師，在當時稱老法師都知道是稱你。比方我們能仁佛學院的老法師，就是說道源，除了道源沒有其他的老法師。但是老法師別的地方還有，尤其到後世還有，所以必須冠上道源老法師才行，得有一個別號。譬如三藏法師，貫通三藏都叫三藏法師，是哪一個三藏法師？是鳩摩羅什 或玄奘？得有一個別名，所以滿益大師不採取善知識的翻譯，我想一定是這個意思。諸位同學將來講經就說滿慈子，他是說法第一，佛就告訴他：「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到維摩詰居士家裡去探問他的病吧！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富樓那向佛稟白說：「世尊！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

為什麼呢？想起過去，我在一大片樹林之中的一棵樹底下，為一群新學比丘說法。富樓那是先出家的比丘，對於教誡新學有責任，他為出家新受戒的比丘們說小乘法。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

這是維摩詰跟聲聞說法，聲聞的智慧不夠，觀察人的根機觀察不到，但是入定就能觀察到。

「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聲聞的智慧不夠，但是你入定就可以增加智慧，觀察人心，他是大乘根機、小乘根機？觀察好了然後再說

法，那叫應機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穢食」，很粗很骯髒的飲食，「寶器」是金、銀、琉璃、玻璃做的飯碗。你不要拿不好的飯菜，裝到好的寶器裡面，這就是批評聲聞乘的法，等於不好吃的飯，人家是大乘根機，你不應當說小乘法。

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

「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你應該知道，這一大群新學比丘，他心裡所念的，是大乘法？是小乘法？「無以琉璃同彼水精」，「琉璃」叫做白色寶，那是真寶。「水精」看似琉璃，但不是寶物。你不要拿這些大乘根機的新學比丘，當成小乘根機。話是同一個意思，文是相反的。前面穢食，比喻小乘；寶器，比喻大乘。這句琉璃比喻大乘，水精比喻小乘。

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

也。

「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根源」，就是根機。你要先觀察眾生的根機，不要發起以小乘法來教化眾生啊！「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小乘就是叫他斷煩惱、了生死，等於人身上生了一個瘡，要給他治瘡，把他的膿血擠出來，等於斷煩惱；上上藥治好了，等於了生死。不要傷他的皮膚，這個人沒有生瘡，你拿刀子挖他，不是吃了你的冤枉苦頭嗎？

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

「欲行大道，莫示小徑；」「小徑」就是小路。眾生要行大乘之道，你不要告訴他走小路。「無以大海，內於牛跡。」「大海」指大乘根性。

「牛跡」是牛的腳跡。牛走過泥，印了一個小坑，盛了一點點水，牛跡能盛多少水呢？你把大海的水，容納到牛跡，就是你把大乘根機的新學比丘，納到小乘法裡，怎麼能容納得下呢？「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夏天到了晚上，郊外會飛螢火蟲，身上放一點點的光，叫螢火之光。這就是比喻新學比丘是大乘根性，等於日光，你把他看成小乘根性，等於看成螢火之光。

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

「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這些比丘我維摩詰知道他們的根性，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久發大乘心，怎麼現在聽你講小乘法呢？因為中間忘失大乘心。維摩詰的智慧比聲聞乘高，他觀眾生根機不要入

定。阿羅漢不行，觀眾生根機先得入定。文外之意要記著，不然你會生疑，觀眾生根機，為何叫富樓那先入定，因為富樓那不入定，不能觀眾生根機。維摩詰怎麼不先入定？因為他的智慧大，不入定就能觀到眾生的根性，他知道眾生的根性久發大乘心，中間忘失了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他久發大乘心，你應當接續他的大乘善根，怎麼以小乘法來教導他們呢？

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

「我觀小乘智慧微淺」，我觀察小乘人的智慧很微少、淺薄。「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利」是銳利，「鈍」是遲鈍。好像瞎子，不能分別一切眾生的根機，是利根，是鈍根。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三昧」就是正定。這時候維摩詰入正定，維摩詰的智慧比阿羅漢高超，不入定就可以觀察眾生的根機，為什麼這時候又入定呢？他智慧高，高不過佛，他示現等覺菩薩，必須入定才能加被他人得知過去的命。眾生沒有宿命通，加被叫他得宿命通。這時候得入定，定力大了，能加被這些新學比丘，叫他們都認識自己過去的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德本」就是善根。過去不是親近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曾親近過去五百尊佛，都在五百尊佛前種一切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僅在佛的面前種善根，還不迴向小乘，迴向大菩提。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即時豁然」，被維摩詰入定一加被，他們得知宿命，當下大徹大悟。「還得本心」，過去所發的菩提心，又發現接續上了。

這裡還有文外之義，我講《金剛經》時解釋過，誰要是對《金剛經》所講的真空之理，不驚、不懼、不畏，這個人的善根深厚，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前種植善根，於無量千萬佛所種植善根。我們聽到這一段經文產生懷疑，以為這是世尊故意讚歎的。就拿道源作一個例證，我對於《金剛經》所講的道理，從不懷疑，講到哪裡，我信到哪裡。或者在末法時代還能持戒，也是善根深厚，我要發心持戒，我有這麼大的善根嗎？在這裡就可以增加我們的信心，這些比丘過去曾經親近過五百尊佛的善根，中間忘失、忘記了，這時候過去曾經親近過五百尊佛的善根再想起來，

你就要尊重自己的善根。

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

他們豁然大悟，還得本來的菩提心，感恩不盡。「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這裡弄得富樓那很難看，富樓那是老比丘來教誡新學比丘，新學比丘見居士不能頂禮，因為新學比丘也是現比丘相，居然對在家的居士禮足，你是老比丘，沒有叫他們得宿命，沒有叫他們開悟；而這位在家居士叫他們得宿命，叫他們開悟，所以他們得禮謝法恩。

在這裡附帶解釋，我們中國佛教多災多難，求誰來護法呢？求護法、求伽藍，我們也要頂禮。護法、伽藍都是在家身，所以我們結夏安居，按戒律行事，先向護法韋馱尊天行三問訊禮，這就夠尊敬，不頂禮。因為我們結夏安居是比丘、比丘尼，對於在家的護法韋陀不能頂禮，我們只稱他

是尊天。我們早起作韋陀，晚上作伽藍，韋陀、伽藍都是在家相，我們怎麼向他頂禮呢？這就是稱他是菩薩：早上南無護法韋馱尊天菩薩，晚上南無伽藍聖眾菩薩。這裡就有解釋，就是那些新學比丘對於在家菩薩也禮足，這是權巧變通，並不是正法，戒律上是不可以的，這是去除大家的疑惑。

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

「時維摩詰因為說法」，維摩詰看他們豁然大悟，還得本心，就跟他們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這一說大乘法應機，他們得到大利益，對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到不退轉。過去親近五百尊佛，為什麼中間忘失了菩提心？按修行的地位講，因為十信沒有修圓滿。按《金剛經》上講，我們親近過無量諸佛，為什麼到現在還當苦惱凡夫？

中間忘失了。怎麼會忘失？十信不圓滿，進進退退，要努力修行，修到初住位才不退轉，但嚴格地說，要修到第七住才不退轉。

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

這時候富樓那自稱：我很慚愧，我們聲聞乘，不能觀察人的根性，不應該說法。

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已經五個弟子不堪任，佛就再換一個，現在說到第六個。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摩訶」翻譯為大，「迦旃延」翻成文飾，叫

大文飾。他對於文詞注重修飾，說出來的話很文雅、很好聽。這裡要注意，我們說法不要說粗氣話，要學迦旃延尊者，先修辭，迦旃延是論議第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到維摩詰居士家裡去探病吧！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迦旃延仰白佛說：「我也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為什麼呢？想起過去，「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佛跟新學比丘說諸法的宗要，也就是最要緊的義理，說得很簡略。

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

「我即於後敷演其義」，「敷演」就是開演。佛講的是綱要，我就把它開演出來，多說幾句給新學比丘聽，說的什麼呢？「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佛跟他們說的這五個綱要，我把它再詳細解釋，就是聲聞乘的根本法義，修四諦法：苦、集、滅、道，每一個法下面有四種行，怎麼修行能證得四諦呢？苦諦下面就有這四種行：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都是世間的苦諦。寂滅義是涅槃，就是四諦法的滅諦。你知苦斷集，慕滅修道，就證得寂滅。再依著智者大師解釋，把前面四種苦諦合起來二種義，無常義就是空義，無常是空的初門，先修無常觀，再修空觀，就是空。苦義是無我義的初門，先知道苦，然後才能證得我空。

把「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這四個義合成二個，就是小乘三法印的無常、無我這二個法印。「寂滅義」是第三個法印，小乘有這三個法印。你看小乘經，比方《四阿含》是外道師父說的？還是佛說的？用

這三個法印來印證，說的是無常義、無我義、寂滅義，就是佛說的，合起來是這三法印，我給他們詳細解釋，這時候維摩詰來了。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

當時維摩詰跟我說，你說的無常、苦、空、無我、寂滅，都是以生滅心說的生滅法，說的都不合實相，你不能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

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通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一，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

「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畢竟」就是究竟。大乘法講無常，是這樣講的，一切法究竟不生不滅，不是生了再滅，根本沒

有生，哪來的滅呢？這就叫無常義。因為凡夫外道執著常，釋迦佛說法，要破凡夫外道之常，就說一切法無常，二乘人聽到就執著無常。不曉得大乘法的無常之義，是畢竟不生不滅叫無常，畢竟不生不滅就是常，那是真常，就是大乘涅槃裡面常樂我淨的常，不是凡夫外道執著的常。畢竟不生不滅，就是大乘法的無常義，無常者，就是根本沒有常，也沒有無常。

前面要去除疑惑，釋迦牟尼佛跟新學比丘略說諸法的綱要，迦旃延跟著佛言，解釋的是佛說的綱要。釋迦佛並沒有說錯，是你迦旃延說錯，釋迦佛說的是大乘的無常義，是諸法畢竟不生不滅之無常義。你只講到對治凡夫之常，沒有講到對治二乘執著的無常，所以你說錯了。

「五受陰通達空無所起，是苦義。」「五受陰」，就是五陰：色、受、想、行、識。受陰只有一種，怎麼叫五受陰呢？因為它能受一切染污法，得苦的果報，五陰是苦本，沒有五陰身心，誰受苦呢？因為我有個身體，

有個心，身體是色陰，心是受、想、行、識四個陰。因為我有身體、有心才受苦，五陰熾盛苦，是苦的根本，所以叫五受陰。這時候，他通達大乘法「空無所起」，照見五蘊皆空，不是有個五蘊法再空掉，根本從來沒有起，它不生不滅嘛！哪有起了再空呢？空無所起，才是大乘說的苦義。佛說苦，是對治凡夫外道執著世間法之樂，才說苦。但是二乘人執著苦，不曉得涅槃裡有個真樂。樂是幻相，苦也是幻相，因為有了五受陰之後才有苦，五受陰你通達，照見五蘊皆空，空無所起了，才是大乘所說的苦義，就是本來是空，才叫苦義。

「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佛說的空，是對治凡夫外道執著有，和對治二乘人執著之偏空，才說空。要曉得大乘法，諸法畢竟無所有，就是跟著上面畢竟不生不滅，也叫空無所起，畢竟無所有，這才是大乘真空之義。

「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這就是大乘的無我義，凡夫外道執著有個我，佛要破除凡夫外道執著的我，才說無我。但是大乘法，是於我、無我不起分別，不分二個相，這叫無我義。

再說到小乘執著的涅槃，生了再滅，叫寂滅，諸法本來不生。「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諸法本來不生，現今就沒有滅，這就是寂滅義。

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

維摩詰一說大乘法應了機，這些新學比丘都得解脫。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所以我迦旃延不夠資格去探問他的病。佛再換一個弟子。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阿那律」，阿那律翻譯成中國話叫「無貧」，沒有貧窮，過去他是一個農夫貧窮人，看見山上一個老修行，常到街上去托鉢化緣。因為荒年，年歲不好，大家都沒有飯吃，沒有法子供養，這一天，老修行化緣沒有化到飯，抱空鉢回來。阿那律碰到老修行托鉢化飯回來，都會跟他禮貌打招呼：「尊者！你今天托鉢化飯化到了嗎？」「現在年歲不好，大家都沒有飯吃，我也化不到飯。」托不到飯就要挨餓，怎麼能修行呢？阿那律聽了心裡很難過，想發供養心，但他是貧窮人，也沒有飯，吃的是稗子。稗子是稻草裡面生的草，農夫看到稗子要除掉，因為稗子生起來會障礙稻草生長。可是荒年遭旱不下雨，田裡沒有水，稻草不生，農夫就隨它長稗子，稗子不怕旱，稗子結子也能吃，不過不好吃。阿那律說：「尊者！我

想供養你，很慚愧，我是貧窮人沒有米吃，但有一碗稗子飯，供養你好不好呢？」尊者說：「荒年還講什麼好不好吃，你發供養心，有的吃就很好。」於是阿那律把這一碗稗子飯，供養這位比丘，不曉得這比丘是個辟支佛，阿那律一下子就感應九十一劫不得貧窮之報。一直到佛出世，他是甘露飯王的次子，是佛的堂兄弟，跟佛出家證阿羅漢，叫無貧尊者，這是阿那律名字翻譯的來源。

「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到維摩詰那裡去探病。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阿那律仰白佛說：「世尊！我也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

那律天眼所見？」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經行」就是走著用功，跟打坐的意思一樣，坐下來用功，叫跏趺打坐；走著用功，叫經行，現在禪堂裡跑香就是類似經行。為什麼呢？回想過去我在一處經行，就是在那裡用功。

「時有梵王，名曰嚴淨」，這時候阿那律已經證得阿羅漢，有天眼通，能看見天人。「梵王」是大梵天的大梵王，名字叫做嚴淨。「與萬梵俱」，「俱」是同來。大梵天的天王帶著一萬個大梵天的天人來。「放淨光明，來詣我所」，大梵天的天王、天人，本身都有光明，來到我的住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因為釋迦佛讚歎阿那律是天眼第一，所以他們對我很尊敬，先稽首作禮問我說：「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你的天眼能見多遠的

地方呢？

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我即答言：仁者！」，我稱呼大梵王一聲「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釋迦佛讚歎我天眼第一，我的天眼確切是第一，我看釋迦佛住的三千大千世界，如一個菴摩勒果托在手掌裡，不是看得很清楚嗎？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

這時候維摩詰來了，「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

為作相耶？無作相耶？」，「作相」就是作意，意是心意，你心裡有沒有動念頭？用心來觀察，就是作意，作意外面就有相。那時維摩詰問我：你的天眼第一，你用天眼觀察三千大千世界的時候，心裡動念了沒有？你觀看三千大千世界心裡頭有沒有相，就是問有沒有作意？

「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三乘聖者有六種神通，外道有五種：宿命通、天眼通、他心通、天耳通、神足通，但是沒有漏盡通，所以外道有天眼通。外道跟我們佛教有什麼不同？他得作意、得用心：我要顯天眼通，看看大的境界，天眼能知未來世，這叫作意，也叫作相。

懂這個道理，你才懂得目犍連尊者神通第一，被指掌外道打死了，外道一哄而散，他醒過來，發現自己渾身被打成稀爛，顯神足通飛回來，不敢見世尊。他跟舍利弗一起出家，是最好的道友，他去見舍利弗，舍利弗說：「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目犍連說：「指掌外道一個人拿一根棍子，

把我打成這樣。」舍利弗說：「你是釋迦會下神通第一，為什麼不顯神通？」目犍連說：「我那時候連神字都不記得，怎麼顯通？」因為阿羅漢要顯神通，得先作意：我要飛，這就飛了。就差這一點功夫，不是自然的。那個時候目犍連連神字都記不得，不能顯神通，所以被他們打成稀爛。

這是講到阿那律尊者，他的天眼能看見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所以稱為天眼第一。維摩詰居士來就問他：你用天眼看的時候作相，沒有作相呢？要是你有作相，跟外道五通相等，外道顯神通就要作相。「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要是沒有作相，就是修無為法，你應該看不見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這是兩頭問，你說你有作相，跟外道一樣；沒有作相，不應該看見東西。

世尊！我時默然。

維摩詰居士把我問倒了，我不好回答，有作相也不行，無作相也不行。

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

大梵天人聽到維摩詰居士說這個法，從來沒聽見過。

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

大梵天人就行禮問他：「世孰有真天眼者？」「孰」是哪一個？據你這麼一說，阿那律的天眼，不算真天眼，哪一個有真天眼呢？

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

維摩詰回答：「佛世尊得到真天眼，他的天眼不是作意顯神通。」

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

「常在三昧」，佛跟二乘不同，二乘人要入三昧、出三昧。佛是行住

坐臥，常在三昧、常在定，從來不動心、不動念、不作意。

「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他常在三昧，沒有動念，常見諸佛國。阿那律的天眼，只見一個佛國，虛空之內佛的國土無量數，佛統統見到，還不起二相，就是不起差別相。

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這時候大梵天嚴淨梵王，帶來一萬大梵天人，有五百個天人跟大梵王都發了菩提心，還有九千五百人根機不夠。這是講給我們聽的，你修菩薩行，必須先發菩提心；你要想成佛，必須先發菩提心，為什麼嚴淨梵王跟這五百天人發了菩提心呢？就是想成佛，得真天眼，你必須先發菩提心。

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見！

「禮維摩詰足已」，嚴淨梵王跟五百天人跟維摩詰頂完禮，「忽然不見」，大梵王跟大梵天人突然都隱蔽，看不見了。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佛告優婆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優婆離」，「優婆離」，翻成中國話叫做近執，執是執事，佛當太子的時候，他是最親近的執事，他持戒第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到維摩詰那裡去探病。

優婆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優婆離仰白佛說：「世尊！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婆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

「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為什麼呢？回想過去，有兩個比丘犯了戒律，覺得很羞恥，想去問佛，不敢去問，就來問我：「唯！優婆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我們兩個人犯了戒律，實在認為很羞恥，所以不敢去問佛。「願解疑悔」，現在請優婆離尊者，解開我們的疑惑悔恨，「得免斯咎」，「咎」是罪咎。希望我們能如法懺悔，可以免除犯戒的罪。

我即為其如法解說。

我如法跟他們解說，你們犯的什麼戒？是輕戒？是重戒？這時候維摩

詰來了。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

當時維摩詰來了對我說：優波離！你說的法不應機，他們犯戒有了罪，你叫他們這樣懺悔，他犯了一層罪，再加一層罪，不是重增這二位比丘的罪嗎？

當直除滅，勿擾其心。

「當直除滅」，他們犯了戒來滅罪，你應當直接叫他們把罪滅掉就好。「勿擾其心」，不要擾亂他們的心。

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所以者何？」為什麼你擾亂他們的心呢？「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

不在中間。」你說他們犯戒，得了犯戒的罪，你觀察罪的本性，是在心內，是在心外，是在中間？都不在啊！這就是說罪性本空。

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

「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我優波離叫他們如法懺悔，是聽佛說的。維摩詰說：佛說的你沒有完全瞭解，如佛所說：眾生的心染垢了，眾生才染垢，因為眾生犯罪是心犯的。「心淨故眾生淨」，你沒有找到根本在心裡，叫他們依心來懺悔，心裡一清淨，不是眾生淨了嗎？

「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你再觀察心有個所在嗎？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既然犯戒的心，沒有

個所在，罪垢也沒有所在，這就是你觀心本空，觀罪垢也是本空。「諸法亦然」，一切法都是這個樣子。「不出於如」，你看一切法有生有滅，這是如幻如化的幻相，一切法都是真如的本性。

如優婆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

「如優婆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再問優婆離你本人，你現在證了阿羅漢，你的心相清淨，就得到真如清淨之心。你以清淨之心得解脫的時候，心裡面還有沒有垢呢？」

我言：『不也。』

我回答：「我證阿羅漢的時候，心淨了，垢性也本空。」

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

維摩詰說：「那就對了，一切眾生的心相，就是真空無垢的相，本來沒有染垢、罪垢，也跟你一樣。」

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

「唯！優婆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什麼是垢呢？你心裡起了妄想才是垢，你怎麼犯戒得罪呢？你打了妄想，才得犯戒的罪，因為妄想是犯戒得罪的根本。怎樣使心淨呢？你把妄想觀空，不打妄想，心不是本來淨嗎？「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你起了顛倒知見就是垢，無顛倒就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這句話是大乘佛法用功觀心的法子，「取」就是取著，你執著一個我，就取了垢；你不取著一個我，就是淨。

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

「優婆離！一切法生滅不住」，一切法念念生滅，剎那不住。一切法的相，「如幻如電」，如幻化，如電光，像天空掣電光一樣。你看，要打雷的時候掣電光，一閃就過去了，諸法生滅之相，就是這樣。

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燄，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

「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不是相對待的，不是這個法生，要等待那個法滅，那個法生，要等待這個法滅。諸法念念生滅，乃至一念都不會停住。「諸法皆妄見」，再說譬喻，「如夢」像作夢，作夢時，人人物物都有，都是你妄見的。你看見夢境，是你的夢心看見的。你現在瞪著眼，看見人人物物，是你的妄見見到的。「如燄」，好像陽焰一樣，陽焰是夏天有一種地下起的熱氣，遠處看見像一片水，到了那邊根本沒有

水。「如水中月」，再說兩個譬喻，你看見水中有月亮，可是月亮是在天上，水裡的月亮是假的。「如鏡中像」，鏡中有影像是假的，都是如幻如化。「以妄想生」，再推本尋源，妄見就是你的妄想，一切法都由你的妄想生出來的。

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

這就是罪性本空，怎麼會造罪？打妄想造出來的。你找妄想，妄想也是空的。你能知道這個道理，才叫真正奉行戒律；能瞭解這個道理，才叫做善於瞭解戒律。

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

「於是二比丘言」，於是這兩個比丘說。「上智哉！」「上」是讚歎

維摩詰。這位在家人，你維摩詰的智慧太高了。「是優婆離所不能及」，我們平常尊重優婆離是持戒第一的阿羅漢，卻比不上你維摩詰的智慧。「持律之上而不能說」，優婆離是持律的上首，是持戒第一，但是這個道理他說不出來。

我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

「我答言」，這二位比丘說我的智慧不及維摩詰，我也贊成。我當時這樣回答：「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除了如來，再沒有一個聲聞，一個菩薩，能制止他的樂說之辯。除了佛能制止他，其他的聲聞菩薩都不行。

辯才有四種：法無礙辯，義無礙辯，詞無礙辯，樂說無礙辯。樂說無

礙辯包括四種辯才，辯才無礙。「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維摩詰的智
慧聰明通達，像這個樣子。

**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
『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

「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當時這兩位比丘，對於犯戒輕重的疑惑，和
如何懺悔造的罪，都除掉了疑惑悔恨。「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
願言：」他們當時發菩提心，並發大願，「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願一
切眾生，都能得到樂說辯才。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因為這樣，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佛告羅 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羅睺羅」，「羅睺羅」，翻成中國話叫覆障，他密行第一，是佛的親生兒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去探病吧！

羅 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羅睺羅仰白佛說：「世尊！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毗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 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

「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毗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為什麼呢？毗耶離城諸長者子，都是年輕的童子，因為我自己也是

童子，他們歡喜親近我，來到我的所在，都給我稽首作禮，問我說：「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你是佛的親生兒子，要是不出家，應該是轉輪聖王，你把轉輪聖王之位捨掉，為修道而出家，出家有什麼利益呢？「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我照著釋迦佛說的《出家功德經》，跟他們說出家的功德、利益很大，這時候維摩詰來了。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 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你不應當說，出家有功德、有利益。「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維

摩詰這一說是平常沒有聽過的，你說出家有利益、有功德，那不叫真出家，真出家無利益、無功德，才叫出家，為什麼呢？「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因為有利益、有功德，是在有為法上講。你不能出三界，要出三界是證得無為法，無為法怎麼能說有利益、有功德？所以我們真正出家，不但出世俗之家，還要出三界之家，真正出家要超出三界，是越出有為法，證得無為法，才是真出家。真出家哪裡可以談上利益、功德的名詞呢？

「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真正出家是為無為法而出家，無為法，無所作為，哪裡有利益、有功德可談呢？

羅 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

「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在有為法上講，有彼有此，你先出

家，他們還沒有出家，你跟他們說出家有功、有功德，就有彼此之相。「亦無中間」，跟前面講不在內，不在外，也不在中間道理一樣。「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六十二見」，是六十二種邪見，外道的知見，不出這六十二種，你離了六十二種邪見，即處於涅槃的境界。「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那是有大智慧的人所應該受的，也是佛菩薩聖人所應該走的地方。

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

「降伏眾魔」，你要是真出家，為無為法而出家，能降伏一切眾魔。「度五道」，就是度出六道，把阿修羅道配到五道：天道、人道、三惡道，把這五道都超度過來。「淨五眼」，《金剛經》講，釋迦牟尼佛有五眼圓明，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五眼清淨。「得五力，立五根。」

這就是三十七道品的五根、五力。五根是：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先建立五根，本來五根在前，五力在後，才能得到五力。「不惱於彼」，「彼」是眾生。這就是不惱於眾生，要恆順眾生，令眾生歡喜。「離眾雜惡」，我不惱害眾生，一切雜惡我都要遠離。

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

「摧諸外道，超越假名。」我要摧破降伏一切外道，一切假名我都不執著。「出淤泥，無繫著。」超出生死的淤泥，不在三界以內為生死所繫著。「無我所，無所受。」沒有我所有，也沒有我所領受的。「無擾亂」，既然無我所，沒有所受，我的心裡清淨，就不被妄想所擾亂。「內懷喜」，內心得了喜悅，就是四無量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大喜。眾生

都能出生死淤泥的繫縛，得了喜悅，我也得了喜悅。「護彼意，隨禪定」，我不惱害眾生，還要護持眾生的心意，隨順於禪定之法，叫他們持戒，還要修定。「離眾過」，隨順於禪定，就不會犯戒，遠離一切罪過。

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你要是能夠這樣，才是真出家。

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

「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於是維摩詰跟諸長者子說：「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你們想出家，現在就出家。按說釋迦佛涅槃以後一千年還叫正法，佛在世更是正法時代，你們都應該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值」是遇到。佛住世，你很難遇到。

這裡要注意，維摩詰是個居士，他呵斥這些大弟子，都是出家人，但並不是輕視出家人，是叫他們發大乘心，修大乘行，還是讚歎出家的，這才是真正的善知識。那麼維摩詰為何不出家呢？示現居士相，來輔佐世尊弘揚佛法。維摩詰贊成這些長者子都出家，佛世難值難遇，正法時代，你們要趕快出家。

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諸長者子回答維摩詰說：我們早就想發心出家，跟我們父母親說，父母不許可，佛也說：父母不許可，不可以出家。

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

「維摩詰言：然」，佛是這樣說，你們聽得也沒錯，要出家一定得父母許可，父母不許可，不得出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詰再勸他們在家發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所以菩薩有出家菩薩、在家菩薩，出了家發菩提心，是出家菩薩。父母不許可，不能出家，你發了菩提心，就等於出家受了具足戒，所以發菩提心最要緊。

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那時候，三十二位長者子，都發了菩提心。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這是十大弟子最後一個，佛成道那一天，阿難尊者降生出世，阿難尊者是斛飯王的兒子，斛飯王跟淨飯王是兄弟，他生了兒子報告淨飯王，又傳來世尊成道，淨飯王大生歡喜，就取名字叫阿難，翻成中國話即慶喜之意，他是多聞第一。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佛再告訴阿難尊者，你去探病吧！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阿難仰白佛說：「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

「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為什麼呢？我回想過去，當時世尊身體有小的疾病，應該吃點牛乳。要記住：出家人可

以吃牛乳，是當藥吃治病，不能貪圖牛奶營養很多，吃了補養身體。

「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婆羅門在當時是有錢的人家，我當時拿著鉢，就到婆羅門家的門下站著去化牛奶。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這時候維摩詰來找我說話：你怎麼這麼早拿著鉢在這裡站著？

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

我說：「居士！世尊身體有小病，我是來為世尊化牛奶的。」

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

維摩詰說：「停止！停止！阿難！你不要這樣說。」

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

「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你不要講這樣的話，如來的身體是金剛不壞之身，一切的惡法都已經斷盡，一切善法都已經聚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生病都是由惡法招感來的，如來沒有惡法，怎麼會生病呢？既然不會生病，還有什麼苦惱呢？

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間此麤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

「默往」，你趕快不要講話。「阿難！勿謗如來。」阿難！你不要毀謗如來，你說如來有小病，就是毀謗如來。「莫使異人間此麤言」，「異

人」，異道之人，就是外道。你不要讓外道聽到你講這粗話，說釋迦佛有小病要吃牛奶，外道聽見要毀謗。「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你不要讓大威德諸天他們聽到，大威德諸天他們都不會生病，釋迦佛怎麼會生病？他方淨土的菩薩來到這裡，是來親近釋迦世尊，他們都不會生病，世尊怎麼會生病呢？「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世間第一有福報的人是轉輪聖王，都沒有病苦，但是他跟世尊的福報相比，還算少少的福報。轉輪聖王得到人間少少的福報，還不會生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何況佛的身體是由無量的福報普會，最優勝福報的身體，怎麼會生病呢？

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可密速去，

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

「行矣」，你趕快回去吧！「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我們都是佛弟子，你不要讓我們受這種恥辱，說我們世尊有病。「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梵志」就是婆羅門的翻譯，外道婆羅門如果聽見你這話，會這樣想：「哼！釋迦牟尼怎麼叫做佛呢？他自己有病不能救，還得化牛奶來治病，怎麼能救別人的疾病？」「可密速去，勿使人聞。」你不要讓人家看見，趕快偷偷回去吧！你不要讓人家聽到你來化牛奶給佛治病。

「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阿難！你應當知

道，如來的身是法身，是一切功德法積聚起來的身體。「非思欲身」，不是有思想、有愛欲的身體。凡夫生病，是從思想愛欲生出來的病，佛不是這樣的思欲身，當然不會生病。

「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為世出世間之所尊，稱為世尊，超過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漏」是煩惱。佛身體沒有煩惱，一切煩惱都斷盡，不僅三界以內的煩惱斷盡，三界以外的煩惱也斷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佛身是無為之身，不墮一切數字。「如此之身，當有何疾？」像這樣清淨的法身，會有什麼病呢？

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

「時我，世尊！實懷慚愧。」我當時聽見維摩詰講這一篇大道理，我心裡很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謬」是錯謬。我是佛最親近的侍

者，曾經親自聽見世尊說身體不大舒服，有點小小的病，難道我聽錯了嗎？
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

「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這時候空中有聲音叫了我一聲，跟我說，前面維摩詰居士所說的道理是對的，但是世尊有病，還是要吃牛奶，為什麼呢？「但為佛出五濁惡世」，「但」是轉語之詞。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但是因為佛示現於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生病，是示現的，示現作什麼呢？使眾生覺悟到病苦，要度脫眾生。「行矣」，你儘管去化牛奶吧！這句跟前面維摩詰叫他行矣，不一樣解釋，前面說行矣，你趕快回去吧！不要讓外道、天人聽見。這「行矣」，你儘管去化牛奶，沒有錯，佛是示現生病的。「阿難！取乳勿慚」，

你只管去化緣取牛奶，不要生慚愧。

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世尊！維摩詰的大智慧、大辯才，像這樣。「是故不任詣彼問疾。」所以我不敢去探病。這是第十大弟子，阿難尊者也不敢去。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於是佛叫第十一個弟子、第十二弟子，如是叫了五百個弟子，每一個弟子都向佛說他們本來的因緣。我怎樣碰到維摩詰，維摩詰怎樣跟我說話。「皆曰：不任詣彼問疾。」都說：「不夠資格去探病。」

講到這裡，弟子品講完了，弟子品的大意，就是要呵斥這些聲聞弟子著相修行，不發菩提心，不度眾生。每一個大弟子碰到維摩詰，維摩詰都給他講一篇大乘佛法，也就是叫我們聽，叫我們學的。第一、發菩提心，第二、行菩薩行。發菩薩心，行菩薩行，你要破我執、破法執。對於眾生要說大乘法，勸一切眾生破我執、破法執，這就是弟子品的本意。

菩薩品第四

已經講了三品，接著講第四品，叫菩薩品，菩薩品是跟著弟子品來的，弟子是聲聞弟子，舉出來上座一共有十大弟子，總結有五百個聲聞弟子都問過，誰也不敢去探病。菩薩品只舉出來四位上首菩薩，總結只說諸大菩薩，沒有說多少菩薩都問過，這是菩薩品的人數跟弟子品不同，前面弟子品完全是破聲聞乘的法執，激發他們的菩提心。

聲聞乘破了我執，沒有破法執，認為所作皆辦，具諸佛法，再不往前精進。釋迦佛勸不動，所以叫維摩詰示現在家居士來呵斥反激，叫他們能發起菩提心，總意就在破聲聞乘的法執。那麼我們連我執、法執都沒有破，聽這是不是太高？聽了菩薩品就知道，不一定要從聲聞乘的次第過來，你直接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就對。我執、法執一起破，不一定要先學聲聞乘，

破了我執再來破法執，你一定死死板板地學，跟他們患一樣的病，等你真正破了我執，了三界以內的生死，你也入偏空涅槃不愛動了。

菩薩品，都是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的菩薩，但是菩薩不是佛，只有佛才覺行圓滿。等覺菩薩有一分生相無明在，還得聽開示，我執、法執二個執一起破，但任運自然先破我執，再破法執，這個層次比如天氣熱，身上穿兩件衣服都出汗骯髒了，要把它換掉，目的是把兩件衣服都脫下來，但是任運自然先脫外面一件，再脫裡面一件，就是目的是要破我執、法執，破起來還是先破我執，後破法執。這些大菩薩我執都破了，法執破得還剩一點點，就是等覺菩薩還有一份生相無明在，聽維摩居士開示，再勇猛精進破法執。

菩薩品還有一種道理，就是菩薩勸導眾生，重要在觀機，要叫眾生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講大乘法沒有死死板板的次第，你按死死板板的次第

做，大乘法又做成聲聞乘小乘法，這是總意。

我們是個凡夫，我們發菩提心，要行菩薩道，一做著了相，著到凡夫這一邊，聲聞乘你還夠不上。這句話你要記到，將來可以作你一生的參考，許多人發心去開道場，要去度眾生，等到開了道場，信徒來了著了相，這一著相統統落到凡夫那一邊，這要時常提高警覺。為何落到凡夫那一邊呢？你開道場要度眾生，沒有信徒來，你度誰？信徒來誰出錢多，當然要好好招待，這是世間相，心是發得平等，任運自然有個次第，這樣人家就批評出家人，外省人叫做「綢緞眼」，看見穿綢緞的信徒特別招待，台灣話叫「金馬眼」，看見戴著黃金首飾的信徒特別招待，這不是落到凡夫這一邊嗎？信徒來了出錢多少，開法會賺了錢，天天就要算帳，這一算賬更落到凡夫那一邊，你出家就為算帳來的嗎？可是不算帳怎麼行，買米要錢，不吃飯不能修行，菩薩也得吃飯，連釋迦牟尼佛還要示現上舍衛國托

鉢化飯吃，不吃飯怎麼行呢？算帳可以，但是你不要著相，學無漏法，你學聲聞乘、菩薩乘，你一著相就錯。沒辦法會，信徒不來；辦法會，信徒來了，你不要著相。但不要著相，不是信徒來，不要招待他，這又弄錯了。你不招待信徒不上門，招待那是方便，招待要度化他，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那是真實行。修六度萬行他不聽，就得假方便接引攝受。閒話少說，開始講正文。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翻成中國話叫慈氏，就是《阿彌陀經》上的阿逸多菩薩，「阿逸多」，翻成無能勝，彌勒菩薩是等覺菩薩，釋迦佛給他授記，只有一生就成佛，所以我們念的當來下生彌勒尊佛，現在還是菩薩，再來下生就是佛，在等覺之中，他是一等的等覺菩薩。

以前跟諸位講過，我們中國供的大肚子胖和尚，那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布袋和尚的相，不是彌勒菩薩的本相。布袋和尚是個歡喜相，長得胖胖開口在那兒笑。天王殿是供天王的，但是彌勒菩薩示現在兜率內院，住在四層天。中國的寺廟把他供到天王殿，信徒一進三門，就看到彌勒菩薩，皆大歡喜，這是攝眾生的方便。你們將來到日本，看見日本人供的彌勒菩薩是天人相，那是本相沒有錯，不要以為人家錯了。

「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佛找第一等的彌勒菩薩，你去探病吧！

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彌勒菩薩仰白佛說：「我也不能擔任這個責任，到維摩詰居士家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

彌勒菩薩將來一生報盡的時候，要生到兜率天，梵語「兜率陀」，翻成中國話叫知足，知足怎麼講？因為兜率天，分內院、外院。內院是候補成佛，一生補處菩薩住的地方。外院是天王、天人住的地方。六欲天第四層天有天王、天人，生到六欲天都是享受五欲之樂，但是兜率天的天王、天人對於五欲之樂知足，因為常受內院補處菩薩的教化，所以叫知足天。

兜率天是外院，不是內院，比如我們住在八堵，海會寺是內院，八堵的老百姓就是住外院。外院有兜率天天王，及其眷屬，就是天人，他們從天上下來，請彌勒菩薩給他們講佛法。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為什麼呢？回憶以前，我為兜率天王和他的天人們，「說不退轉地之行」，不退轉地，以前詳細講過，就是證了無生法忍就不退轉，圓教裡是初住位——發心住，就是十信圓滿再不退轉。怎麼能修到不退轉？彌勒菩薩就開示不退轉地的行

門，叫他們怎樣修大乘佛法，彌勒菩薩說按次第、按步驟修行，毛病就出在這裡。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仁者」是維摩詰稱呼彌勒菩薩一聲。「授記」是授成佛之記。授記在佛教是最大的典禮，就像國王傳太子位一樣，印度的太子沒有做國王，先行灌頂禮，決定他會做國王。在中國叫受封為太子，皇帝的兒子很多，這個兒子受封當了太子，將來接皇帝位。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這個時候維摩詰來了，對我說：「世尊授仁者記」，釋迦佛給你授成佛之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不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因為一切諸大菩薩都是發無上正等正覺

之心，叫大菩提心，也叫成佛之心。這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果，換句話說，你一生當成佛道。

為何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

「為何何生得受記乎？」維摩詰考驗他的功夫，你是受成佛之記的等覺菩薩，再來一生就成佛，是第一等的等覺菩薩。「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那麼我問你，你一生成佛，是哪一生？一生是時間性，時間只能分三個段落：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你是在哪一個時間得受成佛之記呢？

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

「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是過去生，過去已經滅了，那個法沒

有了，不能算一生、二生。「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是未來生，未來的一生，還沒有來到，你不能說，說了語言就出毛病，怎麼能算未來的一生呢？所以未來一生，也不能說。「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若是現在生，時間沒有個時間性，念念生滅不停住，你一念生起，當下就滅了，哪裡有個現在？所以不能說是現在生。

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

這是跟這些出家比丘說法，說的是要觀察生死苦，勸他了生死，可是你要會觀察。「即時」是現在、當下。「亦生亦老亦滅。」「生」，現在是生的時間。「老」，像道源今年八十一歲，可以說老了，但不是到八十一歲才開始老，從生出來就一直在老。「滅」，再活幾年道源老法師不在世間，滅了。所以《楞伽經》有兩句話：「初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

佛說的是勸比丘了生死、出三界，實際就是大乘法，不是我維摩詰跟你們說，是佛說的，即時亦生亦老亦滅，根本沒有一生、二生這一名詞。

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

前面徵問有生不對，現在徵問無生也不對。「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正位」，就是實相，因為有為法，有生、住、異、滅、成、住、壞、空，哪一個位都不正。你說過去，過去已經滅了；你說未來，未來還沒有到；你說現在，現在不住，沒有個正位。我們在這裡上兩點鐘的課，這兩點鐘你坐著沒有動，實際在動你不知道，沒有個正位。不要說兩點鐘沒有定住，剎那剎那也沒有定住，要是定住了是無相法。無相法常常在定，不被三際所遷，不被四相所轉。三際：過去、未來、現在，遷不

動它。生、住、異、滅四相轉不動它，因為它是正位。要說你無生受的成佛之記，無生是實相法。「於正位中，亦無受記」，實相法不許你開口，那裡面沒有名字，實相裡面根本沒有成佛、不成佛，沒有眾生、不眾生，怎麼受成佛之記呢？所以你說有生不對，說無生也不對，沒有受記這件事。

「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沒有受成佛之記這個法，也沒有成佛之法，因為它是實相。「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在有相法中，你不能成立一生受記；在無相法中，更不許開口，你怎樣得一生受記呢？

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

「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生滅都是如如不動的，你雖然生，生是不動之生，生即無生，你是從這真如實相之生得受記嗎？「為從如滅得受記

耶？」你雖然滅，滅即無滅，你是從這真如實相之滅得受記嗎？「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假若你是從真如實相之生得受記，不對，真如實相哪裡有個生呢？「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假若你是從真如實相之滅得受記，也不對，有生才有滅，真如實相沒有生，哪有滅呢？

這裡要學著，它像剝竹筍一樣，越往裡面剝得越細，剝一層，還有一層道理，你不學大乘佛法，怎麼聽到這些名句呢？聽不到，你心裡怎麼會想得到？想不到，你怎麼能開智慧、得辯才。

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

「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眾生都依著真如實相生、幻化，一切眾生當體就是真如。「一切法亦如也」，一切法都以真如為體，真如在哪裡？

真如就在一切法上，一切法也就是真如。「眾聖賢亦如也」，這些賢聖僧也是如啊！「至於彌勒亦如也。」彌勒菩薩，你也是當體就是真如，就是實相。

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

「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假若你彌勒菩薩可以受記，一切眾生也應當受成佛之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二」是對待，「異」是差別。真如實相不是對待之法，不是差別之法。既沒有對待、沒有差別，你彌勒菩薩可以受成佛之記，眾生也可以受成佛之記。

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

「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假若你彌勒菩薩將來成佛，一切眾生也都應當成佛。「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為什麼呢？學了佛法知道眾生都是苦惱相。但是在佛的眼光看來，一切眾生都是佛，不是一切眾生都是菩提相嗎？

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

「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滅度」不是小乘的滅度，是大乘滅度。假若你彌勒菩薩將來得大涅槃，一切眾生將來也能得大涅槃，為什麼呢？「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成了佛二個相，一個菩提相，一個涅槃相。眾生當體就具足，無欠無缺，眾生相都是菩提相，眾生相都是涅槃相。「不復更滅」，他本來就是寂滅相，

還再滅個什麼呢？所以你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眾生也能得到，以這個道理之故，眾生當體就是菩提相，就是涅槃相。

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

「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彌勒你說大乘法，叫他們修菩薩行，得不退轉地，簡直是誘惑他們。「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者」是指人之詞。眾生相空，眾生的心，也當體就空，哪有發菩提心的人呢？這個人是如幻如化的假相，實實在在地講，沒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人。「亦無退者」，彌勒你給他們講開示，叫他們修不退轉行，根本就沒有退轉的眾生，他們就是菩提、涅槃，還退轉到哪裡去呢？

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

彌勒你應該怎樣開導這些諸天子呢？叫他們先不要起分別心，不要分別菩提，對於菩提法起一種知見，這是開示彌勒菩薩，當然不是開示我們凡夫。我們凡夫都是貪圖五欲：財、色、名、食、睡，你把它當成真的，一起執著那就是個見。外道，不是執著有，就是執著無，他起的是邪見。二乘人，執著生死的見，執著證涅槃的見，「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怨家。」他們怎麼這麼害怕，要趕快逃走呢？因為起這個見。大乘菩薩，先要發平等心，才能證得根本智，根本智就是無分別智。你一下手修大乘法，分別什麼是大乘法？發菩提心，你就起了見，見就是一種執著。這當然不是凡夫的執著，不是外道的執著，不是二乘的執著。大乘的執著，還是個見，你有菩提心的見存在心裡，不能得無分別智，道理越來越細，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

得到菩提是跟你說，你沒有發菩提心，叫你發；你沒有得菩提，叫你得。等到你得到了菩提，歸無所得，它沒有個東西，你得到有個東西，不是變成生滅法了嗎？你是在身體上得的？你是在心裡得的？我們凡夫的身體是四大假合，我們的心是六塵緣影，怎麼能得到菩提？所以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那麼怎樣才是菩提呢？下面說得更多了。

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

這就是開智慧、起辯才，我們講一個菩提，講不出道理來。你看維摩詰說出來好多的註解：「寂滅是菩提」，為什麼呢？「滅諸相故」，把一切分別相、差別相都滅除，菩提現前了。菩提不是你修得的，只是你悟得、證得，菩提現現成成，你把這些差別相滅除掉，就悟到、證到菩提。

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

大乘有大乘的觀想，要修大乘的觀想，才能證得菩提，這裡給你高一等的說法，「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修觀想才是菩提，因為離諸攀緣之故。你修觀想，有能觀之心，就有所緣之境，你的心境，能所差別，怎麼能證得菩提呢？菩提是無差別相，所以你修觀想，不能證得菩提，菩提不是觀想得到的，它要遠離一切攀緣之心。

「不行是菩提」，不修觀想，也不行菩薩行，為什麼不行呢？「無憶念故」，你要修菩薩道，得行菩薩行，你的心裡得有個憶念，菩提不許動憶念，因為憶念是第六意識的分別，要遠離分別心，哪有菩薩行可以執著呢？

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

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

「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這個「斷」，不是對著常而起斷滅的斷，這個斷跟前面的「除」字一樣，捨離一切諸見，這就是菩提現前。

「離是菩提」，這個「離」跟「斷」一樣的解釋。「離諸妄想故」，你打妄想，都不是菩提，這是菩提，那不是菩提，全錯！全是你的妄想，怎麼會是菩提呢？所以離諸妄想，離就是菩提。

「障是菩提，障諸願故。」這句很不好消文，你們要看註解，把它記住。「障」是遮止、遮障，遮障為什麼是菩提呢？因為等於遮障一切諸願。願是欲求，你有所希求，就叫做願，你有希求之心，得不到菩提。正覺菩提，能遮障一切欲求得之心，要離諸願，才是菩提。換句話說，凡不能息止求得之心者，就不能證得菩提。那麼我們發菩提大願，當然要求證菩提

之果，但是你一執著就錯，發願是要發，修道是要修，你不能執著，一執著著了相，連聲聞乘都夠不上，一著相落入凡夫，變成有為之福德，要來生來世，享人天福報，那糟了！你修菩提，不要有希求願得之心，所以遮障是菩提。

「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沒有悟入，沒有證入，我要先求開悟、悟入，悟入菩提之理，再求證入菩提之果。你有貪著心，才求悟入、證入，修菩提大道哪有貪著呢？所以沒有悟入，也沒有證入。

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

「順是菩提，順於如故。」隨順之心，就是菩提，因為不是隨順凡夫，不是隨順二乘，它隨順真如實相。

「住是菩提，住法性故。」「住」就是安住，你能安住於法性，就是菩提。

「至是菩提，至實際故。」「實際」就是真如實際。真如實相的理體，能直接到達真如的地方，叫做至於真如實際。

「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意根起了意識，對著的是法塵，內無意識，外無法塵，你怎麼能有二呢？

「等是菩提，等虛空故。」平等是菩提法，虛空是平等的，它對一切人、一切物，無論你是好人、壞人，好的物、壞的物，它都能納受、攝受，所以平等就是菩提。

「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生、住、異、滅，是有為法的四個相，

異就在生住滅中間含著，它不常住就是異。無為法沒有生住異滅，那就是菩提。

「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知」是了知眾生心行的知，不是起分別、起知見的知。你對於眾生的心行，不能觀機，怎麼逗教呢？所以先起根本智，得了根本智，就是無分別智，再起後得智，分別眾生的心行，分別一切諸法，那是後得智的妙用，就是這個知。

「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會」就是合，下面一句有「合」字，不與諸入相會，諸入是內六入、外六入，合起來十二入，也叫十二處，就是內六根、外六塵，都不相會，那才是菩提。六根哪裡是菩提呢？六塵哪裡是菩提呢？

「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不但離煩惱，連煩惱的餘習都要遠離，不與煩惱相合，那就是菩提。

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

「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有個處所，這個地方，那個地方，都是有形色之法。菩提根本沒有形色，哪有一個處所呢？

「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起個名字叫菩提，菩提的名字就是假名，你不可起執著，因為名字根本沒有本體，沒有自性，名字性空，所以假名菩提。

「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你發菩提心，證菩提果，你來度眾生，都是發菩提心度的，結果你不能起取捨之心，都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就

是菩提，因為它無取無捨。

「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亂」是散亂，有了散亂之心，心就染污不安靜。菩提是常常安靜，遠離一切散亂。

「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前面是自靜、安靜，這是「清淨」，沒有染污，所以能善於寂滅，就是菩提，因為它的本性是清淨的。

「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你想有一個取得之心，凡夫取五欲六塵，二乘取偏空涅槃，有取都不能得菩提。菩提遠離攀緣之心，哪有取呢？

「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沒有差別叫「無異」。沒有差別就是菩提，因為諸法都是平等平等的。

「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比」是譬喻，你說菩提像什麼？你說像什麼都錯，所以它沒有比喻。

「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菩提是最微妙之法，因為凡夫二乘都

不能了知，到了等覺菩薩，還有一分不能了知，所以菩提是最微妙之法。

上面這一段，是過去彌勒菩薩聽維摩詰居士開示的。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

說到這裡總結一下，叫一聲「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兜率天的天王帶著天人來跟我請開示，我給他們說怎樣能得到不退轉地的行門，我說了半天，誰也沒有得到不退轉。等到維摩詰一說，當時就有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得到不退轉地，所以維摩詰比我高得多了。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佛再找第二個菩薩。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光嚴是個在家青年菩薩，叫做童子。前面彌勒菩薩當來下生成佛，現出家相，釋迦世尊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供養他一件金縷袈裟，衣上的欄，就是田相一塊一塊，現在我們搭的大衣、二十五條衣，就是根據那個。金縷袈裟獻給世尊，世尊接受了自己不用，轉送給彌勒菩薩，佛說：彌勒菩薩你的相好莊嚴，搭這衣很合適，所以送給他。為什麼呢？因為有信徒送我們供養，不可以不接受，你不要自鳴清高，這個不愛，那個不愛，信徒怎麼種善根培福？信徒送來了就接受，但是你不要起貪著，轉送給別人，就是這個典故。這個典故不是說得太遠了嗎？這是帶著講幾句開示，就是證明彌勒菩薩是出家相，他要不是出家菩薩，怎麼搭金縷袈裟？

經上稱童子的，不全是在家菩薩，文殊師利、善財都稱童子，這一個光嚴童子，是在家童子現居士相。「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佛說：「你去探病吧！」

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光嚴童子向佛報告說：「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

為什麼呢？回憶我從前出廣嚴大城，當時維摩詰正要進城，我和維摩詰在城門下相遇。

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

維摩詰是個老居士，我見面給他行禮。我就問他：居士你從什麼地方

來呢？

答我言：『吾從道場來。』

「答我言」，維摩詰居士一開口就是道話，「吾從道場來」，中國頓教禪宗學這一點學得很像，你說日常穿衣吃飯的話，他都按道話答覆你，因為出家人叫修道之人，說的都是道話，穿衣服是道，吃飯也是道，你看禪宗語錄，都是這樣，你問我從那裡來？他就說道話，我從道場來。

我問：『道場者何所是？』

我請問他：道場在什麼地方呢？

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

「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這就是《大乘起信論》上的三心：直心、深心、大慈心，也是《維摩詰經》前面所講的：直心、深心、大慈心。第一、你要發直心，直心就是道場，沒有虛假之心，有諂曲之心，就不是直心了。

下面都是這個道理，你要是不懂這個道理，就是不會修行用功，你以為在大殿上殿才是用功，這是說用功的人。不用功的人，上殿不開腔，他在打妄想、或打瞌睡，那不足掛齒，他不用功，你天天為他生氣，誰有這閒功夫？這是真正用功的人上殿用功，下了殿就不用功了。要是坐香的時候用功，開了靜就不用功；念佛的人，打佛七用功，不打佛七就不用功。再說近一點，拿起念珠就用功，不拿念珠就不用功，這就是你的道場有一定的地方，不曉得道場在你的心裡。你怎麼那個時候不用功？因為你的心裡起了虛假之心，打了妄想。所以你要曉得，行住坐臥都在用功，行住坐

臥都是你的道場，馬路也是你的道場，到了十字街頭人最多的地方，還是你的道場。所以古人說：「道在紅塵鬧市修，十字街頭好打坐。」十字街頭東來西往，你在那裡坐著，才是真正會打坐。這就是說：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你發了直心，沒有虛假，你能發菩薩行，才是你的修道之場。因為你能辦證大涅槃的事，能辦度眾生成佛的事。

「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講到深心，就是第二個心，「深心」是樂集一切諸善行。「增益」是多多增加。樂集一切諸善行，多多增加一切功德，這就是深心。

「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無錯、無謬才是菩提，菩提心就是道場，沒有錯謬。

前面是發這四個心：直心、發行心、深心、菩提心，下面講六度。

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

「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我們修布施度，一著相就希望對方報答，他要是不能報答，你心裡就起恨心：「我待你這麼好，給你多少東西、多少錢，甚至於交給你一個道場，你不報我的恩！」你心裡動了瞋恨，跟他結冤仇，講一大堆他的壞話，造口業。心裡要這樣想：「布施是我的本分，我發心行菩薩道，不是你逼迫我行。我行菩薩道，修布施行，是要度自己的慳貪，這是我的本分，你報答我作什麼？」剛才說有信徒供養我們，不可以自鳴清高，不接受布施，他要報答，你接受，但是他不報答，你也不記掛，這樣才不著相，所以布施是道場，不望報答。我們眾生是慳貪成性，

不肯布施，等你布施，就希望人家報答，這不是菩薩心。

「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你所有的菩提大願，能夠具足圓滿，非持戒不可。學大乘法，你把持戒這一步功夫忽略，大大的錯誤，要求定、要求慧，結果你什麼志願都不能滿。因為你持戒不清淨，天天為非作惡，怎麼能滿你的菩提大願，所以持戒是道場，你的大願能夠具足。

「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眾生是凡夫，本來就不好惹，不要說他跟你結冤仇，他要嫉妒障礙侮辱你；你跟他結好緣，他也要嫉妒障礙侮辱你。那忍無可忍，你就要跟他作對，他是個凡夫，你也變成凡夫；他是個壞人，你也變成壞人，這就生了障礙，修行不能修了。心裡要這樣想：「我對一切眾生，心無障礙，我對你好，布施是我的本分，我不希望你報答。你不但報恩，反過來嫉妒障礙侮辱我，你是凡夫，我不跟你一般見識。我不跟你學眾生，我要學佛，我嫉妒障礙你，不是跟你學了嗎？」

所以要心無障礙。

「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怎麼叫精進呢？不懈退就叫精進，《維摩詰經》光六度說了好幾遍，你把這些道理會在一起研究，就會講六度了，不就開智慧、得辯才嗎？

「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柔」是很順、很和。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成性，難調難伏，不柔順、不柔和。你修禪定，去學打坐，你坐三十分鐘坐不住，因為你心裡不調順、不柔和，你最初要強制修定，定久了剛強之性，調順柔和，就可以入定。

「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釋迦牟尼佛講的，是釋迦牟尼佛的；維摩詰講的，是維摩詰的。我們看見諸法，還是差別相，聲聞人見了四諦之理，我們誰看見四諦之理？我們是在這兒學、在這兒說，你能見到四諦之理，至少證到初果，所以現見諸法，先開智慧，智慧就是道場。

慈是道場，等眾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

下面講到四無量心。

「慈是道場，等眾生故。」你對於眾生要發大慈心，怎麼大慈呢？慈能與樂，你不是與哪一個眾生樂，平等與一切眾生樂，平等是大慈。

「悲是道場，忍疲苦故。」你去度眾生，疲勞辛苦，要能夠忍，你有悲心，不去度眾生還著急呢？你沒有學會講經，不能當法師；等你學會講經當了法師，就不辛苦嗎？同學坐著聽經，坐了兩點鐘，很疲乏、很辛苦，你當法師嘩啦、嘩啦講了兩點鐘，不累嗎？累了不叫勞，因為他有大悲心

在，能忍耐疲勞辛苦。

「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悅樂」，喜悅好樂佛法，這叫大喜，大喜是道場。

「捨是道場，憎愛斷故。」以前講的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眾生得了法樂，叫大喜，歡喜眾生得了法樂。平常大捨怎樣講呢？對於前面大慈、大悲、大喜這三個心，還要捨掉不著相，叫大捨。這裡是捨憎愛，你對於大慈、大悲、大喜，要是著相，就愛大慈、大悲、大喜，這個心沒有斷，還是屬於愛，憎愛都斷了，哪有什麼不可捨的？這就是四無量心。

我問你們，何謂大乘十四種法相？《教乘法數》《佛學大辭典》上沒有，是我研究幾十年大乘佛法研究出來的，我講課給你們講了，你們錄音已經錄了，說來說去，離不開這十四種法相。大乘佛法一共十四種法相是綱要，第一、六度，第二、四無量心，第三、四攝法。你不會修六度，不

會修菩薩行，菩薩行在哪裡修？就在六度法門裡，由六度而開萬行，萬行攝起來有六度。六度在哪裡呢？六度不是小乘法，是大乘法，大乘法是對眾生行，你布施沒有眾生，上哪兒行布施呢？你持戒，這個世界只有你一個人，你根本不會為非作惡，是在眾生分上持戒的。如此類推，你要對一切眾生，發四無量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這樣要去度一切眾生。但是度無量眾生，你不假方便還不行，四攝法是方便的總綱，廣開來是一切方便法門。這是我研究幾十年佛法，看了幾十年註解，有一點心得，找到它的綱要。不然，你看到這裡，忘掉那裡，大乘法相太多，你找不到綱要。

前面說了六度、四無量心，再說六種神通。

「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六種神通都成就了，神通就是道場。「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八解脫，也叫八背捨，能背捨就是得解

脫，解脫就是道場。

「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由四攝法廣開來，叫一切方便，你教化眾生不假方便，教化不了。

「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應該先說四攝，後說方便，這裡文法變換，先說方便，再說四攝。四攝就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能攝受一切眾生。

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

無所畏故。

「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你想度眾生，根本不聞佛法，拿什麼東西去度呢？聞得少不行，得多聞。但是執著多聞，不能修行，單重解不重行，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怎麼能去利益眾生呢？解釋叫你行解並重，「多聞是道場」，是解；「如聞行故」，是行，你聽到就去行。

孔子門下子路、顏回就有這個功夫，聽了都能行。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我跟顏回講道理講了一天，講什麼，他聽什麼，沒有一點違背的意思，像個愚癡一樣。退了以後，我再省察他私人的生活，都照著我說的道理做，那就是如聞而行。《論語》上讚歎子路：「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聽了一種道理，就要行一種道理，這一種道理還沒有行，怕再聽第二種道理，

他認為這一種道理還沒有做好，再講一種道理怎麼辦？所以他要如聞而行。孔子門下三千弟子，為什麼把七十二賢人列出來？因為七十二賢人都如聞而行的人。這就是開示諸位同學，你要如聞起行，佛教現在為何衰弱？因為在家弟子多數迷信，出家弟子多數愚癡，根本沒有聞到佛法，那裡講多聞呢？聞到了，我們同學患毛病，學了幾句，嘴巴嘩啦嘩啦，儘講閒話、抬閒槓，你修行了沒有？這樣聞而不行又錯誤了。要如聞起行，那就是道場。

「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正觀」，就是無常、無我、涅槃寂靜，這些觀想都是正觀想，因為它能降伏你的妄想心，那就是你真正的修行道，能觀諸行是無常，觀諸法は無我，觀諸法皆是涅槃寂靜。

「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三十七道品是二乘人共修之法，菩薩修也是以它作基礎，捨一切有為法，非從三十七道品修不可。

「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四諦是：苦、集、滅、道。你依著苦集滅道來修，依著苦集滅道來說法，就是你的道場，因為這樣不會誑騙眾生。外道說法都是騙眾生，因為他根本不懂什麼叫世間、出世間，懂得什麼真理呢？所以四諦是道場，不誑騙眾生。

「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緣起是十二緣起，你觀緣起，無明盡，乃至老死盡，這樣你就證得緣覺果。你觀它的有盡，只證得小乘緣覺；大乘修十二因緣，要觀到無盡。在《心經》有明文：「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就是這一句的註解。

「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前面講過煩惱是菩提，因為曉得煩惱沒有自性，當體就是真如實相。

「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你執著眾生相，認為眾生難度，我還是自己了生死吧！你著了眾生相，怎麼度眾生呢？根本沒有我，哪有眾生

呢？「知無我」，他知道沒有我相、沒有人相、沒有眾生相，這樣才能度一切眾生，道場建立在眾生分上。

「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一切法」是差別諸法，無法不是你的道場，因為你曉得一切法本來空。

「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傾動」是動搖。你要能降伏眾魔，不為眾魔所動搖。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天魔要來擾亂，千差萬別的魔境，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不修行用功，不曉得魔厲害；一修行用功，魔境來了，道修行了一尺，魔來了一丈，非把你動搖不行，釋迦牟尼佛不為所動，才能成佛。

千差萬別的魔，實際不出兩種，一種硬魔，一種軟魔。釋迦牟尼佛要成佛，天女下來是軟魔，那叫順境的魔，你一動愛染心，動搖了。釋迦佛不被天女動搖，用慈悲觀想：「有什麼能魔我，你仗著年輕貌美，不曉得

你會老，美貌不會長住。」隨著佛大慈的觀想，天女都變成老太太，大生羞恥地回到天宮去了。天王一看，把他的女兒變成了老人，大為光火，於是帶著天兵天將，拿著兵器要殺佛，這叫硬魔、逆境魔，佛還是用一片慈心攝受他，結果刀劍砍不到佛身上，不為硬魔所傾動。現在你不修行辦道，不開道場則已，你要開道場、度眾生，魔來了，一種順魔，你是個男眾，有個女眾來魔你；你是個女眾，有個男眾來魔你，這叫順境魔，你不要被動搖。再者，冤家對頭來了，這個嫉妒你，那個障礙你，第三個來欺侮你，這叫逆境魔，不被動搖，不然道場不能辦下去，眾生你不能度。

「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修行辦道，要出三界，你不曉得三界無處不是你的道場，為什麼？「無所趣」，因為沒有歸趣，一切法皆是如，三界無不是如，三界無不是道場，你到哪裡去呢？

「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我要講經說法度眾生，講經說法無所

畏，現獅子吼，那才是真道場。

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

「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等到成佛了，「力」是十種智慧之力，「畏」是四種無所畏，「不共法」是十八不共法，那都是道場。「無諸過故」，成佛為什麼要得到這十力、四無畏、十八種不共法？因為這裡頭都沒有一點過錯。

「三明是道場」，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就在六通裡面，在佛的本分上叫三明。「無餘礙故」，沒有多餘的障礙，怎麼有多餘的障礙呢？小乘人得了宿命明，他觀到了八萬四千劫，知道你前生前世作什麼，再前面看不到了，看到粗相，細相看不到，還是有餘礙。等到得了三明，過去、

現在、未來，沒有一點餘留的障礙。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你成就一切智，一念就能知道一切法。

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

「如是，善男子！」這時維摩詰叫光嚴童子一聲。前面這個是道場，那個是道場，這裡總結起來，「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波羅蜜」，就是六度波羅蜜。菩薩你所起的行門，就是你走的路，得與六度波羅蜜相應。你去教化眾生，也要與諸波羅蜜相應。「諸有所作」，你一舉一動，做個什麼事。「舉足下足」，你把腳抬起來，把腳落下去。「當知皆從道場來」，菩薩無處不是道場。「住於佛法矣」，到這時候，你安住

於佛法，不會退轉了。

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詰說法時，有天人在聽，五百天人都發了大菩提心。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佛說菩薩品，有四位上首作代表，前面講了兩位菩薩，一位是出家菩薩——彌勒菩薩，一位是在家菩薩——光嚴童子。我講的時候，跟諸位說過，你們看到這經文，聽這道理的時候，就要深入研究，要能開智慧、起辯才。這部《維摩詰經》，智者大師判教，是偏通兼圓之教，天台宗把釋迦如來一代時教判成四個教：藏、通、別、圓。藏教是小乘教，通、別、

圓都是大乘之教。大乘教有偏有圓，通教屬於偏教，別教也屬於偏教，到最後才是圓教。《維摩詰經》是大乘經，偏通兼圓，大部分都是講通教的道理，通教者是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專對小乘呵斥，就是要小乘破法執，勸他發菩提心，所以《維摩詰經》弟子品，到了大家得到利益的時候，結果都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都是通教的道理，但是裡面兼帶有圓教。

講到菩薩品，完全屬於圓教的道理，等覺菩薩要來聽維摩詰的開示，他不講圓教的開示，還跟他呵斥，叫他破法執嗎？那就法不應機，所以跟彌勒菩薩講的完全是圓教的大乘。光嚴童子是在家菩薩，沒有說他的地位，看經文的義理，跟彌勒菩薩那章一樣，可能也是等覺菩薩，等覺菩薩還沒有成佛，還要聽圓教的法。跟彌勒菩薩說的法，什麼法都是菩提法；跟光嚴童子說的法，什麼法都是道場，這兩章合起來就是《華嚴經》：「一

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圓教之理，我們看《華嚴經疏鈔》，勉強把文消通，實際心裡頭並沒有明白。怎樣叫做：「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前天跟諸位同學講，你研究《維摩詰經》，要深入研究，要開智慧，啟發你的辯才，開智慧怎麼開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這兩章就是《華嚴經》那兩句的註解，「一」，一個菩提法；「一」，一個道場法。「即是多」，一切法都是菩提，不是「一即是多」嗎？一切法都是道場，不是「一即是多」嗎？一切法都是菩提，都歸到菩提那一個法上；一切法都是道場，都歸到道場那一個法上，不是「多即是一」嗎？這個註解不是多了嗎？所以你要把它研究清爽，懂得這個道理，心裡真正明白，才能啟發智慧。不然你講「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就是看了《華嚴經疏鈔》能消文，還是講得籠統顛預，叫籠統真如，顛預佛性，好像是講過了，實在聽的人聽不清楚，你自己也沒有弄明白。在別部大乘經上，「一法能攝一切法」，怎

樣一法能攝一切法呢？一個菩提，一切法都攝到菩提裡面；一個道場，一切法都攝到道場裡面，不是一法能攝一切法嗎？《金剛經》有一句經文：「一切法，即是佛法。」你看看什麼法，都是菩提法，連煩惱、生死，都是菩提法，那不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嗎？一切法都是道場，那不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嗎？你在這裡要深入研究，自己對於圓教大乘之理，心裡頭把它研究明白，把這兩章深入研究，就能開大乘的智慧，得辯才。我們講菩提，梵語叫覺，叫道，怎麼叫覺？怎麼叫道？佛的覺，佛的道，就叫大菩提，講完沒有了。你看維摩詰講多少道理，都是菩提。我們講起道場，道場者，修道之場，辦道之場，文消通講完，再講沒有了，因為沒有辯才。你看維摩詰，講了多少都是道場。這裡你就可以開智慧，得辯才，這是菩薩章的大意，也是前面這兩章的要意。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持世菩薩」，第三個菩薩，是出家菩薩，能執持佛法，教化世間，叫持世菩薩。佛說：「你去維摩詰居士家探病吧！」

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持世菩薩仰白佛說：「世尊！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

「所以者何？」為什麼呢？「憶念我昔住於靜室」，回憶過去我在靜室裡打坐，經上叫做宴坐。

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

「時魔波旬」，這時候魔王波旬來了。「魔」梵語叫「魔羅」，翻譯成中國話叫害者。他的名字叫「波旬」，翻成中國話叫殺者。害者，害眾生的善根；殺者，殺眾生的慧命。他就是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他為什麼要來害眾生、殺眾生呢？因為他認為欲界的眾生，都是他的子孫，不讓你超出欲界，這個意思你要懂得實在，就像現在不信仰佛教的父母，怕兒女出家一樣。台灣每年傳戒戒期都有擾亂的事情，兒子女兒出了家剃頭來受戒，家裡父母來了，大吵大鬧，非把他們帶回去不可，那不是魔王是什麼？他為什麼不讓兒女出家受戒呢？魔王認為欲界的人，都是他的兒女，所以不讓他們超出欲界，就是這個道理。

「從萬二千天女」，「從」是隨從。隨從他的天女，有一萬二千人。「狀如帝釋」，這是一句形容詞，這時候魔王波旬來了，他裝扮得好像帝釋天的相貌。「鼓樂絃歌」，一萬二千個天女，是他的樂隊、歌隊。鼓動

音樂，彈奏四絃的樂器，口裡一邊唱歌。「來詣我所」，到我靜室裡來。

「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魔王是順境的魔，表現很順從，與他一萬二千個天女眷屬，頂禮我的足後站起來，合起掌很恭敬在裡面站著。

經上沒有說持世菩薩的地位，是不是等覺菩薩？不知道，反正也是很高的位子。要是位子不高，魔王不會親自帶一萬二千天女來，這就是道越高，魔越高。有出家人說：「經上是那麼講，我出家多少年，都沒有看見一個天女，哪有一萬二千天女？」不曉得你的道，沒有那麼高，魔子魔孫就把你魔倒，用不著魔王親自來魔你，也用不著一萬二千個天女來魔你。遇見個黃臉婆就把你魔倒了，還用得著一萬二千個天女來魔嗎？等你修道修得高，可要注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

「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持世菩薩把魔王當成是帝釋天，就給他講開示：「善來憍尸迦！」憍尸迦是帝釋天，帝釋，《阿彌陀經》叫釋提桓因，釋提桓因是他的名，憍尸迦是他的姓，就像社會上的人見面，叫張先生、王先生，只說他的姓，客氣的意思。「善來」，是寒暄之詞，憍尸迦，你來得很好啊！

「雖福應有」，你是忉利天的天主，帶著一萬二千天女，鼓樂絃歌，這是你的福報。「不當自恣」，「恣」是恣意、任意，也就是放逸。雖然你的福報，應該有這樣的享受，但是你不應該放逸享受這樣的福報。

「當觀五欲無常」，你應該作無常觀，觀想到五欲之樂是無常之法，

不是常住的，你把天福享完，不要墮落下去嗎？「以求善本」，善本也叫善根。這就是出世的善根，你應該了生死、求佛道。

「於身命財，而修堅法。」你享受五欲之樂，第一、有你的身體，第二、有你的壽命，第三、你的資財無量，盡你享受。但是世間的身體、壽命是無常之法，資財也是無常之法，都是不堅固，不能久住。人間的身體，是四大假合的；天上的身體，比人間的身體好一點，也是無常的。人的壽命不出百年，天上的壽命，雖然比人的壽命長，四天王天，一天一夜，等於人間的五十年，上面的天，倍倍高。忉利天的一日一夜，等於到人間享受一百年，比起人間的壽命，享受得很長，但還是無常之法，壽命有完結的時候。資財，是你有福報，資財才無量，等你的福報享盡，資財就隨著沒有了。你應該修堅固的身法，修堅固的命法，修堅固的財法。身體，修無極之身；壽命，修無窮之命；資財，修無盡之財，無極、無窮、無盡，

都是無量的。你要是了生死成佛道，身體永遠常住，佛的身體是金剛不壞身，永遠不會壞，所以佛叫無量壽，他的壽命不會完結。佛的資財是法財，永遠是無窮無盡。你應該修堅固的身體，堅固的壽命，堅固的資財。持世菩薩講開示，是對著帝釋天講的，這就是持世菩薩觀機觀得不清楚，看見天人，把他當成帝釋天。

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

「即語我言」，魔王就對我說：「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稱呼持世菩薩一聲，正士是菩薩的一種翻譯，也翻譯成開士，是求正道之士。今天我帶了一萬二千天女來，送給你，你應該接受下來。「可備掃灑」，掃是掃地，灑是灑水，就是侍候你，給你當侍者。

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所

宜。』

「我言：僑尸迦！」我稱呼他一聲。「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要」是要求，帶點強迫的意思。「沙門」是出家人的通稱，在印度一切出家人都叫沙門，外道出家的很多，叫沙門；釋迦佛的弟子出了家，也叫沙門，但是一定要冠上「釋子」二字。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叫沙門釋子，也叫釋子沙門。

女人對於出家的沙門釋子，是非法之物，我是釋迦佛的出家弟子，我們男眾出家不要女人，你怎麼送我非法之物呢？你要求我接受非法之物，「此非所宜」，「宜」是應當，女人不是我所應當接受的。

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燒固汝耳。』

「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我的話沒有說完，維摩詰居士來了，這就是不請之友，持世菩薩沒有請維摩詰，維摩詰就來了，這是持世菩薩的感應，魔王帶著一萬二千天女來魔他，就感應維摩詰來保護他，更證明持世菩薩的地位很高。這時候維摩詰來了，就跟我說：「非帝釋也」，你不要看錯人，這不是帝釋天釋提桓因，這是欲界第六天的魔王。「是為魔來嬈固汝耳」，「嬈」是擾亂，「固」是圍困。他一個人來擾亂你，還帶了一萬二千個天女來圍困你。這是維摩詰要持世菩薩提高警覺，你用不著再跟他講開示，他是來擾亂圍困你，不會聽你的。

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

「即語魔言」，維摩詰就對魔王波旬說：「是諸女等，可以與我」，你帶來一萬二千天女，你不要送持世菩薩，可以送給我。「如我應受」，

像我是應當受女人供養的。

因為佛的弟子，有出家弟子、在家弟子，持世菩薩是出家弟子，你為什麼拿女人供養他呢？我是在家弟子，應該接受女人，你送我好了。這麼一說，說到魔王頭頂上，他摸不著邊了。

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

「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驚懼」是很驚恐、很畏懼。「念」是心裡想。魔王心裡想：「怎麼來這個人，居然敢要我的天女，是不是要來擾亂我的？」所以魔王也是怕狠的人，比他狠的，他也害怕。「欲隱形去」，天人有隱形術，想隱形走人，「而不能隱」，隱形不了，被維摩詰定住了，維摩詰的法力大，把他攝受住。「盡其神力，亦不得去。」魔王

的神通之力，統統用上，也走不了。

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

「即聞空中聲曰」，這時候空中有聲音說話。「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你想拿天女供養持世菩薩，心太壞了，人家是出家人，你跟人家擾亂作什麼？現在在家人要，你為什麼不給？你想走，走不了，你要想逃命，趕快天女送給維摩詰，才可以走。

魔以畏故，俛仰而與。

「魔以畏故，俛仰而與」，「俛」是低頭，「仰」是仰臉。「俛仰」是形容不得已，因為他心裡害怕起了畏懼之心，於是很勉強、很不得已，把天女送給維摩詰。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天女送給維摩詰，就是他的眷屬，維摩詰就跟這些天女說法。「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魔王過去跟你們一塊住，盡教你們享受五欲之樂，現在他把你們送給我，你們要跟我學大乘之道，就是你們都應該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

「即隨所應而為說法」，天女發了心，維摩詰再跟他們說怎樣行菩薩道，第一、發菩提心，第二、行菩薩道，但是說法得應機，眾生的根機不一樣，他應聽大乘法，如他所應當聽受的，而為他說法。「令發道意」，「道意」是道心，就是前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令他發道心。

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

也。」

「復言：汝等已發道意」，維摩詰再說：你們都發了道心。「有法樂（カセ）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一么）五欲樂（カセ）也。」復樂的「樂」字是動詞，念「一么」，五欲樂的「樂」字是名詞，念「カセ」。現在我給你一種法樂「カセ」，可以自己享受，你不應當再重覆好樂「一么」五欲之樂「カセ」，五欲之樂是：色、聲、香、味、觸。這是講開示的總綱，叫天女享受法樂。

天女即問：『何謂法樂？』

「天女即問：何謂法樂？」天女就問：我們沒聽見過這種話，你叫我們自娛法樂，什麼叫法樂呢？

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

「答言」，維摩詰回答他們，下面幾個樂字都作動詞，都念「ㄌㄠˋ」。「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你初入佛法，要先受三皈依，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受皈依，你要發好樂之心。

「樂常信佛」，皈依佛，要歡喜好樂常常信仰佛，才是真正皈依佛。「樂欲聽法」，你從來沒有聽過一句佛法，皈依法，你要好樂歡喜聽受佛法。「樂供養眾」，「眾」是僧的翻譯，《阿彌陀經》上叫僧，《金剛經》翻譯成「眾」，叫和合眾，簡單翻譯一個眾字。你皈依僧，得供養僧寶。「樂離五欲」，世間的五欲之樂，都是罪業之法，你好樂皈依佛法僧三寶，應該把世間的五欲之樂，統統遠離。

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

「樂觀五陰如怨賊」，你再進一步觀察，我們的身體是色陰，我們的

心法是受、想、行、識四個陰。《心經》上叫五蘊，蘊是蓋覆之意，陰者是障蔽之意，蓋覆也是障蔽。你樂觀色、受、想、行、識五陰之法，像怨賊一樣。他跟你冤叫怨賊，賊是偷財物的，他還要你的命。誰來害你？天魔來害你，你得有資格，天魔才來害你，像持地菩薩、釋迦牟尼佛夠得上。魔有四種：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天魔。到了你要成佛時，天魔才來，所以持地菩薩一定地位很高，雖然沒有成佛，魔王親自來魔他，那就叫天魔。我們凡夫愚癡顛倒，把怨家對頭的賊，當成是我，用不著天魔來魔你，你自己魔自己，把身體的怨賊，當成是我；把受、想、行、識妄想的怨賊，當成是我，一切財物都會讓他偷去。你應該歡喜觀察這個法門，觀察五陰如怨賊。

「樂觀四大如毒蛇」，前面色陰是身體，身體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的。再深一層觀想：我們凡夫執著妄想心：受、想、行、識是我，還

是最後。最先執著身體是我，這個身體冷了不行，趕快給他穿衣服，使他保暖。熱也不行，趕快把衣服脫下來，使他涼快。不洗澡不舒服，趕快給他洗一洗，使他乾淨。有一點病，趕快去找醫生吃藥，沒有病的時候，要給他吃好的。為什麼待他這樣好？把身體四大假合當成是我，不曉得它是害你的。你起了身見，執著四大當我，好像遇到毒蛇，咬你一口，要你的命。

「樂觀內入如空聚」，「入」叫十二入，也叫十二處，分內六入、外六入。「內入」，內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六根內入聚合起來成了一個身體，連妄想心合起來，才叫一個我。「聚」是有很多人家住在一起，叫聚落。你應該把身體觀空，這是一片空空，裡頭沒有人的聚落，身體是四大假合之法，五蘊是非有之法。

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

「樂隨護道意」，你發了道心，要隨從護持你的道心。我們沒有聽佛法不會發道心，聽了佛法發了道心，叫露水道心。像樹葉、草上的露水，見不得太陽，太陽一出來，露水就乾了，這就是受不得五欲境界的考驗。誰當初聽了佛法出家，沒有發過道心呢？道心怎麼又失掉呢？就是遇不得五欲境界，一遇到就被轉掉。要隨從你的道心，不要隨從五欲；要護持你的道心，不要叫它失掉。

「樂饒益眾生」，「饒」是多。你將護道心，道心不是小乘道心，是大乘道心。大乘道心要建築在眾生上，你要多多利益眾生。你要是發饒益眾生的心，就是隨護道意的一個方法。

你學了法，會講經，要去度眾生，比方你開了道場，度了很多徒弟，

甚至十方的人都來親近你，你自己道意不堅固行嗎？你去講經說法，四眾弟子都來聽，不堅固你的道心行嗎？所以大乘佛法修行，是建築在眾生身上。你天天去度眾生，自然而然道心堅固，大乘妙法就妙在這裡。你關著門修行，放逸了自己還不知道。你要住茅蓬、住山洞，入山唯恐不深，自己修行，你有自己修行的功夫嗎？不是打妄想，就是打瞌睡，你住了三年茅蓬，結果睡了三年覺；你閉了三年關，結果在關房裡睡覺，昏沈魔最厲害。所以你得天天去度眾生，根本不敢放逸；去開道場，度眾生出家，你根本不敢放逸，為什麼不敢放逸？因為你天天給徒弟講規矩，自己敢放逸嗎？你自己不守規矩，怎麼給人家講呢？大乘佛法，以利他為自利，要懂得實實在在，才能饒益眾生。

「樂敬養師」，「敬」是恭敬，「養」是供養。你要恭敬你的師長、供養你的師長，因為你是初發道意的菩薩，要去利益眾生，你不學佛法嗎？

一方面講給眾生聽，去利益眾生，一方面自己多聽多學，還要跟你的善知識學。你要恭敬善知識，供養善知識，要歡喜好樂的恭敬供養。

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

「樂廣行施」，你利益眾生，教化眾生，依著六度法門，你自己不行六度，儘講給人家聽，人家不會接受你的。你講六度怎麼好，這是語言之教，身教勝過言教，你要以身作則，自己實實在在去行六度。廣行布施，廣行是多行，第一、布施度，分三種：一、財布施，二、法布施，三、無畏布施，但是出家弟子，多行法施，下面一章法施開示得很多。

「樂堅持戒」，第二持戒度，要堅固執持戒法，不要動搖。你遇見五欲的境界，心裡會動心，我們是凡夫，要堅固執持。

「樂忍辱柔和」，第三、忍辱度，要發柔和的心來行忍辱，對方怎樣嫉妒、障礙、侮辱，你不動瞋恚，要柔和。

「樂勤集善根」，「集」是積聚之意。第四、精進度，就是要勤修一切善法，積聚一切善根。

「樂禪定不亂」，第五、禪定度，勤修禪定，心裡不要散亂。

「樂離垢明慧」，第六、般若度，般若就是智慧。要遠離一切染垢煩惱，才能得到智慧光明。

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莊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

是為菩薩法樂。」

「樂廣菩提心」，前面已經發了菩提心，菩提心要逐漸地養，要廣大起來。跟種樹一樣，最初種菩提苗，要叫它長大成菩提樹，得好好地培養它。你發了道心，不要失掉，要使它廣大起來。

「樂降伏眾魔」，眾魔就是前面講的四種：五陰魔、煩惱魔、天魔、死魔，眾魔都要降伏。

「樂斷諸煩惱」，四魔裡面最厲害的是煩惱魔，你要斷諸煩惱，把煩惱魔斷掉，五陰魔就空了，死魔就了了，天魔也就擾亂不了你，因為最厲害的是煩惱魔，所以特別強調。

「樂淨佛國土」，你修善根，不是培人天福報，都要迴向淨佛國土。我們念迴向偈：「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就是這個意思。

「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這裡經文換了文法，樂修諸功德，不是求人天福報，要莊嚴你的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是莊嚴相好不是為貪圖相好，是要度一切眾生，眾生都著相，沒有相好莊嚴，度不了眾生。所以修諸功德，要淨佛國土，成就相好。

「樂莊嚴道場」，你沒有成佛以前，要發心莊嚴你的道場。這裡沒有道場，我們建立一個寺院起來，有個小的寺院，我們把它擴大起來，擴大了要莊嚴起來。用什麼莊嚴呢？用佛法僧三寶莊嚴。眾生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佛、什麼叫做法、什麼叫做僧？你有道場，是佛道之場，所以你要以佛法僧三寶，莊嚴道場。

「樂聞深法不畏」，要求菩提、要求涅槃，說到甚深的地方，無菩提可得，無涅槃可證，聽見很畏懼。要多聞甚深的大乘之法，聽見不起畏懼。

「樂三脫門」，三解脫門，就是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作解脫門。

二乘人修成小乘的三脫門，我們大乘菩薩也要修三脫門。

「不樂非時」，這句要看註解，你要成佛，不要著急，只要修因，因行修圓滿，到時候就成佛，那個時間就是正時。二乘人著急，沒有走到寶所，五百由旬，他走了二百由旬，到了化城，以為到達寶所，不應該證果，你證果，叫做非時之證。你不要好樂非時之證，不要急著趕快成佛。說即生成佛，那是引誘眾生可以這樣說，你自己發心修菩薩道，要發長遠心，不要急著趕快證果，不要非時之證。

「樂近同學」，你修大乘法，是修大乘法的，你要親近，這叫善友。前面「樂敬養師」，那是善知識，同學利益比善知識利益來得快。你有幾個好同學修行用功，不知不覺被他們同化，也跟著用功。你有幾個好同學研究大乘深理，不知不覺就跟著研究大乘深理，所以你要樂於親近同學。

「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非同學，就是我要學大乘法，他要學

小乘法，甚至他不要出世的小乘，要學人天乘，那不是我的同學。不是你的同學，你不要起恚怒去障礙他，就是你對他不要嫉妒、障礙，不要起恚恨之心，那是你會用功了。眾生根機不一樣，釋迦牟尼佛說大乘法，也說小乘法，他為什麼不都說大乘法呢？不應他的機，你不應該起恚恨、障礙。

「樂將護惡知識」，惡知識，你不要恨他，你不要把他當冤仇，你要冤仇他，可要障礙你呢？你要將就、護持他，希望化轉成善知識，他不轉是我的法力不夠，你自生慚愧，不要恨他，要將就護持他。

「樂親近善知識」，遇到善知識，你要多親近他。

「樂心喜清淨」，你要好樂心喜清淨的道場，清淨的法門。五欲之樂的境界要遠離，那都是染污之法、染污之境。

「樂修無量道品之法」，小乘修三十七道品，大乘也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包括一切道品在裡面，也就是法門無量誓願學，那都是助道之

品。

「是為菩薩法樂。」我們平常學佛法要得到法樂，什麼是法樂？你把前面維摩詰講的開示研究熟，那都是法樂。

以上這些話是維摩詰居士，跟一萬二千個天女說的，他說的話告一段落，魔王可捨不得他的天女。

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

於是魔王跟一萬二千天女說：我從天宮把妳們帶來這個地方，現在妳們聽佛法聽好了，跟我一起回去天宮吧！

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

「諸女言」，天女跟魔王說，「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カレ）」，

我等甚樂（カ、ク）」，你把我們贈送給這位居士，居士給我們講有法樂可以享受，我們都得到甚深的法樂。「不復樂（レ、ハ）五欲樂也」，你叫我們跟你回到天宮享受五欲之樂，我們不好樂五欲之樂。魔王叫天女跟他走，天女不走有理由：你把我們贈送給居士了，怎麼能跟你回去呢？於是魔王再要求維摩詰居士。

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

「魔言：居士！可捨此女？」魔王也會講佛法的道理，魔王說：我是把這一萬二千個天女贈送給你，你可以再還捨給我嗎？「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居士你是大菩薩，我眾生要什麼，你應該布施給我，才是菩薩行。現在我要天女，你應該把天女還捨給我吧！

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

「維摩詰言：我已捨矣！」維摩詰跟他方便說法，我根本就沒有貪受，我已經捨了。「汝便將去」，「將」是率領，你把她們率領走吧！「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能令一切眾生都具足得到求佛法的願望。

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

「於是諸女問維摩詰」，維摩詰居士把天女又還給魔王，天女只好跟魔王返回天宮，回天宮怎麼辦呢？諸女再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止」是住的意思。我們跟他回去魔王的天宮，我們怎樣安住在魔王的

天宮呢？
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

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

「維摩詰言：諸姊！」「諸姊」，諸位大姊，是對女人的稱呼。「有法門名無盡燈」，這是維摩詰開示天女，大乘法門裡面有一個法門，叫無盡燈法門。「汝等當學」，你們應當學無盡燈法門。什麼叫做無盡燈呢？「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燃」是點燃，譬如點燃這一盞燈，兩盞燈、一百盞燈、一千盞燈都點燃了。「冥者皆明」，「冥」，是黑暗。黑暗的燈都點燃，放了光明。「明終不盡」，我給你點一盞燈火，你的燈亮了，我的燈不會不亮。一盞燈，點千百盞燈，二盞燈，再點二千百盞燈，燈燈無盡，所以叫做無盡燈。

「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諸位大姊！一個菩薩開導一百個、一千個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把黑暗的燈點成光明燈了，也就是使這一切眾生都發了道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你自己的道意，不會滅盡。

學大乘法，要學到這裡，你天天講佛法給人家聽，你肚子裡的佛法會講得完嗎？就怕不講，越講越多，你給人家講佛法，自己不研究怎麼行？你不是越研究越高深？講佛法就是訓練口才，越講越流利，你的光明怎麼會盡呢？

「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隨你跟眾生說法，自然增加利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這個法門就叫無盡燈。

「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天子」就是天男。你們今

天得了法樂，都回到魔王宮裡去，魔王宮裡有無數的天男、天女。六層欲界天，不斷淫欲，有天男、天女。到了上二界，沒有天女，只有天男，也是隨著我們欲界眾生說的，好像男人身尊貴。實際沒有女人，怎麼叫做男人呢？所以上二界就叫做天人身。而欲界六層天都是天男、天女，勸他們都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這樣你才是報佛恩。

講到這裡，叫你們注意聽無盡燈法門，我們學了佛法，一定要去弘揚佛法。你們讀了佛學院，要發心辦佛學院，就是一盞燈，燃百千燈。這就是佛恩難報，你報佛的恩，給佛上供養，報不了佛的恩。造佛像、造大殿、點燈、燒香、弄好菜好飯供養，都是表示敬意，佛不享受那些東西，你怎麼能報得了佛恩呢？你得弘揚佛法，常轉法輪。古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你要報佛的恩，不是短時間，百千劫把佛頂戴在你的頭上。「身為床座徧三千」，不但給

佛造像，給佛造金剛座，你願意把身體變成佛的座位，讓佛坐在你身上講經說法。你願意身體遍於三千大千世界，變成佛的法座，這樣你報佛恩了嗎？報不了，怎樣能報得了呢？說法度眾生。「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佛不需要把他的像，頂戴你頭上，佛不需要坐在你的身上，佛需要的是你去度眾生。你要是真正報佛恩，說法度眾生，自己報了佛恩，眾生也得了你的大利益。

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

「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當時，天女都來頂禮維摩詰的腳。「隨魔還宮」，天女隨著魔王回去魔宮。「忽然不現」，天女當時是在持世菩薩靜室裡，忽然看不見了。

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

疾。」

「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世尊！維摩詰有如此自在的神力，自在的智慧，自在的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持世菩薩住的靜室，是一間房子，怎麼能容納一萬二千個天女呢？一間房子並不見得小，這就是《華嚴經》圓教的道理，叫做「小大無礙」，小即是大，大即是小，這是隱覆沒有說明，下面維摩詰丈室裡面能容納三萬二千師子寶座，才是不可思議呢！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這第四位菩薩，是個在家菩薩。「長者子」，前面已經說過，至少得有這四種德，才能叫長者之子：一、位高，二、大富，三、威猛，四、智深。他是長者的兒子善德，要行法施，這時候佛告

訴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你到維摩詰居士家探病。

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善德仰白佛說：「世尊！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為什麼呢？回憶從前，我自己在父親家設大施會，「大施會」，叫做無遮法會，沒有遮止，布施一切人，來的人就布施，這叫財布施。「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一切出家人，我供養；婆羅門，我也供養。「及諸外道、貧窮、下賤」，無遮大會平等布施，這與大乘佛法相合，外道供養，貧窮人供養，下賤人也供養。「孤獨」，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這是世間最苦的

兩種人。「乞人」，還有討飯的人，我都供養他。「期滿七日」，供養定期七天，到了第七天圓滿的時候。

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

「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當時維摩詰居士到大布施法會裡來，跟我說：「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長者子！大施會不應當像你這樣設立，「當為法施之會」，應當設立的是法施之法會。「何用是財施會為？」為何你設立財布施之法會呢？

經文上要注意，維摩詰應該第一天就來跟善德菩薩說法，叫他做法施就好，不要做財施之會，為什麼到第七天財施會做完，才來跟他講要做法施之會呢？因為這樣會把財施之會障礙了，想要接受財施這些人，都不能

滿願，所以等財施會七日圓滿，維摩詰才來進一步開示善德菩薩，要作法施之會。

我們出家弟子尤其應該學到，長者子善德在他爸爸家裡，做財布施會，他爸爸有足夠的錢做財施之法會，為什麼要做法施之法會呢？先把這個意思弄懂，因為財施只能救濟，不能救他的法身慧命。貧窮下賤之人，到了冬天，沒有衣服穿，會凍死；沒有飯吃，會餓死，他們需要財施。但是財施是法施的方便，因為財施是有窮盡的，你家裡有多少財力？眾生貪財之心，沒有窮盡，你布施越多，他越歡喜，不會說夠了，你不要再布施，結果把你所有的資財都捨盡，還不能滿足眾生的願。這時候跟眾生結冤家，沒有滿足他的願，他就恨你，所以光用財施不是辦法。而且眾生得了你的財施，第一、增長他的貪心，他要多少，你給他多少，他本來貪心沒有那麼大，你捨他一碗飯吃就足夠，因為你布施得很多，他得到了還要，

把他的貪心增長起來。第二、增長他的罪過，錢財布施，要多少給多少，他不懂佛法，錢除了吃飯穿衣，有多的錢就造業，去做壞事。他去造業，是你給太多錢引起的，因為他沒有錢不會造業。所以財施不是究竟之法，但不是不用財施，眾生需要錢財，他沒有飯吃，肚子餓，怎麼聽你的佛法？布施飯吃；他沒有衣服穿，凍得要命，怎麼能聽你的佛法？布施衣服；病很重，怎麼學你的佛法？布施醫藥。財施是個方便，究竟還是要拿佛法布施，因為佛法是無盡之施，永遠布施不完，而且越布施越多。前面講過，你要跟眾生講佛法，自己要深造，你講得越多，自己學得越多，因為它是無盡之施，而且眾生聽了，得到真正的利益。本來有貪心，貪心去掉了；本來要造罪業，不造了，所以要作法施之法會。作法施之法會，不是盡說法，該用財施的還是要用，不過財施只是方便，不是究竟，究竟的是法施，不要偏到一邊。

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

「我言：」善德長者子聽到維摩詰這麼說，就請問他：「居士！何謂法施之會？」居士！我善德以前沒有聽說過，什麼叫做法施之法會呢？下面應該是「維摩詰言」，經文省略了，下面是維摩詰講法施之法會的開示。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法施之法會，沒有前一天的供養，後一天的供養，前一個時間的供養，後一個時間的供養，在時間上沒有前沒有後。

「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發心利益一切眾生，我要講經說法，一時能普遍供養一切眾生，叫做法施之法會，這是總說。

曰：『何謂也？』

善德長者子問：「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這怎麼講？我善德還沒有瞭解。

『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

下面維摩詰開示要先發四無量心，維摩詰言：「謂以菩提，起於慈心。」大乘之心怎樣能生起呢？先勸你發菩提心，才能引起大慈之心。前面一句是因，後面一句是果，下面一大段經文都是這樣，以前面法為因，引起下面第二個法，「起」是發起、生起。大慈之心怎樣能引起來呢？你先發菩提心，自然就能引生大慈之心。

「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作「用」字講。用救度眾生心，來生起大悲心，悲能拔苦。

「以持正法，起於喜心。」用護持正法的心，生起大喜之心。因為能護持正法，眾生能學到正法，你能發大喜之心。

「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你能發大慈、大悲、大喜的心，那就是智慧。這智慧你要攝持住，前面大慈、大悲、大喜之心，一定也要捨掉。

先開示要發四無量心，下面再說要行六度法門。

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

「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檀」是檀那，翻成中國話叫布施。「波羅蜜」是到彼岸，這是第一度，布施能到彼岸，叫檀波羅蜜。自己有財不捨，叫做「慳」；想要人家的錢財，叫做「貪」，合起來就是慳貪心。你

要用攝持慳貪的心，起布施心。

「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尸羅」是持戒。我要教化眾生不要犯戒，自己要起持戒的心。

看起來好像前面一句是果，後面一句是因，實際不是。大乘法的修行，妙就妙在這裡，因為你要行檀波羅蜜，才能攝持慳貪心。這裡就是你先發願要攝持自己的慳貪心，天天去行布施法，慳貪心就攝持住了。你要持戒，才能教化眾生犯戒，大乘法叫你先去教化眾生，你自然而不犯戒，就起尸羅波羅蜜。

「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蜜。」「羸提」是忍辱。根本沒有我，誰受侮辱呢？所以你行忍辱，把忍辱度引生起來，自然會證得無我之法。

「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毗梨耶」是精進。先要發願離身心之相，你再起精進，不要懈怠，精進之心就引起來。

「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禪」是禪定。端身正坐，那就是菩提之相。

「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般若」是智慧。你發願求得一切智，來起發般若波羅蜜。

下面文字換一二個字，意思是一樣的。

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

「教化眾生，而起於空。」這就是起三解脫門，你要教化眾生，不要著眾生相，就是起空解脫門。

「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實相是無為之法，是無相之法。你要行菩薩道度眾生，都在有為法裡度，不是捨離了有為法，而起無相解脫門。

「示現受生，而起無作。」你行菩薩道，就得示現受生。行菩薩道，實際不著行菩薩道的相，因為它是無所作為，起無作解脫門。

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

「護持正法，起方便力。」這是總說一切方便，為護持大乘正法，起方便力。

「以度眾生，起四攝法。」再起四攝法門，為度一切眾生，你不起用

四攝法度不了。

「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你不但對於三寶恭敬，對於一切眾生也恭敬。你對於三寶不恭敬，不能承事。對於一切眾生不恭敬，你有我慢。你恭敬承事一切，我慢煩惱就除掉了。

「於身命財，起三堅法。」前面講過，身體叫它堅固，壽命叫它堅固，資財叫它堅固，叫做三堅法。

「於六念中，起思念法。」「六念」者，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布施、念持戒、念天。在六念之中，能引發念正法的思念。

「於六和敬，起質直心。」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合起來叫六和。對於六和僧，你起恭敬，就是質直心、不諂曲的心。

「正行善法，起於淨命。」我們出家修道，不要貪圖邪命。要起於淨

命的生活，就是要行善法，不行非法。

講到這裡要多講幾句，什麼是淨命？什麼是邪命？黑板上寫的有五種邪命，你們再去查《佛學大辭典》、《教乘法教》，「淨命」二字，命就是性命，現在叫做生命，也叫生活。清淨的慧命，是講到最高深的地方，法身慧命是清淨的，因為法身是清淨法身，慧命也是清淨的。講到菩薩修行用功，初發菩提心的菩薩，你的生命怎麼能維持呢？得有生活，才能維持生命。但是我們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生活要清淨的生活，生命要清淨的生命。生命怎樣維持呢？第一、要吃飯，第二、要穿衣服，第三、要住房子。最要緊的是吃飯，不吃飯不能維持，每一天都得吃，不吃就不能用功修行，但是你吃飯，要吃清淨的飯，怎麼叫清淨飯呢？離開五種不清淨，叫五種邪命。為什麼要多講幾句呢？你我都是初發菩提心，學菩薩道的人，自己不要犯了邪命。哪五種邪命呢？

一、詐現異相：現在叫裝老修行，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穿特別的，在大陸上有些老修行穿納襖，補補納納，一塊黑、一塊白，一塊紅、一塊綠，五顏六色，走到街上很刺眼，這叫詐現異相，叫人家知道這個出家人，跟普通出家人不同，好供養他。內心污濁得很，就是希望人家供養他幾個錢，穿這樣衣服招搖過市。還有大陸上有的出家人，應該剃頭不剃頭，留長頭髮，和尚不像和尚，道士不像道士，為什麼要這樣裝飾呢？詐現異相。在臺灣有的宣傳他住在山洞，頭上會放光，叫人家去看他頭上放光，這都是詐現異相。由此類推，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服裝、相貌，你不要裝扮出特別的相貌，穿特別的衣服，這是詐現異相。

二、自說功德：見了有錢的施主，就說他的功夫給人家聽：這個大殿是他修的，那個佛像是他裝的。參禪，他一天坐幾支香；念佛，一天念幾萬聲；拜佛，一天拜幾千拜。自說自己能辦事，那一個道場本來很衰敗，

他去就復興起來。大殿、齋堂都是他修的，表示他的才能。為什麼呢？見了有錢的施主才這樣講，還是想找人家出點功德，化幾個錢。

三、占相吉凶：佛法叫正法，不是外道。「占」是占卦、算卦、算命、批八字。「相」是看相，你長得什麼相？「吉凶」，跟你說吉、說凶。這是犯《梵網經菩薩戒》，為什麼菩薩戒禁止呢？你會看相嗎？你給我看看，我什麼時候成佛？你能看得出來嗎？你會批八字、算命？你算算我的命，我什麼時候成佛？不但成佛你算不到，它是一種世間學問，只算人間這一段，你算算我死了以後到哪裡去？我死了是生天堂？是下地獄？也算不出來，這不是究竟法。出了家，還拿占相吉凶騙錢，都是邪命。

四、高聲現威：這都是出家眾，當首領的人。比方在我們學堂裡，有執事法師負責管學生，有錢的信徒來了，他要陪人家參觀。他故意發發威，哪個同學做得不好，大聲罵一頓，叫信徒相信他是個法師。在大陸上叢林，

當僧值、當糾察是執事（禪宗叫僧值，教下叫糾察）。我們正在上晚殿，有信徒來參觀，他在大殿門口一看，要叫人家知道他是僧值、糾察，就打耳光，不是打這個，就打那個，表示他有威勢。或者不在上殿的時候，高聲罵人。在齋堂裡，除了和尚、糾察師能講話，別人講話犯規矩，他講話不犯規矩，就罵這個、罵那個。我們傳戒期間，這些當引禮的，一個人給他一條楊柳枝，這下他有威嚴了，沒有事就打人，打出事來，被人家告到警察局，弄得下不了台，這都是犯邪命。

五、說所得利，以動人心：這個更巧了，他見了可以出錢的信徒，直接化緣恐怕人家不給，他給人家講：「我現在要修大殿，花錢很多，可是信徒也幫不少了，張居士出了多少錢？李居士出了多少錢？」跟人家說了作什麼呢？叫信徒動心，暗示你也得出一份，目的就在這裡。不化緣怎麼起大殿？不化緣怎麼裝佛像？當然要化，你直心是道場，不要諂曲。比方

我們做法會，要一個帳簿，信徒來要寫名字，出幾個錢？有初發心的信徒，不知道出多少，要看帳簿，看大家出多少，他也出多少，免得難為情。他一看這個信徒來看帳簿，就是想跟人家比較，這個管帳的出家人心裡明白，單找出錢多的叫他看：你看，這個人出五百，還有出一千的呢？叫他看看人家有出五百，有出一千的，你當然不能出少，這都是奸詐心、諂曲心。不是直心，化來的緣，都犯邪命。

離開這五種就是淨命，在印度出家人靠托鉢化飯，沒有飯吃怎麼修行？在中國不托鉢化飯，當然靠信徒、靠施主，你不要諂曲，不要心裡轉了一個彎，再轉一個彎，直來直去化信徒的緣，這不犯戒、不犯邪命。那麼化不到怎麼辦？沒有化不到的，戒律上說，你能保存三寸袈裟，不會沒有飯吃。釋迦佛能打妄語嗎？一直到今天米再貴，出家人沒有餓死的。我們到現在末法時代不會修行，三件衣，還保存一件七衣，因為早晚課誦要

搭，你保存一件七衣，絕不只三寸。你安心，出家靠三寶生活，不要想到沒有緣化，會餓飯。你看深山裡面住山洞、住茅蓬的老修行，也不會餓飯，因為有三寶加持，還有護法神來護持你，你只要安心辦道就對了。

「正行善法，起於淨命。」五種邪命，都不是善法，換句話就是惡法，邪命不是正行。淨命，淺解就是生命，深解就是清淨的慧命。你現在生命都不清淨，什麼時候得清淨的慧命呢？這樣由淺入深。

「心淨歡喜，起近賢聖。」「賢聖」是賢聖僧，你要親近賢聖僧，就是親近善知識。你的心裡清淨，發了歡喜心，就遠離惡人，自然就親近賢聖僧。

「不憎惡人，起調伏心。」「憎惡」是討厭、憎恨他。惡人得遠離，心裡不要討厭他，起自己一個調伏心。你一討厭、憎恨他，自己動憎恨，心不調伏了。

「以出家法，起於深心。」直接念到實相，也是深心。深心，無論按《大乘起信論》講，按《維摩詰經》講，都是樂集一切諸善法，你要是樂集一切善法，必須出家。維摩詰怎麼是個善知識呢？前面對於五百長者子，他開示要出家。這裡又讚歎出家法，才能起於深心，所以維摩詰居士，不是現在坐在出家人頭上的那些居士。

「以如說行，起於多聞。」多聞，才能得聞慧，但是你要如說修行。你不如說修行，什麼經論都知道，但是不修行，不是變成世間學問了嗎？所以要能如說修行，才起於多聞。

「以無諍法，起空閒處。」出家人要住在阿蘭若，阿蘭若是梵語，翻成中國話叫空閒處，遠離人世，最好是住在深山。沒有深山，要離開聚落五里路那麼遠。要牛鳴不聞處，村莊裡牛叫聲，你聽不見，叫空閒處。在都市裡，你要住在寺院裡，寺院裡是空閒處。

為什麼要遠離人群呢？練自己的心，不跟凡夫起爭論。

「趣向佛慧，起於宴坐。」「宴坐」，要打坐，你為什麼要打坐？不求人天福報，不求二乘小果，我要求趣向佛的智慧，才來打坐的。

「解眾生縛，起修行地。」眾生被煩惱、生死所縛，你修大乘行門，要令眾生斷煩惱、了生死，給眾生解縛，這樣就是修行。

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

「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業」是事業。你要多修福德的

事業，但是不是求人天的福報，不是求二乘小果。是為將來要成佛，得到佛的相好；是為將來要成佛，得到一個清淨佛土。

「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要求大智慧，不求世間世智辯聰，也不求二乘的智慧，要起大乘的智慧。因為你不知道眾生的心念，不能觀察眾生的根機說法。你要弘揚大乘佛法，得應機說法，所以我得求智慧。

修行，上面這二句是兩大科，一邊培福，一邊修慧，「福德業」，就是福；「智業」，就是慧。修到圓滿成佛，叫兩足尊，福足、慧足。

「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你應該知道，一切法不應該取，也不應該捨，這樣就入了一相門。一相門是平等的法門，平等的法門是實相的法門。你有取有捨，就是二，無取無捨，平等無差別，才叫一相，這就「起於慧業」。

前面起智業，這裡起慧業，智慧本來是一個名詞，把它分開，智是後得智，叫做分別智；慧是無分別智，叫做根本智。前面起智業，是起後得智、分別智，要為眾生說法，要觀眾生的根機。這裡是慧業，不要分別，才能得到根本智，無分別智。

「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菩薩要修十善，身、口、意三業，都要修善業，但是不是求生天的十善，更不是求二乘小果的善。我起一切善業，是要斷除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我才修善業的。

「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助佛道法」，簡單說就是三十七道品，廣說六度萬行，都是助佛道的道法。為什麼要起一切助佛道品的法？因為我要得一切智慧，要成就一切善法。

「如是善男子」，再把它總結起來，這是跟第四個菩薩善德童子講的，

你光做財施之法會不對，要做法施之法會。善德童子說：「法施之法會怎麼做呢？」就照前面說的那樣做，這是維摩詰開示善德童子，實際就是開示我們，發了菩提心，要修菩薩行，要跟眾生說法，怎麼說？你修菩薩道，怎麼修？這就是跟我們講，叫我們聽的。

「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你開財施之法會，一切布施滿人家的願，布施了七天，實際這樣布施，你的財力還是不夠，不能稱為大施主。而行法施是無盡的，你盡量去跟人家說法，叫法布施。你跟人家說法，自己就要學法，說得越多，你的法寶越多，永遠布施不盡，這才叫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財施是給世間培福種福田，你做法施之法會，才是一切世間的福田。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世尊！維摩詰跟我講這些法的時候，「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印度的四種種族，第一種婆羅門的我慢最大，你勸他發菩提心很難，維摩詰居士現居士身來跟我說法，婆羅門在旁邊聽，最難發道心的婆羅門聽了法，居然有二百人發大菩提心。

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值百千，而以上之，

「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當時我的心非常的清淨，得未曾有的妙法，我向維摩詰頂禮。下面要供養，顯點神通。「即解瓔珞，價值百千，而以上之」，「百千」是多少呢？《普門品》叫「百

千兩金」。「而以上之」，這文翻譯得很好，《普門品》翻譯的是「而以上之」。「上」是把它奉上，表示恭敬。

這裡附帶說明，在家菩薩也掛瓔珞珠，我們現在當法師的掛的念珠，就是仿造瓔珞珠來的。造佛像、造菩薩像，佛不掛瓔珞珠，菩薩才掛瓔珞珠，現在亂造佛像，說那是藝術品，造西方三聖，阿彌陀佛也掛瓔珞珠，這都是外行。

不肯取。

「不肯取」，維摩詰居士不肯受取。在《普門品》上，意思不一樣，無盡意菩薩拿瓔珞珠供養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不肯接受，他為什麼不肯接受呢？因為釋迦世尊在面前，要等世尊說話，叫他接受，他才接受。這裡沒有世尊在，維摩詰可以自作主張。「不」，跟觀世音菩薩不肯接受

的意思不一樣，這就是在家居士來送供養，他執著瓔珞珠價值很貴，要供養你是相信你，得給他掛起來，你不要送給別人。

在家人著相，到現在在家的皈依徒弟，給皈依師父送什麼供養品，比方送幾個蘋果，都要先說：「師父呀！這個蘋果很好，你留著自己吃。」給你送用的東西，也叫你自己用，這都不合佛法，但是這時候你跟這個居士講佛法嫌慢了，只得說：「好！好！好！」第一個居士送來十個蘋果，「師父呀，你留著自己吃。」答：「好！好！好！」第二個居士來，又送了十個蘋果，「師父，你要留著自己吃！」答：「好！好！好！」那麼一天到晚吃蘋果，也吃不完，是不是？你不答：「好！好！好！」不能滿他的願，等回來寺院我們大家分，因為當場跟他說分給大家，說那樣的開示太慢了，要在他還沒有供養之前，就開示他。

善德童子聽到維摩詰開示，也得到法益，所以他要送供養，把價值百

千兩金的瓔珞珠拿來送給維摩詰，但是維摩詰不肯接受。

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

「我言」，善德童子跟維摩詰講：「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就是要等善德童子說這一句話，你把價值很貴的瓔珞珠送給我，我不需要，你給我以後，我就要行布施，你肯不肯呢？善德童子知道這個意思就說：「居士！我供養你，只要納受，我算是培了福，修了功德。你納受了以後，瓔珞珠就算你的，你愛給誰就給誰，隨你的意。」

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

「維摩詰乃受瓔珞」，維摩詰於是接受瓔珞珠。「分作二分，持一分

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這個財施會，上施於婆羅門，下至於最下貧窮討飯的乞人，他把瓔珞珠分作二分，把一分施給最下討飯的乞人。

「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難勝如來」，不在我們這個世界，在他自己的國土，他自己的世界，叫做光明世界。這一分供養奉上瓔珞珠，與會之人大家統統看到，也看到光明國土，也看見難勝如來。

「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瓔珞珠供養了難勝如來，瓔珞珠起了變化，變成四根柱子，一個寶臺，佛在寶臺上坐起來。「四面嚴飾」，這四根柱子四面都有莊嚴飾好。「不相障蔽」，透明、透亮，四面都能看得見，全部的人都看得見。

時維摩詰現神變已，又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

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於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

「時維摩詰現神變已，又作是言」，維摩詰現神通變化以後，又這樣說法：「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布施的這個人，叫「施主」。「等心」就是平等心。你財布施，要發平等心布施，你布施給一個最下的乞人，等於布施世尊一樣，福田之相沒有分別，你所種的福一樣多。「等於大悲，不求果報。」那麼福報多了，是不是等著好果報？那又不對了，我以發大悲心來供養，絕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這樣財布施就變成法布施，還是圓滿具足的法布施。你看《普門品》，無盡意菩薩拿著瓔珞供養觀世音菩薩，請觀世音菩薩受此法施，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瓔珞是財施，因為無盡意菩薩沒有著相，財施

就變成法施。

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城中一最下乞人」，就是在布施會最下乞的人，是由毗耶離大城來的。「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看見維摩詰顯變化神通之力，供養難勝如來，又聽見他說法，當時就發了大菩提心，這都是維摩詰加被他的。

瓔珞珠是一樣的瓔珞珠，施主是維摩詰，供養難勝如來，怎麼瓔珞就起神通變化，變成四柱寶台，四面嚴飾，不相障蔽。布施給最下乞人，怎麼沒起變化？因為他的福報不夠，所以最下乞人接了瓔珞珠沒有起變化，等到他見到神通變化之力，聽見說了妙法，才發大菩提心，這都是維摩詰

利益眾生的公案。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善德童子說：「所以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
「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諸菩薩」，前面聲聞眾是十大弟子，接著是五百個大弟子，都不能去探病。菩薩只有四個上首，兩位出家菩薩，兩位在家菩薩作代表，多少菩薩呢？經上沒有說出來，所以叫諸菩薩。

「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佛叫誰去問疾，誰都說我不堪任，說我過去見了維摩詰怎麼樣、怎麼樣？「本緣」，就是本因之緣，過去的緣，也叫根本之緣，把過去的因緣說一說。

各各說他本人因緣，稱述維摩詰跟他怎麼說法，結論都說：「我不夠資格去探病。」

第四品菩薩品，講到這裡講完了。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佛請文殊師利菩薩去問疾，次於第四，名曰第五。梵語「文殊師利」，翻成中國話叫「妙德」，或「妙吉祥」。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當時，佛告訴文殊師利菩薩：「你去維摩詰居士家探病。」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

「彼」指維摩詰上人，文殊師利尊敬維摩詰居士，稱他為上人，沒有稱居士，居士是普通的稱呼，上人是最高尊敬之詞。我們對於自己的師長，上人是最高尊敬的稱呼。「難為酬對」，「酬」通「酬」，是應酬的意思，「對」是答對，跟他應酬答對很難。

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

「深達實相」，因為維摩詰深達實相之法，初地菩薩證得一分，通達一分，但是達得不深，二地、三地，地地高，地地深，到了等覺菩薩，才算深達實相。實際等覺菩薩跟維摩詰比起來還有一分不深，因為維摩詰是金粟如來再來，已經是佛，他是究竟深達實相。「善說法要」，他對於最切要的大乘法，善於解說最要緊的道理。「辯才無滯，智慧無礙。」「無滯」是沒有停滯。說法像流水一樣沒有停滯，智慧沒有障礙。

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

「一切菩薩法式悉知」，「法式」，是規矩，一切菩薩修行、說法的規矩，維摩詰統統知道。「諸佛祕藏無不得入。」佛得到，菩薩、凡夫、二乘不知道，叫祕密。維摩詰已經成佛，諸佛的祕密之藏，他都能證入。

降伏眾魔，遊戲神通，

一切眾魔，無不降伏，遊戲於神通。

其慧方便，皆已得度。

這個「慧」就是方便慧，跟前面解釋不同，前面的慧業，解釋無分別智，叫做根本智。這個慧是分別智，就是後得智。他因為講慧方便，一切眾生統統得度，就是到了圓滿究竟的地方。

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文殊師利只是讚歎維摩詰的功德，過去並沒有受過維摩詰的呵斥，這裡他應該說：「我不堪任。」但是文殊師利並沒有這樣說。

「雖然」，雖然是這樣，「當承佛聖旨」，佛是究竟聖人，佛的命令，

叫做「聖旨」。我應當承受佛的命令。「詣彼問疾」，到維摩詰家去探病。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

「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大弟子」是聲聞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還有帝釋天、大梵天、四大天王等天人。「咸作是念」，「咸」皆、都也，心裡都這樣想。「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今天文殊師利、維摩詰兩位大菩薩一起對話，「必說妙法」，說的一定都是妙法。

「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這數目字記住，去探病的菩薩只有八千人，聲聞弟子只有五百人，一共八千五百人。天人，

叫百千天人，沒有說數目，總共三萬二千人都願意去當隨從，怎麼知道呢？下面借來三萬二千師子寶座。

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毗耶離大城。

諸菩薩聲聞弟子及眾天人，恭敬圍繞著文殊師利菩薩，像圍繞著世尊一樣，這陣容威儀莊嚴，到毗耶離大城探病去了。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當時，維摩詰居士知道了，他心裡想：今天文殊師利菩薩和大眾要一起來這裡。「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維摩詰居士顯神通之力，把

他房間裡所有的東西，統統空掉，所有的侍者都請出去，只剩下空空的一間丈室。

唯置一床，以疾而臥。

「唯置一牀」，在裡面只放一張床。「以疾而臥」，臥在那兒生病。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牀。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舍」就是室。維摩詰的房子叫做丈室，丈室者，四方各一丈，每一面都是一丈。文殊師利到了維摩詰丈室來。「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看見他的丈室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獨寢一牀」，「寢」是臥。只看到維摩詰單獨臥在一張床上。

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時維摩詰言」，維摩詰先打招呼：「善來，文殊師利！」你來得很好，文殊師利菩薩。維摩詰一開口就說妙法，文殊師利是大菩薩，「不來相而來」，你來了，決定不會著來相。「不見相而見」，你來見我，來探我的病，決定不會著見我的相。「不來」、「不見」，都是不著相，實際文殊師利也是深達實相。實相裡面沒有來去之相，沒有見不見之相。由實相而來，由實相而見，因為實相無相，不來、不見。無相無不相，沒有相可以來，沒有見可以見，就是說的這個道理。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文殊師利稱呼他一聲居士，你說得很對，先讚歎他說得好。「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文殊師利是深達實相的大菩薩，也得跟他說兩句妙法：「我是來了，可是來了以後不會

再來；我要是去了以後，更不會再去。」來跟去是對待之詞，有來必有去，這就是說我們兩個人都是深達實相成佛的。維摩詰是金粟如來，文殊師利菩薩是龍種上尊王如來，過去是七佛之師，他資格可老了。

講來去，來了再來，去了再去。凡夫外道，不出六道輪迴，此道來，彼道去，自己隨意業流轉，絲毫作不得主。業牽到你，叫你到哪一道來，你就來；業牽到你，叫你到哪一道去，你就到哪一道。

二乘人呢？你看《法華經》，五百由旬，二乘人只走了三百由旬，走不動了，佛現一個化城，他以為到達了寶所，不曉得是來到化城。等到世尊跟他說以後，他發了菩提心，曉得自己成道沒有究竟，因為前面還有二百由旬的路程，所以二乘人來了，還得更來一次。去了還得更去，他是去了三界以內的生死，三界以外的生死他沒有去，這時候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才曉得三界以外還有生死，還得更去，所以去了更去。

文殊菩薩已經成佛，是果後行因的菩薩，所以他來，已經到達寶所，哪裡還要再來呢？去，不但三界以內的生死他去了，三界以外的生死他也去了，所以不再去了。

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

「所以者何？」為什麼我今天來看你的病，我說來已更不來，去已更不去呢？「來者無所從來」，因為實相的境界，沒有彼、沒有此。有彼此之相，才有來有去，由此地來，到彼地去。實相的境界，沒有彼此，遍法界都是實相，由實相來，就是「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你去，到哪裡去？根本就在實相裡，所可見都是實相理體，無相無不相的境界。「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就是：凡是一切諸相，皆是虛妄，所可見的虛

妄之相，皆是不可見，實相無相、無不相的可見，是無相之見，所以更不可見。

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

「且置是事」，這個道理先放下，我們不談這些玄妙之理，我是奉世尊的命來探你的病，我們得就事相說事相，不要談妙理了。

「居士是疾，寧可忍不？」居士你的疾病不太嚴重吧！病有病苦，能不能忍耐呢？「療治有損」，「有損」是損減，有所減輕。有病一定要治病，病是不是已經減輕了？「不至增乎」，不會再加重吧！

世尊慇懃，致問無量。

「世尊慇懃」，「慇懃」是很懇切地問。我是奉世尊的命令來探病，世尊很掛念你，很懇切地問候你。「致問無量」，話只有幾句，意思無量。

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居士是疾，何所因起？」一切法從因緣生，生病一定有生病的因由，你是何所因才生病呢？「其生久如？」，你生病多久呢？「當云何滅？」有病要治療，怎樣能把病滅除呢？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

「維摩詰言：」維摩詰不說高深玄妙之理，由事相上答覆：「從癡有愛，則我病生」，這是指一切眾生生病的因，因為一切眾生有愚癡、有愛欲，才生病，一切眾生有病，我維摩詰也生病。維摩詰哪裡還有愚癡、愛欲的煩惱呢？菩薩示現生死，就示現生病，也示現煩惱，所以維摩詰的病是示現的。「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因為一切眾生有愚癡、有愛欲

才生病，但是我的病，不是由癡愛生的，是示現的。

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

「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你問我的病怎樣能滅掉？假若一切眾生不生病，我的病就滅除了。

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

菩薩了脫生死了，為什麼還到生死道來呢？他是乘願再來，為度眾生才到生死道來。離開生死道，哪裡度眾生呢？菩薩為度眾生，才入生死之道，因為菩薩示現生死，有生死則示現有病。

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

「若眾生得離病者」，假若一切眾生遠離病苦，不生病了。「則菩薩

無復病」，菩薩就不再生病了。

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

說一個比喻，「譬如長者，唯有一子」，比如大長者只有一個獨生子，愛得不得了。「其子得病」，這一個獨生子得病。「父母亦病」，他的父親、母親統統為這個兒子生病。

若子病愈，父母亦愈。

父母本來沒有病，為他兒子生病，憂愁得生病。兒子病好了，父母歡喜，病也好了。

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

「菩薩如是」，菩薩也是這樣，「於諸眾生，愛之若子。」愛一切眾

生，像他的獨生子一樣。

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

眾生生病，則菩薩也生病；若眾生的病好了，菩薩的病也好了，跟前面的比喻一樣。

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

「又言是疾，何所因起？」再說這病是什麼原因生起的呢？「菩薩疾者，以大悲起。」前面說病因，是指著一切眾生，「從癡有愛，則我病生」。「我」，當然是指維摩詰，但是他是示現的。菩薩的病，不是從癡愛生，是從大悲心生起的。這是生病的理由，眾生有病，菩薩才有病，菩薩是為發大悲心度眾生才生病的。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

「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問：「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你生病應該有侍者看護你，你室內怎麼空空洞洞，連個侍者也沒有呢？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

維摩詰回答：你看我的室空，沒有什麼好奇怪，諸佛的國土，不是有七寶的莊嚴，有種種的菩薩，那都是無相之相，實際都是當體皆空，諸佛的國土，都是這個樣子。

又問：「以何為空？」答曰：「以空空。」

「又問：以何為空？」文殊菩薩再問，你說諸佛國土皆是空，你的丈室也是空，你以什麼為空呢？」答曰：以空空。「兩個人談妙法，是叫來

的人聽，也就是叫我們聽。上面的空是能觀之智，下面的空是所觀之法；上面的空是智空，下面的空是法空。菩薩怎樣空呢？他得觀空，才能空，用什麼觀呢？用能觀之智，能觀之智是智空，就是無分別智，先不要起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不就一切法空了嗎？能觀之智，是無分別智，所觀之法皆空，所以以智空而得到法空。

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

文殊菩薩又問：「空何用空？」你說「以空空」，一切法本來空，何用你再去空掉它呢？空本來空了，何必再用個空呢？」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一切法本來空，你得有無分別的智空，才能把它空掉，得到一切法空。

又問：「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

「又問：空可分別耶？」兩個人起了辯論，文殊菩薩跟著追問，你說空，得不起分別，你現在在這說，不就有分別嗎？空還可以分別嗎？還能空的智慧，有所空的法，這不是分別嗎？

「答曰：分別亦空。」維摩詰回答：我沒有起分別，為說給一切眾生聽，我說有能觀的智空，所觀的法空，實際分別是無分別的智，那個分別也是空的。

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大乘之法，妙就妙在這裡，外道的邪見，分斷見、常見兩種根本邪見，分開來有六十二種邪見。二乘人學佛法，把它當成毒蛇要遠離，菩薩則不然，文殊菩薩又問：「空當於何求？」，求智空在哪裡求呢？「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維摩詰回答：你應當於六十二種邪見中求，因為你去

觀察外道六十二種邪見，把六十二種邪見空掉，不是得到智空，得到法空了嗎？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文殊菩薩又問：求這六十二種邪見，在哪裡求呢？」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應該說：這六十二種邪見在外道中求，那是外道的執著才有。這裡回答說：應當在諸佛解脫中求，就是解脫六十二種邪見，所以你要求六十二種邪見，應該在諸佛解脫中去求，不然，你執著六十二邪見，不能得到空。」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文殊菩薩又問：諸佛解脫在哪裡去求

呢？「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眾生心行」，就是眾生的生滅心念，眾生心行起了執著，才不得解脫；諸佛的解脫，是在一切眾生的心行中得的解脫。你想成佛，先度眾生，眾生相不空，你怎麼能得到佛的解脫？大乘法妙，求佛法你在佛的身上去求嗎？求佛法在你心裡求，你的心行得了解脫，就是得了佛的解脫，所以當於眾生心行中求。

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者。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你前面問我房子裡怎麼沒有侍者？你要曉得，我的侍者可多了。「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者。」二乘人看見魔害怕，看見外道害怕，要遠離。菩薩要攝化、度他，把魔、外道度脫，

不是都給維摩詰當侍者了嗎？所以外道、諸魔都是我的侍者。

「所以者何？」魔、外道怎麼給我當侍者呢？「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你得順著魔的業來說，魔是好樂生死。你要度魔，得入生死道中度，這就是現同類攝，也叫同事攝。魔好樂生死，我也好樂生死，那麼魔肯親近我，我跟他講點佛法，就把他降伏，不就給我當侍者嗎？所以菩薩於生死不捨棄，他了了生死，不離生死，因為要度這些樂生死的魔。

「外道者樂諸見」，「見」是知見，外道的見解，一起見都是邪而不正，外道就是好樂諸邪見，廣說有六十二種。「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六十二種邪見，菩薩不被它動搖。外道說的見解，說來說去，也沒有我的見解高。我的知見是正見，一定要把外道的邪見降伏住，外道不是給我當侍者嗎？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生病有病相，你是何等病相呢？「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病沒有形，哪有相呢？因為有形相，才可見，我的病沒有形相，怎麼可以看見？

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是你身體生病呢？還是你心裡生病呢？身體生的病，是四大不調；心裡生的病，是生諸煩惱。「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我的病不與身相合，因為身相我都遠離了。也不是與心合，因為我的心，如幻如化，根本沒有心跟病相合。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
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生病都是身體生病，身體是地、水、火、風四大種所生，「一大不調，百一病起」，所以決定是四大種生的病？這四大種究竟是哪一大種生的病呢？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不是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四大種之病，也不離四大種。因為病在我身上，我的身體還是四大種所生，但是我已經離了身相，還現出身相，所以也不是離四大種，但不是四大種。

「而眾生病，從四大起。」我的病不是從四大種起，可是眾生生病，

都是因為有四大種才生起，就是眾生有身體，那是生病之本。如果眾生沒有身體，怎麼會生病呢？身體是四大種生起的，病也是由四大種生起的。

「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因為眾生有病，我才生病，眾生有四大種，所以我不離四大種。和前面說的，眾生有癡、有愛才生病，我也不離癡愛的道理一樣。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

「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慰喻」，慰是安慰，喻是問候，就是慰問。文殊師利菩薩並不是不知道，是替我們初發心菩薩問的，也是教我們初發心菩薩，你要去慰問別的生病菩薩，應該怎麼慰問？

維摩詰生病是示現的，初發心菩薩發了菩提心，要行菩薩道，他還是凡夫，生病不是示現，是真生病。那麼我們也是初發心菩薩，或者比初發

心菩薩位子高一點，打個比方，你是後學，我是老學，我去探你的病，也得有一個規矩，下面維摩詰就答覆他。

下面維摩詰答的道理，要記住它的大意，要遠離凡夫，不落於二乘。因為二乘人遠離凡夫，可是落於二乘。菩薩則不然，菩薩遠離凡夫，不落於二乘。我以前講過，四聖六凡十法界，歸納起來，分三條道路：六凡是偏於左邊，走的是這一條道，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都在這兒輪轉生死。二乘是偏於右邊這條道，他把生死了脫了，入偏空涅槃，不發心度眾生。這就是凡夫二聖不偏於左，則偏於右。菩薩跟佛走中間這一條大道，初發心是菩薩，修到圓滿就成佛。

你怎麼能成佛呢？你得走中間這一條大道，第一步就不要走錯，第一步走錯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想達到成佛的目的地，距離越走越遠。第一，你走到凡夫路上，修的功德，都變成成人天福報。第二、你走到二乘

這一條道上，所修的功德，了自己的生死，不能了眾生的生死，所以最要
注意的，就是出發點第一步，要走到中道上。初發心菩薩，一步步往前走，
一步步離寶所近，功德修圓滿就成佛，因為沒有走錯路。記住這大意，不
然下面維摩詰答的，你不曉得他為什麼一會兒這樣講？一會兒那樣講？

**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
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
滅。」**

維摩詰說：「你去探病，慰問病人，你要跟他怎樣說法呢？」「說身
無常」，說身是無常之法，有了身體才生病，當然被病所苦，但是你要曉
得，身體再健康，也不會常住世間，不要為病而起憂惱，身是無常之法，
但是只說到這裡為止。「不說厭離於身」，不必說身是無常的，你應當厭

離這個身，趕快了生死。為什麼不說厭離於身？因為說到厭離於身，他不行菩薩道，要趕快了生死，脫離老病死苦，那就偏於二乘的道上。「說身無常」，不落於凡夫；「不說厭離於身」，不落於二乘，這樣你的說法才合乎中道。

下面都是這個意思，「說身有苦」，身體是苦本，菩薩也得觀身無常，也得觀身體是苦的，有身體才受苦，沒有身體誰受苦？老子也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因為我有身體，才有患難、災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假若我沒有身體，還有什麼患難、災患呢？菩薩當然要觀身無常，觀身為苦本，但是只說到這裡為止。「不說樂（一、么）於涅槃」，樂是好樂，不說你發歡喜心，好樂涅槃，你要求證涅槃，說這個法就落於二乘。

「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眾生執著身有我，不知道身無我，你

要教導眾生，明白身是無我的道理。「說身空寂」，說身體是苦，苦到結果沒有了，因為它本來是空寂的。「不說畢竟寂滅。」梵語涅槃，翻成中國話叫「寂滅」。不說你要趕快修行用功了生死，證得寂滅，說到畢竟寂滅，就落於二乘。

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

「說悔先罪」，「先罪」就是以前造的罪，乃至於前生前世造的罪，都應該懺悔。你身體怎麼有病呢？是罪業果報，你不造罪業，怎麼會得到生病的果報呢？你活了幾十年，前幾十年可能造的罪很多。就算你今生沒有造罪，前生前世，再前生前世都是凡夫，哪能沒有造罪呢？要好好懺悔，只說到這裡。

「而不說入於過去」，菩薩有罪，還要懺悔呢？你不能落到豁達空，

這也空，那也空，犯了罪可不空，你還是要悔。你說入於過去，落於偏空了。佛經上說：「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遇會時，果報還自受。」你只要造業因，想逃脫是逃不掉的，現在還沒有報，是因緣沒有遇合到，因緣遇合在一起，果報還是歸你自己受。「罪業如影隨行」，罪業像影子跟著你的身體走，你走到哪兒，它跟到哪兒。你生到天堂，它跟你到天堂；你墮到地獄，它跟你到地獄。只要你造的業，不還報不行，不會入於過去，所以你要至誠懺悔。

以己之疾，愍於彼疾。

自己生病，才知道病苦，你要曉得，菩薩發心跟二乘不同。你要觀察一切眾生的病苦，去教化了脫病苦，以自己之病，憐愍眾生之病。你應該知道，現在要去度眾生，當然要受點辛苦，何況帶著病去度眾生，不是更

苦上加苦嗎？

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

「當識宿世無數劫苦」，「識」是瞭解，「宿世」是過去世。你應當瞭解，過去無數量劫的大苦都受過了，那都是為利益眾生而受的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你應該趕快多多利益一切眾生，不要怕為度眾生，而受辛苦。

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

「憶所修福」，你應該回想到，今生今世怎麼能聞到大乘佛法？怎麼知道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還是前生前世修福、種善根。你沒有善根，遇不到大乘佛法；沒有善根，遇到大乘佛法，也不會生信心，信心都不會生，怎麼能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呢？你要回憶過去所修的福，接著再培福，不

要讓善根斷了。「念於淨命」，菩薩生活雖然清苦，要守淨命的道理，不要貪圖邪命。「勿生憂惱。」要清淨生命，不要憂愁煩惱，你才能得到清淨的慧命。

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

「常起精進」，你念於淨命，勿生憂惱作什麼呢？要精進，不要懈怠放逸。「當作醫王，療治眾病。」「眾病」就是一切病。佛是大醫王，能治療眾生的一切病。要行菩薩道，你還沒有成佛以前，要依著大乘經上道理，說法給眾生聽，把眾生的煩惱斷掉，就是療治眾生的病。

再淺一點的講，你發心去當醫生也可以，在家菩薩隨類現身，你要做社會上的事業，最好做醫生，眾生的身體有病，苦得不得了，你先把他的病治好，再治他的煩惱病。出家菩薩要說法給眾生聽，治療眾生的煩惱病，

這樣也是做醫王。

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你見了有病的菩薩，應該這樣慰問他，使生病的菩薩心裡歡喜。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

「文殊師利言」，文殊菩薩再問：「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這還是說給我們初發心菩薩聽的，初發心菩薩生病，我們要怎樣去慰問他的病？照著前面的方式，叫他遠離凡夫種種執著，要觀身無常、觀身是苦、觀身無我、觀身空寂，但是不落於二乘，這樣慰問，給他講開示。那麼初發心菩薩要是自己生病很難過，病魔魔得使你不能用功，退了道心就划不來，所以文殊菩薩替我們問，請維摩詰告訴我們，我們有病，應當如何調伏自己的心？沒有菩薩來慰問，我們怎麼安慰自己的心，心裡打了妄想，

要退道心，怎麼才能調伏？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維摩詰回答：生病的菩薩，應該這樣觀想。「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有病是四大所生，就現在身體上講，你怎麼有四大的身體呢？你前生前世造凡夫的業，才受凡夫之報。凡夫的業怎麼造的呢？妄想顛倒，引生起來無量的煩惱，結果造些凡夫的業。妄想顛倒，煩惱都屬於惑，打了妄想，心裡起些顛倒知見，再動貪瞋癡的煩惱，這個不是真心，由妄想心打出來的，所以屬於迷惑的惑。煩惱貪瞋癡生起來，你要造業，造業才受報，受報就要受苦。現在生病不是很痛苦嗎？主要是惑、業、苦，這就推本尋源，你怎麼會受苦？你

前生前世造業。你怎麼會造業？生了煩惱。你怎麼生了煩惱呢？推本尋源，由妄想顛倒煩惱生起來的。那麼自己現在病苦受魔，弄得身心不安，參禪參不來，念佛也念不來，打坐也打不來，怎麼辦呢？

你作觀想：「無有實法，誰受病者？」禪宗的話頭，就是從這裡來的，你問「誰」字？顛倒妄想，都是虛妄之想，沒有真實之法，我這個身體都不真實，生的病還真實嗎？沒有一個是真實之法，當體都是空的，誰在這兒受病呢？沒有個受苦的人，怎麼會受苦呢？這就是我們中國的頓教禪宗，你提話頭來參：「生病的是誰？」誰在這裡受痛苦？你把這個話頭一提起來，受病的苦就停住了，你參話頭有了力，一旦豁然貫通，真正證得真如實相之法，就什麼病都了脫。像四祖教三祖解脫，三祖說：「誰縛汝？」答說：「無人縛。」沒有人縛，那我給你解脫竟了。就是你悟到真實之法，證到真實之法，非真實的法，當然就空，病也會好的。這麼說一觀想病都

好了嗎？也不是這麼容易。看你個人的根機，但是你能提起話頭來問，沒有實法，誰受病者？你的病苦可以對治。

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

「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這是根機不太銳利，中根、下根的人，明明我在這裡生病，怎麼說我的身體沒有實法，誰在受病呢？什麼叫我，有個身體叫做我，身體是四大合成的，四大合起來假名為身。把四大分析開來，還有沒有身體呢？哪有一個真實之法，像剝芭蕉一樣，剝一層又一層，剝到最後沒有東西。你把身體分析、分析，哪有身體呢？那不是虛妄之法嗎？身體已經空了，誰在受病呢？

「四大無主，身亦無我。」「我」者主宰為義，能自己作主，叫做我。

我們一生病，一點不能作主，要是能作主，誰願意生病？可是病到你身上，把你魔得夠瞧的！你不是執著有我，我是主宰，能作主。你能作主，不要生病行嗎？辦不到，這就是四大地、水、火、風都不能作主宰，哪裡有個我呢？

「又此病起，皆由著我。」照著前文再推進一層，病的本源從哪裡來的？前面說由妄想顛倒來的，妄想顛倒從哪裡來的？你執著有我，才妄想顛倒來的，你沒有執著我，哪裡有妄想顛倒？

再推進一層，你的病從哪裡來的？由前生造的業來的。前生怎麼會造業？由煩惱生的。煩惱從哪裡起的？由你妄想顛倒起來。為什麼要打妄想呢？因為你執著有一個我，找到病源了！「是故於我，不應生著。」你對於我知我見這個我，不應當再生執著。

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

「既知病本，即除我想。」「我想」就是妄想。你找到病的本源，就把執著我的妄想去掉。「及眾生想」，有了我，才有眾生，沒有我，哪有眾生呢？除掉我想，並及除掉眾生想。

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

「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前面就身體說是我，我是四大假合的，沒有我了，這地方再就法上來觀察：「諸法無我」，諸法就是外面有色法，裡面有受、想、行、識的心法，眾法合成的。

「起唯法起，滅唯法滅。」身體生起，是法生起的；身體滅了，是法滅了。前面已經把我的妄想執著去掉了，這裡再帶著說，哪裡有個我呢？

身體生起，你知道嗎？如果有個我，你應該知道。可是身體生起，我們並不知道，因為諸法無我，是法起的。等你死了，你知道嗎？我們並不知道，滅的時候是法滅了。

「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色、受、想、行、識，誰也不知道誰？「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那麼不是我起，不是我滅，是法起，跟四大一樣，生起的時候，它不說我要生起，法不知道；滅的時候，它也不說我要滅了，法也不知道。

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為離？離我所。云何離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

前面是除我執，這裡是除法執，我執不生執著，把我觀空了，還執著一個法，法也是自己不能作主，彼此不相知的。前面四大種，地、水、火、風，各不相知；五陰諸法，也是彼此各不相知。

「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想」就是妄想，就是滅法執。「當作是念」，應當這樣觀想。「此法想者，亦是顛倒。」你起我想，就是我執，我的執著是顛倒；你起法想，起法的執著，還不是顛倒嗎？

「顛倒者，是即大患。」顛倒，是邪見，就是最大的病患。「我應離之」，我應該遠離顛倒的法想，不但破我執，也要破法執。

「云何為離？」怎樣遠離顛倒的法想呢？「離我我所」，裡面先離了我，外面再離我所。法執就是我所有的法，你把我觀空了，我所有的法怎麼還執著呢？裡面離我，外面我所有的法，統統要遠離。

「云何離我所？」下面應該是文殊菩薩問一句，維摩詰答一句，翻

譯的人嫌太囉唆，不等文殊菩薩問，維摩詰一句接著一句解釋，這就是作大乘修行觀想的次第，也就是《華嚴經》上所說的行布，你修大乘法，應當觀我空、觀法空，再進一步空也空。你沒有次第，沒有行布，盡說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這叫做籠統真如，顛預佛性，你根本沒有下手處。下面告訴我們大乘菩薩要破我、破法，就是遠離我，遠離我所有的法，應當怎樣離？找著病的根本，我是妄想顛倒，法也是妄想顛倒，要離開我，離開法，怎樣離呢？「謂離二法」，告訴你下手的方法，離兩種法。

「云何離二法？」一句接著一句來，就是一步比一步深，跟上台階一樣，第一步，上第一個台階；第二步，上第二個台階；第三步，上第三個台階，一直上到大殿裡。

「謂不念內外諸法」，諸法分開來，森羅萬象太多了，都是我所有法，合起來就是內法、外法，這兩種法我都不念，就是不執著。「行於平等」，

你有內有外，就有差別，你的心不平等，心裡要觀想到平等法上。

「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凡夫有了我，二乘有了涅槃，差別距離太遠了！凡夫有了我，流轉生死，受苦無窮。二乘證得涅槃，就了脫生死，叫聖人。但是菩薩則不然，你要觀察：我跟涅槃這兩個法是平等的，我是空的，不是當體就是涅槃嗎？對著我這個假名字，才立涅槃的假名字，都是假名言相，本來真如實相是平等平等，你增加一個名詞上去叫做涅槃，反而不平等了，所以你要觀察我是平等的，涅槃也是平等的。

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

「所以者何？」我是我，涅槃是涅槃，凡夫的我，二乘的涅槃是聖人，怎麼會平等呢？再進一步，「我及涅槃，此二皆空。」前面觀我空，我是

四大假合，假名字叫我，我是空的。二乘證得涅槃，是對著凡夫的我，才證得涅槃，凡夫的我空了，涅槃不能建立，也是空的。就在真如實相平等平等的理體上，沒有我，也沒有涅槃。

「以何為空？」前面是觀想內法、外法兩個法，再觀察到我跟涅槃這兩個法，怎麼皆空呢？「但以名字故空」，我也是假名，涅槃也是假名，都不是真實的理體，但有言說，皆無實義，有言說，都是說些名字相，哪能是真實之義。比如我們說火，火是熱性，你說的是假名字，你說到真實的火，怎麼不燒你的嘴呢？你說到不是真實的火，只是假名字。如此類推，你取的名字都是假的，因為有凡夫的名字，才有聖人；因為有生死的名字，才有涅槃，都是對待建立的，這一邊把它空掉，那一邊也不能存在。「如此二法，無決定性。」這兩個法都沒有決定實在的真實之性，一定什麼叫做我，一定什麼叫做涅槃，它是假名，哪有決定性呢？

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

「得是平等，無有餘病。」你能觀想到，凡夫的我，二乘的涅槃，都是平等的，你能得到這個平等之理，能證得這個平等之境，其餘的病統統痊癒了，不但身體的病痊癒，連你的心的病也痊癒，什麼病都好了。可是這時候你還要再進步，我空了，法也空了；我空了，我所也空了，還有什麼病呢？「唯有空病」，菩薩的病，空了我，空了法的病，叫做唯一個空的病。說我空、法空，你那個空還在，執著空還是病。「空病亦空」，這叫三空及第：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

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

有疾病的菩薩生病了，你要觀想到三空：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就「無所受」。「無所受」者，不受苦、不受樂、不受不苦不樂，三受皆

不受，有受還是要生病。你就曉得那是無受而受的病，你的病苦自然就會遠離，雖然有病，不受病苦。

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

「未具佛法」，還沒有具足佛法的菩薩，連初發心菩薩，一直到等覺菩薩。「亦不滅受而取證也」，不把三受都滅掉，而取一個證果。這一證就不得了，因為眾生未度，一證就墮落到二乘那一邊，菩薩雖然知道諸受皆空，但是不取偏空涅槃。

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

菩薩的觀念最要緊，身體有了病，你才知道：「病後方知身受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你不生病，健康的時候，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叫你修行，你不修；叫你用功，你不用。等到你病後，回頭想起來，你健康的時

候，多為別人忙，沒有為自己忙。你觀念到身苦，想到為他人忙划不來，這樣你要遠離身苦，了生死、入涅槃，這樣就落於二乘。菩薩也知道身苦，但是觀念不落於二乘。你要想到我的身受苦，還是人間的身體，我受的是小苦。墮落三惡道的苦，才真是大苦，尤其是墮到地獄裡，你想休息一下，不能休息，叫無間地獄，受苦沒有間斷。你應該觀念到惡趣正在受苦的眾生，要起大悲心，度這一切眾生的苦。

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

不執著一個我，把我的我執我見調伏下去，我也應當調伏一切眾生，都要觀察我空。

但除其病，而不除法。

你用大乘佛法度眾生，有個次第，先去他執著的病，不是叫他先除法。

什麼是法，下面會解釋。

為斷病本而教導之。

叫他除病，從病的根本除起，自己知道了，要講給一切眾生聽，要教導一切眾生，斷除病的根本。

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

「何謂病本？謂有攀緣。」下面一步跟著一步，再推論下去，前面已經講過，病的根本是我執，執著一個我，怎麼會執著一個我？妄想顛倒，妄想顛倒還不是病本，執著一個我，才是病的根本。這裡再推論病本，「謂有攀緣」，還是你在打妄想，因為執著我，是根本的根本。執著一個我，因為你有一個攀緣的心，才會生病。

「從有攀緣，則為病本。」因為心裡面打妄想，要攀緣才有病，病的根本是從攀緣起的。「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你所緣慮、所思想的不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以內，才有病苦。為什麼攀緣？就是你攀緣三界之法，在我們現在說就是攀緣欲界的法。

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

「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你裡面有所得的心，才攀緣，現在上二界色界、無色界，我們還沒有攀緣到那裡，就是欲界的攀緣：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的境界，最粗重的是財、色、名、食、睡。你為什麼犯了貪財的病呢？是你攀緣到財好。你為什麼犯了貪色的病呢？是你攀緣到色好。貪名、貪食、貪睡，都是攀緣的心，攀緣外面財、色、名、食、睡的

五種境界。你觀想到無所得，不但前面講到最究竟，是你證得菩提無所得，這裡不講得那麼高深，就講我們三界的眾生，你在三界諸法，都無所得。再講淺一點，講我們欲界的眾生，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境不可得。再講到最粗重的五欲：財、色、名、食、睡，結果你有實在法可得嗎？第一、要貪財，你認為有了財什麼都好做，財有實在法嗎？你所想的還都是色、名、食、睡，還是這些不實在的東西。欲界的眾生，最嚴重的煩惱貪色，男的貪女色，女的貪男色。你貪到了，有個所得嗎？我們現在是講理論，斷攀緣心，在家弟子可以結婚，不學佛法的更可以結婚，男的娶女的，女的嫁男的，各有所得。自己在那攀緣、打妄想，有個什麼實在的色法可得？虛無縹緲，你所得的快樂，完全沒有實在的東西，你不得到則已，得到了盡增加些痛苦。現在不說得到的痛苦，只說沒有實在的法可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你觀想到無所得，就不再去攀緣、打妄想了。

「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要遠離兩種知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見」就是執著。你內邊見到一個我，外邊見到有所，都是你見。你執著有個內法、外法，內面有我，外面有所。你執著有我，去攀緣，才求所得，結果有什麼所得呢？要遠離內見、外見這兩種執著，就是無所得。

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為無慧利。

「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你觀想到無所得，不是我空，法空，空也空了嗎？心都調伏住，不為病苦所惱了。

「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這裡說遠離凡夫法，不落於二乘菩提，菩薩講的我空，法空，空也空，是最高的理論，下手還是斷老苦、病

苦、死苦，不然你不能遠離凡夫。菩薩也是要了生死，為斷凡夫的老病死苦，可是他又不落於二乘菩提，而是菩薩菩提。我自己斷了老病死苦，我要開導一切眾生，叫一切眾生都斷老病死苦，這是菩薩的大菩提心，由這樣生起了大悲心。不然，你說得再高，我空，法空，空空，凡夫的煩惱老病死苦，你沒有斷，盡說空作什麼？所以學大乘法不講究次第，把基本的功夫忽略掉，就是不蓋一層樓，要蓋二層樓；不要蓋二層樓，要蓋三層樓，結果是空中樓閣，學大乘法學顛倒了，就是：「口中說空，行在有中。」他口裡是說一切法空，看他的行為，一點也不空，所以處處犯菩薩戒。《維摩經》這兩句明文：「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要教導一切眾生斷老病死苦，這就不落於二乘，而是菩薩菩提。要加上這麼一句：為斷自己的老病死苦，而教導一切眾生斷老病死苦。

「若不如是」，假若你不是要教導一切眾生斷老病死苦，盡說空。「已

所修治」，你修行治得了自己的煩惱嗎？你所修治的，「為無慧利」，你自己得不到智慧，也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

「譬如勝怨，乃可為勇。」什麼叫做勇者？你能打勝仗，勝了怨家，才能稱為勇者。「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兼除」，兼帶著除老病死，才叫做菩薩。菩薩為度眾生老病死苦，你不去斷老病死苦，你沒有智慧，沒有利益。因為老病死是你的生死冤家，你不能打勝仗，怎麼稱為勇者呢？怎麼叫做有智慧的人呢？怎麼能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呢？所以天天講佛法教導眾生，這是菩薩的行為，弘法才能利生。但是自己要腳踏實地斷煩惱了生死，菩薩斷煩惱了生死，跟二乘人不同，處處要料揀，諸位不要偏到一邊。二乘人修行用功，是專為除老病死苦，菩薩是兼除，

一方面度眾生是菩薩的家務，弘法利生，利生弘法，但是要兼帶除老病死苦，才叫做真菩薩，不然叫做名字菩薩。

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

「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有病的菩薩，應該又作這種觀想：「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再進一步教給我們有病的菩薩，你要教導眾生除病苦，我們斷老病死苦，同時要教導眾生除老病死苦。你要曉得，有病你不要把它當成真的，像我現在生病，不是真實有病，不是真病，不是有病，它是虛妄之法。眾生的病，也不是真的，也不是有的，也是虛妄之法。那眾生的病，怎麼病苦呢？他沒有觀空，沒有證得真如實相。所以要教他斷除煩惱，不落於二乘，證得真如實相，就遠離一切病苦。

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

「愛見」，這兩字要特別注意，學大乘法，弘法度眾生，要起大悲心，大悲心由愛見出發，就是「愛見大悲」，起了愛見大悲，你要趕快捨離它。不然你天天說：你發了大悲心，實際是增加愛見；你說天天斷煩惱，實際是在滋養煩惱；天天說斷無明，實際在養無明。因為愛見就是無明，你要起愛見大悲，這是大大的錯誤，應該趕快捨離。

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

「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菩薩要自利，才能利他，要斷除煩惱，煩惱不是主人，是從外面來的，屬於客，客不是主，叫「客塵煩惱」。本來我就是真如實相，現在被客塵煩惱所迷惑障礙，我現

在知道，要斷除客塵煩惱，才起大悲心。

「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你不懂得斷除客塵煩惱起大悲心，由愛見煩惱生起的大悲心，就是「愛見大悲」。你對於生死有疲勞想，非落於二乘不可。你把眾生當成真實之法，起了愛見，怎樣愛法呢？眾生的根機不等，有聽話的，有不聽話的。這位眾生善根深厚聽話，你就偏愛他；那位眾生沒有善根不聽話，你就討厭他。再罵他一句業障鬼，永遠不願意見他，還會說法給他聽嗎？因為你有了愛見，起悲心不會平等，起了愛見執著，你度好度的，難度的你不度，所以我最初發菩提心，就觀想到這裡。現在去度眾生，都是度見了法師頂禮的。見了法師瞪眼睛的，我們不度，他不但不頂禮，見了你，好像和你有怨仇，一見面先瞪著眼睛，一開口不是問佛法，就要抬槓。你想：這個人沒有善根，我度他作什麼？這樣你的心不平等，度好度的，起了貪愛之心；不好度的，就要捨離他。菩薩度一

切眾生，不捨離一個眾生，你怎麼把不好度的都捨離呢？這樣你弘法利生，決不會長遠，怎麼不長遠呢？因為好度的眾生也會變心。本來這個眾生真好，善根深厚，後來他變心，道心退了。你這時候覺得不應該跟他辛苦說法，說了半天，也沒有把他度脫。「唉！眾生難度，我還是自己了生死吧！」這樣就是你對於生死有疲厭心了。

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說法解縛。

「若能離此，無有疲厭。」你把眾生觀空，眾生本來是假的，非真非有；我也是假的，也非真非有，我空，眾生也空，這樣你在空中去弘法利生，就不起愛見執著。天天弘法，無法可弘；天天度眾生，無眾生可度，就不會生疲厭心。

「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你時時處處對於一切眾生，只弘法利生，不起愛見，因為起了愛見，把你蔽覆住了。你以為天天在行菩薩道，實際在養無明增煩惱。愛見增著、增著，你自己退了菩薩心，一種你退到凡夫道上，二種還有道心，自己了生死，退到二乘道上，所以你不被愛見所縛，就遠離我的執著，遠離眾生的執著。

「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說法解縛。」你自己時時處於一切眾生，不起愛見，就不會有法繫縛你。愛見是一根大繩子，把你繫縛住。你不起愛見，自己沒有被繫縛到，才能解開別人被綁的繩子。我們自己的手被繩子綁起來，你看見眾生的手也被繩子綁起來，你沒有手怎麼給他解開繩子呢？所以你自己不為法所繫縛，才能解除眾生的繫縛。

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

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

「如佛所說」，我維摩詰說的，都是聽釋迦佛說的法。「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彼」指眾生。假若你自己有繫縛，能解除眾生的繫縛，沒有這個道理。「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你自己沒有繫縛，才能解開眾生的繫縛；你自己能斷煩惱，才能令眾生斷煩惱。

「是故菩薩不應起縛。」所以菩薩不應起愛見，把自己繫縛。

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

「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前面說你起愛見度眾生，愛見就是縛，這是總說。實際繫你的愛多呢？我們欲界的博地凡夫愛五欲之樂，你把它當成真實的，才起愛見，就被五欲所縛。至於菩薩的縛也多呢？你遠離五欲六塵，「貪著禪味」，禪有一種滋味，就是三界以內的四

禪八定。你要超出欲界得修禪定，先修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有禪的法樂，你執著上了。三界以內最快樂的不是五欲之樂，是三禪之樂，你得到了執著禪定的滋味，就被禪味繫縛住了，這就是菩薩縛。凡夫還修不成定，得不到禪味，你一貪著禪味，那是菩薩縛。

以方便生，是菩薩解。

「以方便生，是菩薩解。」沒有煩惱，怎麼能在三界受生？以方便力來受生，這叫乘願受生。發大願我要度眾生，隨著眾生流轉生死，而自己一定要斷煩惱，才有力量了諸老病死苦，而留著生死的餘習來受生，這是方便受生。你把生死的煩惱餘習斷了，離開三界，根本不能回來，像二乘人入了漏盡涅槃。菩薩雖然斷煩惱，但留著餘習來流轉生死，這就是方便受生，但是不為生死所縛，就是菩薩解。

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

再進一步講，這都是維摩詰開導我們初發心菩薩，你學大乘法，怎麼學顛倒了呢？大乘法，一種要有方便，二種要有智慧，你偏到一邊，就顛倒了。

「又無方便慧縛」，不去求方便，單求智慧，就落於二乘。這不為五欲六塵所繫縛，也不為禪定所繫縛，被二乘的偏空智慧縛住。叫他度眾生，行菩薩道，他不要行，單求智慧，無方便的智慧，被智慧縛住了。

「有方便慧解」，你一方面求智慧，一方面行方便，要去度眾生，你不被智慧所縛，這個方便就解了。縛的就是智慧，一根繩子把你縛住。佛法越講越細，我們求智慧求不到，求到了你落於二乘，不是被它縛住了嗎？「無慧方便縛」，再反過來說，不求智慧，儘行方便，你落於凡夫。

你發大乘心度眾生，廣求一切方便，不求真智慧，這叫沒有智慧的方便，被方便法縛住了。

「有慧方便解」，一方面求智慧，一方面行方便，方便就是智慧的妙用，你不會被方便所縛，這個方便就解了。

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

「何謂無方便慧縛？」怎樣叫做沒有方便的慧就縛住你呢？「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照應到前文，你發大悲心，要行菩薩道，你拿愛見心去修六度，莊嚴佛土，你弘法利生，要成就眾生，裡面還有愛見心，這樣就是行方便，而沒有智慧。

「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前面一種

是無方便的慧縛，怎樣叫沒有方便而被智慧所縛？這是三解脫門：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作解脫門。在三解脫中，單求智慧，要觀空，觀無相，觀無我，可是不去弘法利生，自己調伏自己，而不調伏眾生，這還是一種無方便的慧縛。下面再說有方便慧解。

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

「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這文就好講了，對著前文，你不要以愛見心，以平等大悲心作出發點，去行六度，莊嚴佛土，說法成就一切眾生，這樣有方便，不偏於智慧，慧就解除了。

「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

你作三解脫三空之觀，空、無相、無作三解脫法中，你自己調伏自己，而不疲厭，還是要去度眾生，這叫有方便慧解。

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

「何謂無慧方便縛？」前面兩種，是不被慧縛，下面再解釋，不被方便縛，怎樣叫沒有智慧被方便所縛呢？「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菩薩有智慧，要先瞭解煩惱是生死的根本，要斷除煩惱。貪欲心、瞋恚心，邪見就是愚癡等煩惱。你不去斷煩惱，住在煩惱的境界之中，儘去行六度，說法度生，種植一切善根，這叫做沒有智慧作方便，結果方便把你縛住了，你落於凡夫，連二乘也得不到。

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

怎樣叫做有智慧的方便解呢？你有智慧去行方便，就不被方便所縛。發大乘心行菩薩道的人，一定要自己斷煩惱，要自己解縛。自己的煩惱不斷，怎麼能斷眾生的煩惱呢？這個觀念不要偏到一邊，就是不落於凡夫，不落於二乘。就是要斷除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還去行六度萬行，說法利生，所做的功德不落於有為、有漏，迴向佛果菩提，你不會被方便所縛，這叫做有智慧的方便解。

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

「文殊師利」，叫一聲當機者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有病的菩薩，應該照我上面所說的觀想諸法。

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

這裡再解釋一遍，目的是勸我們發菩提心，實際恐怕我們落於凡夫，一定你要起智慧，要把凡夫法空掉。

「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你觀身無常、觀身是苦、觀身是空、觀身無我，這苦、空、無常、無我，你要去觀想，才叫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就像我維摩詰給你們作榜樣，雖然我身體受疾病之苦，但是一直為你們說法。常在生死道中度眾生，就是要多多利益一切眾生，而不生疲倦，有智慧、有方便，這就叫行方便。

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

名為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

「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你再進一步觀想，身體不離開病，病不離開身體。身體怎麼離不開病？你有身體一定會生病，有身體沒有不生病的，因為你有身體才有病，病沒有離開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慧。」這個病、這個身，不是新起，也不是舊有，多生多劫來都是這樣，這才叫做生起來的智慧。

「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假設你是菩薩，身體有病，而不求永遠寂滅去證偏空涅槃，不學二乘，這叫做方便。

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

「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菩薩自己有了病，要斷

貪瞋癡煩惱，了脫老病死苦，但是不厭倦生死，要去說法度眾生。雖然說法度眾生，而自己也要斷除煩惱，了脫生死苦，不偏於凡夫，不偏於二乘，這樣就調伏自己的心，還要再教我們進一步作觀想。

「不住其中」，「住」是執著。前面如是調伏其心，就是我要斷煩惱，了脫老病死苦，還不厭倦生死，要弘法利生，不住在調伏之中。你連調伏其心的相也不可執著，因為執著調伏其心，又起法執。

「亦復不住不調伏心」，也不執著不調伏其心，不可離開這一邊，又執著那一邊。

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

「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愚人」就是凡夫。你執

著不去調伏自己的心，不去斷你的煩惱，不去了脫老病死苦，就是凡夫愚人法。

「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你執著調伏自己的心，要去斷煩惱、了脫老病生死苦，不去度眾生，就落於聲聞法。

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

要不偏於左，不偏於右，你要行中道。「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你執著調伏自己的心，不去度眾生就落於聲聞法；執著不調伏自己的心，要去說法度眾生，就是平凡愚人。

「離此二法，是菩薩行。」把這二法離開，就叫做菩薩行。行菩薩道不難行，就怕你瞭解不正確，瞭解正確，一開步走，就走到中間大道上。

下面再給我們講一句很清楚的開示，菩薩不了生死，是為在生死道中

度眾生，可是你要斷煩惱。

在於生死，不為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

「在於生死，不為污行。」「污行」，貪瞋癡都是染污行。你要斷除煩惱，修清淨梵行，不做染污事。不然凡夫做的都是貪瞋癡的染污事，你不就叫做凡夫嗎？凡夫在生死，我們也在生死，跟凡夫有什麼不同呢？所以你是個菩薩，雖然在生死，不去動煩惱，不做染污行。

「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這一句是菩薩求得涅槃，不去證得。菩薩不是不求涅槃，求得涅槃，了了生死，能安住於涅槃，但是他不住於涅槃，不永遠寂滅，這就是菩薩行。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賢聖行」是聲聞行。不是凡

夫行，不是聲聞行，才是菩薩行，不偏於左，不偏於右，就是中道。

「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再進一步開示，凡夫所做的事情，都是染垢的，我不著凡夫染垢的行。二乘所做的是清淨的行，他執著清淨的行。菩薩所作的淨行，既不執著凡夫染垢的行，也不執著二乘的淨行，才叫做菩薩行。

雖過魔行，而現降伏眾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

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徧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

「雖過魔行，而現降伏眾魔，是菩薩行。」雖然菩薩的行門，超過魔王的境界，但是他還是示現要降伏眾魔，給眾生知道眾魔會害眾生的法身慧命，不調伏眾魔不行，這才叫菩薩行。

「求一切智」，前面說菩薩無智慧求方便，就被方便所縛，要有智慧，要求佛的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非時」是前面講過二乘所求的智慧。不作非時之求，你不要趕快去證得偏空涅槃，這才叫菩薩行。

「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大乘菩薩要觀想到：諸

法本來不生，但是他在生滅法中要度眾生。「正位」，前面講過，就是實相，這裡就是取證涅槃。菩薩，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他了脫了生死，而不住生死；能證得涅槃，而不取證涅槃，他要在生死道中，來來往往度眾生。所以大乘菩薩，雖然觀到諸法不生，就是觀到能證得涅槃，他不取證涅槃，所以不入正位，這才是菩薩行。

「雖觀十二緣起」，十二緣起，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緣覺修的法門，這是佛的正法，但是外道不懂緣起法。菩薩修行，雖然觀聲聞的四諦，也觀緣覺的十二因緣，「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諸邪見」，就是外道的知見，外道的知見，所說的都不是緣起的理由。菩薩為什麼要入諸邪見？就是為度諸邪見，不然度不了外道，這就是菩薩行。

「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要攝化一切眾生，不起愛著之心。前面講過，叫諸位要特別注意，學發大悲心很難得，但是發了大

悲心，如果起了愛見，叫做愛見大悲，就不是大悲了，而且你行菩薩道不能長久。所以要任運自然的攝化眾生，不起愛著之心，這是菩薩行。

「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菩薩雖然好樂遠離生死，但是他不依身心盡，因為他不取證。「身心盡」就是聲聞取得滅盡定，身也盡，心也盡，有的阿羅漢了生死，根本不和眾生打交道，壽命未盡，自己就入滅盡定，放三昧火把身體燒掉，把心智滅盡，這叫作灰身泯智，「灰身」，把身體燒成灰，身盡了；「泯智」，心智泯滅，心也盡了，這是二乘聲聞用的功夫。菩薩不依身心盡的功夫，他遠離生死，但常來生死道度眾生，這是菩薩行。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一切諸法的本體叫做「法性」。菩薩已經證到法性，來來往往常在三界以內度眾生，所以跟凡夫流轉三界不同，他不壞法性，是菩薩

行。下面就是菩薩修的三解脫門。

「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植」就是種，「德本」就是善根。第一、菩薩也修空解脫門，但是他只修空，不著相，還是廣種一切善根，廣修一切善法，這是菩薩行。

「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第二、無相解脫門，就是修無相觀，連眾生相都空掉。菩薩能修無相法，證得無相的解脫，但是眾生還在著相，所以要度眾生，這是菩薩行。

「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第三、修無作解脫門，無作者，無所作為。菩薩無所作，為他不入偏空涅槃，還是要示現受身，但是示現受身，跟凡夫的隨業受報不同，他是示現的。因為不示現受身，眾生看不到他的相，怎麼聽他說法呢？由這三解脫門，再來就是無起的行門。

「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無起」者，一切法本來

不生。菩薩現一切法不生，可是還要起一切善行。等於前面雖然修空解脫，而植眾德本一樣的意思。

「雖行六波羅蜜，而徧知眾生心心數（ $\mu\lambda\epsilon\upsilon$ ）法，是菩薩行。」「心」是八識心王，「心數法」是大乘講的五十一個心所法。菩薩雖然行六度法門，他能周遍知道眾生的生心動念，才能度眾生。

「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六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菩薩雖然行六通，但是他不用最後的漏盡通，「漏」是煩惱，不完全把煩惱斷盡。菩薩的見思二惑都斷了，他要留點餘習，好運載他的生死，不然他進不了三界，這叫留習潤生。所以這個菩薩不盡漏，見惑思惑正式斷掉，餘習不斷。

「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四無量心」是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梵世」就是色界天。行四無量心的菩薩，任

運自然要超出欲界，到色界天。看功夫淺深，生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菩薩行四無量心，還沒有了生死，就是還在三界裡用功修行，但是菩薩能超出欲界，生於色界天，他不貪著色界天，這是菩薩行。

「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禪定」叫解脫，也叫三昧，三昧翻譯成正定。菩薩修禪定，得到初禪，就生到初禪天；得到二禪定，就生到二禪天；得到三禪定、四禪定，就生到三禪天、四禪天。但是菩薩不隨禪生，是隨他的願生，這是菩薩行。

雖行四念處，不畢竟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

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

下面是行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本來是二乘人的功夫，但是菩薩拿它作基礎，也是修三十七道品。

「雖行四念處，不畢竟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第一、先修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菩薩雖然修四念處，不是永遠離身受心法，他知道身不淨，還要受身；知道觀受是苦，還要不受而受；雖然能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但不遠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

「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四正勤」，就是未生的惡令它不生，已生的惡令它斷，未生的善令它生，已生的善令它增長。菩薩雖然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大乘境界的菩薩行。

「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四如意」，也叫四神足，就是意如意足、勤如意足、心如意足、觀如意足。菩薩修這四個法，要得到自在神通，這是菩薩行。

「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五根」是信、進、念、定、慧。「五力」，還是這五個法。五根、五力怎麼分別呢？根是自己的善根堅固，力是發揮一種力用出來。比如我們種樹，你得先把樹根種堅固，樹才可以活，樹活了以後，才可以開花結果，這就是樹根的力用。大乘菩薩要度眾生，先修五根，不是單兼顧自己的善根，要分別一切眾生的利根或鈍根，這是菩薩行。我修行、進、念、定、慧五力，還要樂求證得佛的十種智慧之力，這是菩薩行。

「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七覺分」，「分」就是支，也叫七覺支，也叫七菩提分。梵語菩提，此云叫覺。菩薩雖然修

七覺支，而要分別佛的智慧，這是菩薩行。

「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二乘人的正道只有八種：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大乘菩薩修了八正道，還要樂行無量的大乘佛道，這是菩薩行。

「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大乘菩薩要修正觀法門，由止而能得定，由觀而能得慧。菩薩雖然修定慧的助道之法，但是他不畢竟墮於寂滅，這是菩薩行。

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

「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前面空、無

相、無願、不起，都是不生不滅的道理。既然不生不滅，一切空、一切無相，可是菩薩度眾生，要以相好莊嚴其身。成了佛，哪來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呢？是他在因位修菩薩行的時候，就要培相好莊嚴。那大乘菩薩成了佛，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都是在他悟到不生不滅的道理以後，再培這一切善根，相好莊嚴其身，這是菩薩行。

「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菩薩在三界以內，要度娑婆世界的眾生，必須要現出家相。聲聞、辟支佛現出家相，行住坐臥四大威儀，詳細分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一舉一動，都要合出家人的威儀。菩薩現出家威儀，現聲聞、辟支佛，而不捨佛法，他不是以聲聞、辟支佛為究竟，還是樂求佛法，是菩薩行。

「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諸法有染污相，有清淨相。染污相，就是凡夫相；清淨相，就是佛的相。菩薩學佛，

要學佛的清淨相，他的身相清淨了，可是能隨眾生的根機，所應見的身，就現其身，這叫隨類現身，你是人道的人，菩薩就現人道的身；你是畜生道的身，菩薩就現畜生道的身。所以成佛有三類化生：大化、小化、隨類化。隨類化，隨天現天，隨人現人，隨畜生現畜生，隨餓鬼現餓鬼，隨地獄現地獄，這就是菩薩行。隨眾生的根機而現的身，都不清淨，但是菩薩本位還是清淨的。

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

「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菩薩雖然想到諸佛國土是永寂的，如空沒有相，但是要示現種種清淨佛土。他還

沒有成佛之前，要度眾生，就要生佛土，要有清淨莊嚴的佛土給眾生去生。像西方極樂世界、東方琉璃世界，種種清淨莊嚴的佛土，都是為眾生現的。

「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菩薩能依著八相成道：一、從兜率天降，二、入胎，三、住胎，四、出胎，五、出家，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槃。前面五個相，都是為成道預備，這裡是說後面三個相。佛入涅槃也是示現的，眾生看見佛涅槃得度，但是他本身不入涅槃，不捨菩薩之道，這是菩薩行。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說是語時」，維摩詰說這些話的時候。「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詰居士這一說，跟文殊師

利一路來的無量天子，有八千天子都發菩提心。

前面跟著文殊菩薩來維摩丈室的菩薩有八千人，聲聞有五百人，天人來了無量數，在說法的時候，有八千天人發了菩提心，一共才一萬六千五，算這些數目作什麼呢？下面維摩詰借師子寶座，借了三萬二千，跟這個數目不合，跟下面數目也不合。

不思議品第六

「不思議品」，也就是不思議解脫品，這叫不思議解脫法門。《華嚴經》專講這個不思議的道理，尤其最後《四十華嚴》，叫做入不思議解脫品。前面講《維摩詰所說經》，也叫做《不思議經》，就是這一品的道理。智者大師判為帶偏顯圓，本來多數是通教大乘，前面有講到圓教的道理，講到不思議品，純粹是圓教的道理。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記著「牀座」兩字，牀即是座，座即是牀，不像我們現在分開，睡覺叫牀，打坐的座位才叫座，不是的，禪叫禪牀，坐叫法座，都是打坐用的，不要分開。舍利弗看見這丈室裡空

空洞洞沒有牀座，「作是念」，舍利弗嘴裡沒有說，而心裡動了這個念頭。「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來到這裡的八千位菩薩，五百位聲聞大弟子，還有無量數的天人，要坐到哪裡呢？

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

「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舍利弗一動念，維摩詰就知道了，菩薩的心通跟聲聞不同。要知道對方心裡動什麼念，聲聞要作意才能知道；菩薩任運自然，對方一動念，他就知道。

「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牀座耶？」維摩詰對舍利弗說：你到我這兒來幹什麼，你不是為要聽大乘的妙法，是為床座來的，想打坐嗎？大大的呵斥他。

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牀座。」

舍利弗動了念頭，被維摩詰一呵斥，知道錯了，趕快糾正說：我是為法來的，不是為牀座而來。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

維摩詰說：舍利弗！求法的人，不貪著自己的身軀、生命，要為法忘軀，才能真正求法，又何況求個牀座呢？

「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

「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這就是求法你不要作凡夫之求，色、受、想、行、識是五蘊法，要遠離五蘊才能照見五

蘊皆空。「非有界入」，「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三界有為法分三大科：五蘊、十二入、十八界，不求三界有為之法，我是求大乘妙法，怎麼能求有為的三科之法呢？

「非有欲色無色之求」，要求法，並不是求三界的五蘊、十二入、十八界諸法，你離不開三界三科，結果出不了三界，生到欲界、色界、無色界。我不求生欲界、色界、無色界，這道理是先呵斥舍利弗種種不對，尤其第一句，「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

這裡要學到，我們去親近一個善知識聽聞佛法，先要把自己的生活享受降低。現在時代不同，生活享受普遍提高，這樣只有增加習氣，本來眾生貪著享受，現在更要提高享受，貪著上加貪著。認為出家生活太淡薄，就過不來，要去親近善知識求法，吃得不好，住得也不好，種種不行，覺得受不了，你就不要親近善知識，不要求法了。要是碰到維摩詰問你：「你

是來求生活享受，還是來求法的？」你如果是貪求享受的人，也不能講：「我是來求享受的。」你嘴裡不敢說，心裡這樣想，你要貪圖享受，這樣就是顛倒知見。

我常常說，道源很幸運，出生早一點，大陸上叢林還很多，到哪個地方去參學，都過大眾的生活，沒有哪個地方叫你睡一張牀的，統統是睡廣單。廣單就是大眾睡的床鋪，一個禪堂裡，東單、西單，一邊都睡二、三十個人，怎麼能睡得舒服？吃的就是大眾飯、發霉飯、臭醃菜，就那麼吃。苦得厲害是寶華山，連臭醃菜都吃不到，好幾百人過齋堂，下四斤乾醃菜，煮了一鍋鹽水。苦得最厲害的，就是我住持過河北省的上方山兜率寺，但是你道心堅固，就不為它所轉。我們要求法，一定要把生活享受降低：「我是為求法而來的。」睡覺，地方不好，勉強可以睡就可以；吃飯，菜不好，只要能養命，只要有法可求就可以。

古人有四種料揀：「一者無食無法，應不問而去。二者有食無法，應問而去。三者無食有法，雖苦，盡壽不應去。四者有食有法，雖驅遣，盡壽不應去。」簡單的說，這裡有善知識、有法可聞，只要有飯可吃，終身就不離開。這裡盡有吃的飯，沒有法好聞，再好的飲食，我連看都不要看，我出家是為法，不是為吃飯，我就離開了。雖然只有善知識說法，連苦菜飯善知識也供養不起，盡形壽不忍心離去。自己上街托鉢化飯，吃了飯再來聞法，這就是以法為重，我們求法應該這樣子。

可是我們要是開道場，比如我們辦佛學院的人，得盡量的供養，大陸上佛法衰敗的原因，是各種因緣聚會在一起，最大的原因就是住持、執事，吃的菜飯跟大眾不一樣，這些道理古時候善知識也研究過，中國佛法怎樣衰弱的呢？一針見血，就衰弱在大叢林裡面都有小廚房的設備。小廚房本來是為招待居士護法的，因為你叫居士護法出錢，你叫他跟著我們過齋

堂，吃發霉飯、臭醃菜，怎麼能吃得下去？得煮幾樣特別的菜招待，不要使他們斷善根，這是攝化眾生的方便，所以大廚房不能做，另外立小廚房。但是以後不來客人，小廚房還在，大和尚住持就吃小廚房的菜飯，於是慢慢的這些監院、執事，他們也吃小廚房的菜飯。這麼一來大的菜飯沒有人管，大眾的菜飯歸糾察師管。而糾察師只是例行公事，到過齋堂時候，就去齋堂站著，結了齋因為他還沒吃飯，客堂給他留著一份，他也是吃小廚房的菜飯。應該管大眾菜飯的糾察師不管，因此大眾的菜飯越來越苦，苦得大家不能養道。當然，當清眾不能貪圖飲食，但是也要活下去啊！苦得不能活下去，怎麼修行呢？就從這兒一切都衰敗，這就是大叢林裡面住持不過齋堂，糾察師也不在齋堂吃飯，他不知道大眾菜飯苦到什麼樣子？因為住持過齋堂，知道飯不對，他有權講話。糾察師過齋堂，大眾結齋走了，行堂師給他準備一份，糾察師還是留在齋堂裡吃，這樣菜飯對否？他也有

權講話。但是有權講話的人，不吃大眾菜飯，結果大眾菜飯越苦，因為是大寮做的（大寮就是大廚房，小廚房叫小寮）。大寮的菜飯頭怎麼吃呢？他們會私造飲食，因為大廚房的人大眾菜飯，苦得嚙不下去，他們自己炒點私房菜。大眾發的油不多，他們再偷點油起來，今天飯不好吃，他們可以炒炒飯吃，所以本來就夠苦了，大寮房的飯頭、菜頭再做賊，苛扣大眾，所以越來越苦。

要是開道場，你要跟大眾一起吃飯；要是開佛學院，你要跟大眾一起吃飯，不要另外吃好的菜飯，這樣同學的菜飯才不會太差。當然我們盡量的供養，也有個範圍，沒有好的菜，飯總要弄得很柔軟，清潔如法。菜也是一樣，該是爛的菜，把它煮爛；該是脆的菜，把它煮脆，總要叫同學可以配飯，這樣才能安心辦道。同學來求學是發道心，並不貪圖吃，但是苦得住不下去，怎麼住得安心呢？所以要開佛學院要怎麼開？站在同學的崗

位上，你是清眾，不要貪著好吃。當住持、當法師辦佛學院，盡量的供養，大家都可以過得下去。現在台灣根本沒有大叢林，沒有吃發霉飯、臭醃菜的地方，無論是什麼寺院的菜飯，都可以吃。辦佛學院只怕學生吃苦頭，盡量給他弄好菜，但是說法請不來法師，把學生寵壞了，生活比他原來住的小廟生活還高，回去小廟嫌他師父不發心買菜，那麼你在佛學院根本沒有老師，沒有求到學問，這樣叫有食無法，應該不顧而去，結果還要求個畢業，養成一種壞習慣，這都是錯誤。今天說的是依著維摩詰呵斥舍利弗的話，我們不要說得那麼高，自己要用上。

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

我們度眾生，眾生不知道什麼叫佛，什麼叫法，要勸他知道，第一步功夫，先勸眾生皈依三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這裡「不著眾求」

的「眾」就是僧，翻譯成中國話叫眾。你要是再進一步學大乘佛法，也是皈依三寶，但是皈依三寶，不起執著，一執著就變成小乘法。

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

求四諦法，二乘人求四諦，了四諦之理，證得初果，再進一步，二果、三果、四果，三界以內生死了脫了，他是要見到苦，才斷集。這個「見」就是知道，所謂：知苦斷集，慕滅修道。

大乘也修四諦，但是修四諦不起執著，不要為見苦，才來求法；不要為斷集，才來求法，不要為造盡證修道，才來求法。「造」是造作，你不要造作要去修行。「盡證」，要入滅盡定，而去證得涅槃。不造作去修道，不要為這個求。

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

是則戲論，非求法也。

「所以者何？法無戲論。」什麼叫做戲論呢？凡是對待之法，都是戲論之法，大乘法裡面是平等平等，是絕對的，沒有對待，沒有戲論。什麼叫做對待呢？有苦必有樂，就是對待；說個有、說個無，都是對待，所以大乘平等之法裡面，沒有對待的戲論。

「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根本沒有我，你說有我，根本沒有苦集滅道四種法，就是三界以內的苦集二諦，三界以外的滅道二諦，都是戲論，對待之法。「非求法也」，你求戲論，哪是求法呢？

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

大乘實相之法，叫做寂滅。寂滅，不是小乘家的寂滅，小乘家的寂滅，

生才有滅。你要是行於生滅之法，是求生滅，不是求大乘實相之法。

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

「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煩惱叫染污之法，斷集，要離於染法。你不要再貪著佛法，乃至貪著涅槃之法，為佛法所染，為涅槃所染，那是染著，不是求法。

「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沒有個行處，你要行道，由生死的地方，行到涅槃的地方，都有個行處，有行處你是求行處，不是求法。

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

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

「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取捨」，這都是對待的名詞，有取才有捨，有捨才有取。我要捨離煩惱，捨離生死，而取得佛道，取得涅槃，都是有取有捨。你要取捨法，取捨凡夫的法，證得二乘的法，那是在取捨，不是求大乘法。

「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前面「行處」是講你行的地方，這裡單指處所講。法根本沒有個處所，大乘法相之法遍一切處，哪有彼此的處所呢？沒有彼，沒有此，你要是著到處所，那你著處所，非求法。

「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大乘法是無相之法，

你一定要隨相而去認識，什麼叫做小乘法？什麼叫做大乘法？都有個相，乃至你要研究什麼叫做大乘實相之法？還是有個大乘實相之相，那都是隨相而去識法，你是求相，不是求法。

「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住」是執著。你執著小乘法，起了法執；你執著大乘法，還是法執。乃至於我也空，法也空，空也空，你住到空，還是住，因為法本來沒有住，所以你住於法，你是住法，不是求法。

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
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

「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這就是由六根而起六識，六識合起來就是「見聞覺知」，眼識能見，耳識能

聞，鼻、舌、身都是覺，意識能夠知。法不可見聞覺知，大乘佛法沒有相，唯證相應，不是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聽到，鼻子可以聞它的氣味，舌頭可以嚐它的味道，身體可以覺到它的冷暖？沒有，意也不可，所以遠離見聞覺知，才是佛法。你要去求見聞覺知，用六識求法，離不開見聞覺知，那是見聞覺知求法，凡夫的六識你都離不開，怎麼求法呢。

「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大乘法叫無為法，你著一個法相，要有所作為，行的是有為法，當然這是高一等的說法。凡夫行的有為，是貪著五欲六塵；二乘的有為，是貪著佛道，還是有為；大乘的道是無為之法，所以你有個作為的心，是求有為，不是求法。

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

你要真正求法，於一切法應無所求，無所求而來求。無所求不是不求，

求法而不著求法之相，這樣就是無所求。說到這裡，把它總結起來了。

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這就是眾生的善根不一樣，維摩詰說這些話時，有五百個天人證得聲聞的初果，得到法眼淨。

前面說跟文殊菩薩來的有八千位菩薩，五百位聲聞弟子。前一品發菩提心有八千人，這裡五百天人得法眼淨，一共一萬七千人。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

前面舍利弗動念：室內沒有牀座，維摩詰把他呵斥了一頓，講大乘法不能為牀座而來，要為求法而來。再接著講大乘法怎麼求？結論是無所求而求，結果有五百天人得到法眼淨。可是還要滿他們的願，不能不叫他

們坐下來，就得顯點不可思議的神通。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阿僧祇」，翻成「無央數」，是大數目的名詞，就是不只一個阿僧祇、二個阿僧祇，而有百千萬億阿僧祇。「國」是一個佛教化的國土，叫做佛土，就是佛世界。文殊師利經驗豐富，見識廣闊，各個佛土都去過，因此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哪一個佛國，哪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最好、最上、最妙的功德成就的師子之座？
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恆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

「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恆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

佛號須彌燈王。」師子寶座最好的有一國土，叫做須彌相世界，可是離這裡遠了，要從這裡往東方度過一個佛國土、二個佛國土……度過三十六個恆河沙佛國土，才有須彌相世界，那裡有一個佛，佛號為須彌燈王如來。

「今現在」，佛有現在佛，須彌燈王如來現在還沒涅槃，就像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須彌燈王如來的身量，有八萬四千由旬高。一由旬，等於中國的八十華里，要走一天，一由旬長的身體，我們就看不清楚，何況八萬四千由旬？但是須彌燈王如來佛國的眾生都是大身量，所以佛不得不大身量。「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他身量高，座位也高，有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高。「嚴飾第一」，各種佛世界師子座比較起來，須彌相國莊嚴第一。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維摩詰的神通力本來是自然的，這裡還加點作意，要現神通力出來。

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

維摩詰現神通之力，感動了須彌燈王如來，就滿他的願。「彼佛」是須彌相世界的須彌燈王佛，派遣三萬二千師子寶座，都是最高、最寬廣、最莊嚴清淨，到維摩詰丈室來，這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

佛菩薩的境界，不是我們凡夫的境界，但是我們信心要堅固。佛經上，尤其是大乘經典，一說數目字都是廣大無邊，過一個佛世界、二個佛世界，過百千萬億阿僧祇世界，這是指東方。還有南、西、北方，四維上下，有九方，這個虛空該有多大呢？佛的境界我們當然找不到邊！怎樣把我們的信心堅固呢？你看現在天文學家算數目字，都是按光年計算。光年怎麼講

呢？走得最快的是光，一秒鐘走多遠？一分鐘六十秒，一分鐘走多遠？這叫做光分。一點鐘有六十分，叫做光點，這是我定的名字。那麼一天一夜二十四點鐘，可以叫做光日。一個月有三十個晝夜，可以叫光月。一年有十二個月，從一秒鐘光走多遠算起，算到一年十二個月，這叫做光年。就算一年光走的距離，我們簡直就算不清了。宇宙之內，虛空之中，天文學家可以看到的廣大境界，都是按光年算的。天文學家沒有說恆河沙，取的名叫光年，天文學家在天文望遠鏡裡面，就可以看到這麼大，何況佛菩薩呢？

還有維摩詰顯神通，並沒有到須彌相世界見須彌燈王佛，須彌燈王佛知道了，並沒有派菩薩送來，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就飛到維摩詰家裡。現在科學進步，可以打無線電話，打到香港、美國，沒有電線就通話了。凡夫的境界就不可思議，佛菩薩的境界更不可思議，沒有派菩薩，菩薩有沒有

神通呢？當然有神通。我們心裡面就有電，你在這裡一動念，兩個人打無線電，不就通了嗎？現在科學家發明沒有人駕駛的飛機，用無線電操縱，飛機飛出去，上面沒有人駕駛，可以指揮方向，再把它收回來。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就像是須彌燈王如來派的無人駕駛的飛機一樣飛過來，這樣想你的信心就堅固了。

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到維摩詰丈室裡來，丈室只有一丈見方，一間小房子，容納了八萬四千由旬高，三萬二千個師子寶座，這就是小大無礙、一多無礙，不可思議的境界。

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

「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釋」是帝釋天，「梵」是大梵天，四天王天。「等」還有無量的天人。「昔所未見」，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高大、這麼多莊嚴清淨的師子寶座。「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獅子之座」，維摩詰的房子變大了，三萬二千師子寶座都可以容納。「無所妨礙」，因為維摩詰的房子變大了，沒有妨礙，裡面還很寬闊。

「於毗耶離城」，因為維摩詰的房子變大了，毘耶離城是凡夫住的，應當受它的妨礙，也不生妨礙。「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連閻浮提並及四天下，都不生妨礙，「悉見如故」，毗耶離城的眾生，閻浮提的眾生，及四天下的眾生，都不知不覺。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當時，維摩詰告訴文殊師利，你請坐到師子座上。「與諸菩薩上人俱坐」，來了八千大菩薩，大家都請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維摩詰說：你們在娑婆世界示現的菩薩身相，都和凡夫差不多高，不過幾尺高，（那時候平常的人八尺高，釋迦佛一丈六尺高，菩薩要比佛矮一點，也是幾尺高。）要坐八萬四千由旬師子寶座，並不相配合。你們應該「立身」，建立自己的身相，像師子座相一樣。

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

「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得到神通的菩薩，顯神通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都坐到師子座上面。（坐到師子座上面，只有立相一半高，坐師子座，要四萬二千由旬，站起來還是八

萬四千由旬。）

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升。

諸新發意菩薩，還有聲聞弟子，因為身體不能升高，上不去。這裡意思是說：不是我維摩詰不請你們坐，你們自己上不去。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當時，維摩詰告訴舍利弗：舍利弗，你到我丈室來，想到我室內沒有牀座，現在我借來最好的牀座，你請坐嘛！「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升。」舍利弗回答：居士！你所借的法座太高太廣了，我上不去啊！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維摩詰說：舍利弗！你對著東方禮拜須彌燈王如來，求佛加被，就可以坐了。這就是平常我們求佛加被的道理，自己的功夫沒有到，求佛加被就可以滿願。

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

「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於是新發心的菩薩，像前面的八千人，還有五百人證法眼淨，也算是新發心的菩薩，「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他們禮拜了須彌燈王佛之後，就可以坐上師子座了。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

座，於毗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舍利弗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高廣的大座，我今天居然能坐到師子座上面，真是太歡喜了。

「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毗耶離城無所妨礙。」還有未曾有的境界，舍利弗也觀察到了，這一丈小房間，怎麼能容納高廣三萬二千師子座？而且對於毗耶離城應該生妨礙，也沒有生妨礙。

「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聚落」，是鄉村住人的地方，「城邑」，是城市裡住人的地方。這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太高太廣了，對於閻浮提聚落、城邑，應該生妨礙，沒有生妨礙。還有四天下，龍王的宮殿，鬼神的宮殿，也沒有妨礙他們，真是

未曾有的境界。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

維摩詰說：舍利弗！諸佛菩薩有一種解脫法門，叫做不思議解脫法門。

若菩薩住是解脫者，

佛都已經得到了，菩薩修行能安住於解脫，即不思議解脫法門。

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鼈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

「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菩薩得到不思議的解脫法門以後，能把八萬四千須彌山的高廣，納入一粒最小的芥子之中。「無所增減」，芥子並沒有增大，須彌山也沒有減少。禪宗的語錄，時常拿這個公案當成話頭來參：「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須彌可以納芥子，這個道理誰都懂，不要論。如何芥子可以納須彌呢？提出這個問題當話頭來參。「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芥子沒有增大，須彌山沒有減少，還是那麼高那麼廣，須彌山住的有兩層天：四天王天、忉利天。「而四天王忉利諸天」，四天王天住在須彌山腰的四個山峰上，忉利天住在須彌山的山頂上。「不覺不知己之所入」，不知道自己納入到芥子裡去。「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菩薩顯神通是度眾生的，有眾生應該見了這個境界就得度，他看見須彌山確實納入芥子裡去。「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所以叫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這是菩薩顯神通妙用。

「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身上的毛孔很細，能流汗水出來，我們肉眼看不見。四大海水，我們眼睛看見太大了，能把四大海水納入一毛孔之中。「不虢魚鼈龜鼉水性之屬。」「虢」是擾亂，四大海水裡面有魚、有鼈、有龜、有鼉，龜、鼉是跟鼈同一類，並不擾亂水裡面一切眾生。牠們跟四天天天、忉利天一樣，不知不覺，自己入到毛孔裡去。「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大海並沒有縮小。「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大海裡面龍、魚、鼈等水性之族，還有海裡面的鬼、神、阿修羅，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納到毛孔裡去。「於此眾生亦無所虢」並不擾亂海裡那些眾生，那些眾生都不知不覺。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恆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

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
「陶家」是做瓦器的人，釋迦佛最初就是發心當陶師燒瓦器，我們平常叫燒窯的。陶家輪就是做瓦的器具，圓形的輪，每一個輪可以做三片瓦。我們要做屋頂上用的瓦，先把一團泥巴、一團泥巴貼到輪上，把它化開來就是一片瓦、一片瓦，陶家輪很小，幾片瓦對起來那麼大。「斷取」是把虛空之內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單獨取出來，像陶家輪那麼大。

「著右掌中，擲過恆沙世界之外」，把它拿在右手裡，像擲石頭一樣把它擲過去，超過恆河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三千大千世界有無量的眾生，把他們擲到恆河沙世界以外，他們不知道自己

已經往恆河沙世界之外去了。「又復還置本處」，又把他們拿回來放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本位上。「都不使人有往來想」，不使世界上的人類知道，他們往恆河沙世界以外，現在又回到本處。「而此世界本相如故」，這個世界本相也沒有變動，這都是佛菩薩的不可思議境界。

要堅固我們的信心，拿我們現在知道的境界不思議來證明，過去的人說天上日月星辰都在轉動，地球是不動的。現在科學進步，發現地球是轉動的，太陽是不動的。地球是圓形，圍繞著太陽轉動，有個軌道，繞太陽一圈三百六十五天，叫一年。怎樣繞呢？地球自己轉動，自轉一圈是二十四小時，地球自轉得很快，因為世界很大，它轉得慢二十四小時轉不到一圈，那三百六十五天怎麼能繞太陽一圈呢？

地球自轉得很快，我們見到住的地球在轉動嗎？誰也沒有見到。我們只看見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沒有感覺我們住的地球在轉動。這

就是不可思議，地球轉動我們不知不覺。還有最不可思議的，我們住在地上，頭朝上腳在下，當地球把我們轉到頭朝下，應該掉到虛空裡，怎麼沒有掉下去呢？又四大海水轉到下面，海水應該流到虛空裡，四大海水怎麼也不動呢？這都是凡夫的不可思議境界。怎麼沒有掉下去？科學家研究的結果，因為地心有引力吸住了，及空氣有壓力壓住了，掉不下去。這都是科學家研究出來的，實際哪來的地心引力？哪來的空氣壓力呢？科學家還沒有研究出來。

在佛經上叫做業力不可思議，佛的法力不可思議，怎麼不能頓轉眾生成佛呢？因為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它能深巨海，能敵須彌，能障聖道。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把佛道給障礙住。佛顯不可思議的法力，不能使你頓轉成佛，只能告訴你修行方法，叫你自己修。知道這個道理，你的信心就堅定了。地球在轉，我們不知不覺，還轉得很快，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時，

就自轉一圈。如是一年，地球圍繞著太陽三百六十五天在轉，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天氣變冷了，天氣變熱了，因為地球是橢圓形，離太陽近就熱起來，離太陽遠就冷起來，我們哪裡知道呢？所以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佛菩薩的法力更是不可思議，要堅固我們的信心。

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為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

「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為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前面世界不可思議境界是空間，這裡不可思議境界是時間，時間也是活動沒有一定。有的眾生希望住世很長，修行很久才得度，菩薩就把七天變成一劫，使這位眾生感覺七天已經過了一個大劫。

「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促」是縮短。有的眾生要很快得度，菩薩就把一個大劫的長時間，縮短變成七日，令這位眾生感覺才過了七天就得道，這都是佛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的妙用。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徧示一切，而不動本處。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像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是集了二百一十億個佛土的莊嚴，這裡是把一切的佛土莊嚴的事相，都集中在一個國土裡給眾生看，那更莊嚴了。

「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徧示一切，而不動本處。」
一個佛土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菩薩把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的眾生放在他的右掌上，帶著飛到十方佛土普遍示現給大家看，而每個眾生都在本位住著，並沒有動。

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辰，於一毛孔普使見之。

「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
像香、花、燈、塗、果、茶、食、寶、珠、衣，這些十方世界眾生，各色各樣供養諸佛的器具，菩薩都讓你在一個小毛孔裡看見。

「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辰，於一毛孔普使見之。」一個世界有日月星辰，十方國土的日月星辰，都讓你在一個小毛孔裡看見。

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

十方世界所有的風，菩薩都能把它吸到口裡，自己身體並不損害，你把風吸進來，外面的樹木應該都會摧折，外面樹木也不會摧折。

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於下方過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恆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而無所燒。

「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世界要壞，先壞有情世界，再壞器世界。壞器世界遭大三災：火災、水災、風災，不但把大地燒空、燒完了，所謂：「火燒初禪，水淹二禪，風吹三禪。」色界天，除了四禪天不遭劫，初禪、二禪、三禪，還要遭這大三災，這就是到劫盡的時候。劫盡什麼時候呢？

一個小劫，由人的壽命十歲算起，人的壽命過一百年增加一歲，增到了八萬四千歲。太如意就放逸，不修善法，盡造惡業，過一百年減一歲，減到人的最短壽命十歲，這樣一增一減，叫做一小劫，如是二十個增減，叫一個中劫，四個中劫，叫一個大劫，這個世界就該壞完了。「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菩薩接近大火，一下子把火都吸進肚子裡，火還在燒，卻燒不壞他的身體。

「又於下方過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菩薩往下方走，過恆河沙數的諸佛世界，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土。「舉著上方過恆河沙無數世界」，舉著上方經過恆河沙無數的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像拿一支針尖，舉起來一片棗的樹葉，那麼容易。「而無所燒」，那個世界上的眾生，並沒有受到擾亂。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聖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帝釋身」是欲界第二層天，釋提桓因。「或現梵王身」，是色界的大梵天王。「或現世主身」，是人間的國王。「或現轉輪聖王身」，是人間最大的國王，叫做轉輪聖王，他統一四大部洲，也是人間第一有福報的人，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跟佛的身相差不多，但是沒有佛的身相莊嚴光明。

「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十方世界所有眾聲，可以分成上音、中音、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菩薩能把眾生的聲音，變成佛說法的聲音。「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演出無常、苦、空、無我的法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你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什麼聲音都是梵音，風吹樹葉響，是佛在說法，風吹七寶羅網的聲音，也是說法，乃至眾鳥叫的聲音，都是說法。

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窮」是窮盡。舍利弗！我現在只是簡略地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假若詳細地說，窮盡一個大劫也說不完、說不了。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

聲聞眾頭陀第一的大迦葉，他讚歎從來沒有聽過這樣不可思議的解脫法門。

謂舍利弗：「譬如有入，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

「謂舍利弗：」大迦葉跟舍利弗講，為什麼要找舍利弗講呢？因為舍利弗是聲聞眾智慧第一，他等於大學長，是《維摩詰經》的主要當機者。釋迦佛要度他們學大乘法，他們的根機不夠，就先說聲聞、緣覺法門。他們證到聲聞果、緣覺果以後，再不往前進步，釋迦佛再跟他們說什麼大乘法都不聽，他們認為：「所作皆辦，具諸佛法。」已經超出三界，了脫生死，還要修什麼呢？所以釋迦佛請一位在家老居士維摩詰，找他們來呵斥。一直到文殊師利菩薩來向維摩詰探病，他們也跟著來想聽妙法，就是

以前受過維摩詰的呵斥，認為他講得很有道理，智慧高深，辯才無礙，所以現在想聽是善根已經發動，以前的執著已經動搖。到了維摩詰的丈室中，現出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叫他們看看菩薩的法力怎樣？跟須彌燈王佛借三萬二千師子寶座，一下子就借來，一間小小的丈室，一下子就容納三萬二千師子寶座，一個寶座有八萬四千由旬高，就等於須彌山那麼高大，一間維摩丈室裡面容納了三萬二千座須彌山，這個境界從沒看見過，但是房子不放大，寶座也不縮小，廣嚴大城及四天下，也不生妨礙，大家都不知不覺。這個境界，聲聞緣覺眾以前未看過，今天親見了。再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那菩薩的不可思議境界多了，不是光借那三萬二千師子寶座，上面經文說了很多，還是給聲聞眾聽的。大迦葉過去受過維摩詰呵斥，他執著托鉢化飯要給貧窮人種福。維摩詰跟他說：你有慈心而不能普遍，托鉢化飯要依次第，發平等心，要普遍給眾生種善根，你怎麼光給窮人種

善根，不給富人種善根呢？大迦葉聽了覺得有道理，以後再聽維摩詰講大乘妙理，從那以後他就發菩提心，再不說小乘法給眾生聽。現在大迦葉已經得了利益，可是舍利弗他們還沒有真正發心，由維摩詰居士說法，現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界，說種種不可思議的法門，怕他們還不真正發心，再由大迦葉勸他們，找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當機。

「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譬如有人，在瞎子面前，現種種的色相，他看不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現不可思議的境界，是見所未見；聽不可思議的解脫法門，是聞所未聞。一切聲聞，聽到這個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不能了解，好像瞎子看不見顏色一樣。

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有智慧的人聽到這個法，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呢？這就是大迦葉勸他們發菩提心。

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

「我等」，我們都是聲聞眾的同學。「何為永絕其根」，為什麼要永遠斷絕大乘的善根呢？「於此大乘已如敗種」，種子敗壞，再不能發芽。為什麼要甘願作敗壞的種子呢？所以大乘經上，呵斥二乘人叫焦芽敗種，都出在《維摩詰經》，這裡講敗種，下一品會講到焦芽。「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我們今天聽到這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都應該痛哭流涕，大哭的聲音震動三千大千世界，這就是大迦葉懇切地勸導。

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

一切菩薩聽見這不思議解脫法門，應當大大的歡欣慶幸，頂戴受持這不可思議的解脫法門。

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

你聽到信解這個法門，自然能降魔，一切魔眾沒有辦法擾亂你。

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大迦葉說這些話時，三萬二千天子都發了大菩提心。

我前面算過，跟文殊菩薩來的有八千菩薩，五百聲聞弟子，前一品發

菩提心有八千天子，這一品到中間有五百天子得法眼淨，一共一萬七千人，這個數目跟三萬二千師子寶座的數目不合。前面一萬七千人都坐上座位，那麼三萬二千師子寶座，還有一萬五千個座位，空著怎麼辦呢？為什麼料揀一下，這就是翻譯經的時候，大祖師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講到下面再對，是不是下面還有發心上師子寶座？我現在先算到這裡。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眾生，現作魔王。」

「無量」是大數目，「阿僧祇」，叫無央數，也是大數目。「多是」，不完全都是，裡頭也有魔王，多數是菩薩示現的。這個魔王就是欲界第六天的天主，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示現魔王，以方便力，來教化眾生。

他以魔力來考驗你持戒的功夫有多大呢？遇見一個天女你不動心，遇見兩個天女你不動心，遇見一萬二千個天女，你動不動心呢？像前面持世菩薩，不但不動心，還跟天女講開示呢？

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瑠璃、磈磈碼碯、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你要修布施度的時候，財布施，身外之財能捨，還不能竭盡施，因為你還要留點自己用。法布施，你要說法，但身體不舒服，身體要緊，就要養病。無畏布施，眾生有了災難，你自己的身體都顧不了，怎麼救眾生的災難呢？初發心行布施，這樣推帳推過去不行布施了。等到菩薩真正行布施，身內之財、身外之財都可以捨。身內之財，是自己的身體，有人從你乞求，跟你要一隻手、一隻腳；跟你要個耳朵、鼻子；甚至要你的頭、眼睛、腦髓；要你的血肉、皮骨，這是身內之財你能捨，這個布施才能成就。

身外之財，「聚落城邑」，有個鄉村是你的，說布施就布施；有個城邑是你的，說布施就布施。「妻子奴婢、象馬車乘」，自己的妻子，人家跟你要，說給就給，奴婢更不在乎。印度養象，跟我們中國人養馬一樣，

象拉車，馬也拉車，也是一樣，人家跟你要，說給就給。「金銀琉璃、磤磤碼碼、珊瑚琥珀、真珠珂貝」，這裡有九種寶：一、黃金，二、白銀，三、琉璃，四、磤磤，五、碼碼，六、珊瑚，七、琥珀，八、真珠，九、珂貝，要來討，都給他。平常經上都是譯為七寶，前面《維摩詰經》講的是八寶，多了真珠，這裡又多了珂貝，就是白的大貝，那叫白色寶。還有要「衣服飲食」，這更是普通，說給就給。

「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像這樣的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來試驗你布施的功夫到什麼境界。「令其堅固」，使你的布施心得到堅固。因為不是菩薩，誰找你要手足耳鼻、頭目腦髓，作什麼用呢？都是菩薩來試驗你的。比方我道源現在發心，頭目腦髓都要布施，我給你，你也不要，因為你要我的手腳沒有用嘛！這都是菩薩來試驗，令你的道心堅固。

「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眾生。」這都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故意示現逼迫眾生，令你難捨能捨，難忍能忍，因為住不可思議解脫的菩薩，有大威德力，他能示現逆境，來逼迫你、試驗你。

「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像這種難事，包括前面兩大類，一種現作魔王，凡夫的根機下劣，沒有大勢力做不來。一種示現乞者，來找你要眼睛、耳朵，凡夫的根機下劣，也沒有那麼大勢力能示現逆境，來逼迫你、試驗你。「譬如龍象蹴踏」，「龍象」比喻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蹴」是抬起腳來踢，「踏」是把腳落下來踩。龍象的威勢很大，牠抬腳踢你一腳，你就要命了；踏你一腳，你也活不了。「非驢所堪」，「驢」是比喻凡夫下劣。可是驢子不行，小毛驢踢你一下，也不要緊，也就是凡夫的根機下劣，沒有大勢力示現逆境來逼迫，試驗眾

生，令你難捨能捨，難忍能忍。「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所以命名為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不思議品，第六品講完了，接著講觀眾生品第七。

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這是他們兩位大菩薩一問一答，叫初發心的人學大乘法門。前面種種問，不是文殊師利不知道來問，是明知故問，除了他，別人還不會問呢？答是除了維摩詰，別人不會答，所以他要觀現在來的這些初發心人的根性，告訴他們將來行菩薩道怎麼行？你得觀眾生的機，怎麼觀法呢？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一個變幻術的師父，他幻化出來一個幻化人，這是他變出來的假人，他見這個假人，

能把它當真的嗎？菩薩觀眾生就是這樣，好像一個幻術師，見到他所幻化的人那樣觀想。這是總比喻，下面種種的分別比喻，顯示維摩詰的智慧、辯才無量。

「如智者見水中月」，有智慧的人，見到水中的月亮，他能把它當真月亮嗎？不會的。中國有一位大詩人李白，學問大、智慧大，但是他喜歡喝酒，天天喝，拿酒當水，拿酒當飯，不吃飯不喝水可以，不喝酒不行，喝得人糊里糊塗，有一天走到江邊，天氣很好，月亮很清明，水中現出月亮，很好看，他喝醉酒就沒有智慧了，他想到水裡去捉月亮玩，一踏下去就淹死了。那就是沒有智慧的人，他才把水中月當作真的；有智慧的人，不會把水中月當成真的。「如鏡中見其面像」，我們照鏡子，鏡中現個面相，哪能當成真面相？

如熱時燄，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如熱時燄」，「燄」也叫陽燄。夏天太陽照到地面，發出熱氣，遠看好像一片水，也好像起了火，實際你走到那裡，沒有水，也沒有火。「如呼聲響」，就是山谷裡面的回聲，兩邊都是高山，也有這個境界，你在這邊呼叫一聲，那邊有一個回聲，有一個真人在那回聲嗎？不是，它是音聲回應過來的。「如空中雲」，空中雲一看有個東西，須臾變化。「如水聚沫」，大水起了波浪，打出水沫一大片，好像有東西，實際空空。「如水上泡」，水上起了泡，看著有個東西，一踏，沒有了。

「如芭蕉堅」，像芭蕉根本不堅固，你去剝芭蕉，一層一層地剝，剝

到最後，空空如也。「如電久住」，像虛空掣的電光，根本不會久住，亮一下就過去了。「如第五大」，我們的身體是地、水、火、風合成的，只有四大，沒有第五大，第五大就是假名言相。「如第六陰」，我們凡夫，只有五陰身：色、受、想、行、識，你說有第六陰，哪有這種事？「如第七情」，六根有情識，叫六情，只有六情，哪有七情呢？

「如十三入」，內六根、外六塵，只有十二入，哪有十三入呢？「如十九界」，六根、六塵、六識，只有十八界，哪有十九界呢？這都是沒有事情，一個假名言相。「菩薩觀眾生為若此」，菩薩觀眾生都是這樣觀想，眾生只是假名言相而已，不要把它當作真的。

如無色界色，如焦穀芽，如須沱洄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

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迹，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如無色界色」，無色界怎麼叫無色界呢？它沒有色身，你說無色界的眾生有色身，這是亂說！「如焦穀芽」，穀焦了，怎麼能生出芽呢？生不出來，前面講敗種，這裡講焦牙，焦芽敗種都是呵斥二乘人。

「如須沱洄身見」，證了初果就破除身見，說須陀洄還有身見，哪有這回事？「如阿那含入胎」，初果聖人有七番生死，他要入七番胎。斯陀洄二果，有一番生死，還要入一番胎。阿那含第三果，他超出欲界，生到第四禪天的五不還天，不會再入胎了。你說三果聖人入胎，也是沒有的事。「如阿羅漢三毒」，阿羅漢第四果，他斷除貪瞋癡，才能證聖果。你說阿

羅漢還有貪瞋癡三毒，這是沒有的事。

「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禁」就是戒。你說得了無生法忍的菩薩，還有貪慾心、瞋恨心，還會毀齋破戒，哪有這個事？「如佛煩惱習」，成了佛，不但三界以內的煩惱、三界以外的煩惱斷盡，連餘留的習氣都斷盡了。你說佛還有煩惱習氣，哪有這個事？「如盲者見色」，瞎子怎麼看見外面的色相呢？「如入滅盡定出入息」，你要是修定，入了滅盡定，鼻子的出入息一點都沒有。你說入了滅盡定，還有出入息，根本沒有的事。「如空中鳥迹」，人走過地面有足跡，飛鳥在空中飛，哪有鳥跡呢？「如石女兒」，石女不會懷胎，生孩子，因為石女的生殖器不健全，怎麼能生孩子呢？「如化人煩惱」，變化人是假人，怎麼會生煩惱呢？「如夢所見已寤」，你在作夢的時候，見到的東西以為是有，等你醒來，夢中的東西一切皆空。「如滅度者受身」，你說已經入了涅槃的人再來受生，再來流轉生死，沒

有這種事。「如無煙之火」，生起火來，都會先冒煙，或者大煙，或者小煙。要有煙，才能有火，哪裡有沒有煙的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菩薩觀眾生，要像前面這樣觀想。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

文殊師利問：菩薩要行大慈，是對著眾生行，把眾生都觀空、觀假，菩薩行大慈怎麼行呢？

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

「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維摩詰回答：菩薩把眾生相觀空、觀假以後。「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菩薩觀眾生，眾生皆是如幻如化，皆是空的，皆是假的。你能把眾生觀空、觀假，眾生

可憐，他不知道空、不知道假，眾生他空不了、假不了，甚至連這種佛法，都沒有聞到過。你就把空的、假的法，說給他聽，這就是真實的慈悲。下面就告訴你怎麼跟眾生說法？

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

「行寂滅慈，無所生故。」你要行慈悲，不要著慈悲相。一切法都是寂滅相，你行慈悲，也是寂滅相，因為一切法本來無所生。

「行不熱慈，無煩惱故。」你行慈悲，要用清涼心來行，就不會生煩惱，因為你去度眾生行慈，生煩惱還行嗎？

「行等之慈，等三世故。」過去、現在、未來叫三世。三世是平等的，你行慈悲，要行三世平等之慈。

「行無諍慈，無所起故。」「無所起」，也叫無所生。你要行慈悲，不要跟眾生起爭論之心。我們初發心的菩薩，就是我相觀不空，法相觀不空，眾生相更觀不空，為弘法利生，還起鬥爭。要曉得一切法本無所起，鬥爭個什麼？

「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內」是內心，「外」是外境。內心外境都是空的，根本沒有內法、外法。有內外兩個法才合，沒有內外兩個法，合什麼呢？行得平等無差別，叫不二之慈。

「行不壞慈，畢竟盡故。」「畢竟盡」，是畢竟空。行慈是真實的功德，像畢竟空一樣，不會被破壞。

「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慈悲，要行堅固之慈，因為你心裡根本

沒有毀齋破戒的心，才一切慈悲功德都堅固。

「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你行慈悲，要合法性，因為法性是清淨無染的，不要被慈悲所染汙。

「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慈悲，不要起愛見。因為起了愛見，愛這個眾生，不愛那個眾生，要行無邊慈，像虛空一樣。

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

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為若此也。」

「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大慈是菩薩的行門，但是二乘的行門，你可以做觀想。阿羅漢含有三種義理：一、殺賊，二、無生，三、應供。殺賊是破結賊，結是煩惱的別名，煩惱能害眾生，像賊一樣。你行慈悲，要破煩惱賊，不要生煩惱。

「行菩薩慈，安眾生故。」你要想到我行的是大乘菩薩的慈，要安慰、安住一切眾生。

「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如來」是法身如來。怎麼證得法身呢？他證得了真如實相，得到真如實相。

「行佛之慈」，前面的如來，跟這個佛有什麼差別呢？前面如來是法身如來，而這個佛是報身佛、應身佛。「覺眾生故」，佛證得法身，法身無相，何必再現報身、應身的相？因為要覺悟一切眾生，這就是佛的慈。

「行自然慈，無因得故。」大慈之心，是本性具有的功德，不是你造作出來的慈。本性具有、自然有的，就沒有因，他無因得到這個慈，因為是本性自然有的。

「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菩提」，翻成覺、道。佛的覺、佛的道，是平等一味，沒有差別。

「行無等慈，斷諸愛故。」「無等慈」，沒有哪一等慈，比這個慈再高了。要行無等之慈，對眾生不生愛見，這個慈才高。

「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慈能與樂，悲能拔苦。你拔眾生的生死之苦，不能以小乘法，因為小乘法只能拔除三界以內的生死苦，不能拔除

三界以外的生死苦。所以要導以大乘，引導眾生學大乘法。

「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觀空、觀無我，是小乘的基本功夫，大乘菩薩也用這功夫，用上你就行無厭慈悲，永遠盡未來際行下去。因為一切本來空，一切沒有我，怎麼會生疲厭之心呢？

「行法施慈，無遺惜故。」「遺」是遺留，「惜」是愛惜。要行法施慈，有多少法，都把它布施出去，沒有遺留，沒有愛惜。

「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慈教化眾生，你自己要持戒清淨，才能教化眾生不毀齋破戒，因為你自己不持戒，怎麼叫眾生持戒呢？

「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菩薩度眾生，要護念眾生，你要行忍辱。眾生有善有惡，根性不一，你行慈要度他，他不但接受你的慈，而且還要侮辱你，你要能忍，這樣就能護眾生，也同時護了自己。你不能忍，動瞋恚，你自己動了根本煩惱，報復對方眾生，令眾生也生起煩惱，所以護

彼護我，要行忍辱。

「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肩擔起來叫「荷」，脊背起來叫「負」。擔荷背負度眾生的責任，你要精進不懈怠。

「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色界天有一種禪味，叫做味禪。大乘禪是不執著禪味，這是行大乘禪定之慈。

「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你要弘法利生，有個時節因緣，要觀眾生的根機，應該說法的時候才說法；時節因緣不到，你說法，眾生不聽，不得利益。

「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上面說的是行六度的慈，下面再說行方便慈，示現一切方便。

「行無隱慈」，你心裡沒有隱蔽，沒有隱藏。「真心清淨故」，你要有所隱蔽，有所隱藏，心裡曲曲不直，直心是道場，直心才清淨。

「行深心慈」，有了直心，才生深心。「無雜行故」，由精進度來行深心，行的完全是大乘菩薩行，不修其他的雜行。人天乘的善法，不要執著；二乘的善法，也不要執著，那都是雜行。

「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無誑」就是不騙眾生。菩薩直心說法，所修所行完全是真實的，不會騙眾生，因為菩薩沒有虛假的心，沒有虛假的言語，沒有虛假的行為。

「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令眾生得到佛法之樂，成佛，得到究竟樂；沒有成佛，得到佛法的樂，這就是行安樂慈。《法華經》上有四安樂行，就是叫眾生身、口、意三業清淨，再叫眾生發大願。你自己先身、口、意三業清淨，再發大願，自己安樂，令眾生安樂，這叫四種安樂。

「菩薩之慈，為若此也。」菩薩的慈是這樣，前面講到菩提，一切法都歸納於菩提；講到道場，一切法都歸納於道場；再講到慈，一切法都歸

納於慈。你再精進研究，可以啟發智慧，增長辯才，一切法皆是佛法，一法能攝一切法，在這個地方就要開智慧，智慧增加，辯才也增加了。我們說一個法，接著說不下去，沒有詞了。不曉得一法開開來，有無量法，哪能說得完呢？眾生不能聽那麼多，簡略地說。廣開來說，窮劫不盡。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大慈大悲是一句名詞，但它是兩個四無量心，先問了慈，再問悲。

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

總說大慈，解釋了很多，總說大悲，要悲心救度眾生，拔眾生苦。你所做的功德都迴向一切眾生，與眾生共德，這就是大悲。

「何謂為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何謂為捨？」答曰：「所作福祐，無所希望。」

「何謂為喜？」這是問第三個無量心，問什麼是大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眾生得了饒益，我們生歡喜。跟凡夫正好相反，凡夫是要眾生吃虧，自己得利益，損人利己，所以叫苦惱凡夫。菩薩是令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自己歡喜，沒有疑悔，這樣叫歡喜無悔。

「何謂為捨？」問什麼是大捨心？」答曰：所作福祐，無所希望。」你去度眾生，你所做的福德，不希望有什麼果報，這就是大捨。世間的錢財妻子，頭骨腦髓都可以捨，連所做的福德都要捨，你希望有什麼果報，就不是大捨。弘揚佛法度眾生，做一切功德，這是我份內的事應該做的，希望我成佛以後，能莊嚴佛的清淨國土，所以不希求三界以內的事，這叫

大捨。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不聞佛法的人，糊塗生糊塗死，不知道畏懼生死。學了佛法，初發心的菩薩，他有畏懼生死之心，我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要盡未來際的行，生死不能了怎麼辦？「菩薩當何所依？」菩薩依仗什麼法，不生畏懼呢？

「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生死畏」就是畏懼生死。「當依如來功德之力」，你求佛加被，如來的功德之力不可思議！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人，十方如來都要護念你，不會讓你受生死之苦，這個信心要堅固。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

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我想仗仗如來的功德之力，求佛加被我，我應該安住在什麼法門呢？

「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你想仗仗如來功德之力，求佛護念你，你發心安住於度脫一切眾生之境中，就是最好的大乘弟子，不但一個佛護念你，十方佛都護念你。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我是初發心的菩薩，發心要度眾生，有什麼法生障礙，應當除掉呢？」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這話在小乘位上常常講，在大乘位上也是這樣講，中道難行，要斷煩惱，不度眾

生，行到小乘道。要度眾生，不斷煩惱，天天忙忙碌碌講經說法，為度眾生是對的，但是你自己沒有斷煩惱，落到凡夫這一邊，你怎麼能了生死呢？所以要斷除你自己的煩惱。

那麼除煩惱跟二乘人有什麼不同？二乘人是為自己了生死而除煩惱，大乘菩薩是為度眾生而除煩惱，第一個大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第二個大願，煩惱無盡誓願斷。煩惱無盡，無盡的煩惱，我誓願把它斷除，為什麼要把煩惱斷除？為度無邊的眾生，出發點不同、觀念不同，就在這裡。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要行什麼法門，才能把煩惱除掉呢？問題一個跟著一個來，我們學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怎麼學？從這個次第來學，不要學得籠統顛預，你要除煩惱，不是嘴裡說說煩惱就除掉，要怎樣

做才能除煩惱呢？

答曰：「當行正念。」

你的煩惱都是從邪見生出來，你正念現前，就不生煩惱。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正念怎麼行？我們眾生的念不正，怎樣能使正念現前呢？」答曰：當行不生不滅。「二乘人證涅槃，也是不生不滅的境界，但那是偏空的不生不滅。大乘的不生不滅，是一切法本來不生，本來不滅，你就修這個行門，觀念就正了。」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得有個下手處，你說得那麼高、那麼深，一切法本來不生，本來不滅，我們做不到，與我的行門不相干，我

們怎麼能得到利益？什麼法不應當生起？什麼法應當滅除呢？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這和大乘菩薩修四正勤一樣，你先觀想：是不善法，一切惡法，都不叫它生。一切惡法，已生者令斷；未生者，令其不生，沒有生的不善法，不要讓它生起來，從這地方下手。

說到最高深，本來沒有惡法可生，本來沒有善法可滅，但是下手還是要不生一切不善法，還要修一切善法，善法叫它不滅，永遠生下去。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孰為本？」答曰：「欲貪為本。」又問：「欲貪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

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善法與不善法這兩個法，哪一個法最根本呢？「答曰：身為本。」善法不善法，都因為你的身體才生出來，你的身體就是善法不善法的根本，這都是按初發心菩薩事相上做功夫，不高談闊論，不說一切皆空，一切皆假。講善、不善都是對待的名詞，初發心菩薩行菩薩道，不講明白不行，所以你要曉得，因為你有一個身體，才有善業、不善業。

「又問：身孰為本？」身體從哪兒來的，什麼是身體的根本呢？「答曰：欲貪為本。」欲念、貪愛，是身體的根本，「欲貪」就是貪欲，你沒有貪欲之心，根本不會流轉生死，不流轉生死，哪有身體呢？身體是由你的欲念、貪愛生的。

「又問：欲貪孰為本？」什麼是欲貪的根本呢？「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分別心是欲貪的根本，分別心是虛妄不實的，但是眾生不知道，把它當成真的。虛妄分別之心，就是貪欲的根本，哪一個可貪？哪一個不可欲？就是哪一個可愛，你要去分別它，就出事了。你分別它可愛就貪欲，這樣就流轉生死有了身體，有了身體就有善法、不善法生起來，一個跟著一個來。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什麼是虛妄分別的根本呢？「答曰：顛倒想為本。」顛倒想是虛妄分別的根本。最初是妄想為根本，妄想是顛倒的，叫做顛倒想。本來是苦、是樂，眾生分不清楚，反過來還以苦為樂。你為什麼要貪欲呢？覺得是樂，不曉得貪欲才受苦，這都是顛倒想為根本。

「又問：顛倒想孰為本？」什麼是顛倒想的根本呢？「答曰：無住為本。」無住是顛倒想的根本。說到真如實相，真如實相是無住之法，以無

住才生的顛倒想。

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推到根本，真如實相無住，沒有什麼是它的根本了。這叫做無真不起妄，真如實相是真法，沒有真法它不起妄法，有了妄法就起顛倒想。這就是一念不覺生無明，無明為因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才有凡夫。推本尋源，統統從無住生出來的，無住就是真如實相，再沒有了。

「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維摩詰叫一聲文殊菩薩，從無住本，生一切法，這是大乘菩薩的基本道理，以無住本，才生一切法出來，才能建立一切法出來。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當時維摩詰說法的時候，丈室之內有一位

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大人」是大乘的聖人。看見諸位大乘聖人，聽到文殊師利跟維摩詰兩位大乘聖人所說的法。「便現其身」，剛才隱蔽她的身體，誰也沒有看見，這個時候現出身相來，要獻供養。

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

這叫天女散花，以天花來供養，供養天花，散到諸大菩薩、諸大弟子的身體上。

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

「至」者到也。天花散到諸大菩薩身體上，隨即落到地下。

至大弟子，便著不墮。

天花落到聲聞大弟子身上，不會墮落下來。

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

一切聲聞緣覺都有神通之力，看天花落到身體上要犯戒，趕快要把天花去掉，於是盡神通之力要去天花，可是去不掉。

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

這時候天女問舍利弗：我散天花是供養你們，怎麼忙得不得開交，要把天花去掉呢？

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

舍利弗回答：我們受沙彌戒有不著香華鬘這條戒，受比丘戒更是不著香鬘。花著身上不如戒法，所以要趕快把它去掉，不然我們要犯戒呢！

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

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

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天女說：你不要說天花是不如法的東西。

「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天女的辯才無礙，她說：花是無情之物，花並沒有分別，是仁者你自生分別，你認為花落到身上要犯戒，這是你自生分別想，天花哪有分別想呢？

「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天女說高的法給他們聽，在佛法中出家，你有分別心，才叫不如法，不是花落到你身上不如法，你心裡起了分別，才是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把你的分別心

去掉，才是如法。

「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你看諸大菩薩的天花，為什麼不著身？天花落到身上，任運自然就落到地下，因為諸大菩薩已斷除一切分別想。你們諸大弟子不斷分別想，硬著外相，怎麼能如法呢？

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非人」是精靈鬼怪。人有了畏懼之心，精靈鬼怪才來魔害你。你不生畏懼之心，心裡不動念，精靈鬼怪不得其門而入。心就好像一扇門一樣，你一打開門，精靈鬼怪走進來，你不起分別想，門關得很嚴密，精靈鬼怪怎麼能得其門而入呢？所以你生畏懼之

心，以為外邊有鬼，才真有鬼來。

「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小乘弟子畏懼生死，當然比凡夫怕鬼的畏懼高。但是你因為畏懼生死，色聲香味觸五塵，才能得其便擾亂你。花屬於色塵，花有香，屬於香塵，才著身不墮？這都是五塵得其便。「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你要是遠離畏生死的心，不認為生死值得畏懼，觀生死空，一切五欲煩惱，不能魔害你。

「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你們都是斷煩惱的諸大阿羅漢，餘習還沒有斷盡，所以花落你身上會著身，因為你見了花還起分別。你把煩惱斷盡，餘習也斷完，不起分別心，花就不會著到身上。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他是天女，稱他為「天」，「止」是止住。舍利弗問：天女你止住在

維摩丈室，已經多久的時間呢？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

「耆年解脫」，「耆年」是老年，老年得解脫。這裡怎麼說老年得解脫？就是稱舍利弗為上座。我住在維摩丈室，跟上座你得解脫的時間一樣久。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舍利弗說：我得解脫很久了，天女你住這間房子裡，也住了很久嗎？

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

天女回答：你上座得解脫，有多麼長久呢？

舍利弗默然不答。

他一問，我得解脫多少年月日，我說錯了，因為有年月日可說，沒有得解脫。得解脫的人，沒有年月日可以得，所以不能說久遠，不能說暫時。舍利弗答不出來，沉默不回答。

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

「耆舊」是年高有才德的人，就是老參上座。天女問：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為什麼沉默不回答呢？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舍利弗回答：真正得解脫的人，不是言語所能及。「故吾於是不知所云。」所以你叫我怎麼說，我沒有辦法說。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

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天女一說，就說到聲聞頭上。你說言說文字，都是著相之法，得解脫的人沒有言說、沒有文字，不著言說文字。你不曉得言說文字，當體都是解脫相。

「所以者何？」為什麼言說文字是解脫相？「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要解脫一切法，不在心內，不在心外，也不在兩者中間。

「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你看文字相，文字是在心內，是在心外？文字當然是心外，但是你心裡不認識字，怎麼能說出來文字？那麼不在外，是在心內，心內怎麼會有文字？還是寫出來才叫文字，所以文字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兩者中間。

「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舍利弗，你不要離開文字相來說解脫，文字相就是解脫相，說文字就是有言說，言說相就是解脫相。「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不但文字相是解脫相，言說相是解脫相，一切諸法當體都是解脫相，這就是看你會悟、不會悟了。你不會悟，學了佛法，也不得解脫；你會悟了，一切凡夫法，都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

舍利弗說：你說的理論太高，我還有一點疑問，你說一切法都是解脫相，淫是貪，怒是瞋，癡是愚癡，難道不要離開淫怒癡三個根本煩惱才能得解脫嗎？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姪怒癡為解脫耳。」「增上慢人」，不是貪瞋癡慢疑的慢，是用功精進增上，而起一種我慢，也就是用功辦道上起了一種慢。天女說：因為你們都是增上慢人，所以佛跟你們說要遠離淫怒癡，才能得解脫。「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姪怒癡性，即是解脫。」像這些大菩薩，根本沒有增上慢，佛說：淫怒癡的性是法性，就是解脫性，性只有一個本性，還有兩個嗎？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
乃如是。」**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舍利弗聽懂了，讚歎天女：你說得太好了！說得太好了！「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我看見你是天女，是個在家女居士，你得了什麼妙法？證得什麼妙果？怎麼能得這

樣的辯才呢？

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

「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天女說：我要是有能得之心，有能證之心，我不會起無礙辯才。因為我得無所得，證無所證，所以我的辯才能如此。

「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你們二乘人聲聞眾，為什麼叫做增上慢人？你是四果阿羅漢，有所得有所證，以為自己了不得，對於佛法你叫做增上慢人。

講到這裡，再進一步解釋，舍利弗聽釋迦佛講大乘佛法，他不要聽，所以釋迦佛叫維摩詰男居士來講，講了舍利弗來看熱鬧，還是聽不到心

裡。佛換了個天女來講，逗到他的機了，一聽就有悟處。「舍利弗言：善哉！善哉！」難得啊！聲聞眾很不容易說出讚歎之詞，就在舍利弗嘴裡說出來。「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聲聞法執著厲害得很，所以他認為有所得有所證，轉凡夫成為聖人，但是辯才還趕不上天女，所以問天女：你得了什麼呢？你證了什麼呢？一定得比我高，證比我高，所以你的辯才能這樣好。「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大乘法這樣的句子太多了，諸位可能沒注意，得了你無所得，證了你無所證，這就起不起法執，這個功夫很難。天女自稱：我無所得無所證，所以辯才這麼好。「所以者何？」為什麼呢？天女自問自答。「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假若你執著有所得有所證，就是起法執，認為自己是證得聖人的四果阿羅漢，在佛法上叫做增上慢人，所以起了障礙，叫他再聽大乘法不要聽。這就是對著舍利弗，也就是對著五百大弟子呵斥，刺激他們一下。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

舍利弗還是執著二乘法不捨，問天女：你是不是學的三乘法？你的志願在哪裡呢？

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

天女回答：我對於法不起法執，我學了大乘法，無得無證，我是要去利益眾生。為利益眾生得應機說法，我沒有執著。這位眾生應該聞聲聞法得度，我就跟他說聲聞法；這位眾生應該以緣覺法得度，我就跟他說緣覺法。我是隨類現身，度聲聞，我就現聲聞身；度緣覺，我就現緣覺身；這個人是大乘根性，應該以大乘法得度，我就現大乘菩薩。

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

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

「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瞻蔔」，翻成中國話叫金色樹，這是印度樹上開的第一種香花，也叫金色花。「林」是很多的樹，所以叫做瞻蔔林。你到瞻蔔樹林裡面，「唯覲瞻蔔」，「覲」是聞到，你只聞到瞻蔔香。「不覲餘香」，不是不覲餘香，別種香味到瞻蔔林，都隱蔽起來沒有香味了。

「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要是到維摩丈室裡面，你只聞到佛的功德之香，好像到了瞻蔔林一樣。「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聲聞有功德，辟支佛有功德，有功德就有功德香。但是聞到大乘佛法的功德香，不再好樂聞二乘法的功德香了。

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

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

「舍利弗！」這是天女對著舍利弗講，也是對著五百聲聞大弟子講的開示，還刺激他們：你們都證了四果阿羅漢，今天到維摩丈室裡來，聞到佛法功德之香沒有呢？「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釋梵」帝釋天、大梵天，「四天王」四天王天，還有一切天眾、龍眾、鬼神等眾。

「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到丈室裡聽到維摩詰上人講說正法，「正法」兩個字這裡是呵斥舍利弗，你過去學的佛法不是正法，聽維摩詰上人講的法，才是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大家聽到都好樂佛的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聽了以後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就是說舍利弗、五百大弟子，你們來聽到維摩詰上人說正法沒有呢？聽了你們發了菩提心沒有呢？

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

前面舍利弗問天女，你在丈室裡多久了？她說我跟你上座舍利弗一樣久，上座舍利弗你得解脫，還能說時間嗎？說幾年，那你沒有得解脫，得解脫的人，知道時間不是定法，不能執著時間性。

現在天女怎麼又說在丈室十有二年？這是按事相說事相，理不礙事，按事相上還是有年月日。我自從來到維摩丈室，已經有十二年，從最初起就沒有聽過二乘法，只有聞到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的佛法。

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

天女在這十二年看到的境界，再跟舍利弗說。其實今天舍利弗看到這一間小小的屋子，容納三萬二千師子寶座，每一個寶座都像須彌山八萬四

千由旬高，這不是希有難得之法嗎？但是舍利弗還是不動心，天女再跟他講，有八種都是未曾有難得之法。

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

「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哪八種呢？這間房子裡面黃金色的光明照耀，白天和夜晚都一樣。「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凡夫是靠著日月的光明來照耀，所以有晝有夜，夜裡黑暗，沒有光明，這間房子白天和夜晚沒有不同，這是第一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入者」，進入到維摩丈室裡面，「不為諸垢之所惱也」，「垢」

是煩惱，本來帶著煩惱來的，結果離了煩惱出去，再不為煩惱染垢所惱亂。這就是入這丈室得有善根，沒有善根你根本看不見維摩丈室，怎麼能找到門進來呢？所以進來都得遠離煩惱的利益。「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這是第二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

這丈室裡面常常有帝釋天、大梵天、四天王天，以及他方的菩薩，來跟維摩詰上人聚會，不會斷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這是第三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

學大乘佛法，越說道理越高越深，法門越開越廣，歸納起來就是六度

法門。我跟同學講過，你們假若有工夫，把《維摩詰經》六度法門摘錄出來，你看維摩詰智慧無量，辯才無礙。光六度，他一次說一個樣，一次解一個樣，解了好多次，把它摘錄出來，你自己也可以開點智慧，得點辯才。這丈室裡面常常說六度法門，不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法門，就是不退轉法，對於大乘法不退轉，這是第四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樂」是音樂，丈室裡面常常演奏天人第一等音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奏出來完全是最高無量的法化音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這是第五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周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

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丈室裡面充滿金、銀、琉璃、磲磔，「周窮濟乏，求得無盡」，除了法布施，還有財布施。這裡有的是四大寶藏，周濟窮困貧乏的眾生，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這是第六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 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祕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釋迦牟尼佛」、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東方不動世界的「阿閼佛」，還有「寶德」佛、「寶炎」佛、「寶月」佛、「寶嚴」佛、

「難勝」佛，「師子響」佛，還有「一切利成」佛。

「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佛是不來的，可是維摩詰上人的心一動念：我想見那尊佛，那尊佛就來，就跟維摩詰說法，維摩詰念佛不只想見面，是想要聽妙法。

「廣說諸佛祕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跟維摩詰說諸佛的祕密之藏的要法，因為維摩詰是示現的菩薩，還有不瞭解的，要親近佛聞法。像西方極樂世界的諸大菩薩，為什麼還要求生西方呢？因為他們是菩薩沒有成佛，需要親近阿彌陀佛聞法，跟這個意思一樣。等到說完法就回去了，這是第七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

二乘人看見這間房子裡空空洞洞，我天女看到維摩丈室裡非常的莊嚴。莊嚴到什麼樣子呢？「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天宮上的莊嚴，這丈室裡都有。「諸佛淨土，皆於中現」，諸佛淨土的莊嚴，這丈室裡也有。「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這是第八種未曾有難得之法。

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說這八種難得之法作什麼呢？前面講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的佛法，不好樂聲聞法，什麼道理呢？因為在維摩丈室裡，看見了八種不可思議難得之法，誰見了這不可思議之事之後，還好樂小乘聲聞法呢？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

舍利弗聽到了，還是不改法執的毛病，因為他聽佛說過：女人不能成

佛，要想成佛，必須女身轉成男身，才能成佛。所以舍利弗問：你聽見的佛法都是大乘法，不好樂二乘法，那你為何不把你的女身轉成男身呢？

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

「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求」就是尋求、尋覓。天女說：我自從入維摩丈室時，就大徹大悟，像禪宗二祖一樣，覓心了不可得，我是個女人，我女人相在哪裡？了不可得，女人相空了，找不到女人相。「當何所轉？」女人有女人像，我沒有女人像，了不可得，我上哪兒轉呢？這個道理舍利弗沒有聽過，很難懂，天女給他說個譬喻。

「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譬如一個幻術的師父，他幻化出來一個假的

女人。「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假若有人問他：你變化這個女人身，為何不轉為男人身呢？「是人為正問不？」這個人問得正當不正當？「舍利弗言：不也」，舍利弗回答：問得不正當，「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因為幻化之相，沒有一定的相，本來是個假的女人，叫她轉什麼呢？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不但女人相，幻化不實，無所轉。一切法皆如幻如化，統統是這樣，這就是在大乘法上，一切法本來空的，統統沒有一個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為何你問我什麼時候能轉為男人身？

恐怕舍利弗還不相信，不等他問：「你不是幻師幻出來的呀？」於是

天女給他顯個神通。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這時候天女馬上用神通妙用，把舍利弗變成天女的身。「天自化身如舍利弗」，天女自己變化成舍利弗的相。「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天女問舍利弗：你現在是女身，怎麼不轉為男身呢？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舍利弗真是難為情，自己變成天女相，他的神通力不夠，想去女身去不掉，只好以天女相說話：「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我現在根本不知道我男身怎樣轉變成女身？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天女說：舍利弗！現在你能把女人身，轉變回男身，一切女人都可以轉變成為男人。「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前面講一切法，都無定相，如幻如化，女人也是一切法的一種，也沒有定相。舍利弗現在你不是女人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也都是這樣，不是女人而現女身。

「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女人雖然現女身，本位都是真如實相，法性平等，並沒有差別，男女之相是假相，你為什麼執著叫它轉為男身呢？

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

所以佛跟大乘人說：一切諸法，法法不定，沒有男相，沒有女相，聲聞眾舍利弗沒有聽過這個法。

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即時天女還攝神力」，「還」是回，「攝」是收。這時候天女把神通之力收回來。「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舍利弗恢復成男身了。

「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天女問舍利弗：你剛才的女人相，現在到哪裡去了呢？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

舍利弗說：我現在有悟處，女身的色相遍一切處，無在、無不在。無在，沒有個地方在；無不在，沒有個地方不在。怎樣「無在」呢？我的身

體本來是男身，剛才怎麼不在我身上呢？怎樣「無不在」呢？現在怎麼又恢復成男身呢？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法性遍一切法，每一種法都遍法性，法法皆遍。維摩詰這見方的丈室，怎麼容納三萬二千師子寶座？怎麼容納這麼多菩薩、聲聞、天人等眾？這就是一切法，無在、無不在，把法性都觀空了，哪裡有見方的丈室存在？哪裡有大的法存在？有的小的法存在？所以《華嚴經》：「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依報最小的是一粒微塵，正報最小的是一根毫毛，毫毛最小的叫毫毛端。一粒微塵裡面能講經說法，轉大法輪。一根毫毛端，能現出一個

佛的世界來，所以它沒有小大之相，一切法無在、無不在。

「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這都是佛說的大乘法，我是跟維摩詰學，不是我天女說的，維摩詰也是學佛說法，我們都是來幫忙佛說大乘法。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

生死輪迴不了，了脫了要去執著個了生死到涅槃，這個執著還是法執。舍利弗還是依著他的執著來問：你在此沒了，就是果報盡的時候，要到哪裡受生呢？是在人間或是天上？還是超出三界入了涅槃？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天女回答：佛來這個世界，是變化

而生，佛來沒有來相。我跟佛一樣，也是如變化而生。

「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舍利弗說：佛化所生，還是有一個生。我們看見摩耶夫人把佛生出來，佛還是有生，不是沒有生啊？

「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天女回答：眾生的生死也是這樣，不是沒有生，有個生等於是幻化的。

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還是執著有佛可成，他問天女說：你真了不得，智慧辯才那麼高，將來多久時間才能成佛呢？

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

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恆河沙，皆謂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曰：「無所得故而得。」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是聖人，聖人跟凡夫是對待的假名言相，有凡夫，才有聖人，也就是有凡夫，才有成佛、不成佛？所以天女說：你舍利弗什麼時候還當凡夫，我就成佛。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舍利弗說：我把三界以內的見思二惑斷盡，成了四果聖人，我永遠不會再做凡夫，沒有這個道理。

「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天女說：你叫我成

佛，也沒有這個道理。

「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你們二乘人執著有菩提可得，把大菩提變成小菩提。二乘人不是沒有發菩提心，發的是小菩提心，執著有個涅槃，有個住處。菩提之法沒有住處，所以你得到菩提，為無所得。因為如果有所得，你沒有得到，真正究竟證得菩提，成了佛道，無菩提可得，無佛道可成。如果說有佛道可成，那你還沒有成佛。

「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現在我們釋迦牟尼佛成佛，得了無上正等正覺。「已得當得如恆河沙」，已得無上正等正覺，有已經成佛，有當來要成佛，像恆河沙數那麼多。「皆謂何乎？」你說成佛都無所得，他們怎麼都成了佛呢？舍利弗還是法執。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女說：對著凡夫二乘，依著世俗的文字數，說有三世，有現在、過去、未來。

在菩提的本身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沒有當今，菩提法上哪有三個時間？有三個時間還是菩提法嗎？

大乘法講到這裡，雖然越講越高越深，但是我們聽多了，這個道理很容易瞭解，菩提法是清淨法，清淨法不許存一點點相，哪有一個過去、未來、當今的相。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跟舍利弗說大乘法，因為他聞得太少，甚至於聞到，好像沒有聽到，很難使他瞭解。於是天女拿舍利弗本身作證明，天女問舍利弗：你成了阿羅漢，得到阿羅漢道沒有？

「曰：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說：得阿羅漢果，是佛跟我說的，要是有所得，證不了阿羅漢，我瞭解已無所得這個道理，才證得阿羅漢。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你說已經成佛的恆河沙數，當來成佛的諸佛菩薩，也有恆河沙數，都是無所得故而得。諸佛菩

薩比你阿羅漢還低一級嗎？你證得阿羅漢，就是無所得，諸佛菩薩也是一樣，無所得而得。

《金剛經》講到證的道理，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引證出來，就是這個道理。你證初果，有所得嗎？無所得；你證二果，有所得嗎？無所得；乃至於須菩提自己得到無諍三昧，也是無所得而得。佛菩薩都是這樣無所得而得，你怎麼有所得呢？講到這裡，舍利弗有個悟處，天女就不說了。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這時候，維摩詰跟舍利弗說：「是天女

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這位天女的善根深厚，過去供養一尊佛、二尊佛……已供養九十二億諸佛了。

「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這位天女已能在大乘神通做遊戲了，你看他說把你舍利弗變成女人身，就把你變成女人身，說把你復原為男人身，就馬上復原，那都是菩薩的遊戲神通，他的大乘之願，統統具足。

「得無生忍，住不退轉」，已經證得大乘的無生法忍，安住在不退轉地。

「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執著要把它去掉，可真不容易！這時候維摩詰恐怕舍利弗再問：「他的善根這麼深，地位這麼高，證到無生忍，怎麼現女身呢？」維摩詰不等舍利弗問，就跟他說，隨天女的心意，度化眾生，眾生有應以女人身得度的，就現女人身，現女人身是為了教化眾生。

講到這裡，「觀眾生第七」講完了。

佛道品第八

講佛道品之前，先說這一品的大意，二乘人認為自己沒有資格成佛，只能成阿羅漢、辟支佛，只有釋迦牟尼佛一個人成佛，不相信十方世界有諸佛，所以二乘人是小乘人。我們學大乘法的人，認為他的執著不應該，這是你沒有站在二乘那方想，好像小學生認為只有一個人有資格當校長，其他的老師都不能當校長，我們還能當校長嗎？就是這樣的執著，知識不夠的問題，不相信自己能當校長。小乘人不相信自己能成佛道，但是他也聞到佛道，等到他證得阿羅漢、辟支佛，雖然聞到大乘的佛道，起了法執：十方都有諸佛，要成大乘的佛，這些道理他聽不進心裡，聽到等於沒有聽，這是第一種，二乘人聽到佛道，不學佛道。第二種，二乘人裡面，有一種是迴小向大的二乘，還是要學大乘的佛道。他們學的佛道，認為有菩提可

得，有佛道可成，就是你一念執著，都不是佛道。

這一品的總義就是這樣，不然跟著文殊菩薩來的這些大菩薩，還講佛道品作什麼，就是二乘人沒有聽見過，維摩詰跟文殊菩薩互相酬問，什麼叫佛道？給二乘人聽聽。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對於佛道不生障礙叫「通達」。文殊菩薩問維摩詰：菩薩要求佛道、學佛道，怎樣能不生障礙呢？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這一句聞所未聞，非道是什麼呢？凡夫是非道，外道是非道，二乘也是非道。你沒有通達佛道，要行於非道，這才叫通達了佛道。有一句註解：一切法皆是佛法，法法皆真，法法皆如，非道哪裡不是佛道呢？凡夫的法，

哪不是真如？外道的法，哪不是真如？二乘的法，哪不是真如呢？所以你要通達，非道哪裡不是佛道呢？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

文殊菩薩又問：為什麼菩薩行於非道，叫做佛道呢？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罪垢。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無間地獄，有五種無間，叫做「五無間」。「而無惱恚」，菩薩行佛道，要度眾生，你到五無間地獄的境界，能令你生煩惱、生恚怒。但是你到那裡能心平氣和，不被地獄的苦所惱，不起瞋恚心，那五無間地獄就是你的佛道。

「至於地獄，無諸罪垢。」無間地獄是最苦的一個地獄，還有八寒地

獄、八熱地獄等等，到那裡都是犯罪有染垢的眾生。菩薩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來的，你到了地獄裡，沒有罪垢，那一切地獄都是你的佛道。

「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你到畜生道裡度畜生，隨類化身，鹿中現鹿，羊中現羊。釋迦牟尼佛到畜生道，現畜生身，跟畜生並不一樣，畜生有無明、有憍慢，釋迦牟尼佛變化畜生身，他還是如來，沒有無明。菩薩也要學佛，你到畜生道裡去度畜生，怎麼能隨著畜生起無明、起憍慢？沒有無明憍慢等過，那畜生道就是你的佛道。

「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餓鬼，為什麼墮到餓鬼道呢？他一點功德、福德都不做，所以才墮餓鬼道。你到餓鬼道裡，能具足一切功德，你現餓鬼相，是度餓鬼的，像觀世音菩薩，現面然大士，頂發煙聲，口裡噴火，大肚子，咽喉像針孔那麼細，走起路來，刮拉刮拉像拉破車一樣，他是惡鬼相，苦惱得很！但觀世音菩薩苦嗎？因為他具足一切功德，才叫觀

世音菩薩，所以你到餓鬼道，是去度餓鬼的。

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

「行色無色界道」，你走到色界道，走到無色界道，修四禪八定，色界天，到了第四禪最勝；無色界天，到了非想非非想處地最勝。「不以為勝」，過去釋迦牟尼佛五年參訪，他先修禪定，得了四禪，不以為究竟。再去親近一位神仙，學四空定，得到非想非非想處定，不以為究竟。再跑到雪山修苦行，印度苦行外道，苦得不可開交，傳說外道要能一天只吃一麻一麥才算苦，釋迦佛就一天只吃一粒麻一粒麥，苦行六年，體驗到苦行不是究竟法，後來才到菩提樹下打坐成佛。所以什麼叫做佛道呢？你到色界天、無色界天去度眾生，並不以為勝。

「示行貪欲，離諸染著。」再說菩薩到人間來度眾生，示現貪瞋癡的

煩惱，你看見這個菩薩，示現有貪欲心，但是他沒有染著，就像維摩詰一樣，示現有妻子，他是常修梵行，沒有染著。

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礙。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

「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礙。」行為出來的是瞋恚，好發脾氣動怒，但是對眾生沒有瞋恚的障礙。為什麼要發脾氣呢？因為發脾氣要度眾生，有的眾生不發點脾氣不聽教化，才發點脾氣，實實在在在不生障礙。

「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他現出來的是愚癡相，內心裡面是用智慧調伏其心，這叫大智若愚，不是真正的愚癡。

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

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現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

「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慳」是慳吝，自己有的不肯捨。「貪」是貪圖，別人有的他要貪圖。他示現的是慳貪之心，但是他能捨身內之財、身外之財，內外所有統統能捨。「不惜身命」，有菩薩來化緣，化他的身命，他也布施身命。

「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他示現行為犯齋破戒，你看他破了戒，而他安住於淨戒之中不破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自己是菩薩，乃至犯最輕的突吉羅罪，犯一點點小罪，心裡很害怕，不敢輕視戒律。

「示行瞋恚，而常慈忍。」忍辱度瞋恚，他示現的是瞋恚，常常行慈悲忍辱。「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精進度懈怠，他示現懈怠之相，勤修一切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禪定度散亂，他雖然示現亂意，而他常常念於禪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法。」般若度愚癡，他雖然示現愚癡，可是他能通達世間法、出世間法的智慧。

前面說的菩薩示現貪瞋癡，貪瞋癡就是佛道。下面是對著六度說的，這是解釋六度的另外一種方式。

「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他示現的是諂曲虛偽，可是他行的一切方便法門，都要隨於經義，不能隨便自己說：我這是方便。你認為這是方便，是根據哪部經行方便，與經義相合不相合？要常常隨著經義，來行方便。

「示現驕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驕」是放逸，「慢」是輕視。

他示現的行為是放逸，被人看不起，但是他常常度眾生。比如由此岸，到彼岸，過不去，他修一座橋，眾生就過去了。菩薩常常度眾生，好像一座橋樑。

「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他示現一切煩惱都有，但是他心裡常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他」是指魔王。他示現到魔眾裡面去。這就是現同事攝，你是魔，我也示現魔，但是他是菩薩，順於佛的智慧，不隨魔王的教化。

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

「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未聞法」是指大乘法。他示現聲聞身，但是他說小乘法，說大乘法。

「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他示現辟支佛身，但是他行的是成就大悲，教化一切眾生的大乘法。

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恆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綵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徧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菩薩示現的是貧窮，但是他的

寶手功德無盡，他一伸手，要什麼就有什麼，八地菩薩都有這個功德。

像他化自在天，還要第五天化樂天變出來給他享受，福報雖然很大，但是還沒有出欲界。八地菩薩要什麼有什麼，他自己不求衣食住的享受，但是他要利益眾生，需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一伸手，虛空就拿出來，這就是常有寶手，功德無盡。

「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形殘」是身形殘缺。他示現少一個眼睛，或者少一個耳朵，少一隻手，少一條腿，六根不具足，但是他的殘缺是示現的，常自以相好莊嚴其身。

「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他示現的是社會上的下賤人，但是他持有如來種性，具足佛的一切功德。（註：鳩摩羅什曰：佛種性，即是無生忍，得是忍者名曰法生，則已超出下賤，入佛境界也）

「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羸」是羸弱，「劣」是沒有力

氣。「那羅延身」，其體堅固如金剛。他示現的身體天天要死不活，沒有精神，沒有氣力，相貌又醜陋不堪，可是他是堅固不壞之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你看他羸弱醜陋，但眾生看見他的相，都生歡喜心。

「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他示現又老又病，苦得不得了，可是他把病根都斷掉了。人會生病，是因為有煩惱，菩薩貪瞋癡煩惱都斷掉，無明也斷掉了，哪裡會生病？都是示現的。「超越死畏」，他把病根斷掉，不會死了。有老、有病，跟著就是死的畏懼。這菩薩已經超越，沒有死的畏懼。

「示有資生，而恆觀無常，實無所貪。」「資生」者，資養生命的事業。在家菩薩隨類現身，可以做生意做買賣，也可以種田種地，出家菩薩不許可。這在家菩薩示現有資養生命的事業，但是他恆常觀念無常之法，不起貪著，沒有所貪。

「示有妻妾綵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很漂亮的婢女叫「綵女」。他示現有妻有妾，還有婢女，但是這些都是示現的，他常常遠離五欲之樂。

他認為五欲是淤泥，陷溺眾生，一旦陷入到淤泥裡面，拔腳都拔不出來。這是眾生的苦惱，沒有事就動貪欲心要去找女人，認為這是一種快樂，娶了一個太太還不夠，再娶一個姨太太還不夠，再去養幾個綵女，不曉得淤泥越陷越深。至死不悟的眾生不說，你要是有點覺悟，你想拔腳拔不出來，因為妻妾綵女都是凡夫，你想出家，她們會讓你出家嗎？她們說：「你出家，我們到哪裡去？」非給你鬧得沒完沒了，這淤泥不但拔不出腳來，還越陷越深，這個東西真是厲害。但是這種苦惱是眾生自己找來的，他要貪圖五欲之樂，不曉得這就是苦惱。

「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訥鈍」，是說話很笨，說半天說不出來一句話。他並不是笨，不說話是因為要說佛法，因為不說佛法，要跟你

講什麼呢？看著他好像說話不流利，可是他已經成就辯才，講經說法，辯才無礙。「總持無失」，得之於心叫智慧，發之於口叫辯才。智慧得在心裡，口上辯才就發出來，他能總持一切佛法，無所遺失。

諸位同學，要在這裡有覺悟，你們兩個同學聊起天來，話多的，一說說了一點鐘。我們上課才講五十分，他們說了六十分，還沒有說完。旁邊聽見你的人，冷眼觀察覺得好笑，兩個人都是口齒伶俐，說起話來都搶著要說，結果誰也沒有聽誰的？為什麼？因為這個人還沒有說完，他就說：「你聽我說吧！」接過來，他聽得不耐煩就說：「你聽我說吧！」這就非吵架不行，這都是口齒流利的毛病，你會說話為什麼不講經呢？這個會說話的人，你叫他講經可是結結巴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你們兩個說閒話，怎麼說那麼流利呢？你把說閒話的功夫，用到起辯才上。

我跟你們說過，我早年犯的毛病跟你們一樣，我二十八歲去親近慈舟

法師學佛法，我跟同學常常罵架，有同學要找我罵，我就先跟他說：「你一個人不行，你再找兩個來幫忙，你們三個能罵得過我，我就認輸。」我有這個本事，我一張嘴能罵三個人，表示我有會罵的本事。後來到我閉關的時候，想起來覺得慚愧：「我為什麼要跟人家比罵呢？」趕快到佛前面磕頭求懺悔：「我發願今後不再罵人，弟子從今天起，發心要學講經，我這一張嘴，要說得比三個法師講得還好！希望眾生得了我的利益。」所以你們要學到我的前車之鑑，不要罵人、不要抬槓、不要說沒有用的話，要學著講經，能成就辯才。

「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邪濟」是外道。外道是以邪法救濟眾生。有時候這地方的人不聽正道，他歡喜學外道法。菩薩也示現入到外道裡面講外道，但是菩薩講的不是外道，是以正當佛法度脫一切眾生。

「現偏入諸道，而斷其因緣」，「諸道」流轉生死，簡單說五道，廣說六道，你常常流轉，但你是六道裡度眾生。生每一道，都有每一道的因緣，你怎麼會墮地獄呢？因為你造了惡業的因緣；你怎麼能生天轉人呢？因為你造了善業的因緣。你把善惡因緣都斷掉，既不執著惡，也不執著善，根本不會流轉六道。菩薩示現遍入六道，就是示現生死，而了生死。

「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示現涅槃，二乘人要看入涅槃，菩薩就示現入涅槃讓他看。像釋迦牟尼佛，在雙林樹下入涅槃是示現的，他不會像二乘人入涅槃，把生死斷除了。菩薩常在生死道中來往，怎麼能斷除生死呢？這就是既不住於生死，也不住於涅槃。

講到這裡，上面都是非道，就是佛道的道理。

「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文殊師利！菩薩要如此在非道裡面去行，才算通達佛道，不然對於佛道生了障礙。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

兩位大菩薩一問一答，互相酬唱，弘揚大乘佛法。前面文殊師利菩薩，是替我們眾生問，不是文殊師利菩薩不知道，他樣樣都知道。現在反過來維摩詰問文殊師利菩薩，不是維摩詰不知道，他是示現不知道，替眾生請問：「如何是如來種呢？」尤其二乘人執著有如來種性才能成佛，只釋迦佛一個人有如來種，這就跟大乘佛法完全不合。大乘佛法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成佛，不是釋迦牟尼佛一個人成佛。由維摩詰問，請文殊師利菩薩說，不然儘是維摩詰講，好像只有維摩詰懂得說法，這裡換文殊師利講什麼叫佛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

文殊師利菩薩說：有身體就是佛種，這跟維摩詰說的非道就是佛道的

道理一樣，眾生的身體是無常之法，是不淨染污之法，怎麼是佛種呢？

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

文殊師利菩薩開口說，有身體就是佛種，有無明、有貪愛就是佛種，就是非道就是佛道，這道理講得太高太深了，身無身相，無明貪愛沒有本體、沒有自性，當然是佛種。你成了佛，種子在哪裡生出來？還是在身體上生的，身體不是佛種嗎？因為你有無明、有貪愛，才去成佛。你根本沒有無明，沒有貪愛之心，怎麼能成佛呢？等你修到最高最深，無明脫掉，貪愛去掉，成佛了，你最初是有無明，有貪愛，無明貪愛，就是佛種。

「貪恚癡為種」，貪瞋癡三個根本煩惱，是煩惱的根本，能生一切煩惱，是煩惱種。不曉得貪瞋癡，就是戒定慧，貪瞋癡就是佛種。

「四顛倒為種」，凡夫的四顛倒，常、樂、我、淨；二乘的四顛倒，

也是常、樂、我、淨。凡夫是執著無常以為常，痛苦以為樂，無我以為我，不淨以為淨，所以叫四種顛倒。二乘人執著偏空涅槃，以為沒有常、樂、我、淨四種德，又起四種顛倒。凡夫的四倒，二乘的四倒，一共八種顛倒，都是佛的種性。

「五蓋為種」，五蓋是五種煩惱：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悔，五、疑法。這五種煩惱能蓋覆真性，都是佛的種性。

六入為種，七識處為種，

「六入為種」，六入就是六根，都是佛種。「七識處為種」，七識之處，是：欲界的五趣雜居地，色界的初禪離生喜樂地、二禪的定生喜樂地、三禪的離喜妙樂地，無色界的空無邊處地、識無邊處地、無所有處地，合起來共七識處。眾生的我執，都在七識之處中生，七識之處就是佛種。

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

「八邪法為種」，八正道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把八正道反過來，外道修的是八種邪法，第一個就是邪見，起了邪見，說的話是邪語，做的身業是邪業，他的生命是邪命，所以叫做八邪法，八邪法能生出來佛種。

「九惱處為種」，眾生歡喜生煩惱，有三種生煩惱的因緣，第一、愛我怨敵：這個人跟我的怨家對頭好，既然我跟他結怨家，你為什麼要跟他好？我就生煩惱。第二、憎我親友：我的家親眷屬、善知識，你不尊重，我尊重你的家親眷屬、善知識，你怎麼不尊重我的家親眷屬、善知識？我就生煩惱。第三、憎我自己：你惱我的怨家，惱我的眷屬、善知識，還惱我自己，我就生煩惱。這三種，每一種再分過去、現在、未來三時，一共

九種，這九種惱處，都是生佛種的地方。

十不善道為種。

「十不善道為種」，眾生做十不善道，要墮落三惡道，身口意三業：身三、口四、意三，十種不善道，是生佛種的地方。

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

「以要言之」，文殊師利菩薩拿重要的來說，「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外道的邪知邪見，廣說六十二種邪見，及一切眾生煩惱，都是生佛種的地方。

曰：「何謂也？」

維摩詰再問：為何這些邪見煩惱都是佛種呢？

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文殊師利菩薩回答：二乘人見了無為法，入於正道位，證得涅槃，認為他得了佛種，根本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比如陸地高，沒有水的地方，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要在卑下水濕的淤泥裡面，才生清淨的妙蓮花。

「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如此你要是見到無

為法，證到涅槃的正位，終究不能生起佛法。「煩惱泥中」，煩惱好像卑濕淤泥，「乃有眾生起佛法耳」，煩惱淤泥是眾生的地方，可是就有眾生能生起佛法。

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

「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這句越譬喻越淺顯，什麼人都能瞭解，聲聞眾你不能瞭解嗎？種子種到虛空裡，怎麼能發芽呢？「糞壤之地，乃能滋茂。」「糞壤」是帶糞的土壤，看起來很骯髒，好像煩惱淤泥，種子不僅能生芽，還能滋長得很茂盛。「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第三次呵斥聲聞眾，你入了無為法的正道位，證得涅槃，不會生出佛法來。好像你把種子種到虛空裡，怎麼能發芽呢？

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

凡夫我執我見，像須彌山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高，但是他一轉過來就能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就能生出佛法來，這就像種子種到糞壤地下，不但能生芽，還能滋盛繁茂。

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是故當知」，總結起來，所以你應當知道，「一切煩惱，為如來種」，大乘佛法是妙法，妙就妙在這裡。這一切煩惱才是如來種，你不要害怕煩惱，你應當在煩惱窩裡面去度眾生，才能種你的如來種。你逃避煩惱，躲避開眾生，只能當白了漢。

再給你說個譬喻，「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無價寶珠」就是如意寶珠，在哪裡有呢？你要入到大海裡面，才能採到無價寶珠。你在陸地上，看見海就害怕，不下巨海，怎麼能得到無價寶珠呢？「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成了佛，叫「一切智」，按天台宗判教，一切智，是聲聞的智；道種智，是菩薩的智；一切種智，才是佛的智。這裡不要按天台宗判得那麼呆板，因為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經典的時候，天台四教還沒有興盛，所以沒有翻譯得那麼詳細，這裡一切智，就是佛的一切智，也叫一切種智。你要到哪裡能夠得到一切智呢？到煩惱大海裡，所以你不要逃避煩惱，要到煩惱大海裡去度眾生。

這裡文義還要料揀，煩惱大海裡能生智慧寶，菩薩一方面自利，一方面利他，才叫菩薩。前面講過，你自己不能斷煩惱，怎麼能斷別人煩惱？你自己綁著手，怎能解開別人的繫縛呢？必須自己的手放開，才能幫別人

解開繩子，你自己的煩惱不能斷，怎麼能斷別人的煩惱呢？但是學二乘的人，你不要又講偏了，我自己的煩惱不斷，自己的生死不了，我怎麼能幫眾生了生死、成佛道呢？自己又去住山、住洞修行去，不要幫眾生了，拿這個當擋箭牌又錯了。菩薩的煩惱在哪兒斷？怎麼斷？要把它研究清楚，就在度眾生時候斷。你天天跟眾生打交道，有可愛的，你一動貪心，不生貪愛煩惱嗎？有可憎惡的，你一動憎惡心，不生憎恨煩惱嗎？在度眾生隨時要關照：有可愛的，我不動貪心，貪煩惱減少，慢慢斷除了。有不可愛的，我不動瞋恚，慢慢功夫練得進步，瞋恚減少，進而斷掉。

如此類推，菩薩斷煩惱怎麼斷呢？度那些煩惱眾生時候斷的，不是你逃避現實，躲到深山古洞裡面斷。佛法中道難行、難解，不是偏於凡夫，就偏於二乘。天天度眾生，自己不要斷煩惱，偏於凡夫；你逃避現實，自己斷煩惱，是二乘；大乘菩薩的生死怎麼斷？就在度眾生的時候斷煩惱，

就在度眾生的時候了生死。要隨時提高警覺，我是度眾生的，不要被眾生度了；我是為度眾生斷煩惱的，我不能為度眾生而增加煩惱。應該動貪心的境界，提高警覺，我不動貪心；應該動瞋恚的境界，提高警覺，我不動瞋恚。這樣煩惱慢慢減輕，進而斷除，就是這樣斷的。煩惱斷了，不是生死了嗎？

文殊菩薩講到這裡，講得太清楚了，下面由大迦葉說自己的短處，再來警策聲聞大眾。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

「爾時」，就在文殊菩薩說完法的時候，「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大迦葉感嘆地說：你講得太好了，我們聲聞眾證得阿羅漢以來，從來沒有聞過這樣的妙法。「文殊師利！快說此語。」「快說」是說得很暢快，我聽得心裡很暢快。你說的話，說得太令人暢快了。「誠如所言」，誠如你所說的道理，一點都不錯。

「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塵勞」是煩惱，「儔」是類。煩惱之類，才是如來的種。大迦葉尊者直接可以呵斥聲聞眾，因為他也是聲聞眾。「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們再不能擔任發菩提心的責任了。「及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眾生造了五逆大罪，墮到無間地獄，他發菩提心，還能生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可是我們不行，我們現今聲聞眾證阿羅漢，卻永遠不能發菩提心。

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

他再說個比喻，「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根」指五根身：眼、耳、鼻、舌、身。「士」是人，「五欲」是色、聲、香、味、觸。要享受五欲之樂，得有身體去享受；根敗壞的人，沒有辦法享受五欲之樂。「如是聲聞諸結斷者」，像我們聲聞眾煩惱斷掉了，等於一個人五根身敗壞一樣。「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他不能得佛法的利益，因為永遠不肯發菩提心度眾生。

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復，而聲聞無也。

「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復，而聲聞無也。」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凡夫我見高如須彌山，造了五逆業罪，墮到五無間地獄，他有迴心

向大、發菩提心那一天，可是聲聞永遠沒有這個志願。

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為什麼呢？因為凡夫雖然罪業深重，但是他一聽見大乘佛法，能發起無上道心，起了無上道心，能紹隆佛種，不會斷滅佛法僧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聲聞眾天天聞佛法，聽到佛的十種智慧之力，聽到佛的四種無所畏，可是永遠不能發無上道心。

《維摩詰經》是什麼時候說的？歷史上沒有記載，為何沒有記載？因為印度是不注重歷史的國家，你研究印度的歷史，連政府的朝代都研究不清楚，佛法在印度也受到影響，所以釋迦佛四十九說法的歷史，沒有詳細

的記載。但是我們推論，《維摩詰經》可能在《大般若經》之後，《法華經》之前說的。因為阿含十二年，說小乘；方等八年，說大乘。經過方等八年，彈偏斥小，歎大褒圓，盡呵斥小乘不好，讚歎大乘好，聲聞眾不動心。再經過二十二年般若法會上，再來淘汰他們，聲聞眾還是不能發心。釋迦佛種種方便法用完了，叫聲聞眾來聽，他們不來聽。因為不來聽犯規矩，釋迦佛勸他們一定要來聽，聲聞眾來聽了，可是他們作小乘解脫的觀想：一切空、一切無相、一切無作，佛講佛的，聲聞眾作他的三空觀，還是不動心。釋迦佛沒有辦法，只好叫聲聞眾去代座講經，向大乘菩薩說大乘法。佛說：今天我不能講，你們代替我講，你們依著我的意思講，小乘有小乘的智慧，依著佛的命令去講大乘佛法。可是聲聞眾講大乘法是給眾生聽的，他自己還是不發道心，所以釋迦佛不得已，才找維摩詰老居士來刺激他們。這就是特殊的方便，維摩老居士說得對不對呢？由文殊師利菩

薩來證明。聲聞眾雖然不發大乘心，但是在般若法會常常見到文殊菩薩，知道文殊菩薩是大菩薩，所以反過來維摩詰請文殊菩薩說一段，說的道理跟維摩詰講的一樣，那不會錯了。進一步，再由他們的老學長，行頭陀行第一的迦葉尊者，旁敲側擊再來刺激他們，目的還是叫他們發道心。前面我料揀過，不是「諸結斷者」，永不能發心，毛病出在永不志願上。在弟子品，十大弟子都受了維摩詰的呵斥，其他九個人沒有發心，只有迦葉尊者聽了維摩詰說法之後，就發菩提心。迦葉尊者從那以後不再說小乘法給眾生聽，他的見思二惑斷了，怎麼能發心呢？問題在：立志願、不立志願？你不立志願，永遠不能發心；立了志願，一樣可以發心。前面迦葉尊者說：我等永遠不能發心，都是刺激的話，不然迦葉尊者怎麼能發心呢？要把這個道理瞭解透徹，阿羅漢只是不發心，他發心很快。再說到我們身上，你要等到證了阿羅漢，再發道心嗎？我們是凡夫還沒有墮到五無間地獄，墮

到五無間地獄還能發心，我們現在就發心，不是很好嗎？

上面幾句話是勸諸位修行，現在把種佛道，種到非道，煩惱惡地裡出蓮花，這個道理講完了，再來一位菩薩問維摩詰，問他生活境界。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普現色身，就是隨類現身的菩薩。「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居士，你的父母是誰？你的妻子是誰？你的親戚、眷屬都是誰？「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吏」是公務員，「民」是管轄的人民。印度的長者是作過官的，你管轄的人民都是誰，你的善知識是誰？

「奴婢僮僕」，你是大富長者，資財無量，一定有男奴女婢，僮僕。「象馬車乘」，養的象馬，坐的車子。「皆何所在？」我們到這裡看到一間空空房子，什麼都沒有看見，都放在哪裡呢？恐怕有聲聞眾起這個疑惑，由普現色身菩薩來問維摩詰。

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慈悲心為女，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四攝眾妓女。歌詠誦法言，以此為音樂。
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為車。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相具以嚴容，眾好飾其姿。慚愧之上服，深心為華鬘。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如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四禪為牀座，從於淨命生。多聞增智慧，以為自覺音。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為漿。淨心以澡浴，戒品為塗香。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踰。降伏四種魔，勝旛建道場。

「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於是維摩詰用偈頌回答，偈頌答的總意，完全是以大乘之理，配合父母妻子、象馬車乘等，這就是菩薩的境界都在大乘裡面過生活，也就是把釋迦如來所說的大乘經道理，攝到偈頌裡面。

「智度菩薩母」，我有父親、母親，六度法門的智慧度，也就是般若度，就是菩薩的母親。我是菩薩，我有母親，誰生出來我這個菩薩呢？是

般若智慧生出來的，《金剛經》有明文：「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一切佛，都從這部《金剛經》裡生的，就是從般若生的，先生個菩薩，才能生個佛，所以佛是從智慧度生出來的，菩薩也是從智慧度生的。「方便以為父」，你行六度，一定要行方便，不方便，菩薩沒有辦法行，眾生沒有辦法度，你這個菩薩還是生不出來，所以方便法門，就是菩薩的父親。

「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不但我維摩詰，就是一切菩薩、一切佛，無不從方便父、智慧母生出來。

「法喜以為妻」，眾生沒有不想娶太太的，他想娶太太，是希望得到快樂。不曉得你得的快樂，是苦惱對待的快樂，結婚以後就生苦惱。但是菩薩是以法喜充滿為太太，天天享受法樂，永遠生歡喜，不會生煩惱。

「慈悲心為女」，有慈悲心就像有女兒。女眾的慈悲心重，我有慈悲

心，等於我生個女兒出來。

「善心誠實男」，有好心、很誠實，就像有男孩。我有善心、有誠實心，等於我生個男孩出來。

「畢竟空寂舍」，你說我住到哪裡呢？我住到畢竟空，畢竟空寂就是我的房舍。

「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我的弟子眾是誰呢？煩惱就是我的弟子眾。我隨意轉煩惱，就是隨意教化弟子。

「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要修道品，先修三十七道品，這是跟二乘相共的，再修無量的道品。大乘菩薩的三十七道品，就是我的善知識，因為修道品，我才能成佛。

「諸度法等侶」，六度、十度大乘法門，是我的同學。「四攝眾妓女」，我用四攝法度眾生，好像去找妓女尋快樂一樣。「歌詠誦法言，以此為音

樂。」唱歌、奏音樂，背誦佛的法語，就是我的音樂。

「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總持」是總一切法，持無量義。我有個大花園，裡面什麼樹、什麼花都有，總持一切法門，就是我的大花園。大花園裡面有樹林，無漏法就是我的樹林。

「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我這無漏樹林要開花，開的是覺意淨妙花；結果，結的是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花園裡還有水池，八解脫就是我的浴池，裡頭是定水，湛然充滿。

「布以七淨華」，水池上面開著七種清淨的蓮花。七種清淨的蓮華，你們要看僧肇大師的註，每一個名詞都有注解：一、戒淨，始終淨也。身口所作，無有微惡，意不起垢，亦不取相，亦不願受生，施人無畏，不限眾生。二、心淨，三乘制煩惱心，斷結心，乃至三乘漏盡心，名為心淨。

三、見淨，見法真性，不起妄想，是名見淨。四、度疑淨，若見未深，當時雖了，後或生疑。若見深疑斷，名度疑淨。五、分別道淨，善能見是道宜行，非道宜捨，是名分別道淨。六、行斷知見淨，行謂苦難苦易樂難樂易、四行也。斷謂斷諸結也，學地中盡未能自知所行所斷，既得無學盡智無生智，悉自知見所行所斷，通達分明，是名行斷知見淨。七、涅槃淨也。盡，根本沒有染垢。

「浴此無垢人」，在七淨華、八解脫浴池裡面洗澡，所以我的煩惱斷盡，根本沒有染垢。

「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為車。」菩薩有象馬車乘，大乘就是我的象馬。五通就是我的車乘，因為五通能奔馳一切處。

「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駕馬車得調御馬，我把心調成一心不亂，等於調御馬一樣。「路」就是道，遊於八正道，我走的是八正道的路。

「相具以嚴容，眾好飾其姿。」菩薩也要莊嚴、化妝，我修一切功德，

莊嚴我的相好，我的相好具足，就是莊嚴我的容貌。比方釋迦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眾好具足，這就是菩薩的相好莊嚴。

「慚愧之上服」，穿衣服，不是穿價錢貴、料子好叫「上服」。我慚愧心常常現前，就好像穿上最好的衣服。

說到我們本分上，你出家不學佛法、不修行，盡穿好衣服，無慚無愧，你穿好衣服盡挨罵。人家看見出家人穿得太好，卻不會講佛法，不要罵你嗎？你穿好衣布料很貴，不要花錢嗎？所以你花錢找人罵。你怎樣穿上衣？常常抱著慚愧心，決定不犯戒。慚者恥己，愧者羞人。你自己犯戒，心裡覺得慚。見人難過，臉發紅，就是愧。你不犯戒，戒律精嚴，就是穿普通的衣服，沒有人不尊敬你，你說的法，人家喜歡聽。反過來，你戒律不精嚴，你會講經說法，人家不喜歡聽，因為你的品行不對，說的跟行為完全不一樣。當法師得有品行，品行不端正，你會講會說，人家不聽；反

過來一個老修行，不會講經說法，但是戒律精嚴，他說一語半句，人家都聽，要懂得這個道理，慚愧是最上等的衣服。

「深心為華鬘」，「深心」就是多做一些功德，廣集一切諸善行。見善事、見功德就做，等於菩薩掛上華鬘。

「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菩薩發財，要發七種聖財，僧肇大師有註解，七聖財者：一、信，佛法大海，唯信能入，故從信為首也。二、戒，戒能止惡，以信法故持戒也。三、聞，既止惡已，應進行眾善，進行眾善要由多聞也。四、捨，由聞法故，方能捨離五欲也。五、慧，由能捨故，方生智慧也。六、慚，若生惡法，自己慚恥也。七、愧，惡法作已，於人羞愧也。前五法為財寶，慚愧如守財之人，令財不失也。發這七種聖人財，你自己得利益，再去教授一切眾生，等於滋生利息，你發財，財是本金，再生利息，去講經說法，教授眾生。

「如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你去講經說法教授眾生，如所說來修行，能說能行，能行能說。你自己用功修行，再迴向，迴向有三種：迴向眾生、迴向實際、迴向菩提，就生大利，你決定成佛。

「四禪為牀座，從於淨命生。」菩薩志願不得生四禪天，四禪是個方便，大乘菩薩也修四禪，這是我的牀座。「淨命」，不生邪命，從於淨命生，就是以淨法活命，正念維生。

「多聞增智慧」，菩薩拿佛法度眾生，你自己沒有佛法，怎麼度眾生？從聞思修，才能入三摩地。你的佛法是由多聞來的，先得多聞，聞得少不能增加智慧，要多聞才能增加智慧。「以為自覺音」，多聞是聽善知識講經說法，可以增加自覺，能自覺才能覺他，結果，覺行圓滿才成佛。

「甘露法之食」，要常常聞佛法，常常修佛法，這樣就得了甘露的法食。「解脫味為漿」，戒律上叫五果八漿，我們現在說是吃豆漿，吃豆漿

是美味。菩薩吃的豆漿，以解脫味為漿。

「淨心以澡浴」，心淨佛土淨，你心裡要清淨，天天淨其心，等於天天洗澡，不然你著了身相，天天盡洗身體，心裡煩惱不斷，外面身體洗得再乾淨，心裡面染污，還是不乾淨。洗澡要淨其心，洗到心裡去，才是洗澡沐浴。

「戒品為塗香」，洗澡沐浴完，抹點香膏，印度叫做塗香，塗香是一種名貴的香粉，洗澡好了抹身體。「戒品」，品者類也，戒條不一，各種戒都持清淨，等於身上塗香一樣。所謂五分法身香：第一種就是戒香，你持戒修定開智慧，身上就出香氣。不然不持戒，犯齋破戒，不淨其心，心裡頭亂七八糟，你天天洗澡，盡抹香膏，還是臭味。你持戒清淨，不必抹香膏，身上自然發出一種清雅的香味，不是社會上買得到的香。你住的房間，人家一進就聞到一種香味。我親身的經驗，我的善知識慈舟大師、太

虛大師，他們房間裡都有特別的香味，那就是戒香、定香、慧香。

「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踰。」「無能踰」，沒有人超過你的勇健。菩薩要斷煩惱，因為煩惱是害人的賊，你把煩惱賊摧滅，沒有人超過你的勇健。

「降伏四種魔」，「四種魔」：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你都能降伏。「勝旛建道場」，能降伏四種魔，高掛起來勝利幢旛，就是道場的標誌。

**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

「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彼」指眾生。聲聞乘都能了生死，菩薩哪裡不能了生死呢？菩薩雖然了生死，明知道一切法不生不滅，一切

法本來不生起，本來不滅無，但是要度眾生，要示現受生。

「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國土」就是世界。菩薩要示現各世界，菩薩到了各世界，眾生都會聞其名、會其面，像太陽出來一樣，大家都看見。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菩薩自己修學佛法，還要培福，培福在哪裡培呢？供養佛，你供養一尊佛，培福無量；你供養無量佛，培福更是無量，所以供養十方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你去多聞，去供養，求智慧、求福報，不著相。大乘菩薩用功，跟二乘不同，下手不著相。我供養佛，我不著佛的相；我求福，不著己身之相；我的身，也就是佛的身；佛的身，就是我的身，沒有分別想。所以供養佛要拜佛，拜佛有禮佛偈：「能禮所禮性空寂」，能禮我的身，所禮諸佛，本性都是空寂，沒有分別。「感應道交難

思議」，在沒有分別之中才會起妙用。

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

「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菩薩曉得大乘的空理，諸佛國土都是空的，一切眾生也是空的。「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諸佛的國土都是空，在空中不礙有，你還要常常修一切功德，莊嚴佛的國土。你明知眾生空，還要教化一切眾生。你莊嚴佛的淨土，不是為自己享受，還是為度眾生。你知道眾生空，眾生不知道自己空，還在起惑造業，你得教化本來空的眾生：「你醒醒，不要睡覺了！」睡覺的人，你得叫他才能醒；你不叫他，他睡不醒。

諸有眾生類，形聲及威儀。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現。
覺知眾魔事，而示隨其行。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成就諸群生。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眾生有常想，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眾生，俱來請菩薩，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

「諸有眾生類，形聲及威儀。」一切眾生之類：胎、卵、濕化。按《楞嚴經》有十二類眾生，他的身形、聲音、動作。「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現。」得了四無所畏，十種智慧之力的菩薩，跟佛的神通一樣任運自然。能現一切眾生的身形，能現一切眾生的聲音，能現一切眾生的威儀。

「覺知眾魔事，而示隨其行。」這叫做同事攝，隨類現身，現魔的身。比方明知道你是他化自在天的魔王波旬，我就到天上當天人，跟你一樣的動作，你是魔，我示現是你的人民，當然隨著你的動作。可是有不同的地方，「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依著善巧方便的智慧，隨意能示現其

身。

「或示老病死」，像維摩詰居士，沒有病示現生病。釋迦佛也示現涅槃，這都是示現的。「成就諸群生」，眾生有見老得度的，有見病得度的，有見死得度的。菩薩示現老病死，就是為度眾生。

「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這一切幻化的世界，幻化的眾生，依正二報如幻如化，統統了知通達，不生一點障礙。

「或現劫盡燒」，世界該壞、該空的時候，要現大三災，第一、先遭火災，不但把地上人類住的地方燒壞，還能燒到六欲天，把初禪天都給燒光。「天地皆洞然」，「洞然」統統是火，菩薩會示現出來這個境界。

「眾生有常想，照令知無常。」菩薩示現皆火燒作什麼呢？因為眾生執著一切法，都是長遠住在世間。不曉得遭了大三災，你逃都沒有地方逃，叫他能生起來無常想，知道一切世間都是無常的。凡夫今生轉一個人，他

不做人的好事，還想轉人；外道要生天，以為生到天上，能長生不老，這都是執著常住，不曉得一切法皆是無常的。

「無數億眾生」，是一切眾生。「俱來請菩薩」，「俱來」統統來。一切眾生統統來請菩薩去說法，菩薩有本事到他們家裡去應供。

「一時到其舍」，每一個眾生家裡都有一位菩薩。「化令向佛道」，菩薩化令他們請問佛道，不給他們說二乘法，完全說大乘法。

**經書禁呪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
世間眾道法，悉於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

「經書禁呪術，工巧諸技藝。」「呪」是咒的異體字，今多用咒而呪少用。做最巧的工，叫「工巧」。菩薩教化眾生，得有無量的方便，世間上的經書，無不通達；外道的禁呪術，無不通達；一切世間的工巧、技藝，

菩薩統統都會。菩薩求菩薩道在五明中求，五明：第一、內明，就是佛學，大陸上過去在南京歐陽竟無居士，他辦的佛學院，叫內學院。現在台灣也仿造辦了內學院，內學院就是「五明」裡的「內明」，就是佛學。剩下的：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這四種都是世間的學問，把它研究研究。這裡「工巧諸技藝」，就是工巧明，「經書禁呪術」，就是世間的學問，外道的本事。

「盡現行此事」，統統普遍現身，示現做這些事作什麼？「饒益諸群生」，為什麼要學世間的經書？因為你光會講經、修行，世間的學問不夠，不能接引社會上有學問的人。社會上有大學問的人會作文章、作詩。你能作一篇文章，作一首詩，比他們作得好，那些大學問家自然來歸依你，因為世間的學問，是一種方便攝受。

現在是科學時代，各種學問都叫科學，但是「工巧技藝」是最重要的

一種科學。怎麼會發明輪船在水裡跑那麼快呢？科學發明的。怎麼會發明飛機飛上虛空呢？科學發明的。我們佛教徒盡學佛學，不學科學，工巧不會，叫我們發明一艘輪船，不會；發明一架飛機，不會。我們佛學家會講佛學，度科學度不了。你發明一輛汽車，馬達比他的好，他不要皈依你嗎？你發明的飛機，比他的高明，他不要皈依你嗎？你發明的輪船，比他的好，他不要皈依你嗎？這不是佛沒有說，佛說：求菩薩道在五明處求，是我們沒有做。科學家是講事實，你不懂這些科學的道理，只講佛學，竟說些玄奧之理，與事實無補。科學進步到驚人的地步，能到月亮上去，我們佛學家誰也上不去呀？你有神通，顯個神通看看，顯不出來？竟在說空話。科學家有神通，他就到月亮上去了。我們到美國芝加哥的科學館參觀，月亮是寶藏地，什麼寶物都有，都給搬回來，一塊塊都在展覽。科學家有神通，我們的神通顯不出來。科學家發明空中巨無霸飛機，一架有六層樓那麼

高，你看偉不偉大！裡面有兩條走廊，一排有十個座位，一邊三個，兩邊六個，中間四個，有六百多個座位，載六百多人，飛機上準備六百多人的飲食、喝的茶水，抽水馬桶的用水，那有多少重量？這一架飛機飛起來，升空三萬英尺以上，在飛機上走比汽車還安穩，你能不敬佩嗎？我們佛學家竟說空話，顯神通顯不出來，說的空話不管用，所以度科學家度不了。你能發明一架飛機，還大、還快、還安全，他不佩服你嗎？你要知道佛教徒應做的事情多呢！不是吃了飯，我要修行，要了生死，又跑到小乘路上。根本你也沒有了生死，吃懶飯，吃飽暍，暍飽吃，該生慚愧！

「世間眾道法，悉於中出家。」菩薩隨類現身，現出家身，這是聲聞乘做不到，菩薩可以做到。外道有出家的，我示現到你那裡出家，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想得到老虎的兒子，不到老虎穴裡面怎麼行呢？你想度外道，得到外道廟裡去度。

「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我到外道那兒是要解除他的迷惑、煩惱，但是我不是學外道的邪見。

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眾毒。
劫中有饑饉，現身作飲食。先救彼飢渴，卻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為之起慈悲。化彼諸眾生，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立之以等力。菩薩現威勢，降伏使和安。

「或作日月天」，「日月天」是日月天子，日月天上的天子。或作日天子、月天子，我們的菩薩，叫日光遍照菩薩，月光遍照菩薩。你能光明遍照世間，就是日天，就是月天。「梵王世界主」，或作大梵天王護持佛法，或者作世界的國王，現在叫總統，都是「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或復作風火。」菩薩怎麼能現四大身？凡夫的身就是四大生的，菩薩得到妙用，他四大都會活用，或者現地，或者現水，或者現風，或者現火。

「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遭了疾疫劫，大眾都生病，沒有藥醫治。你現治疾疫病的藥草，這都是有情無情同圓種智，菩薩是有情，他能示現無情。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眾毒。」疾疫是毒病，吃了菩薩現的藥草，什麼病都好，一切毒都消掉。

「劫中有饑饉，現身作飲食。」遭了饑饉劫，大家沒有飯吃，菩薩現飲食出來。草穀不生的地方，連青草都沒有，菩薩給它現飲食、現眾生身。你到蒙古，草原地還有草，到那沒有草的地方，眾生就吃牛、吃羊。有草給牛羊吃，人不能吃草，菩薩就示現牛、羊給眾生吃，這都是菩薩現身。

「先救彼飢渴，卻以法語人。」眾生肚子餓、口渴，你叫他學佛法，怎麼能學呢？先把飢渴病給他治好，再給他說法才能聽。

「劫中有刀兵，為之起慈悲。」遭了刀兵劫，打起仗來，殺人無數，這時候菩薩示現慈悲心。

「化彼諸眾生，令住無諍地。」遭刀兵劫是兩邊打仗，起了鬥爭，菩薩發慈悲心，教化雙方的眾生，令他們安住於無諍之地，就不打仗了。

「若有大戰陣，立之以等力。」兩國打戰，力量都很強，有多少萬人以上戰場，菩薩施以平等之力。

「菩薩現威勢，降伏使和安。」菩薩顯大神通，再多的兵也沒有辦法，降伏他們就和平安定了。

一切國土中，諸有地獄處。輒往到於彼，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畜生相食噉。皆現生於彼，為之作利益。

「一切國土中，諸有地獄處。」世界上的國土，有地獄的國土，有沒有地獄的國土，像極樂世界沒有地獄，娑婆世界有地獄。

「輒往到於彼，勉濟其苦惱。」眾生的業報纏身，墮到地獄裡，要救他出來不容易。菩薩發菩提心要到地獄裡，勉勵救濟眾生的苦惱。

「一切國土中，畜生相食噉。」我們娑婆世界，畜生的苦惱，互相食噉，弱肉強食，大的吃小的。「皆現生於彼，為之作利益。」菩薩隨類現身，在畜生道，現畜生身，教化他們，不要互相食噉。

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令魔心憤亂，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
或現作姪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人佛智。

或為邑中主，或作商人導。國師及大臣，以祐利眾生。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

「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菩薩示現享受五欲之樂，但是在享受五欲之樂，能夠修禪定。「令魔心憤亂，不能得其便。」魔要擾亂道人的心，令道人貪圖五欲之樂，菩薩先示現正在享受五欲之樂，但是他同時可以修行禪定，令魔心亂不安，沒法子來魔道人。

「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五欲之境，能夠修行禪定，好像火中生蓮華，這真是少有的事。「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在五欲之境界，能修行禪定，也像火中生蓮花，最為希有一樣。

「或現作姪女，引諸好色者。」世間上的凡夫，沒有不好色的。孔子曾經嘆氣說：「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或有之，吾未之見也。」

我沒有看見過好道德，像好色那樣的人，或者有那麼一個人比好色還好德，可是我沒有見過。愛欲是凡夫流轉生死的根本，你跟他講佛法，他怎麼接受呢？他好色，你給他現個淫女，你好我的色，我好度你。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參，參訪的善知識裡面，就有淫女的善知識。這位菩薩發的願，就是吸引好色者，誰能握他的手，就得什麼三昧；誰能跟他接吻，就得什麼三昧，《華嚴經》上有菩薩發的願是這樣。「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你想利益眾生，眾生貪圖五欲的，五欲好像釣魚的鉤子，你在上面放點魚餌，用魚餌來牽住，使他跑不了，然後才讓他入佛的智慧。並不是引導眾生行淫欲，他好色，你把他引導進來，再叫他聽佛法。

「或為邑中主」，一個城市的縣長、市長、省長之類，都是邑中主，這是做地方上的長官。「或為商人導」，你是領導做生意的大商人。「國師及大臣」，或者作國師，或者作大臣。「以祐利眾生」，嘉惠利益所轄

這些眾生。

「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世間貧窮的人很多，貧窮的人，不是怨天，就是尤人。怨天，他說老天爺偏愛那些有錢的人，不愛他。尤人，怨自己的父母沒有給他錢財，怨社會上的人沒有幫他的忙，成天怨恨。你要講佛法給他聽，他怎麼能聽呢？這種人你叫他發財就好了，菩薩給他示現無盡寶藏。「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他發了財以後，再勸導他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為現大力士。消伏諸貢高，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眾，居前而慰安。先施以無畏，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婬欲，為五通仙人。開導諸群生，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現為作僮僕。既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給足之。

「我心懦弱者，為現大力士。」會武術、功夫的人，以為他了不得。我給他現個大力士，我們兩個比一比武術，我的功夫超過他，他不叫我師父嗎？「消伏諸貢高，令住無上道。」把他的貢高我慢降伏了之後，叫他安住於菩薩無上之道。這是要降伏他的貢高我慢，之後使他入佛的智慧。

「其有恐懼眾，居前而慰安。」譬如刀兵劫現前，還沒有發生打仗以前，眾生心裡恐懼害怕。或者要遭大小災，或者颱風要來，眾生心生恐懼。你站在他前面安慰他：你不要害怕災難，有我在這裡，一定保護你平安。「先施以無畏，後令發道心。」這是無畏布施，叫眾生不要畏懼，然後叫他發無上道心。

「或現離淫欲，為五通仙人。」外道離淫欲修行辦道的，能得五種神

通。菩薩也要示現斷除淫欲，證得五種神通的仙人，來教化外道。「開導諸群生，令住戒忍慈。」菩薩要跟外道說佛法，叫他持戒、忍辱，修慈悲。

「見須供事者，現為作僮僕。」有一種貢高我慢的人，認為自己不是一般社會大眾，他的身分很高，他做過大官，或是大財主，你教化他，他不聽。他要用僕人，我示現在他家裡做僕人。「既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我到他家裡當僕人，可以侍候他，把他侍候得心生歡喜，然後趁機會講佛法給他聽，叫他發道心。「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道。」他需要什麼，我給他什麼，滿足他的願，讓他入於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給足之。」眾生有求不得苦，我能滿他的願，叫他所求都能得到。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以善巧方便之力，能滿足他所需要的。

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智慧無邊際，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於無量億劫。讚歎其功德，猶尚不能盡。

「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大乘佛法之道，無量無邊，所修行之方法，也是沒有邊際，這叫做無量佛法。「智慧無邊際，度脫無數眾。」菩薩的智慧沒有邊際，度脫的眾生，也沒有一定的數目，菩薩能夠度脫無量無數的眾生。「假令一切佛，於無量億劫。」假若有這樣一位菩薩，十方諸佛都要無量億劫讚歎，就是長時間來讚歎。「讚歎其功德，猶尚不能盡。」十方諸佛用長時間來讚歎這位菩薩的功德，讚歎不完，讚歎不了。

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

「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講佛讚歎菩薩的功德，是講給聲聞弟子聽的。要是這樣一位菩薩的行為，十方一切諸佛都要讚歎他。誰要是聽到這位菩薩的行為，聽到這樣好的妙法，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呢？就是你們

是佛的大弟子，難道你們聽到不發菩提心嗎？這還是勸他們的。

「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不肖」，就是不賢，沒有賢德的人。「癡冥」，愚癡暗冥。「無智者」，根本沒有智慧。再反過來呵斥，要是聽了我上面說的法，還不發心，除了沒有賢德的人，愚癡暗冥、沒有智慧的人。意思是說：小乘人也有智慧，你聽了我這樣說法，還不發心嗎？這就是正面勸，「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反過來勸，「除彼不肖者，癡冥無智者。」你們不願意當沒有賢德的人，不願意當沒有智慧的人，那你應該發心。

講到這裡，「佛道品第八」講完。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前面講了八品，接著講第九品，「入不二法門品」。先講「入」字，入分悟入、證入，先悟到理是淺的入，等於開了悟，不是依文解義解出來的，這叫悟入。再證入，在事相上已經證得不二法門的道理，這是深入的功夫。「不二法門」，法門是一種法，門是通出入的，我們由門進去，可以證得實相理體，由門再出來，可以弘法利生，所以這個法叫「法門」。法就是實相法，說得淺就是度眾生的方法。

「不二」兩個字要記到，不是一、二的二，也不是三。為什麼要說不二這麼難懂的名詞呢？「不二」的二字，不作一、二、三的二講，平等的道理，不差別的道理叫做「不二」。我們研究一種道理，先要生心動念，好像研究通了，實際上沒有通達，就是沒有悟入，更談不上證入。為什麼

呢？因為你心裡一生心、一動念，你說個實相，就有個虛妄之相對著。那麼你開口講，這樣是不二法門，那樣是不二法門，講出來都不是不二。所以古人說：「動念生是非，開口落二三。」一動念，這個「是」，一定有一個「非」對著。你認為我說的是「絕待」之「是」，決定有一個「不絕待」的「非」對著。你只要一動念，就成了是非，就是對待的；你一開口講，不落於二，就落於三。你認為我講的是不二法門，那麼你講怎麼叫做不二？不二就是平等之義，一定有個差別之義對著。你說不二就是差別，不差別就有個差別，所以你只要一開口講出來，就落二、落三。因為真如實相，不許你動念，不許你開口。那麼怎樣能以得入呢？悟！硬是要逼著你，叫你不許開口，不許動念，悟到這個地方，唯證相應。證得了，不是沒有，你說個「沒有」，就有個「有」對待著；你說個「無」，一定有個「有」對待著。通通是對待的名詞，叫做假名言相，所以：「凡有言

說，皆無實義。」說的都是語言相，寫到經本上是文字相，語言相、文字相，哪裡是實相？《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實際說個實相，還是虛妄之相，因為你說出來，就不對了，唯證相應。

懂得不二，不是一、二、三的二，是平等、無差別之義。講到下面，各個菩薩都說他怎樣入到不二法門，有一、二都是對待的兩個，那不是不二，把一、二取消了，就是不二；有地方是三個，把那三個取消了，就是不二；有地方是四個、五個，把那四個、五個取消，那都是差別相，不起差別，就是不二。

再講這一品的總意，由維摩詰居士請問，叫諸大菩薩各人說一段。你們都是入到不二法門的大菩薩，你們怎樣入不二法門？各人說各人的道理，說來大家聽聽。諸大菩薩都說完了，最後才由文殊師利菩薩說，文殊師利菩薩說：我說不二法門，要遠離言說文字，就是你們說的都是多餘，

根本不可以說，這才是入不二法門。那麼文殊師利講的道理高了，把各大菩薩說出來的不二法門，好像都取消了，歸到不可以言語的地方。文殊菩薩說完，又請維摩詰居士講怎麼悟入不二法門呢？維摩詰默然無言，閉口，一句話不說，文殊菩薩讚歎：「善哉！善哉！」一句話不說，才算真正入了不二法門。因為文殊菩薩說出來是語言相、文字相，不要說才對，全部的要點就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要請諸大菩薩說入不二法門？還是要叫五百大弟子聽，勸他們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全部維摩詰經的道理，都是對著五百大弟子當機者說的法。無量的天人來聽了法，發菩提心，還是給五百大弟子作榜樣。你看，人家沒有出家，一聽就發菩提心，你們出家怎麼不發呢？五百大弟子為什麼這樣重要呢？因為他們是住持僧寶。要住持三寶必須有住持僧寶：就是比丘、比丘尼，以聲聞戒律為基礎，再加受菩薩戒。所以到了中

國，比丘、比丘尼三壇大戒都要受，這都是過去的大祖師研究全部的佛法，研究出來的。你不能輕視聲聞戒律，不能輕視出家相，在娑婆世界度眾生，要一看你的出家相，就跟世間人不同。菩薩則不是，菩薩是隨類現身，像維摩詰，那些諸大菩薩才認識，社會上的人怎麼認識？所以五百大弟子是住持僧寶，釋迦佛化緣已盡，入了涅槃，佛法要住持世間，全靠這些五百大弟子，他們要是不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入了偏空涅槃，根本連小乘法也沒有流傳，佛法怎能留傳後世呢？所以比丘、比丘尼很重要。但是不發菩提心，還是蕉芽敗種。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是菩薩了，你把比丘、比丘尼戒忽略掉，大乘佛法變成空中樓閣，三寶還是要滅亡。因為沒有住持僧寶，佛寶不能住持，法寶也不能住持。釋迦佛涅槃了，沒有佛在世，彌勒佛還沒有來，誰住持佛寶？佛像。法寶呢？佛說的法，就是法寶，但是佛已經涅槃了，佛法都在經本上，經本就是住持法寶。怎樣能令眾生知道

佛寶、法寶？全靠住持、弘揚佛法的僧寶。他出家開個道場，三寶常住之地方，叫常住，就是佛寶、法寶、僧寶三寶常住。他出了家，有種種戒律限制，不許做生意、做買賣，不許種田種地，社會上的事也不做，那麼他做什麼呢？「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他是專門弘法利生的人，供佛像，他知道這是佛寶；經本打開，他知道這是法寶。沒有僧寶，社會上不知道佛像是誰？眾生不知道那是觀世音菩薩，把觀世音菩薩當媽祖，殺了大豬來供養。我們塑一尊觀世音菩薩的相在海邊，你們到過紐約，看到自由女神也是在海口，沒有人弘揚佛法，以為這是中國的自由女神，只是造型跟美國的不大一樣，他把觀世音菩薩當成美國的自由女神了！所以得有弘揚佛法的僧寶，大家才知道誰叫做佛，誰叫作菩薩？因此，這五百大弟子責任重大。講這些話，是讓你瞭解這些道理，實際你不要輕視自己，你負的責任很大，住持佛、住持法，完全靠你來住持。你怎麼住持呢？你得

弘揚，不弘揚誰知道佛法？所以你出家，弘揚佛法最要緊，這些話都是說這一品的重要。還有一個重要的，大乘經講不二法門的道理太多，這一品統統把它歸納起來。你過去不明白的，看看這一品都明白了，諸大菩薩一個人說一樣，其實那些經上都有，這裡諸大菩薩說得很簡明、很明瞭，你要瞭解不二法門的道理，看多少經，也沒有看這一品知道得多。還有你要是想悟入、證入，他們在那說，你就深入研究，把二取消了，就入到不二法門。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當時，維摩詰對三萬二千大菩薩說：「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菩薩修行用功，先要悟入證入不二法

門，怎樣解釋呢？「各隨所樂說之」，「樂」是好樂。隨你好樂的法門，說你怎樣入不二法門？不二法門，只有一個，怎麼各說一個呢？這等於一個大城，開了很多城門，從東門進來可以，從西門進來也可以，門不一樣，進到城裡來，目的沒有兩個，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就是他們下手用功的方便，結果歸元，都悟入證入不二法門，這是維摩詰請眾菩薩各說一段。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這些名字都是菩薩的德號，於法自在，稱為法王，但是這位菩薩不敢稱法王，叫法自在。「說言」，他開口說，「諸仁者」，不但維摩詰，諸大菩薩都在聽，實際是叫五百大弟子聽的。

「生、滅為二」，《心經》上有「不生不滅」，其他大乘經上，講不生不滅的道理很多，這裡都把它說出來。你說一個法，決定有個法對待著，你說個生，絕對有個滅，你說個滅，不生怎麼滅？決定有一個生，是二就不平等，就是差別相。「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法是實相法，實相法本來沒有差別相，沒有什麼法生出來，有生才有滅，本來不生，現在滅什麼呢？這都是對二乘人說的，二乘人對生死畏懼得厲害，要了生脫死，證入寂滅。不曉得你根本沒有生，求什麼寂滅呢？你只要悟到、證到這裡，就是平等境界，實相理體現前。但是二乘人不瞭解，在生滅法中用功，要了生、要入滅，不曉得實相法裡面，本來就沒有法可生，有生才有滅，無生，滅什麼呢？

「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其他大乘經上得到無生法忍的名詞很多，維摩詰經前面也講過多少長者子、天子得到無生法忍，什麼叫

作無生法忍呢？實相法，本來沒有法可生，今則沒有滅。在生滅法中他證到一切法本來不生，對於無生法，開了智慧，得了一種定力，得了一種忍，能夠安住不動，叫做無生法忍，得到無生法門，是為入不二法門。最高深的佛教道理，人家說出來不是很簡單明瞭嗎？所以你研究其他大乘經，研究半天，無生法忍你不懂，由這裡你就很容易瞭解。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這位菩薩所修的功德，都不會遺失、忘失，就是守持不失，所以叫德守菩薩。「我、我所為二」，你說有個我，才有我所有法，就成了差別。「因有我故，便有所。」你怎麼有所有法呢？因為有個我，才有我所有法。「若無有我，則無我所。」二乘人是單空我執，大

乘不但空我執，還要空法執，二乘人的我執，叫我執，大乘的法執，叫我執，是精細一層的我。二乘人不瞭解法我執，大乘還是把它空掉。你假若沒有我，把我觀空了，哪裡還有我所呢？「是為入不二法門」，這位菩薩就是這樣入不二法門，你把我觀空，我所也觀空了。

不洵菩薩曰：「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

「不洵菩薩曰」，眼珠子動來動去，叫「洵」。常在定的人，眼珠不動，天上眾生的眼睛都不動。孟子說：「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這個人心裡正不正，看他的眼珠就知道，他的心正，眼珠是正的；心中不正，眼睛喜歡斜著看。人間眾生的相貌，孟子能看個大概。行住坐臥常在定，所以叫不洵菩薩。

這位菩薩怎麼入不二法門？「受、不受為二」，有所受，有所不受，五蘊：色、受、想、行、識，色是身體，受、想、行、識都屬於心，「受」是心法上四個蘊之一，也是一個心所，它的力量很強。受者領納為義，受就是領受、納受，外面有六塵，你攀緣六塵，才起貪欲，貪不到才動瞋恨。生貪瞋癡的煩惱，都是在六塵境界上。六塵境界，你不領受、不納受，六塵歸六塵，與我們不相干？病都出在受字上。你見了順心的境界，就受；不順心的境界，就不受，一切煩惱都從這裡生出來。受不對，要引生煩惱，那不受才對，但是不受跟受還是對待的名相，就成了差別，成了二。

「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你納受五欲之境、六塵之境，就是受。但是你學了佛法，還不能起法執，你對於一切法都不受，不受就是不起執著。這個法不可得，是你根本沒有受的執著，既然不可得，怎麼會有一個法呢？就是你不可以執著，諸法皆不納受，就法不可得了。

「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你因為有個所得，對於五欲六塵有個取，有個捨。順乎你的妄想心就取，不順乎你的妄想心就捨，煩惱就引生出來了，因為要取生煩惱，要捨也生煩惱，所以對於五欲六塵，要不取不捨。你對於佛法要取要捨，還是有取捨，一切法皆不可得，有所取，才捨，對於一切法無取，還捨個什麼？

「無作無行」，大乘菩薩行菩薩道，是任運自然的弘法利生，因為他對於一切法不領受、不納受，他無所得。他以無所得的心去弘法利生，所以終日作而無作，終日行而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這是不脛菩薩入不二法門的功夫。

德頂菩薩曰：「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頂」是最高最上。人的頭頂最高最上，這位菩薩的功德最高最上，叫德頂菩薩。

「垢、淨為二」，《心經》上有一句「不垢不淨」，「垢」是染污，是煩惱染污法。煩惱的本性是空的，哪有染垢之法呢？對著染垢之法，才有清淨的佛法，染垢之法本來空，淨法怎麼建立起來呢？所以垢淨就是差別。

「見垢實性，則無淨相。」大乘菩薩用功，要親證實相，悟入實相。證入實相，就是證入染垢煩惱之法的本性。煩惱沒有自性，實相是煩惱的本性，一切煩惱法，是依著實相生的，煩惱沒有性，可是實相是它的性。你悟到實相上，染垢之法空了，你執著還有個染垢之法，實相你悟不到、證不到。悟入證入實相的時候，垢相沒有了，淨相也不能存在，淨是對著垢說的，既然沒有垢，還有什麼淨相可言呢？

「順於滅相」，「滅」是寂滅，不生不滅的滅。這樣先悟入，你的心就與寂滅的相隨順了，說個滅相還是勉強說的，寂滅根本沒有相。「是為入不二法門」，順著寂滅，就可以證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即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聲聞有六種通，菩薩更有六種通，這位菩薩善於宿命，宿命通第一，比別個菩薩高，叫做善宿菩薩。

「是動、是念為二」，動念是一個名詞，先動後才有念，你根本不動，哪有念生出來呢？所以先動後才有念，就起了差別，一動念就有二個相。不動才無念，根本不動，怎麼會有念生出來呢？所以《大乘起信論》講三細六粗，三個細相，第一個相是業相，業是動意、因意，一切法的本因，

都從業生出來，你一動就有了業。你不動，沒有念可生，不念善，也不念惡，怎麼會造業呢？所以最要緊的是動。

「不動則無念，無念即無分別。」等到你一念不生的時候，還起分別心嗎？分別心是先動，動了以後第二個有念，第三個才有分別。第一個我不動，第二個念生不出來，第三個分別心怎麼起呢？妄想心是由細轉粗，你從最細的那一念動，把它控制住，就下手用功，叫它不要動，第二個念不會生，第三個分別更不會起，就入無分別的境界了。

「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你瞭解不動無念，即是無分別，就可以證到根本智，根本智叫無分別智，就入到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菩薩的六根當然都是善的，但是這位菩薩的眼睛最善，就像觀世音菩薩現千手千眼一樣。

「一相、無相為二」，一切法都是差別相，差別相歸入到一相上，就不差別了。你說個一相，還是有有一個相。再說個無相，還是對待之詞，對著一相有個相，才說個無相，還是有二，還是差別。

「若知一相即是無相」，剛才我說：學大乘法想開悟，你對著這些道理深入，就有個悟處。說一相，只有佛經上才說，一相是無差別的相，是平等的相，就是無相。不要把一相空掉了，再起個無相。

「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心起了差別，就是這個相、那個相的差別，一切法的差別相把它空掉了，還有一個相；一相把它空掉了，還有個無相；無相也不取著，把無相也空了，不是就平等了嗎？

「是為入不二法門」，怎麼有個悟處呢？我們認為一切法不生，一切

法不滅，這就是無相，你執著無相，就是還取著無相，那不是平等。連無相也不取著，才入於平等，這叫入於不二法門。你說個無相，不是對著有相，才立個無相嗎？無相也不能取著，這時候才是一法不立，入於平等。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臂」就是手，菩薩的手都是接引眾生的，像觀世音菩薩現千手一樣，叫做妙臂菩薩。

「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諸大菩薩說入不二法門，都是給五百大弟子聽的。我們學了佛法，還是生心動念，動的是佛法的念，就是動了學佛法的心。學大乘法，動了菩薩心；學小乘法，動了聲聞心，你這個心不是一個心，變成了差別。

「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你再深入觀察，觀到心相本來空，心裡哪個相呢？心的相，就是你動念頭的念相，生、住、異、滅，念念不停，剎那剎那生滅，根本沒有個相。說菩薩、說聲聞，都是如幻如化的假相。你深入觀想到心相空了，沒有什麼叫菩薩心，沒有什麼叫聲聞心，就入到不二法門了。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弗沙」，翻成中國話叫圓滿，一切法都修圓滿，叫弗沙菩薩。

「善、不善為二」，聲聞對於善法、不善法，分別得特別清楚。三界以內的有漏法，叫不善法；超出三界以外證入涅槃，才叫做善法，這就是

聲聞的道理很高。在凡夫分上，你修十種善，叫善；造十種惡，叫不善，都是對待的假名言相。

「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你再深入觀察，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不善？我正說是，你則說非。在凡夫分上，你修十種善法，就叫善；造十種惡，就叫不善。欲界的善法，離不開貪欲心，還是叫不善。要生到上二界四禪八定的善，才是純淨的善，但是上二界四禪八定的善，根本不能出三界，沒有了生死，那還是不善法。要能超出三界，了脫生死，證入聲聞的偏空涅槃才叫善，那是二乘執著的善，大乘法呵斥二乘叫焦芽敗種，不是不善嗎？所以善與不善是對待的假名言相。你能在心裡面一念不生起，不生起善的心，也不生起不善的心，入到實相理體的地方，就是入到無相之境，而通達無相際就是開悟了，悟入了就會證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這位菩薩說法，好像獅子吼，所以叫師子菩薩。

「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菩薩要勸化眾生，叫他先受三皈，再受五戒，再叫他出家受出家戒，都是勸化眾生不要造罪，要修福，所以出家，叫眾生的福田僧。罪與福是對待的假名詞，不是大乘法的究竟之理，大乘法的究竟之理，研究什麼叫做罪？罪沒有本體、沒有自性，你把罪性觀空了，就通達罪的本性，罪的本性就是實相理體。福也是對待罪說的，它的本性也是實相理體，哪有差別呢？

「以金剛慧，決了此相」，「金剛慧」就是般若智慧，金剛能斷一切法，能斷一切疑，心裡頭的疑惑，完全用金剛慧切斷，這就是決了罪福之

相。這是對聲聞阿羅漢說的法，他執著罪福執著得厲害，視生死如怨家，觀三界如牢獄，那都是造罪的眾生，流轉生死，才來輪迴三界，他要修福，要出世間，不曉得罪福是一種假相。但這不是對於初學的凡夫說的，初學的凡夫當然也有大乘根性，一聽會瞭解。但是不是大乘根性的凡夫，你說這個道理，可真正誤了他，造了罪，說罪性本空，他就不怕。不曉得《大乘起信論》開示要修正、要修觀，你觀一切法的本性空，但是因果不會錯誤，你造了罪，還是要墮三惡道受苦的。所以這是對於聲聞阿羅漢說的法，你把執著罪福的心空掉，以金剛般若智慧決斷明了，罪福的相沒有差別。

實相懺有個偈子，懺罪有三種：一種作法懺，二種取相懺，三種實相懺。

第一種作法懺，你犯的什麼戒，請多少比丘給你作羯摩法，把罪懺掉，這叫作法懺。這種懺法如果找不到懺罪的比丘，或者你造的罪太重，作法

懺不了。

第二種取相懺，《梵網經》上有明文，你去拜佛、念佛，一直到能見光、見花，見佛來摩頂，給你說法，你的罪消了，那叫取相懺。

第三種實相懺，觀達實相，有一個偈頌：「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真懺悔，是依著實相懺，實相懺不是嘴裡說說就悟到、證到實相。有一個下手處，「罪從心起將心懺」，你怎麼造了罪？是發動身口二業，才造了罪。你的身口怎麼會發動呢？是由你妄想發動的，推本尋源，是你心裡造的罪，那麼找到造罪的本源，你得拿你的心來懺悔，才能懺悔掉。光在嘴上懺悔，身上懺悔，沒有找到造罪的本源，懺悔不清淨。「心若滅時罪亦無」，你把妄想心觀空，造罪的妄想滅了，罪從哪裡生起呢？罪從哪裡建立呢？罪也沒有了，這時候是實相境界。「心亡罪滅兩俱空」，造罪的心亡，沒有了，所造的罪也

空了，心罪兩個都空，能造的心，所造的罪統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這才是真正的懺悔。

這就是你以金剛慧，決了罪與福只有一個本性，都是實相理體。罪與福只是差別相，那個相是假的，你觀到罪的性跟福的性，沒有兩樣。

「無縛無解者」，你造了罪，要受果報，逃不出因果報應，它繫縛了你。你要是起了金剛智慧，決了罪性本空，誰縛你？沒有繫縛，也沒有解脫，本來沒有繫縛，解脫什麼呢？「是為入不二法門」，你到無縛無解的境界，也悟入了實相，悟入了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菩薩弘揚大乘佛法，等於師子之心意，所以叫師

子意菩薩。

「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你不能籠統真如，顛預佛性，學佛法，先要分別清楚世間法、出世間法。三界以內有漏法、無漏法，漏是漏失，以前講過太多了，三界以內你修的福不會常住，會漏失掉。你修福生天享天福，天福享盡，福沒有，漏失了，你還要輪迴下來。有兩個比喻：漏失、漏落。漏失，好像煮飯的鍋破個洞，你這鍋好菜湯滴滴答答，結果菜湯沒有了，漏失了。漏落，好像屋頂上有個破洞，漏雨，雨水落在屋頂上，水就落下來。有漏、無漏分清楚，它是個差別相，對待的假名言相。

「若得諸法等」，你要是用功夫得到實相法，實相法諸法差別即是平等的。「則不起漏不漏想」，你心裡不會動有漏的念，也不會動無漏的念。「不著於相」，凡夫著有漏之相，二乘著不漏之相。這時候你不但有著有

漏之相，也不著無漏之相。「亦不住無相」，這裡說得最清楚，學大乘法，往往落到豁達空，就是落到無相上，前面講過：「不取無相」，這裡講「不住」，住還是取，取、住，都是執著。不執著有漏之相，有相；也不執著無漏之相，無相。有相、無相都不執著了，還有一個無相，無相也不執著，就入了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淨解（丁世）菩薩曰」，這位菩薩清淨的解悟，悟到清淨法，叫淨解菩薩。

「有為、無為為二」，三界以內的有為法，是有所作為，身口意三業是造三界之因，有為的工具。你生心動念，發動身口，就有所作為，造善

業、造惡業、造不動業，造出三種業來。那麼二乘人要遠離三界以內有為法，證到無為法。不曉得無為法，是對著有為法建立的名詞，還是個差別相。

「若離一切數」，有為、無為都是法數，執著到心裡面就是心所法，你心裡不起心所，哪有什麼有為、無為？遠離一切法相、一切差別相，心裡面一切心所法，都遠離開。「則心如虛空」，這時候心不思念，一念不生是什麼樣子？等虛空界。

「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清淨慧」就是前面的「金剛慧」，它能決斷疑惑，破除一切相，不被一切相所染。不被有為法所障礙，不被無為法所障礙。凡夫有障礙，被有為法障礙到；二乘有障礙，被無為法障礙到。這個時候，你不生有為、無為的障礙，就入了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梵語「那羅延」，翻成中國話叫堅固，證到堅固不壞的金剛身，叫做那羅延菩薩。

「世間、出世間為二」，學佛法先從四諦學起，苦、集是世間法，滅、道是出世間法。先把世間、出世間法分清楚，你要「知苦斷集」，把世間的因果，連果帶因都斷掉。再「慕滅修道」，修道是出世之因，慕滅是證到出世之果，二乘人就到此為止，不再進步了，所以世間相、出世間相永遠是差別的。

再進一步研究，「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世間法，沒有本體、沒有自性，世間法性不是空了嗎？世間性空了，當體就是出世間，哪有什麼

地方叫世間？哪有什麼地方叫出世間？二乘弟子也是從這個地方悟，你們這些諸大阿羅漢住在凡夫的世間，並沒有被世間所染污，當體就證到出世間了，並不是像坐火車、坐飛機，要開到那裡才行。你心裡把世間空掉，不就是出世間嗎？

再繼續觀想世間、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並不是入了出世間，而出世間，本來無所入，無所出，世間性空，哪有出呢？有出才有入，沒有世間可出，哪有出世間可入呢？

「不溢不散」，「溢」是多餘的，也沒有多餘的，也沒有散開的。這就是《心經》上「不增不減」的意思，「是為入不二法門。」就是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

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這位菩薩的心意是最善的。

「生死、涅槃為二」，佛說法先要叫眾生觀生死苦，了了生死苦，要得到涅槃樂，就是要慕滅修道。要仰慕寂滅，修道才證得涅槃，不曉得生死、涅槃是對待的假名言相。

「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你進一步觀察，生死是個假相，它的本性實相裡面沒有生死。「見」就是親見，悟到、證到。你悟到、證到生死的本性，就是實相理體，就沒有生死了。「無縛無解」，沒有繫縛，還有什麼解脫呢？

「不然不滅」，「然」是生。本來不生，今則不滅。不是以前有了繫縛，今天解脫了。從來沒有繫縛，今天沒有解脫，所以從來不生，也沒有

滅。

「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依文解義不行，要解悟。你能這樣解悟，是為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現在當下就要見到實相理體，叫現見菩薩。

「盡、不盡為二」，一切法有個盡，有個不盡。「法若究竟」，你要研究悟入、證入究竟法的理體，就是實相理體究竟圓滿的地方。「盡若不盡」，就是若盡、若不盡這兩個名相，「皆是無盡相」，統統是無盡相，無盡相就是究竟實相之相。

前面有個「不盡」，怎麼再說個「無盡」？進一步，盡、不盡都合起來，歸到無盡相。因為不盡不對，不盡是對著盡說的，再說個無盡，還是勉強的一個名詞。

「無盡相即是空」，「無盡相」就是究竟之相、實相的相，它本來是空的。「空則無有盡不盡相」，你研究真空理體，沒有一切法存在，沒有盡的相，也沒有不盡的相。「如是悟入，是為入不二法門」，你能這樣悟入、證入，就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佛說一切戒律、一切定、一切慧、一切佛法，都能保持不失，叫做普守菩薩。

「我、無我為二」，凡夫執著有一個我，二乘要把我執破掉，要執著一個無我，實際是兩個對待的假相。

「我尚不可得」，二乘人為什麼把我給空掉？因為覓我相不可得，他在無為法裡找不到我。「非我何可得？」找非我的相，怎麼能得到呢？

「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我沒有實性，你見了我的實性，就是見了實相理體，不再起差別念。連我帶無我，統統空掉，這叫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天」是最高，「電」是光明，最高最光明的境界，叫電天。

「明、無明為二」，凡夫造業，貪瞋癡三個根本煩惱，是枝末無明，根本煩惱是無明。因為要破除根本無明，才證得明。不曉得明與無明還是對待的假名言相。

「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無明沒有本體自性，它的實性就是明。但是明也不可取，你執著有一個明，還是著相，所以連明也不可取，這是歸無所得。

「離一切數」，內心裡面不動心念，一切心所不起，外面是明、是無明，這一切法都離開。

「於其中平等無二者」，「無二」是平等的境界，明與無明在這個中間，叫做平等無二。「無明」，當然要破，「明」，也不可執著，「是為入不二法門」，就是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親見不二法門之理，得了法喜，所以叫喜見菩薩，這就自利解釋。就利他解釋，他常常跟眾生結緣，常常慈悲眾生，眾生看見他都生歡喜心，歡喜見他，故叫喜見菩薩。

「色、色空為二」，說眾生造業，先執著色相，要空色相，就能了生死。不曉得色與色空，還是對待的假名言相。

「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色沒有本體、沒有自性，當體就是空的。《心經》上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跟空不相差別，空與色也不相差別。再進一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不

是滅了色才空的，你當下就空了，這叫做體空觀。比方這一間房子，沒有個相，它是空的，怎麼空呢？你把它分析分析，除了磚頭、水泥、鐵筋，哪有房子的本體自性呢？房子是色法，不用分析，你觀察體會一下就好，房子沒有本體自性，不是把房子拆掉才空，不是色滅了才空，色性本來自己就是空性。

「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這裡文字省略了，中間應該「受空為二，受即是空；想空為二，想即是空；行空為二，行即是空；」最後一句才是「識空為二」，受想行識與空都是對待的名相。

「識即是空」，前面應該說：「受空為二」，受即是空，不是受滅了才空，說到最後一個識亦是空。「非識滅空」，不是識滅了才空，「識性自空」，識性本來自空。《心經》照見五蘊皆空，就是這麼照見的，五蘊都沒有自性，照見它本體自空，不是滅除了五蘊法，才找到空。

「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你通達了五蘊法當體就是空的，就入了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明了一切法相，世間法相、出世間法相統統明了，實相的相也明了，叫明相菩薩。

「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前面消文，「二」，不是一、二的二，這裡就說出五個法出來，叫五大。四種，即四大種：地、水、火、風。地、水、火、風各有不同，叫做「異」，再加「空」大，叫五大。「種」者能生之義，一切法都從五大種生出來，地、水、火、風生出來一切眾生，生

出來一切山河大地，眾生的依報、正報，都從這裡生出來。可是沒有空生不出來，所以空也是個大種。那麼既然有五大不同，各有其異，就有二，有差別。

「四種性即是空種性」，研究四大種沒有自性，空也沒有自性，它的自性就是實相。所以地、水、火、風四大種的本性，就是空大種的本性。

「如前際後際空故」，這個空沒有差別，前一個時期的空，和後一個時期的空，有兩個樣子嗎？在時間上說有前際、有後際，前際空跟後際空是一樣的。「中際亦空」，有前、有後，才有中，前後際的空都是空，中間的空還是空。

「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觀到地、水、火、風、空，諸大種性差別，即是無差別，「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菩薩的心不可思議，叫「妙意」。

「眼、色為二」，「眼」是眼根，「色」是色塵，內有眼根，外有色塵，這是差別相為二了。

「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凡夫怎麼會造業呢？他生了煩惱，先執著有個色法。眼睛一打開，看見外面的境界，可愛的，生貪煩惱；不可愛的，動瞋恚煩惱；不貪不愛的，生糊里糊塗的愚癡煩惱。貪瞋癡煩惱，都是因為你執著色塵。你要曉得，眼根的根性，就是實相理體；色塵的性，

也是實相理體。色有什麼可愛、不可愛？這樣對於色塵，就不貪、不恚、不癡了。「是名寂滅」，「寂滅」就是不生不滅，到這裡就入到不生不滅的境界了。

「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這就是觀十二入為空，內六根、外六塵統統空，耳與聲對著，你了達耳的本性，就是實相理體，對於聲塵不會起貪恚癡。鼻對於香塵如是，舌對於味塵如是，身對於觸塵如是，最後把文字簡略，就說「意法為二」。

「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你知道我們意的本性，就是實相理體，你對於外面的法塵，就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五根、五塵，也入於寂滅境界。連前面眼根、色塵入於寂滅，這叫內六根、外六塵十二入，統統入了寂滅。

「安住其中」，你能安住於其中，不會退失，「是為入不二法門」，

就證入了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這位菩薩我們都很熟，他是《普門品》的當機者，他證到無盡的心，叫做無盡意。

「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我們修六度法門，不希望果報，就要會迴向，迴向佛果菩提，迴向佛的一切智。可是你有布施、有迴向，就是差別的二相。你觀察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布施的本性是實相，迴向一切智的本性，也是實相。

「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下面五度，都是迴向一切智，還是差別的二相。把它超略過來，你要觀察第六度的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那前面持戒、忍辱、精進……都是這樣。

「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把它入到無差別的一相，就是平等相。前面講過，一相、無相，就是差別。這個「一相」就是不執著的一相，執著還是差別相。不執著就是無差別的一相，就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即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深慧」是菩薩的大乘智慧，就是《心經》上講的觀世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就是智慧波羅蜜，大乘菩薩修的深慧。

「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這個「二」不能作一、二的二講，是三解脫門：空解脫、無相解脫，無作解脫，這有了差別，你進一步觀察，能悟入無差別。

「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即無心意識。」「心」是第八識，「意」是第七識，「識」是第六識。你心裡不生心動念，內裡面的心念不起，心意識都空，沒有心意識。

「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不要次第的修，得到一個空解脫門，可就是無相解脫門、無作解脫門。就是三解脫門，就入了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

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這位菩薩的六根統統不起差別相，六根寂滅，叫做寂根菩薩

「佛、法、眾為二」，「眾」是「僧」的翻譯，就是佛、法、僧三寶，是個差別相。「佛即是法，法即是眾。」佛跟法沒有兩個，因為佛說的話就是法，可是有佛有法，才能建立僧寶起來。僧也是凡夫，怎麼叫僧寶呢？因為他是依著佛的法而建立的，他出家受了比丘戒，才叫做僧寶，所以你要瞭解，法就是僧。「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所以三寶的差別相，都是無為實相，與虛空沒有差別。

「一切法亦爾」，把三寶差別相空掉，一切法不生不滅，這叫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你能隨順這個行門，觀

一切法皆空，就入了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這位菩薩的心不生障礙，我也不礙，法也不礙，空也不礙，皆無礙。

「身、身滅為二」，凡夫貪著一個身，二乘人貪著一個身滅，所以他證到涅槃的時候，要灰身泯智，作個身滅，不曉得身與身滅都是對待的差別相。「身即是身滅」，你把它一觀照，身是地、水、火、風假合起來的，當體就空，不就是滅了？

「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你要是見到身體的

本性，就是實相理體，你見了身體的實相，不會再生起差別之見，說看見一個身相，看見一個滅身的相。「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實相理體是平等平等，無二，沒有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二乘人驚懼，身體不用滅掉，怎樣證得涅槃呢？身體就是身滅，你對於這個道理不驚不懼，就入了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業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二乘人比較凡夫叫善，不能叫上善，因為只能自利，不能利他。菩薩能自利，也能利他的善，才叫上善。

「身口意業為二」，「二」，不是一、二的二，身口意三業叫二，就

是差別。

「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三業是造業之本，一切的業統統由身口意生出來，它是造業的基本工具。可是菩薩要入不二法門，要把三業差別相空掉，空得乾乾淨淨才能入不二法門。身口意三業，都生在我們身體上，我們的身體是四大假合的，身體上有身口二業，意業也屬於身體之內，意業是心——妄想心：受、想、行、識，也是假合的。菩薩要觀實相，身心假合之相，要把它觀空，成為一個幻化不實在的東西。一個幻化人，身體作的業，能算有作相嗎？口裡作的業，能算有作相嗎？意作的業，能算有作相嗎？這樣身口意皆無作相。你由身口意把它推廣開來，一切法皆無作相。一切法都是由眾生的身口意生出來，眾生沒有身口意，怎麼有身內、身外一切諸法呢？所以一切法有生有滅，都是幻化之相，皆是無作相。

「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入不二法門，不是講講說說而已，你得修行觀想。怎樣觀想？觀察一切業作即無作，你能隨順無作的智慧，就是根本的無分別智，就入了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聲聞就是福田僧，他的福田是小福田，菩薩的福田，才是大福田。

「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行就是業，福業、罪業、不動業，三界以內有這三種業，欲界具足這三種業，上二界沒有罪業，他不作惡了，因為修四禪八定生上去屬於定，他所作的是不動業。行就是你所作的業、

所作事相的事，有作福的事，是「福行」；有作罪的事，是「罪行」；修禪定不動的事，是「不動行」，這就是差別。

「三行實性即是空」，你觀本性上，這三行都是假相，當體就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三業以內諸法皆空，這三行都是空的。「於此三行而不起者」，前面說的是先造罪再觀空，你對於這三行，根本不生心動念，不起這三行的念頭，「是為入不二法門」，就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華」是因行，「嚴」是莊嚴。這位菩薩修一切六度萬行，都是莊嚴他的佛國淨土，以因華莊嚴果德，叫華嚴菩薩。

「從我起二為二」，眾生的分別相，都是從分別心起的，越分別心越

粗。最細的分別心，先動有一個我，有我，就有彼，我彼是對待的，有了我，有了彼，一切差別相都從我彼生起來。所以從我就起一個二，起差別念，就起了差別相，以後一切差別法都生出來。

「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我是假相，是五蘊假合，外面一個色蘊，裡面受想行識四蘊，五蘊和合起來好像有一個我，實際是假的，它不是實相。見了我的實相，就不會起我彼二法，起差別相了。「若不住二法」，不住就是不執著，你不執著我彼二法，「則無有識」，識是了別為義，你不起了別之念，不了別我彼。「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菩薩用功用到他的識不起了別，就入了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這位菩薩功德修得很多，得了功德寶藏，叫德藏菩薩。

「有所得相為二」，你有個所得，就是差別相，有個所得的相，就是二。有所得，就有個無所得對著，從此什麼有所得，什麼無所得？分出一切差別來。

「若無所得，則無取捨。」你修菩提，天天修，但是你沒有取著之念，你知道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的道理來修菩提法。有所得才取，你根本無所得，取個什麼？有取才有捨，沒有取，捨個什麼？二乘人有取捨之心，要取得涅槃，捨離生死。菩薩觀生死空，菩提也是空的，無取無捨。

「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到這時候，菩薩沒有取涅槃的心，也沒有捨離生死的心，就入了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月」表清涼自在，也表光明自在，但是月的光明沒有太陽大，太陽的特色是熱惱，月亮有光明清涼之德。你會在月下賞月，有誰賞太陽呢？因為在月下清涼的感覺。有人說：現在登陸月球了，還講月亮作什麼？認為這是迷信！你不曉得佛經從來沒有執著月球，是拿它作功德做比喻。菩薩斷除熱惱，心裡生的清涼，好像月亮最上之德，「月上」是比月亮的光明還上，叫月上菩薩。

「闇與明為二」，黑暗與光明，正是對照的差別相。「無闇無明，則無有二。」你用工不要起分別，沒有黑暗，也沒有光明，就沒有差別相。

「所以者何？」明明有黑暗，有光明，怎麼硬說沒有呢？你試驗一下，「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你用功修定，入了滅受想定，就是心念受想行識都不起。這時候入了定境，沒有黑暗的境界，也沒有光明的境界；出了定，白天還是光明，晚上還是黑暗，這就證明了。

「一切法相亦復如是」，一切法相無所謂暗，無所謂明。「於其中平等入者」，有暗有明，就是差別、不平等。一切法相無所謂暗、明的境界，能平等而入，「是為入不二法門」，就入了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寶印手」，密宗最注意手印，這位不是密宗菩

薩，這是形容他的功德，好像寶印的手一樣，要什麼寶都有。

「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你好樂涅槃、不好樂世間，就是差別相。凡夫根本不瞭解好樂涅槃、不好樂世間，他好樂世間，把世間法以苦為樂。二乘人比較進步，好樂涅槃、不好樂世間，還是差別心、差別相。

「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菩薩用功要超過凡夫、超過聲聞，不好樂涅槃、也不厭離世間。因為好樂涅槃，就住到涅槃裡，不能度眾生。為什麼不厭離世間？不厭離世間與凡夫不一樣。菩薩是了脫生死，而不厭離世間；證得涅槃，而不住涅槃，超過聲聞，就是外沒有差別相，內裡面沒有差別念。

「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二乘人認為被生死所繫縛，現在要求涅槃，得解脫，這是二乘人的見解。根本沒有縛，誰縛你呢？罪業縛住你，罪性本空，哪有罪呢？有縛才有解，沒有縛，解什麼？

「若本無縛，其誰求解？」本來沒有被繩子綁到，求什麼解脫呢？「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既然沒有縛，沒有解，你就不好涅槃樂，不厭離世間，不厭生死苦，「是為入不二法門」，就入了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佛有一個肉髻頂相，像一顆寶珠在頭上，是個肉珠子。「珠頂王」，轉輪聖王頭上有一個寶珠的莊嚴，是無價之寶。這是表示這位菩薩的功德最上，用功修行到最高點，好像頭上有顆寶珠一樣，叫珠頂王菩薩。

「正道、邪道為二」，前面這個道理講得很多了，你要求佛道，在非道、邪道裡面求。二乘人認為邪道、正道不同，他要求入正道，捨離八邪

道，一取一捨，就是差別相。

「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這不是菩薩不修正道，前面講過「不樂涅槃、不厭世間」的道理，菩薩有功夫證得涅槃，不住涅槃；有功夫了脫生死，不厭離世間，要來度眾生。菩薩不是不修正道，修了正道他安住正道之中，身口意三業無不正，用功到自然的功夫，就不起執著。他不分別什麼叫邪？什麼叫正？像孔子說的：「從心所欲不踰矩」。

「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你離了正道、邪道的分別念，就入了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這位菩薩好樂實相，他的德號是從這裡用功來的，叫樂實菩薩。

「實、不實為二」，什麼叫實相？什麼叫不實相？都是虛妄之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是不實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是實的，實、不實就是差別。你把不實的觀空，不就都是實的嗎？有不實的虛妄之相，是對著實才顯出不實來。虛妄之相給它觀空，哪有個實相存在呢？

「實見者」，你真正見到實相的見，「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有個證得，就有個取得。沒有取，沒有捨嘛！真正證得實相，連實相的念都沒有，還沒見到實相，何況那不實的非相呢？

「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實相，不是凡夫的肉眼能見到，我們只是依文解義解說，見到實相什麼樣子。因為我們是凡夫的肉

眼，見不到實相，得有慧眼才能見到實相。「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既然叫慧眼，不是分別眼，不說見，也不說不見，因為見、不見還是對待的。「是為入不二法門」，這就入了不二法門。

應該注意這個名詞，菩薩用的應該是法眼，但是就他見實相是慧眼，二乘人是慧眼，他見到實相起了執著，錯就錯在起了法執，他認為見了實相，應該證得實相，結果證得偏空涅槃。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把它總結起來，其實菩薩還很多，因為經典將來要流通在娑婆世界，流通在人間，說得太多，凡夫的心量小，法太大，容納不下，所謂：「小器亦盈。」我們茶杯太小，放一點水就滿，說

得太多反而受不了，簡略請幾位菩薩代表說一說，就夠我們受用了。於是各各菩薩都說完了，「問文殊師利」，問菩薩的班長文殊師利菩薩：你是我們的大學長，你說說看：「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文殊師利回答：如我的心意，「於一切法」，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無言無說」，沒有言說之相，有言說，就落於二，所謂：「搖唇與鼓舌，開口落二三」。「無示無識」，「示」是身相來表示，也不能用身相表示，也不能用你的心意分別。不要用言說，用身相表示，用心意來分別一下實相，還是差別相。「離諸問答」，初學的人要問要答，但是有問有答，你不可執著。真正的實相，是唯證相應，

不是說出來，不是表示出來，不是問答出來的。

我們親近一個善知識，你問他如何能證得實相？人家用功有心得，一言半句，說得很清楚：「你得到法喜很好，解得很好。」那是實相嗎？那是問答之相，但是他是親證的，如證而說。你自己沒有親證，你光聽懂是問答之相，要「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就入了不二法門。

你看文殊菩薩比前面諸大菩薩高不高呢？我們學佛法，要學大乘法，大乘法要學圓教的法，你才知道佛法怎樣高？在文字上就知道，文殊菩薩比前面諸位高，他們各人雖然都有一套，但都是言說相。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諸大菩薩都說完了，連

我文殊也說完了。「仁者當說」，文殊菩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你如何入不二法門？說給我們聽聽。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當時維摩詰居士不開口。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文殊菩薩說：「太好了！太好了！」
「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我文殊說了，比你們各個菩薩都高一等，就是「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但那還是有語言、有文字。維摩詰默然不說話，沒有語言，沒有文字，才是真正入不二法門。

你看看維摩詰居士最後這一說，比文殊菩薩還高，這叫說默同時，說

是開口說話，默是閉口不說。怎麼說默同時呢？就是：說即是默，默即是說。維摩詰居士到這時候默然不說話是最高。那前面他說那麼多，沒有開口說話嗎？說即是默。釋迦佛說了四十九年法，沒有說嗎？說即是默。因為釋迦佛說了四十九年法，沒有說到一個字，《金剛經》上有句明文：「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懂了這個道理，你當了法師，講經說法，不要起貢高我慢，以為現在末法時代，別的法師不能講經，只有我能講經，而且你講得好，越來越貢高我慢，著了說法的相，要隨時提醒自己：「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說即是默，默即是說。」你不能著言說之相，才叫入不二法門，下面把全品文字總結一下。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為什麼要說？因為當機者要聽，聽了可以得法益。菩薩來了三萬二千人，有很多的菩薩還沒證入不二法門，這裡有五千位菩薩證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有生有滅就是二，無生無滅，證入了不二法門，就得了無生法忍。

香積佛品第十

講到這裡大科要記住，正宗分分三大科，第一大科，是佛國品後半品，第二大科，是方便品至香積佛品，一共九品經文，都是說維摩詰大菩薩輔佐釋迦佛，弘揚佛國品不思議的因果之法，所以香積佛品第十，是第二大科最後一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

「於是舍利弗心念」，舍利弗動了一個念頭，「日時欲至」，太陽快到日中，這是出家弟子吃飯的時間，過了日中，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不能吃飯。菩薩也是過午不食，但是沒有著相，不吃飯可以，吃飯也可以，因為菩薩沒有動念頭。

聲聞眾持戒精嚴，著持戒的相，所以舍利弗動了分別心，太陽快到日

中，「此諸菩薩當於何食？」這房子裡空空洞洞沒有廚房，這些菩薩要在什麼地方吃飯呢？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當時維摩詰知道舍利弗的心意，跟他說：「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聲聞修行都從八解脫修起，八解脫的名相，請查《教乘法數》及註解。你是修八解脫的人，怎麼能夾雜想吃飯的念頭，而來聽聞佛法呢？維摩詰先呵斥舍利弗不能動念，起要吃飯的分別心，因為你是來聽佛法，不是來吃飯的啊！

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

理論上是呵斥，但是事相上不能不請他們吃飯。「若欲食者，且待須

與」，「欲」想要，「須臾」，很短的時間。你要是想吃飯，稍等一會兒，不會過日中。「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我會請你吃一頓從來沒有吃過的飯。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為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日見。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菩薩比佛功夫差一點，就在

這裡，聲聞想知道詳細的過去未來，要入三昧，因為聲聞有宿命通，能知過去；有天眼通，能看未來，但是只能看個大相。比如《地藏經》上有個羅漢福度光目女的公案，光目女請羅漢吃齋後，羅漢問她有什麼願心？光目女說：「我母親死了，不知現在到哪一道？」按羅漢的天眼通一觀察，應該是墮地獄，到底墮哪個地獄呢？不太清楚，所以這位羅漢就入定觀察後說：「你母親墮到最大的地獄，受很大的苦。」這是聲聞要入三昧，得再加點功夫。菩薩維摩詰的神通廣大，有不夠的時候，這時候維摩詰，以三昧加持之力，神通再大起來。

大陸上的大叢林有大廚房，叫大寮，門口就像我們的五觀堂掛一個匾，題名「香積廚」，台北有一間素菜館，叫「香積小廚」，這是根據《維摩詰經》來的，這是常識，附帶說一說。

現在講到維摩詰入了三昧，顯神通力，看見維摩丈室上方，經過四十

二恆河沙數的佛土，有一個世界叫眾香國，佛稱香積佛。把眾香國大眾都在吃飯的境界，加持使維摩丈室裡的大眾都看見。

「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眾香國的香氣，比較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是最香第一香。

「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我們娑婆世界，在家二眾弟子，必須先受三皈五戒，再加受菩薩戒，叫在家菩薩。出家弟子，必須先受沙彌、沙彌尼戒，受了具足戒以後，再加受菩薩戒，叫菩薩比丘、菩薩比丘尼。娑婆世界釋迦佛定的規矩，以聲聞律為基礎，加受菩薩戒，沒有純菩薩眾。

眾香國跟娑婆世界正好相反，眾香國是純菩薩眾，不但沒有聲聞、辟支佛兩種弟子，連名字都沒有。這跟娑婆世界、極樂世界不同，極樂世界沒有二乘人的名字，《阿彌陀經》說：「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算數之所能知。」極樂世界聲聞弟子，證阿羅漢的無量無數。《往

生論》說：「二乘種不生。」就是極樂世界沒有二乘人。那麼《阿彌陀經》怎麼說有二乘人呢？是二乘人的根性發心念佛，生到極樂世界去的。按他的根性，先證阿羅漢，再進步修大乘法，所以極樂世界沒有二乘人，但是有二乘的名字，這裡眾香國連二乘人的名字都沒有。

「唯有清淨大菩薩眾」，前面說我們娑婆世界眾生的根性不一樣，不能純受菩薩戒，一定要先受聲聞律，再受菩薩戒。眾香國的眾生最為理想，是純一清淨的大菩薩眾。

「佛為說法」，「佛」就是香積佛，為這些清淨的大菩薩眾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在我們娑婆世界作樓閣的材料，是磚瓦、木料、水泥、鋼筋等，都是一些粗糙的東西。西方極樂的樓閣，是以七寶作材料，而香積佛的眾香國，七寶也不用，完全用香料作樓閣。

「經行香地」，經行的地方，地下是香的。「苑園皆香」，「苑園」

是花園。花園裡樹林是香樹，花是香花。

「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吃的是香飯，香飯的香氣，流到十方無量的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方」是正在。這時候太陽快到中間，是眾香國眾生吃飯的時候，香積佛與諸大菩薩，正在一起吃飯。

「有諸天子皆號香嚴」，眾香國的齋主，也有在家弟子，都叫香嚴天子，也是香器莊嚴出來的。「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都發菩提心，來供養香積佛及諸大菩薩。

「此諸大眾莫不目見。」，因為維摩詰入了三昧，加被在維摩丈室的這些大眾，使他們眼睛都看得很遠，看見上方世界，經過四十二恆河沙數佛土，眾香國的天子發了菩提心，供養香積佛及諸大菩薩的境界。

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

「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當時維摩詰問眾菩薩：你們諸大菩薩都有神通，哪一個能夠得到香積佛的飯呢？

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

諸大菩薩有神通去取飯，但是文殊菩薩不讓他們顯神通，把一切功德都讓給維摩詰，因為他是說法的主人。大家受了文殊菩薩的威神力的暗示和感應，諸大菩薩都不說話。

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

「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你們這些諸大菩薩都是有神通的人，怎麼沒有人去取點飯來，不是太羞恥了嗎？被維摩詰呵斥了一頓。

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這時候文殊菩薩替大眾辯駁：「如佛所說：不能輕視初學的人，你認為我們神通不及你，你起輕視之心，是你不對！」

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這時候維摩詰就

在大眾會前顯神通，變化一個化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諸大菩薩都有光明威德，但是沒有化菩薩殊勝。「蔽於眾會」，「蔽」是隱蔽。化菩薩的光明太大，其他菩薩的光明都隱蔽了。「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維摩詰告訴化菩薩作使者，叫他去眾香國取飯。「度」是度過，度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一個國土，名叫眾香國，香積佛正在與諸菩薩一起吃飯。

「汝往到彼，如我辭曰：」化菩薩你到眾香國去，像我說的言詞一樣，「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大菩薩也不廢禮數，這是見面的禮節，你替我說：維摩詰居士頂禮，表示我無量的恭敬。「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這是見面寒暄之詞，問候的客氣話，其實香積佛不需要這些客氣話，《大般若經》上也有類似的問候之詞。「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我來目的是希望得到香積佛你多餘的飯，

回到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使娑婆世界好樂小乘法的人，可以發大菩提心，弘揚大乘之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也使得娑婆世界的眾生，能普遍聞到香積佛的大名聲。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升於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

前面一段是維摩詰居士告訴化菩薩的話，說完了化菩薩就升於上方，同會的大眾都看見他去眾香國。到了眾香世界，化菩薩向香積佛頂禮。

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這段話都是維摩詰神力加持，天眼通、天耳通也都加強，四十二恆河

沙佛土之外都聽得到，化菩薩依據維摩詰囑咐的一字不漏說出來。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

維摩詰知道眾香國的菩薩有多麼莊嚴，所以維摩詰的化菩薩，不但超過維摩丈室諸大菩薩的莊嚴，也超過眾香國菩薩的莊嚴，因此大家都讚歎從來沒有見過菩薩這麼莊嚴！

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者？

「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大家不敢輕視，稱化菩薩為上人。「娑婆世界，為在何許？」沒有聽說過有一個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在哪裡呢？「云何名為樂小法者？」我們只叫法，沒有分大小法，什麼是好樂小乘法？這是怎麼回事呢？

即以問佛。

大眾就請問他們的香積佛。

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

「佛告之曰」，香積佛告訴諸大菩薩。「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眾香國在上方，娑婆世界是在下方，從眾香國經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一個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佛是釋迦牟尼佛，並沒有過去，今現在說法。

「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娑婆世界叫五濁惡世，五

濁即劫濁、見濁、命濁、眾生濁、煩惱濁，五濁具足才叫惡世。五濁惡世的眾生根機小，大法接受不來，好樂小乘法。釋迦牟尼佛為好樂小乘法大眾，開演佛道之教，因為娑婆世界是三乘法並行，有好樂小乘法的小乘人，還有大乘菩薩。

「彼有菩薩名維摩詰」，「彼」指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現在有一位菩薩叫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他修的是大乘法，安住在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為諸大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這位菩薩是維摩詰變化出來的，來稱揚我的大名，並稱讚我眾香國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可以使娑婆世界的菩薩增加利益功德。

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

「彼菩薩言」，眾香國的菩薩說，「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

神足若斯！」維摩詰是什麼樣的人？怎麼變化出來一位菩薩，比我們高明、莊嚴呢？因為化菩薩的功德智慧之力，四無所畏，化菩薩的神足通，一下子就經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來到眾香國土。

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

「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香積佛告訴諸大菩薩，維摩詰的功德智慧神通甚大！他不僅派一位化菩薩到我們眾香國來，十方世界都能派遣化菩薩去。「施作佛事，饒益眾生」，派遣化菩薩去都是作佛事，看哪一個眾生，應該見哪一個世界的佛得度，就派一位化菩薩，到那一個世界去，使他們見那一個世界的佛得度。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

化菩薩是來取飯的，取飯得有鉢，眾香國的鉢也是香的。於是香積如

來用眾香鉢，盛滿了香飯，給與化菩薩。

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

香積佛向他們讚歎娑婆世界，維摩詰菩薩的功德智慧神通大，多麼了不起，他們都想來開眼界。本來菩薩應該供養十方諸佛，娑婆世界他們以前沒聽說過，現在知道有一位釋迦牟尼佛，有一位維摩詰菩薩，他們想去供養。這時候有九百萬大菩薩都發心，想到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並且想見維摩詰，怎麼這樣了不得？還有諸大菩薩，他們都想見一見。

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

佛言：「可往」，香積佛說：你們可以去。不過得注意，「攝汝身香」，你們身上的香氣太大，娑婆世界諸眾生聞了受不了，你們得把身上的香氣

收起來。「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不要使他們聞到香氣，迷惑、貪圖香氣，就不對了。香是鼻子所對著的香塵，不能令他們聞到香氣生煩惱。

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

來的化菩薩，是維摩詰特別變化出來的，娑婆世界的菩薩，身相沒有你們這麼高明、莊嚴，你們把本形捨掉，另外變化一個不高明的身形，不然他們看見你們，生相形見絀之心，就不對了。

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

「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你們到娑婆世界去，看到娑婆世界地上都是瓦礫、荊棘、坑坎，道路不平。三乘弟子都不太高明，何況凡夫？你們不要起輕賤之心，自己生了障礙之想。

「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我給你們講過法，你們聽了要注意，十方國土，跟虛空一樣，沒有一個實在相。「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不盡現」是隱蔽起來。是佛土，都是清淨國土，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的國土，因為要教化好樂小法的眾生，把清淨國土隱蔽起來，現出來是染污不淨的國土。

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

這時候變化去的化菩薩，受了香鉢之飯，與眾香國的九百萬菩薩，承受香積佛和維摩詰的威神力，兩邊加被，在眾香國忽然間不見，很短的時間，一同來到維摩詰的丈室裡面。

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

上。

「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來了客人要趕快安排座位，九百萬師子座位，到哪裡去找呢？維摩詰一顯神通，就變化出來九百萬師子寶座。前面諸大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寶座，是向別的世界借來的，這時候維摩詰一下子就變化出來九百萬師子寶座，這個數目太大了，為什麼前面不變？為使眾香國來的這些大菩薩眾，知道十方有無量的世界，有無量的莊嚴佛國。眾香國來的大菩薩，看見娑婆世界，是不高明的境界。為讓他們開眼界，這時候維摩詰顯神通，再變化出來九百萬師子寶座，不必再向別的世界借了。「嚴好如前」，九百萬師子寶座莊嚴飾好，跟前面三萬二千師子寶座一樣。

「諸菩薩皆坐其上」，眾香國來的客人都給一個座位，都上座了。

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

「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當時化菩薩把一鉢滿滿的香飯給維摩詰，化菩薩的使命完成了。「飯香普熏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鉢裡面香飯的香氣，普遍熏到廣嚴城，並且再熏到三千大千世界。

時毗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

有些種族聞到香飯，會發道心，尤其婆羅門，我慢貢高，執著得厲害，不聽佛法，不學佛法。他們從來沒有聞到這種香氣，這時候聞到這香氣，身也爽快，心也爽快，讚歎不曾聞過如此美好的香氣。

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

弟子，卻住一面。

「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聞到的香氣是從維摩詰房舍來的。有一個長者，在長者眾中他是主，就是一個最老的前輩，名字叫月蓋。他率領八萬四千人，來到維摩詰房舍看是怎麼回事？

「見其室中菩薩甚多」，看見房舍之中菩薩非常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看見師子座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高，那麼莊嚴，大家看見都生歡喜心。「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卻住一面。」於是禮拜菩薩，及聲聞大弟子，退到一邊站著。

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前面婆羅門、居士、長者等都來了。現在地神、虛空神聞到香氣，也都來了，還有欲界天、色界天諸天，聞到香氣都來了。

怎麼無色界沒有來？因為無色界沒有身形，來了也看不見，所以只有欲界、色界，沒有無色界。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量食之，使不銷也。」

舍利弗最初動了念頭，太陽快到中午，吃飯的時候到了，我們到哪裡吃飯呢？所以現在維摩詰告訴舍利弗等諸大聲聞眾：你們可以吃如來的甘露味飯了，不會使你們吃過午的飯，飯怎麼這麼香呢？因為是香積佛的大悲心所熏習出來的。

「無以限量食之，使不銷也。」你不要以有限制的分別心來吃，以有限制的分別心來吃飯，吃了不能消化。

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

不是舍利弗，有其他的聲聞動了一個念，大眾應當吃飯，我們聲聞弟子就有五百人，還有很多大菩薩，只有這一鍋飯，怎麼夠吃呢？

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搏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

「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化菩薩說：你們聲聞功德小、智慧小，喜歡起分別心，不要以你的小功德、小智慧，來分別如來的無量福慧。

「四海有竭，此飯無盡！」放心吃吧！你有大量把四大海的水都喝完，這鍋飯你也吃不完。「使一切人食，搏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

「搏」是印度用搏食，把飯捏成飯團。假使一切人來吃，把飯捏成像須彌山那麼大的飯團，不要說我們房子裡面所有的聲聞、菩薩眾，一切人都來吃這一鍋飯，吃一劫的時間，也吃不完。

「所以者何？」為什麼這麼少的飯，大眾長時間也吃不完呢？「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因為這是香積佛吃剩下來的飯，他是證得無盡法身，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一切功德都具足，所以這一鍋飯，你們吃不完。

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餓。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餓。」「餓」音賜，是盡的意思，與會

的大眾都吃飽了，這一鍋飯還是吃不完。

「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大家吃了香飯，身體感覺很安泰，心裡感覺很快樂。

「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十方之內有一個世界，叫一切樂莊嚴國，那國的諸菩薩，一天到晚享受法樂。他們吃了香飯，就等於一切樂莊嚴國的諸菩薩那樣享受法樂。「又諸毛孔皆出妙香」，我們的毛孔出來的都是臭氣，因為身體裡面充滿了不淨，因此毛孔裡排泄出來都是臭氣。他們吃了香飯以後，肚子裡充滿了香飯，身上的毛孔都出香氣。「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眾香國的樹是香樹，花是香花，各個人吃了香飯，毛孔裡出來妙香的氣味，像眾香國香樹的香味一樣。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當時，維摩詰問眾香國的諸大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香積佛用什麼方式說法？有的佛淨土，不要語言文字，也能說法。這並不是維摩詰不知道眾香國，以香氣作佛事，他是問給聲聞弟子聽的。

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彼」是指眾香國的菩薩，「我土」是指眾香國。眾香國的菩薩說：我們香積佛沒有用文字說法。「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我們眾香國就以眾香氣為佛事，我們國土的天人聞到香氣，都能入於律行。

「律行」，按深處解釋，是不落於空，不偏於有，遠離二邊之非，得入中道的行。按淺處解釋，是依著戒律修的行門，也就是合乎規矩、威儀的行門。我們釋迦佛說法，先持戒再修定，再求智慧。眾香國不按這次第，他們聞到香氣，自然而然修行用功，合於戒律、合於威儀叫「律行」，也就是上軌道的行門。

「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眾香國的菩薩在香樹底下打坐，聞到這不可思議的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眾香國沒有說法，聞到香氣，就證三昧。三昧翻成中國話，就是正定，三昧有很多種，他得的是「德藏三昧」，「藏」是寶藏。這寶藏裡面含攝無量功德，叫「德藏」。「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得到德藏三昧的菩薩，所有的功德統統具足，你看這有多妙？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眾香國的菩薩反過來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你們世界的釋迦牟尼佛，用什麼方式說法呢？

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彊難化，故佛為說剛彊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是慳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

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為，是無為；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

「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彊難化」，我們娑婆世界的佛，為什麼不現清淨國土？為什麼不叫我們聞香氣，就得到德藏三昧，這樣多省事呢？要曉得，我們不是那種根性，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成性，難以教化。對於這些剛強難化的眾生，叫他聞香氣聞不來，「故佛為說剛彊之語以調伏之」，所以對於這些剛強成性的眾生，得說剛強的語言來調伏。

「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這是先總說，要跟他們說剛強之語，

說這些粗糙話，說三惡道。你做上等的惡業，墮地獄道；你作中等的惡業，墮餓鬼道；你作下等的惡業，墮畜生道。「是諸難處」，到人間得了人身，有各種難處，包括三惡道有八難，出了三惡道，還有五種難。「是愚人生處」，就是生到邊地，聞不到佛法，就是愚癡的人。

再把作惡業的事情，分成身口意三業，由三業再分成十種惡業，如是因得如是果，「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你身體做了不正的事情，要遭果報，一定要墮到三惡道。

「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你口不說正話，說邪話，將來口要遭邪行之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你的意業不正，心不起正念，將來要遭邪行之報。這是身口意三業，邪而不正，造惡業，結果都要遭報。

下面把身口意三業再分開，分成十種惡業，下面是身三惡業：
「是殺生，是殺生報」，你殺生害命，有殺生的果報。

「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與」是給你。人家沒有給你，你取過來，就是犯盜戒，將來要遭惡報。

「是邪淫，是邪淫報」，在家只能正淫，不能邪淫，犯邪淫將來要遭惡報。

再來是口四惡業：「是妄語，是妄語報」，妄語，是說沒有事實的話，將來要得妄語之報。

「是兩舌，是兩舌報」，兩舌，你鬥構兩頭，挑撥是非，沒有事給人家搬出事情來，人家好好的感情，你給人家挑撥傷了感情，將來要遭兩舌之報。

「是惡口，是惡口報」，惡口，說話罵人，出口傷人，一句話說出來，讓人家心裡很難過，將來要遭惡口之報。

「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無義語，就是綺語，也叫逸語。它不是

妄語，也不是惡口，就是沒有意義的話，一天到晚閒聊天，都犯綺語戒，將來要得綺語報。

上面是口四惡業，再講意業有三種惡業。

「是貪嫉，是貪嫉報」，貪欲嫉妒，嫉妒屬於貪欲，叫「貪嫉」。「是瞋惱，是瞋惱報」，瞋恚惱怒，惱怒屬於瞋恚。「是邪見，是邪見報」，邪見，不正見就是愚癡，是邪見報。

這是身口業三業把它分開來，有十種惡業，你們要詳細瞭解，可參考我的《佛堂講話》，十種惡業果報，書上講得很清楚。你造這十種惡業果報，不是來生墮到三惡道，現在就遭報，那叫花報，開個花。將來墮到地獄，那是果報。從地獄裡出來，轉世為人，還帶著餘報，多餘的果報。比如你犯邪淫，就是除了正式夫妻，另外去找男人、女人。等到你把地獄的果報受完，你轉為男人，你家裡的妻女，不守貞潔，都犯邪淫，那是你的

餘報。你轉為女人，家裡的丈夫天天到外面找女人，都是你的餘報。

你犯口四業，轉世為人，犯得厲害，餘報是啞巴；輕一點的，說話不清楚；再輕一點的，音聲不好聽。比方你犯惡口的人，說出一句話，使人家心裡難過傷心，你轉畜生道，轉為小鳥，叫夜貓子，誰高興聽牠的聲音呢？你看養鳥的，有養夜貓子的嗎？因為聽到牠的聲音很難過。你從三惡道裡出來轉為人，說話的聲音特別難聽，都是餘報。

下面是六度法門，度這六種弊病，釋迦佛跟我們這些業障深重眾生講的開示。

「是慳恪，是慳恪報」，前面貪是貪圖別人的，「慳恪」是自己有的不肯施捨，將來你就要墮到三惡道。從三惡道出來到了人間，受貧窮果報，錢財老是不夠用，福報不具足，都是餘報。慳恪報之弊病，是布施度應該度的。

「是毀戒，是毀戒報」，毀了戒，有毀戒的果報。毀戒是持戒度應當度的。

「是瞋恚，是瞋恚報」，瞋恚報，瞋恚之病，這是忍辱度應當度的。
「是懈怠，是懈怠報」，懈怠報，懈怠之病，這是精進度應當度的。

「是亂意，是亂意報」，你亂意，將來要得亂意報，亂意之病，就是散亂，這是禪定度應當度的。

「是愚癡，是愚癡報」，愚癡報，愚癡之病，這是般若度應當度的。

下面講到三無漏學，第一得持戒，「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眾香國的菩薩不要講這些法語，聞到眾香就入於律行，所有的行門，自然合乎戒律。我們這裡不行，一定先要結戒，佛結戒規定這件事大家不能作，或這種話大家不能說，說了犯什麼罪，這是結戒，你要守持戒律，不守持就犯戒。

「是應作，是不應作」，這就是戒律上的止作二持，應止則止，應作則作。「是應作」，都是好事，應作的你不作，止了就犯戒。「是不應作」，都是一些惡法，你不應作，作了就犯戒。

「是障礙，是不障礙」，你作這事情，對於學佛道，生障礙；你不作這事情，對於學佛道，就不生障礙。

「是得罪，是離罪」，你不守戒律，就犯戒得了罪；你得了罪，要如法懺悔，才能遠離罪惡。

「是淨，是垢」，眾香國因為是清淨佛國土，眾生完全清淨。娑婆世界是染污國土，對著染垢，就得說淨。前面入不二法門，要你用功修行，淨垢都要遠離，才能入不二法門，但是初下手，必須跟他說：什麼叫淨法？什麼叫垢法？

「是有漏，是無漏」，三界以內的有為法，都叫有漏法；三界以外的

無為法，都叫無漏法。

「是邪道，是正道」，凡夫道是邪道，外道也是邪道，對著大乘說，連二乘還是邪道。二乘之道，不是凡夫外道的邪道，只能說它是偏道，大乘才是正道。

「是有為，是無為」，三界以內的有漏法，都是有所作為之法；三界以外的無漏法，都是無所作為之法。

「是世間，是涅槃」，世間是要流轉生死的，涅槃是寂滅的境界。了生脫死，才能得涅槃，都是對著講的。

「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剛強難化的人，三業都難調伏，但是三業以意業為主，最難調伏的是心意，因為心意像猿猴一樣。娑婆世界眾生的苦惱，不但佛教化，難調難伏，自己也作不了主。比如我們心裡打妄想，越叫它不要打，它打得越厲害，跟猿猴一樣一會兒都不停，

你們到動物園參觀，牠一直在動著。我們凡夫的妄想心，就像猿猴，所以要用若干種法，只用一種法，叫他聞一點香氣不行。前面說那麼多，都是對難化的人說若干種法。「制御其心」，「制」是管制，「御」是調御。像駕車的人調教馬一樣，管制、調御它，「乃可調伏」，才能把眾生的心調伏住。

譬如象馬， 悞不調， 加諸楚毒， 乃至徹骨， 然後調伏。

再作一個譬喻，「譬如象馬，悞悞不調」，猿猴還可以招呼，象馬不同，「悞悞」是脾氣怪，不聽調伏，力氣又大，你得好好的給牠苦頭吃，拿鞭子使勁打牠。「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楚毒」是痛苦。打得輕，還不聽招呼，要打得讓牠徹骨的痛苦，然後才能調伏。所以你看地獄的情況，八寒地獄、八熱地獄、無間地獄，都是用徹骨楚毒的方式，

來調伏地獄的眾生。

如是剛彊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如是剛彊難化眾生」，律行就是像軌道一樣，對於剛強難化的眾生，要叫他納入軌道，一定得用種種苦切之言。佛說法大別分兩種：一種是苦切語，一種是愛語。苦切語說得很難聽：「這種事，你不能做，做了要墮地獄。」一種是愛語攝受他，勸他好好修行：「你有佛性，將來要成佛。」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所以要以一切苦切的言語，才可以使眾生上軌道。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維摩詰言：「此土菩薩

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眾香國的菩薩，對這些法，聽都沒聽過，聞所未聞，「皆曰：未曾有也」，都說：太稀有了，我們沒聽過這些法。

「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娑婆世界的世尊釋迦牟尼佛，真了不得，跟我們眾香國的佛一樣，他有無量自在之力，在這裡把它隱藏起來，說貧人好樂的法，才能度脫這些眾生。貧人是個譬喻，就是說大乘法，不能接受，先說小乘法，都是沒有大乘善根的人所好樂的。這就是隱尊顯劣，報身佛的相，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不能現出來，隱其尊態，顯出一個劣應身，最高明丈六金身，一丈六尺高，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為度這些無善根的眾生。

「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你們國土的這些菩薩，能受勞累，也能謙虛，以無量大悲之心，要度苦惱眾生，生到這個堪能忍受苦惱的娑婆世界，所以也了不得！這是讚歎我們的釋迦牟尼佛，再讚歎諸大菩薩。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維摩詰回答：我們娑婆世界的菩薩大悲心堅固，真的像你們所說的這樣。「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但是我們娑婆世界菩薩的修行，比你們眾香國來得快，因為在此修大悲行饒益眾生，一生一世所修功德的利益，超過你們眾香國百千大劫的行門。

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

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為十。」

「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娑婆世界的大乘菩薩，有十事善法可以修行，但是你們眾香國，和其餘世界的淨土沒有。

「何等為十？」你們沒有聽過，聽聽吧！你們應該要知道，在娑婆世界，一定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菩薩道怎麼行？行六度。

「以布施攝貧窮」，在娑婆世界，才有人接受你的布施。你到極樂世界，布施鈔票，沒有人要；布施黃金，也沒有人要。因為極樂世界黃金為地，跟我們這裡的土一樣，要你的黃金作什麼？但是在娑婆世界，你布施

黃金，有功德；布施鈔票，也有功德，這是其他世界的淨土沒有的。

「以淨戒攝毀禁」，持戒有功德，持戒清淨，功德無量。在娑婆世界，毀戒的眾生多，你持戒可以攝受毀戒的眾生。極樂世界是諸善上人聚會一處，沒有人會犯戒，你攝受誰？用不著這個法門。

「以忍辱攝瞋恚」，行忍辱，功德無量。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成性，瞋恚惱怒，喜歡罵人、欺侮人，甚至打人、殺人，你對娑婆世界瞋恚的眾生，能行忍辱，才能攝化這些瞋恚的眾生。極樂世界都是佛菩薩，誰發你的脾氣？誰會罵你？用不著這個法門。

「以精進攝懈怠」，娑婆世界的眾生懈怠成性，發了道心，不久就退墮下來，你可以用精進度攝化他。極樂世界，不但佛菩薩說法，眾鳥、風聲、樹聲、水聲都說法。一聽法音，自然念佛念法念僧，沒有懈怠的，用不上精進的法門。

「以禪定攝亂意」，娑婆世界的眾生，心如猿猴，亂意是他們妄想心的本性，你得教他修禪定，以禪定來攝化他們。極樂世界的眾生，統統在禪定的境界之中，要你講禪定作什麼？

「以智慧攝愚癡」，娑婆世界的眾生，愚癡成性，你得講智慧法門，才能攝化他們。極樂世界的眾生，一生到那裡，都得到不退轉，還要你說什麼智慧法門？

為什麼用極樂世界當例子，眾香國也用不著六度啊？

「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三塗八難，在娑婆世界，才有三塗，才有八難。眾香國沒有三惡道，也沒有八難。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也是在娑婆世界。

「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極樂世界還有小乘聲聞的名字，眾香國連聲聞的名字都沒有，大乘法不必說，聞點香氣就好了。只有在娑婆世界需

要弘揚大乘法，度好樂小乘法的眾生，才有功德。

前面說六度是六種，「說除難法度八難者」，是第七種，「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是第八種。

「以諸善根濟無德者」，「濟」是救濟，娑婆世界的眾生沒有善根，你給他種善根；極樂世界的眾生善根深厚，要你種什麼善根？娑婆世界眾生，沒有道德，沒有功德，就是沒有善根，才用得著這個法門，這是第九種。

「常以四攝成就眾生」，前面說了六度，再加以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度一切眾生，這是第十種。

「是為十」，在娑婆世界修這十種功德，才是大乘菩薩的修行，修一生一世，就超過淨土的菩薩百千大劫。

前面說修十種功德，都是攝化難調難伏的眾生，菩薩自己成就法門。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

「瘡疣」是身上生瘡，爛個洞，就是弊病的意思。眾香國的菩薩問維摩詰說：你們娑婆世界的菩薩，成就幾種法，才能在娑婆世界攝化眾生？你去行大乘行門，度脫一切眾生，才沒有弊病，將來的功德，才能生於佛的淨土。

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

「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維摩詰居士說：菩薩當然自己得有功夫，他要成就八種法，於娑婆世界行大乘道，才不會生弊病，將來能生淨土。「何等為八？」哪八種呢？這是說給眾香國的菩薩聽的，實際是說給五百大弟子聽的，叫他們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你不要害怕，你把這八種法成就了，儘管去度眾生，不會有弊病，也就是說給我們聽的。

第一種，「饒益眾生，而不望報。」大乘佛法要利益眾生，叫你去饒益眾生，你不要希望有果報；希望有果報就會退道心。因為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成性，難調難伏。你對他好，他不會報答你，不要跟眾生計較，你只管待他好，不要希望他報答，這樣你才不會退道心。

第二種，「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你行菩薩道，不要怕受苦惱，你要想：「我受苦惱，是代眾生受的。」你不能想：「我自己修行用功，

免得生苦惱。「你要度眾生，眾生是苦惱眾生，自然惹得一身苦惱，你代他們受苦惱。」

第三種，「所作功德，盡以施之。」你所作的功德，都布施給眾生，就是所作的功德，要回向眾生，這叫回自向他。我所作的功德，應該自己得的我不要，我統統拿來布施，這就是以法布施。

第四種，「等心眾生，謙下無礙。」你對於眾生要發平等心，還要發謙下心。你不要這樣想：「你是個剛強苦惱眾生！」把眾生都當成未來佛，眾生都有佛性，將來都要成佛。我拿佛法教化他，是拿佛法供養他，自己不要生貢高我慢的煩惱，要謙下，才不生障礙。

第五種，「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娑婆世界的眾生，不全是小乘根性，像我們維摩詰丈室裡面菩薩很多是大乘根性。對於諸大菩薩，你都把他們當成佛看。沒有聞到的佛經，你聽到不要懷疑，

像這些眾香國的菩薩，維摩詰講的那十種事，他們都沒有聽過，聽到不生疑惑。

第六種，「不與聲聞，而相違背。」要度眾生，他是小乘根性，你先不要違背他。菩薩要隨類現身，同事攝化，你是聲聞乘，我跟你一樣當聲聞，但是我要方便，以大乘法接引你，不與聲聞而相違背。在娑婆世界大菩薩修的三乘道，都以聲聞、緣覺的行門為基礎，不能跟聲聞相違背。

第七種，「不嫉彼供」，這是釋迦佛開導的，比丘、比丘尼，應該受眾生的供養，聲聞人，眾生會供養他，你不要起嫉妒心。「不高己利」，要是有人來供養我，我要分給他們同等享受，不要把自己的利益養高起來，不起我慢心，不起貪心。「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在不嫉彼供，不高己利中間，調伏自己的心。

第八種，「常省己過」，「省」是省察、反省。要常回光返照自己的

過錯，像孔門的曾子一樣：「吾日三省吾身。」我們當菩薩的，應當常常省察自己，有沒有過錯？有沒有罪過？有就趕快改正。

「不訟彼短」，「訟」是爭訟。他沒有短處，我還要給他爭個短處出來，一定要找他的毛病，不要這樣子。見了犯戒的人，你要發救護他的心。我們的苦惱，是自己犯戒，原諒自己：「我是末法時代的眾生，怎麼能持清淨戒呢？馬馬虎虎啦！」可是人家犯戒，不能饒恕他，這跟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正好相反。「恆以一心，求諸功德」，一心就是無二念，我要恆以一心，修菩薩的清淨功德，「是為八」，這就是菩薩的八法。

說到這裡，維摩詰丈室的法說完了。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文殊師利在大眾中說這一番法語時，有百千天人，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還有「十千」，就是一萬個菩薩，都得到無生法忍。

香積佛品這一品講完，也就是正宗分第二大科講完了。第二大科是維摩詰輔佐釋迦佛弘揚教化，他所做的這些事，都是幫助釋迦佛行教化的。

下面從菩薩行品到見阿閼佛品，是正宗分第三大科。維摩詰顯神通，把這些諸大菩薩、師子寶座，接到菴羅樹園見釋迦佛，釋迦佛再說法，說的跟第一品佛國品的後半段，正宗分第一科說的一樣，重複再說一遍，這樣正宗分才圓滿。

菩薩行品第十一

「菩薩行品」，講菩薩行門怎樣修？這不是說給眾香國的菩薩聽，是說給五百大弟子聽的，也就是說給我們聽的。你發菩提心行菩薩行，怎麼行？就照這一品來行就對了。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這裡在文法上跟前文呼應一下，就是維摩詰在他的丈室說完法的時候，釋迦牟尼佛正在菴羅樹園說法，「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這時候，一個特別的感應，菴羅樹園的地，忽然廣博寬大起來，種種莊嚴之事現出來，一切大眾的身體都變成金色。

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阿難白佛言」，阿難看到這個特別的境界，就問釋迦佛，「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有什麼特殊的因緣，有這樣祥瑞的感應呢？「是處忽然廣博嚴事」，我們菴羅樹園忽然廣博寬大起來，還有種種莊嚴的事相現出來。「菴羅樹園」這個地方是依報，「一切眾會皆作金色」，一切大眾的身體是正報，都變成金色，這事太稀有了，是什麼因緣呢？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為此瑞應。」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為此瑞應。」釋迦佛告訴阿難：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

繞，他們發心想要到這裡來，所以先作這吉祥的感應。

經文看到這裡，這是維摩詰顯的神通嗎？不是的。他們要來佛就知道了，佛顯神通是任運自然，就把這裡廣博莊嚴出來，一切大眾都變成金色，好讓眾香國的菩薩看見，不要生下劣想、瞧不起，這樣的瑞應是佛顯的神通。事情說淺一點，這就是那些大菩薩的福報，我們人間一個有福報的人要來，你這裡就必須莊嚴。像過去清朝的皇帝，要到外面遊玩，走到哪個地方，都有他的行宮。行宮是旅行的宮殿，皇帝還沒到，先把行宮給他準備好。就如現在你知道總統要來寺廟，你得把殿堂打掃乾淨，也得穿乾淨的衣服，不能太邋遢，這就是有福報的人要來的感應。

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
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釋迦佛這邊把依正二報都現出瑞應來，那邊維摩詰就跟文殊師利講：「可共見佛」，我們可以一起共同去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與眾香國來的諸大菩薩，一起去禮拜、承事供養佛。「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文殊菩薩說：太好了，走吧！這正是去見佛的時候，就是我們這裡法會結束了，去聽佛說法。

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繞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

「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維摩詰又顯神通，把娑婆世界法會裡的諸大菩薩、諸大弟子、天人，及眾香國來的諸大菩薩，還有九百萬、三萬二千師子寶座，都放在他右手掌上。「往詣佛所」，到佛的菴羅樹園，「到已著地」，到了把他們放在地上。

前面說過，得不思議解脫的菩薩有這個神通，斷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把它擲出去，扔到多少恆河沙數世界以外，再把它接回來很容易，何況九百萬、三萬二千師子寶座諸大菩薩，托在手掌上，是少數目。所以到佛這裡，放到地面上，於是維摩詰先向佛行禮，因為眾香國的菩薩，可能沒有見過我們這裡的禮節。「稽首佛足」，頂禮佛的足，「右繞七匝」，平常講右繞三匝，這是特別表示恭敬，繞七匝，表示七覺分。

「一心合掌，在一面立；」作早晚課繞佛三匝，在調身上說，身體使它活動，因為一直站著，站了一點半鐘，身體會累得受不了；一直跪著，跪了一點半鐘，也受不了。所以拜一拜、站一站、跪一跪，還要繞一繞，身體才不會過於疲勞，這是調身。講禮節，就是繞佛三匝的禮節。

在大陸上叢林，大雄寶殿前面是三尊佛，中間釋迦佛，左邊藥師佛，右邊阿彌陀佛，佛像背後空地，可以繞佛。走過去是海島觀音，兩邊是十

八羅漢，你到佛殿裡看見的是佛、是菩薩、是羅漢，攝受散亂心好用功。到台灣沒有叢林，因為大殿都很小，後面再留空地，前面空間太小，於是都把佛像貼到牆壁上，有的甚至牆壁留洞，把佛像擺到洞上，使前面比較寬，這樣就不能繞佛了。你們將來要造新的大殿，一定要後面空出來，才能繞佛，這是常識，這地方是繞佛七匝，表示特別恭敬。

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遶七匝，於一面立；

「其諸菩薩，即皆避座」，「避」作離字講。諸大菩薩都離開本座。維摩詰把他們托過去，是連師子寶座一起托過去，著了地他們下了本座，稽首佛足，也是遶佛七匝，在一面立。

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諸大弟子，帝釋天、大梵

王天、四天王等，也都從師子寶座下來，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

於是佛就如法的慰問前來的諸大菩薩。

各令復座，

佛說：你們還是坐到你們的本位上，我們好講佛法。

即皆受教，眾坐已定。

「即皆受教」，諸大菩薩、諸大弟子，受佛的教導才入座。這就是叫你們坐，不要再客氣就坐下來；不叫你們坐，你們去坐就不禮貌。「眾坐已定。」大家都坐好了。

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

釋迦佛叫維摩詰做這個法會，是為了幫助佛教化這些諸大弟子，勸他們發菩薩心。所以這裡佛就問舍利弗：你去探維摩詰居士的病，聽到諸大菩薩說法，你看見他們所作所為，是否有自在神通之力呢？

「唯然，已見。」

舍利弗說：「是的，世尊！我已經看見諸大菩薩自在神通之力了。」

「於汝意云何？」

釋迦佛說：「你看見了，在你的心意以為怎樣呢？」就是你發了菩提心沒有呢？

「世尊！我覩其為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舍利弗再答覆：「世尊！我覩其為不可思議」，「覩」是看見。我看

見他們所作所為，不可心思、不可言議。「非意所圖」，不是我的心意所可以圖謀，所可以計算出來。「非度所測」，「度」是推度。不是我可以推度、測量的，他們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議！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

「爾時，阿難白佛言」，當時，阿難聽舍利弗講完話，就問釋迦佛：「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我們法會過去從來沒有聞過這種香氣，現在聞到的是什麼香氣呢？

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

佛告訴阿難：這是眾香國的諸大菩薩毛孔的香氣。

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

舍利弗不但見了沒有見過的神通境界，聽到沒有聽過的大乘法，而且吃了香飯，得了法益，於是告訴阿難說：我們娑婆世界諸大菩薩、聲聞大眾毛孔，也出這種香氣！

阿難言：「此所從來？」

阿難說：這是哪裡來的香氣呢？

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

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舍利弗說：這是長者維摩詰派化菩薩，從眾香國，取香積佛多餘的飯回來。「於舍食者，一切

毛孔皆香若此。」凡是在維摩詰的丈室吃了香飯的人，毛孔裡都會出這種香氣。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

阿難問維摩詰：這香氣太好了，但是在身上能存多長的時間呢？

維摩詰言：「至此飯消。」

維摩詰說：吃的香飯消化以後，香氣就沒有了。

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

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

「曰：此飯久如當消？」阿難又問：吃的香飯多長的時間消化呢？
「曰：此飯勢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維摩詰說：普通人吃了香飯，飯的勢力能持續七天，也就是能夠七天不必吃飯，消化以後，香氣就沒有了。可是人的根機不一樣，果位不一樣，香氣消的時間也不一樣。

「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正位」，有的地方說：入了涅槃，叫入正位；有的地方說：證得實相，叫入正位。這裡是說，沒有證初果的人，沒有入到聖人的正位，吃了香飯，證得初果，香氣就消了。

「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初果以上聲聞眾的

聖人（包含初果、二果、三果），他們已入到聖人的正位，吃了這香飯，得了心解脫，就是證得四果阿羅漢無學位，香氣就消了。

「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這還是指聲聞乘的人，他證得聲聞的果位，沒有發大乘法心，現在吃了這香飯，等到他發大乘法心，這香氣就消了。

「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發意」就是已經發菩提心的人，吃了這香飯，證得無生忍，香氣就消了。

「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已經證得無生忍的菩薩，吃了這香飯，到了一生補處彌勒菩薩的位子，這香氣才消。

「譬如有藥，名曰上味」，比如世間有一種藥，名叫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誰要是服這種藥，身上的各種毒氣都消滅，然後這種藥才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這種香

飯也是一樣，把你的煩惱都滅掉以後，香氣就消了。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阿難仰白釋迦佛說：有這樣的飯，我聽都沒聽過，何況吃到呢？「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更希有的是，這種香飯能做佛事，斷除煩惱。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

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

「佛言：如是！如是！」佛說：正是！正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再說各個佛在各個淨土，所做的佛事，不是都像我這樣，天天跟你們說法。有的佛土，不必講經說法，佛放光明，就是作佛事，你看見佛的光明，就斷煩惱、證果位。

「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的世界是看到諸菩薩的所作所為，你就能斷煩惱得道。「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的世界是以佛的變化人來作佛事，你就能斷煩惱得道。「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的世界是看見佛的菩提樹，你就斷煩惱得道。「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的世界看見佛穿的衣服、臥具，就可以斷煩惱得道。「有以飯食而作佛事」，像

眾香國，以飯食作佛事，你就能斷煩惱得道。

「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園林」，是花園裡面長的樹林。「臺觀」，「臺」是修的高臺，「觀」是樓閣之類。有的世界是看見佛的花園裡面長的樹林，修的高臺樓閣，就可以斷煩惱得道。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的世界的佛，是以他的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的以佛的身體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有的佛現個虛空的境界，就能斷煩惱證菩提。「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為什麼現各種各樣的事情來做佛事？佛是應機說法，因為眾生根機不一樣，眾生應以何種因緣得入律行，佛就給他現那種佛事。

「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下面再說用種種的譬喻來做佛事，佛給他說一切事：「夢、幻」，人生世界，都如作夢，

有如幻化。「影、響」，如身體上現出來影子，山谷的迴響之聲。「鏡中像、水中月」，像鏡中的影像，水中的月亮。「熱時燄」，像郊外現的火焰，看起來像熱水，你走到那地方，火也沒有，水也沒有。「如是等喻而作佛事。」這樣說種種譬喻來作佛事。

「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像我們娑婆世界，必須用音聲、語言、文字來作佛事。

「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有的眾生看見佛的清淨國土，寂寞沒有言說，沒有言說，也沒有表示；沒有分別，也沒有作為，來作佛事。

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

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

「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諸佛威儀進止，一舉一動，所有的施為，統統是作佛事。

「阿難！有此四魔」，有的佛要跟眾生說法，說這些苦切語：你修行用功，先要降伏：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四種魔，對治「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眾生就是為八萬四千諸煩惱而疲勞，就是為四種魔而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諸佛就是以怎樣降伏四魔，斷除八萬四千諸煩惱，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總說起來，這就是入到一切諸佛的法門。

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

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

菩薩也可以學著佛做，入到一切諸佛的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菩薩入到一切諸佛的法門，「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假若看見諸佛的淨土很莊嚴，他知道這是佛為眾生示現的好，不會歡喜，不起貪心，不起貢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假若看見一切染污不清淨的佛土，「不以為憂」，不會憂愁，「不礙不沒」，不會生障礙，也不會沒滅。

「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這句話是釋迦佛對阿難說，也是對著眾香國九百萬大菩薩說，你們到我娑婆世界不清淨的國土，不要憂愁，不要生障礙，生沒滅之想，於諸佛要生清淨心，對我釋迦佛也要生清淨心，要歡喜、恭敬，因為能慈悲，以染污國土度脫眾生，實

在不曾有！

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教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

「諸佛如來功德平等」，十方諸佛，佛道平等，功德平等，沒有兩個樣子。「為教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佛佛道同，佛佛的功德相同，不同不在佛那邊，是眾生的根機不同，為了教化眾生，示現各種不同的國土。

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

「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阿難跟著釋迦佛到過十方世界，見過十方諸佛，見佛的國土若干之多，有各種不同，但是虛空並沒有兩個樣子。

「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見到佛的色身，諸相各有不同，都是應機示現的，但是佛證得的無礙智慧，沒有若干的智慧，都是平等一樣的智慧。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佛的色身現出來不一樣，威儀相好不一樣，種性不一樣，他的五分法身香：戒、定、智慧、解脫、解脫

知見，十種智慧之力、四種無所畏、十八不共之法，大慈大悲，所有的威儀所行，以及壽命長短，說種種法，教化眾生成佛道，莊嚴清淨佛的國土。雖然現出來的境界不一樣，但是佛法是同等的，都以度眾生為目的。

「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佛有十種德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簡略來說三種德號：「三藐三佛陀」，也翻成正徧知，註解上翻成正徧覺。「多陀阿伽度」，翻成如來。「佛陀」，翻成覺者。這三個名詞包括十個德號的功德，也包括佛無量的功德在裡面。

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

佛有十種德號，一切的功德都包括在德號裡面。我要是把佛三種德號的義理說出來，縱然你住世一個大劫的壽命，也不能完全接受。

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再推廣來說，「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都像你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心念能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什麼法聞到，一句不漏失，統統記得。

「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我說這三句德號裡面所含的義理，這三千大千世界這樣多人，以一個大劫的壽命，也不能接受。

「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再總結起來，讚歎佛的功德。一切諸佛所有的大菩提法，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就是把十句德號，歸納到那三句裡面，再把三句歸

納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一句裡面，這一句裡面所含的義理、功德，統統沒有限量，所有的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為多聞。」

阿難仰白釋迦佛說：以前世尊讚歎我阿難多聞第一，我也自認為自己多聞第一，現在才曉得我聞得不夠，自己生慚愧，從今天以後，不敢自認為多聞了。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非謂菩薩。」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意」是心意。佛告訴阿難，你不要退心。「所以者何？」為什麼我勸你不要退心呢？「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非謂菩薩。」我說你多聞第一，是在聲聞眾中說的，不是說你在菩薩眾中

多聞第一，在菩薩眾中，你還不夠。

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前面是讚歎諸佛的功德，再讚歎諸大菩薩的功德，「且止，阿難！」就是上面這話不要再說了，說到這裡停止吧！佛再叫一聲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度」是揣度，心裡想。你是有智慧的人，心裡不應該揣度諸大菩薩有多大的智慧，就是諸大菩薩的智慧不可思議啊！

「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海淵」是大江、大海。一切大江、大海的水，都可以測量。可

是菩薩的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都不可測量。

「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佛還是再激勵、勸導聲聞，你們以為得到六種神通了不得。你要曉得一切菩薩所行不可限量，就拿維摩詰短時間所現的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一切聲聞、辟支佛二乘人，不但今生的神通之力，趕不上維摩詰。乃至以百千劫的時間，窮盡你們的神通之力去變化，也做不到維摩詰一時所現的神通之力。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再說到眾香國來到菴羅樹園禮拜釋迦牟尼佛的菩薩。「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我們

初到娑婆世界，看見這樣不好的世界，生起下劣的思想：這裡怎麼這樣不好呢？「今自悔責，捨離是心。」現在我們求懺悔，責備我們自己，不該動這個念頭，也就是下劣的思想，我們已經捨離了。

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

前面釋迦世尊讚歎諸佛的功德，也是叫這些眾香國的菩薩聽的，你不要以為我釋迦佛，跟你們眾香國香積如來差一點，一點也不會差，平等平等。我釋迦世尊住這下劣的世界，是方便示現度剛強難化的眾生。

「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異」是差別不同。佛隨他所度的眾生，應現什麼國土，就給他現什麼國土，因此所現佛國不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現五濁惡世，這麼汙穢

的世界？是為度這些剛強難化的眾生，我們現在相信，再也不敢起分別心了。

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

「唯然，世尊！」眾香國的九百萬大菩薩說到這裡說：「是的，世尊！」
「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現在請釋迦佛給我們講開示，希望賜給少許的佛法，回到眾香國，我們會感念佛的法恩。

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

釋迦佛就告訴眾香國諸菩薩，應你們的機，有一個法門你們應當學，叫做盡無盡法門。

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

他們在眾香國是清淨佛土，根本不說法，聞見香氣就得到三昧，那些有為法，也是無為法，用不著分別。到了娑婆世界不分別不行，所以叫盡、無盡法門，什麼叫做有盡？有為法是有盡的。什麼叫做無盡？無為法是無盡的。

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前面講入不二法門，有為無為都得觀空，觀成無差別，才能入不二法門。但是初下手，必須把它分別清楚，什麼叫有為法？什麼叫無為法？分別清楚以後，一定要斷有為法，要證無為法。

「如菩薩者」，等到能斷能證的時候，菩薩的功夫要拿出來，「不盡有為」，不是像凡夫不能斷有為法，菩薩能斷有為法，不斷盡，留點習氣，要度眾生。「不住無為」，不像聲聞人住於無為法，他不是不能住無為法，

不要住，要來度眾生，這就叫做菩薩。

「何謂不盡有為？」

怎麼叫不盡有為呢？有為法不是盡，怎麼又不盡呢？菩薩能斷有為法，不斷盡，留點習氣，要度眾生。

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末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為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

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說無礙。淨十善道，受人天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你要當菩薩，先發四無量心，四無量心是大慈大悲在前，慈能與樂，悲能拔苦。為什麼你不盡有為？因為眾生都在有為法中，你在有為法中度眾生，怎麼能離開有為法呢？應當不離大慈心，不捨大悲心，要深發一切智心。發大慈大悲，不是凡夫的愛見慈悲，他深發一切智心，是在不着相之中，還是不離大慈，不捨大悲。

「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當菩薩，教化眾生是你的事業，弘法是你家的家務。你不能忽略忘記去教化眾生，因為忽略忘記教化眾生，就不盡責任。「終不厭倦」，教化眾生當然辛苦，但是不能感覺厭離、疲倦。

「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行了四無量心，就得有四攝法，因為眾生你去慈悲他，他不容易接受，得有方便權巧，得用四攝法。對於四攝法，你心裡常常懷念到，就是憶念不忘。用四攝法，要順於四攝法，不要與四

攝法相違。

「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當菩薩你有護法的責任，要護持佛的正法，不能愛惜自己的身命，這叫為法忘軀。我們現在不瞭解大乘的道理，把護法的責任，都推到在家居士的身上，認為佛法不興，是居士不護法。不曉得居士是外護，用財力來護持，你要用財的時候，居士不供給，是不盡其責任。但是菩薩是內護，這裡是跟菩薩說法，指定把護法的責任，擔到菩薩的肩膀上，因為他能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應該護持佛的正法，叫佛住世，魔來給你擾亂，你要跟魔奮鬥到底，要降伏魔，甚至於喪失生命，為法犧牲，在所不惜。

「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凡夫眾生是貪圖五欲之樂不疲厭，菩薩是種善根不感覺到疲厭。毋以善小而不為，大的善根要種，小的善根也要種。不要認為做這一點點功德做什麼？一點點功德做多了就是大功德，菩薩見

善根就種，沒有感覺到疲厭。

「志常安住，方便迴向。」你行四無量心、四攝法，廣種善根，你要常安住在方便法中。你種諸善根在眾生身上去種，眾生都是苦苦惱惱的，你不假方便，善根種不上去。你想給眾生大慈大悲，他不接受，所以你得廣行方便，安住在方便法門之中。而且要迴向，迴向有三種：迴向一切眾生、迴向真如實際、迴向佛果菩提，要常安住在迴向之中。

「求法不懈」，菩薩的本位，是上求佛道，下化有情。你沒有成佛，要精勤的求佛法，不要懈怠。「說法無悋」，「悋」是愛惜的意思。要下化有情，你得說法度眾生，說法不要悋惜。有多數人請問，你跟多數人說法；有一個人、兩個人請問，你跟一個人、兩個人說法，不要悋惜。「勤供諸佛」，要精勤的求法不懈，是求智慧；精勤供養諸佛，是求福報。

「故入生死而無所畏」，為什麼講不盡有為？菩薩不像二乘人，視生

死如怨家，觀三界如牢獄，他要趕快逃離三界。菩薩是在有為法中度眾生，有為法就是生死法，故菩薩要入於生死，無所畏懼生死。

「於諸榮辱，心無憂喜。」這是開示眾香國來的九百萬大菩薩，他們沒有度過娑婆世界的眾生，所以對初發心菩薩的法門，還得聽聽。你們要是遇見光榮的事，心裡歡喜、不歡喜？你心裡要不動歡喜心。要是說法利益眾生，眾生反而污辱你，你心裡憂愁煩惱嗎？你不憂愁、不煩惱。你得先懂得對於榮辱，心無憂喜，要有這個功夫。

「不輕末學」，「末學」就是沒有學大乘法的人，凡夫初發菩薩心的人、二乘人都算上，我不能輕視他。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他為什麼不學大乘法？因為沒有人給他種大乘善根。我是求大乘法度眾生的，得方便權巧給眾生種善根。「敬學如佛」，「學」就是久學。久學菩薩的功德不可限量，我們敬事久學菩薩，像敬事佛一樣恭敬。

「墮煩惱者，令發正念。」眾生墮落到煩惱裡，你不要輕視、討厭他；你要發心救護他，令他發起正念。正念真如，就是正念大乘法，就不會墮落於煩惱。

「於遠離樂，不以為貴。」佛法到今天衰敗到極點，我們出家，衣食住不成問題，你如果認為：我去忙著度眾生，惹一身煩惱幹什麼？你這樣想就落於小乘。二乘人要遠離生死，遠離三界，逃避現實，他得到一種法樂，再不起煩惱，不去度眾生了。難道你出家是為自己貪圖法樂嗎？要瞭解，在我們中國純粹大乘佛教，根本沒有小乘法，所以菩薩不貪圖法樂，要為度一切眾生，遠離生死苦。

「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彼」指一切眾生。眾生得到法樂，我慶賀他們，這叫做大喜。不是自己得了法樂生歡喜，是眾生得了法樂生歡喜。這也是《華嚴經》上的兩句話：「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眾生離苦得樂，我歡喜，不為自己求安樂。

「在諸禪定，如地獄想。」這句話更是開示那九百萬大菩薩，他們常在三昧中，有一種禪樂。菩薩不應當貪圖禪定之樂，應當想到：常入禪定不去度眾生，等於墮地獄。為什麼入了禪定等於墮地獄？因為你墮到地獄裡，根本不能度眾生，你入到禪定也不能度眾生。

「於生死中，如園觀想。」「園」是花園，「觀」是樓閣之類。花園裡面有樓閣，很好看。我在生死道中度眾生，不以為苦，好像優遊在花園樓閣的享受一樣。

「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有人來求佛法，我把他當成我的善知識觀想。來求我應該我是他的善知識，為什麼他反而成了我的善知識呢？因為他是幫助我成就功德。他不來求法，我不能說法，我的功德不能成就。所以來求法眾生，就是我的善知識。

「捨諸所有」，身內之財，身外之財，無所不捨，乃至於頭目腦髓都能捨。「具一切智想。」一切智我都觀空了，還有什麼不能捨的呢？

「見毀戒人，起救護想。」我們還沒有完全學到戒律，學到兩句半戒律，並沒有懂得開遮持犯，盡看到人的毛病：「這個人犯了戒，那個人犯了戒！」於是幾個出家人在一塊聊天，盡講別人的壞話。那個人犯了戒，不去救護他，你有責任。因為你受過菩薩戒，是個菩薩，要自己呵責自己：我應該去救護那個犯戒的人。這樣你看見犯戒的人，不能毀謗他，所以我們要嚴護口業，不要動不動就造口業。

「諸波羅蜜，為父母想。」般若波羅蜜，能以生諸佛。你的法身慧命從哪裡養出來的？都是從六度養出來的，所以六度是你的法身父母。

「道品之法，為眷屬想。」修三十七道品，乃至無量道品，都是你的法眷、眷屬。

「發行善根，無有齊（し、）限。」行善根不怕多，越多越好，沒有邊際，沒有限量。

「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你將來有了神通，到諸佛淨土國去親近十方諸佛，看見他們國土裡種種的莊嚴好事相，你都收集來莊嚴你自己的佛土。像阿彌陀佛參觀了二百一十億諸佛淨土的莊嚴，把它集合起來，成就了西方極樂世界，我們也應該跟阿彌陀佛學。

「行無限施，具足相好。」要莊嚴你的佛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還是應身佛。報身佛：身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好有無量莊嚴。怎麼能具足相好呢？你去行布施，不要起限量之心。就是遇見布施的功德，都要隨喜，無論多少，不要慳惜，都要布施，這樣將來你就能具足莊嚴佛身的相好。

「除一切惡，淨身口意。」這更是開示我們初發心的菩薩，你不畏懼

生死，不是沒有智慧的不要畏懼，生死還是可畏的。哪來的生死呢？你造一切惡業，不但流轉三善道，還要墮落三惡道。因為三惡業是從身業、口業、意業生的，所以身口意是造業的工具，你要把身口意清淨起來。

「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勇」是精進不懈怠。你能斷除惡法，清淨身口意業，在生死道度眾生，無量數劫有這個勇氣，再不會畏懼生死了。

「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上求佛的功德，佛的功德無量無邊，你要不厭倦的求，有多少都要學。

「以智慧劍，破煩惱賊。」三界以內的煩惱是害人的，像賊一樣。怎麼能破煩惱呢？你把智慧劍拿出來，就把煩惱斬破了。

「出陰界入」，「陰」是五陰，「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三界以內有為法，不出這三大科，叫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你自己有功

夫超出三界，不是二乘人，還要回來。「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你自己生死解脫了，眾生的生死沒有解脫，你得背負度眾生的責任，使眾生永遠得解脫。

「以大精進，摧伏魔軍。」三界以內還有魔王、魔軍，你要大精進，不怕魔軍，要摧伏魔軍。

「常求無念實相智慧」，常求實相智慧，實相智慧就是無念，不起分別。實相無相，不起分別的實相，叫做無念實相。無念實相不墮落於偏空，實相無不相，還要求實相的智慧。

「行少欲知足」，怎麼叫大乘法呢？它含攝著小乘法在裡面，小乘法用的是少欲知足的功夫。少欲知足看是一個名詞，實際是兩步功夫：第一少欲，你不要多欲，把五欲之念減少下去。第二知足，在少欲的境界之中知足。佛經上講，不知足的人，到了天堂也不知足；知足的人，在人間也

知足。像孔子、顏回也講究少欲知足的功夫，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飯疏食」，沒有米，沒有麵粉吃，吃點野菜。「飲水」，沒有開水，沒有茶葉，喝點冷水。「曲肱」，睡覺，沒有枕頭，把手彎過來當枕頭睡，快樂就在裡面。在佛教講，就是法樂，這是孔子樂處。顏回的樂處：「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都是少欲知足的功夫，儒家世間法，還考究少欲知足，出家人還去貪圖五欲不知足嗎？「而不捨世法。」二乘人用少欲知足的功夫，要超出三界。大乘菩薩有超出三界的功夫還要回來，不捨離世間法，要度眾生。

「不壞威儀，而能隨俗。」當菩薩跟聲聞不同，聲聞一定要現出家相，菩薩隨類現身，能隨俗現在家相，但是他不好出家人的威儀。維摩詰就是好榜樣，他雖然現居士身，但是修的是清淨梵行，這叫不壞出家人的威儀，

而能隨世間的俗人。

「起神通慧，引導眾生。」神通是智慧的妙用，叫做「神通慧」。有了智慧就有神通，菩薩顯神通是為了化導眾生，因為有的眾生非顯神通不能得度，才用神通，不是隨便顯神通。

「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前面說阿難尊者得念總持，就是他的念能總持一切法，所聞就不忘記，這就得這一步功夫，叫做念總持功夫。

「善別諸根，斷眾生疑。」菩薩度眾生，先得分別眾生是什麼根機？應該聽什麼法？他有疑惑來請問，你應機說法，就把眾生的疑惑解除了。

「以樂說辯，演說無礙。」演說妙法，而不生障礙，這就是得了樂說無礙的辯才。四種辯才：第一、法無礙辯，第二、義無礙辯，第三、辭無礙辯，第四、樂說無礙辯，這裡說樂說辯，即包括法、義、辭三種辯才。

「淨十善道，受人天福。」菩薩常來人天道度眾生，他修十善道，能

得到人天福報，但是他修十善道而不着相，享受人天福報，不著天福，在「淨」字上下功夫。

「修四無量，開梵天道。」菩薩修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量法，任運自然能生色界天，但是菩薩生到色界天，不是享受禪樂，是開導大梵天道的眾生。

「勸請說法，隨喜讚善。」菩薩生到大梵天，現大梵天的身。有佛出世，眾生不知道請佛說法，菩薩就由大梵天下來，勸請世尊說法利益眾生，隨喜佛的功德，讚歎佛的善法。「得佛音聲」，自然能得佛音聲的好果報。

「身口意善，得佛威儀。」佛的威儀，行、住、坐、臥離不開善法。你身、口、意三業都是善法，自然能得到佛的威儀。

「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人天乘的善法是善，二乘的善法也是善，但是善法不深。要深修大乘的善法，所修的行門就轉加殊勝。

「以大乘教，成菩薩僧。」佛、法、僧三寶，有菩薩僧寶，你要以大乘教成就菩薩僧。釋迦佛的理想，希望佛弟子都當菩薩僧，但是娑婆世界的眾生根機卑劣，純粹菩薩僧不能住世，一定要現聲聞僧的出家相，再加重菩薩戒，才當菩薩僧。釋迦佛的心願，願你以大乘教法，自利利人，這才是真正的菩薩僧。

「心無放逸，不失眾善。」心裡面常常精進，不起放逸心，見善法都做，一切善法不易失掉。

「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上面都是在有為法中說的，菩薩度眾生就在有為道上，所以不盡有為。

何謂菩薩不住無為？

怎麼叫菩薩不住無為法呢？

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寂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

「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空解脫，無相解脫，無作解脫，叫三解脫門。二乘人一修，就住在三解脫門，

再不發大乘心，認為一切空、無相、無作，還作什麼？大乘人也修三解脫門，得到三解脫，不以三解脫為住相，不以它為證得。

「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無起」就是一切法不生起。就是菩薩證得無生法忍，不住著證無起的境界。

「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善本」是善根。菩薩觀一切法都是無常的，但在無常法中，不厭離種善根。

「觀世間苦，而不惡（ \times ）生死。」「惡」是厭惡。菩薩雖然觀察世間苦，但是他不厭惡生死。

「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菩薩觀想到無我法，但是在無我法中，誨人不厭倦。眾生不瞭解無我之理，菩薩得拿無我法之理去教誨人。

「觀於寂滅，而不永寂滅。」「寂滅」就是涅槃。二乘人證得寂滅，就入了寂滅，永遠的寂滅。菩薩不是，他觀於寂滅，得到涅槃，而不永遠

住在寂滅的境界。

「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菩薩一切法都要遠離，但是他身心還要廣修一切善法。

「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一切法皆無所歸，無上菩提還無所歸呢？菩薩觀於一切法皆無所歸，還要歸趣於善法，因為善法是順菩提的。

「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到無生法，一切法皆不生。眾生不知道在這流轉生死，菩薩要用無生法荷負一切眾生。

「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漏」是煩惱。觀到遠離一切煩惱，但是菩薩不斷諸煩惱，煩惱的正使斷掉，留一點多餘的習氣。這叫留習潤生，留一點點習氣，潤澤自己的生死，可以回生死道中度眾生。

「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大乘佛法，行即無行，但是眾生

不瞭解。菩薩要以一切行法，教化一切眾生。

「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一切法本來是空無的，但是菩薩不捨棄大悲心，要救一切眾生苦。

「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前面講過，涅槃叫實相正法。菩薩觀到涅槃的正法，而不隨小乘去證偏空涅槃。

「觀諸法虛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菩薩觀到一切法，皆是虛妄的。「無牢」，一切法皆不堅固。「無人」，一切法無我。「無主」，一切法皆沒有主宰，我是主宰之義，沒有我哪有一個主呢？「無相」，一切法皆空，哪有一個相呢？「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可是觀到空、無我，而菩薩的本願還沒有圓滿，不虛棄福德、禪定、智慧，而常修福德、禪定，多求智慧。

「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大乘菩薩不會像小乘人安住於無

為法。下面總結起來，佛再講幾句。

「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

佛叫福智兩足尊，一方面求福德，一方面求智慧。你具足福德，不能住在無為法中，因為住在無為法，你不去圓滿福德了。你具足一切智慧，觀察一切生死本空，還怕什麼有為法的生死呢？

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

你修大慈悲心，眾生沒有度盡，怎麼能住到無為涅槃裡去呢？你本願還沒有圓滿，怎麼能不去度有為的眾生呢？

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

「集法藥故，不住無為。」樂集聚一切法藥，法門無量誓願學，法門

是要治眾生的藥。「隨授藥故，不盡有為」，菩薩集聚這些法藥，要隨著眾生的病，給眾生服藥，就是不盡有為。

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當菩薩的，要知道眾生的病，就不能住在無為法中，因為你知道眾生的病，要滅除眾生的病，就不能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正士」是諸大菩薩，求正法之士。菩薩修這種法，就是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的解脫法門。

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

「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你們這樣修，結果得到解脫，這叫做盡無

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你們眾香國的菩薩，都應當學。

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并諸菩薩已。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爾時，彼諸菩薩」，這時候眾香國的九百萬大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聞到這個法門，聞所未聞，大家都很歡喜。「以眾妙華」，聽了法，用不可思議的妙華獻供養。「若干種色」，若干種顏色的妙華，「若干種香」，若干種香味。「散徧三千大千世界」，把釋迦佛的佛土，統統散遍了妙華。「供養於佛」，這些妙華是供養釋迦佛的。「及此經法」，還供養釋迦佛給他們說的經法，「并諸菩薩已」，也供養一切諸菩薩僧。

「稽首佛足」，獻了供養，接著頂禮。「歎未曾有」，還讚歎佛的功德，從來沒有聽見過。

「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再讚歎釋迦牟尼佛能在娑婆世界，五濁惡世，善行一切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九百萬大菩薩聽了法，獻了供養，頂禮以後，讚歎完畢，忽然不見，回到眾香國去了。

鳩摩羅什法師，不但善於梵文，也善於中文，翻譯得好。最後總結起來，這些眾香國的菩薩，回國去了，只有：「忽然不現，還到彼國。」八個字，簡單明瞭。

菩薩行品講完，講這一品是叫諸大聲聞眾聽的，也就是叫我們聽的。

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接著講第十二品，這是正宗分最後一科，把這一科講完，正宗分就講完了。這一品叫做見阿閼佛品，阿閼佛，叫阿閼毘佛，翻成中國話叫做不動佛，又叫無動佛，他是東方妙喜世界的佛，這尊佛同學不生疏，戒德法師教過放籤口，上五方結界，東方世界阿閼毘佛，就是這尊佛。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維摩詰到了菴羅樹園見了世尊，眾香國的諸大菩薩都回去了，這是世尊找維摩詰講話。「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くま）如來乎？」「見」跟「觀」不同，見是眼見，觀是觀想，你想要來見如來，你心裡作如何的觀想呢？下面講的都是圓教道理，要注意聽！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維摩詰說：我觀自己的身，是以實相觀自己的身，不以色身來觀自己的身。我觀佛也是一樣，是以實相來觀佛，豈能以色身觀佛？

這是總說，下面就分別來講。

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彊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

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際」是時間。「前際不來」，我觀如來沒有從前一個時間來。「後際不去」，我觀如來沒有

講經說法以後去了，也不去。「今則不住」，我觀如來現今也不住在世間。因為過去、現在、未來這三時間是生滅法，佛的法身是實相，不為三際所遷，不因前際、後際、中際把它遷變，所以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

「不觀色」，「色」是色法，我們的身體屬於色法，山河大地也屬於色法，一切法，不出五蘊法。身體是色法，屬於生滅法，我們不能以生滅法色法觀如來。你要是以生滅法色法觀如來，就行了邪道，《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大錯特錯，所以不以色觀如來。

「不觀色如」，「如」是不變不異。這就是大乘法作真空觀，觀佛的身相，我不著相，但是真空無相，不變不異是對，還不是佛。佛無相無不相，所以你真空觀觀佛，還是不對。

「不觀色性」，這更高深一步，就是中道觀，「色性」是色法的本性，色法的本性就是實相，非空非有，不偏於空，不偏於有。那麼你怎麼不應觀色性呢？因為你要是觀色性，一有計著，便生受染。你要是觀佛像，作佛的觀想，你說現在我懂了，我要觀非空非有，色法的本性是佛，你心裡認為對，就是計著，一生計著便生愛染。你心裡有個佛相起來，觀色性不能計著才對，計著就不對。大乘法高深的道理，就在於著與不著，一著，就錯誤。不觀色性，就是不能執著有個色法的本性。

下面再推到受、想、行、識四個陰上。「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這跟前面「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一樣，文字省略了，應該是「不觀受如，不觀受性。不觀想如，不觀想性。不觀行如，不觀行性。」接著才是「不觀識如，不觀識性。」

「不觀識如」，真空是無相，佛的身無相無不相，不能作真空觀。亦

「不觀識性」，識性是非空非有，那對了，但是你不能計著，計著就不對，所以也不能計著有個識性。

總之，觀五蘊不是佛，我觀佛的色身，非五蘊法，也不是五蘊不變不異的如，也不是非空非有的性，我不起執著。

「非四大起，同於虛空。」佛的色身應機示現，不是由四大起的，同於虛空一樣。我們身體是由四大種——地、水、火、風起的，種者能生之意，沒有四大種怎麼生個身體呢？佛的身體，不是四大種生，像水中的月亮一樣，它應機示現，你有見佛的根機，就見了佛，等於虛空，有相還是無相。

「六入無積」，佛的色身不是五陰，有沒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六入」是內六入，「無積」是沒有積聚。佛有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也有意識，就是心，為什麼沒有積聚呢？「眼耳鼻舌身心已過」，因

為六根還是生滅法，佛已超過了生滅法。

「不在三界」，佛是常來三界度眾生，離不開三界，可是佛並沒有在三界，因為「三垢已離」，「垢」是染垢，眾生怎麼出不去三界？三垢未離，三垢是：煩惱垢、業垢、生死垢。業分三種：善業、惡業、不動業，業你沒有離，還是不出三界。三界：欲界，有煩惱染垢，被煩惱所染污，就要遭生死果報。色界，他修四禪定生上去，善業、惡業不起，雖然比欲界的惡業、善業高明，它叫不動業，但還是個業，染污我們的清淨心，還是個垢，叫業垢。無色界，他修四空定，生到無色界，雖然把色身空掉，但是生死沒有空掉，超不出去三界。佛在五年參訪的時候，親近一個外道頭，跟他學非想非非想處定，三界以內四空定是最高深的定。證到以後，佛覺得還不是究竟法，因為不能了生死，被生死所染垢。你證到非想非非想處定，那個定力定下去，你以為已經非想又非非想，等於大乘講的實相

無相無不相，其實是個定。讓你定了八萬劫，散了以後還得流轉生死，被生死染污，叫生死垢。佛沒有煩惱垢，沒有業垢，沒有生死垢，三垢已離。

「順三脫門」，「三脫門」，叫三解脫門，叫做空、無相、無作。他雖然在三界裡流轉生死，他是空、無相、無作，順於三解脫門，是在教化眾生，他並沒有流轉生死。

「具足三明」，三明是：天眼明、宿明、漏盡明。佛三明具足，可是「與無明等」，這句話怎麼講呢？與無明的本性相等。阿羅漢證得六通，沒有得三明，佛才證得三明，三明是六通裡面的三通。但是通與明有什麼差別呢？通只知道其大相，不知道詳細的相，而且通有時間的限制。比方宿命通，八萬四千劫以內他觀得到，八萬四千劫以外他觀不到。明則無始劫來，他都觀得到，如此類推，三明跟三通不同。那麼成佛具足了三明，怎麼與無明相等呢？佛經上有兩句話：「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

身。」無明是煩惱法，因為與無明的本性相等，無明沒有自性，它的本性就是實相理體，所以與無明相等。

聽大乘經聽習慣，這些句子籠統可以瞭解，詳細要消得清楚，就不簡單，你們看我在基隆十方大覺寺講的時候，找了些材料，編了參考資料，就這一段文，你們要多看兩遍。不然，就是籠統真如，顛預佛性，結果弄不清楚，看解釋怎麼解的？我那時候給大覺寺講，眼睛還好，還能看註解，現在眼睛看註解看不見，還好有那本參考資料，我請同學查出來，寫成大字，解釋給大家參考。

「不一相」，「法身理體，具足萬德，故不是一相。」一相，只有一個相，法身理體，具足萬種功德，怎麼叫一個相？萬種功德，不是一個相，所以它不是一相。

「不異相」，那麼不是一相，就是異相了？外道執著不是一，就是異，

「雖具萬德，只是一體，故不是異相也。」雖然具萬種功德，法身理體，沒有二個，怎麼說它差別呢？所以也不是異相。

「不自相」，「隨緣赴感，應機現形，故不是自相。」法身本來無相，它是隨緣赴感，應機現的形相，它沒有個自相。你是大乘根性的人，它給你現報身；你是小乘根性的人，它給你現應身；你是畜生，它給你現畜生身。它是隨眾生的緣，來赴你的感，應你的機來現的形，所以它不是自相。

「不他相」，不是自相，就是他相了嗎？「法身體寂，不隨緣變，故不是他相。」法身的本體，寂滅無相，它並不隨著眾生來變遷。你是大乘根眾生，它給你現個報身；你是小乘根眾生，它給你現個應身，但是法身的本體寂滅無相，雖然隨緣示現，千差萬別，它本體不變，所以並不隨他而現相。

「非無相」，「既隨類現形，故非無相。」你說法身無相，它能隨類

現形，所以不能說它無相。

「非取相」，「而自體常寂，故非可取之相也。」雖然隨類現相，它還是無相，不是你可取的相。

「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不住此岸、彼岸、中流也，而化眾生者，正顯法身之妙用也。」此岸是生死，彼岸是涅槃，中流是煩惱。佛不住於生死此岸，也不住在涅槃彼岸。佛沒有煩惱，所以也不住在煩惱中流。可是他要度化眾生，就在生死此岸；度眾生的煩惱，就在中流；有時候示現入涅槃，要到彼岸。實際都是法身的妙用，佛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

「觀於寂滅，亦不永滅。」我觀佛的身，佛是常常寂滅，但是也不永遠寂滅。「雖化眾生，而常寂故，故曰觀於寂滅。」佛雖然常常教化眾生，常常住於寂滅，所以叫觀於寂滅。「雖觀於寂滅，而常化眾生，故曰亦不

永滅也。」佛雖然常常住於寂滅，而又常常教化眾生，所以叫不永滅。

「不此不彼」，「在此土度生，在彼土度生，乃應化之迹相耳，而法身無相，國土皆如，故不在此，亦不在彼也。」不此不彼是講佛的法身，常常教化眾生。前面說：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在此岸、彼岸、中流，常常來往，那應身是迹相。法身無來無去，應機示現的應身佛，像水中的月。你是大水，也給你現個月亮；你是小水，也給你現個月亮。水清，則月現；水濁，則月隱，可是天上的月亮本來沒有動，叫不此不彼。

「不以此，不以彼。」「以」者為也，所為何事呢？「大悲普覆，不偏為此，亦不偏為彼，無緣行慈，實不為此，為彼之心也。」佛是大慈大悲，大悲叫做同體大悲，他普覆一切眾生，不能起偏心，不能偏為此土的眾生，偏為彼土的眾生，他是普覆大悲，一切眾生苦，統統要拔。

佛的大慈，是無緣行慈，並沒有緣慮心，沒有攀緣心，他是任運自然

的慈，實實在在佛沒有為此為彼的心。譬如佛能斷眾生煩惱，好像太陽出來破除黑暗。一切萬物，都得仰仗陽光才能生長，才能生活。佛沒有心，但是利益了一切眾生，這就是無緣行慈，所以不以此，不以此。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智」是聖人之智，「識」是凡夫之識。「不可以智知」，佛的身形、身相，你用智慧來觀察，不對，這句話很難講。「不可以識識」，這句好講，上面的「識」是第六識，下面的「識」是認識。第六識就是凡夫的分別心，你用凡夫的分別心想認識佛，根本認識不了，這句好懂。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智慧來認識佛的身相，怎麼講呢？這就是你的智慧，還是分別出來的智慧，不是後得智。你要觀佛的智慧，要從根本智起的後得智來觀。後得智是從根本智起的，根本智叫做無分別智，後得智叫做有分別智，有分別智是無分別智的妙用。在凡夫分上認為它有分

別，實際它沒有分別。你說我要用智慧來觀察，還是分別識，智慧怎麼能起分別呢？所以不可以起執著的智來知，不可以起分別的識來識。

「無晦無明」，「法身無知，故無明。實所不知，故無晦也。」「晦」與「明」是相對待的名詞，晦是黑暗，明是光明。法身既不是黑暗，也不是光明。法身無知，怎麼說它有光明呢？光明是智慧照了。因為法身無知，所以不是光明，但是法身無所不知，所以也不能說是黑暗。

「無名無相」，「稱體本無，故無名，與理體相稱和。形狀叵得，故無相也。」法身稱體，本來沒有，法身說有個理體，還是我們分別出來的。實際法身本來沒有名，是勉強取名字叫法身。法身無相，究竟是個什麼形狀？不可得，可得的絕對不是法身。你說：我用功證到法身了，是你胡說八道，法身怎麼可以證得？法身無形無相，所以既無名，也無相，才是佛的身。

「無疆無弱」，「疆」同「強」。「忍辱柔和，故無疆。是柔，它可不弱。」法身順忍辱性，是柔和體，不是剛強的相。但是法身能降伏四魔：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所以不是弱者。

「非淨非穢」，就是《心經》上的「不垢不淨」，「常入五濁惡世，故非淨。」法身要應機現形，住在五濁惡世，所以不能說它淨。不能說它淨，那麼說法身是垢淨之法又錯了。「自性一塵不染，故非穢也。」法身一塵不染，住在五濁惡世，污染不了它，怎麼叫做穢呢？

「不在方」，法身無在、無不在，你說在哪一方？法身遍一切處，所以不在方。「不離方」，法身無在、無不在，遍一切處都是法身，怎麼能離開方向呢？

「非有為」，「欲言其有耶，則無相無名，故非有為。」法身不是有為法，有為法得有個相、有個名，一相、二名、三分別，法身無相、無名，

怎麼能說它是有為法呢？那麼不是有為法，就是無為法了？「非無為」，「欲言其無耶，則備應萬形，故非無為也。」說法身沒有，它完全具備萬種形相，應機示現，萬種眾生的形相都能示現，你怎麼說它無為呢？所以法身不是有為，又不是無為。

「無示無說」，「無示」，法身應機示現，顯示有個佛出世說法，那是應身，但法身無相可示。「無說」，出世說法是應身，法身沒有言語相可說。

下面對著六度說，六度是度六弊，有六種弊病，才用這六種藥。法身沒有六種弊病，這六種藥也都用不上，說六度、六弊，都不能以觀法身。「不施不慳」，布施是度慳貪，佛沒有慳貪，所以用不著布施。六度好解釋，都這樣講。

「不戒不犯」，持戒度毀犯，佛沒有犯戒，所以用不著持戒。

「不忍不恚」，忍辱度瞋恚，瞋恚是根本煩惱之一，佛無明都斷了，沒有瞋恚，所以用不著忍辱。

「不進不怠」，精進度懈怠，佛根本沒有懈怠，所以用不著精進。

「不定不亂」，禪定度散亂，佛根本沒有散亂，所以用不著禪定。

「不智不愚」，智慧度愚癡，佛根本沒有愚癡，所以用不著智慧。

「不誠不欺」，「誠」是誠實，「欺」是欺騙。我們平常觀佛，認為佛是真語者、實語者。佛不打妄語，佛是誠實的，絕不會欺騙眾生。既然真語、實語，這裡怎麼又叫不誠呢？佛應機示現，說三乘法：你是聲聞，就跟你說聲聞法；你是緣覺，就跟你說緣覺法；你是個大乘，就跟你說大乘法。聲聞、緣覺、菩薩是三乘法，佛應該如證而說一乘法才對，他不如證而說，就是不誠實。但是也沒有欺騙眾生，到了法華會上，「開權顯實，會三歸一。」「開權顯實」，以前說的三乘法，完全是佛的權巧方便，那

不是離開真實的實相，有的權巧方便，那權巧方便就是實相，給你一開示就知道了。「會三歸一」，說三乘法並不離一乘法，因為你根機夠不上，才說三乘法。等你的根機夠了，說的三乘法就是一乘法，佛哪裡不誠實呢？佛哪裡是欺騙呢？

「不來不去」，在應身佛相上，如來四月初八日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出世就會說法，那是應身佛相。化緣已盡，應度的眾生度完，在雙林樹下入滅，佛沒有住世入滅了。但是佛是應機示現，眾生有感，佛就應，好像「水清則月現」，水很清澈，月亮現出來了，實際天上的月並沒有來。等到化緣已盡，眾生沒有感佛的機，佛也不要應了，好像「水濁則月隱」，水渾濁了，月亮影子現不出來隱沒了。實際天上的月並沒有隱，所以叫做不來不去。

「不出不入」，「出」是出三界，「入」是入涅槃。這正是對著聲聞

乘說法：「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怨家。」聲聞乘把三界觀成牢獄，把生死當成怨家，認為無始劫來就在這裡面受罪，非出去三界不可。佛「觀三界如空華，觀涅槃如昨夢。」佛不是不要出三界，三界如空中華，本來沒有三界可出，出什麼三界呢？涅槃呢？二乘人辛辛苦苦，一定要取證涅槃，佛為什麼不入涅槃呢？《圓覺經》上有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生死涅槃，就好像昨天作了一個夢。那麼涅槃既然如昨夜之夢，本來沒有涅槃可入，入什麼涅槃呢？所以佛既不出三界，也不入涅槃。

「一切言語道斷」，這是總結前文，你說什麼都不是佛，不是你言語所可以形容的。你說話，有個說話的道路，言語的道路斷了，就是你不能說，讓你再會說，說來說去都不是佛，你說的是語言相，佛不是語言相。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你心裡動念，想來想去，就像人走來走去，有個地方，有個行處。心行處滅了，你想來想去都不是佛。所以這裡

總說一句「一切言語道斷」，總說不是言語所可以形容的。

「非福田」，佛住世是要給眾生培福，種福田的。佛的法身既然無形無相，不是言語可以形容，也不是福田。「非不福田」，無相無不相，佛隨類給你現身，你就可以種福，又不是不福田。

「非應供養」，佛既然沒有身相可得，哪有身體口舌來應供你的供養呢？「非不應供養」，但是你要是發了真正的供養心，佛還是受你的供養，你還是可以培福的。這是跟著前面「非福田，非不福田」來的。

「非取非捨」，佛的相不可取，也不可捨。取捨是對待之法，有可取，你才捨的，本無可取，你捨個什麼呢？「非有相」，佛的身是實相，實相則無相，就不是有相。「非無相」，可是實相無不相，又不是沒有相。

「同真際」，「真際」就是真如理體之際。佛的法身，同於真如實際，同於真如之體。「等法性」，一切法性，都是佛的身。

再總說起來，「不可稱」，你怎樣用言語來稱揚它，都稱揚不到。「不可量」，你用心裡不可思量。「過諸稱量」，已經超過一切數量。你說萬德洪名，萬字數字很大，還是數量，它已經超過一切數量。你說佛的身，丈六金身，不夠；千丈金身，還是不夠。

「非大非小」，大小是對待的，你說佛小身，它超過須彌山那麼大；你說佛大身，比如須彌山，須彌山也不是佛的身，法身無相，哪能說大小呢？

「非見非聞，非覺非知」，前面已經講過，佛的六根，超過了六根。你用六根起的六識，合起來就是「見聞覺知」四個作用。眼是能見，耳是能聞，鼻、舌、身三識叫做覺，意、意識叫做知。六個識合起來四個作用，叫見聞覺知。不是你六識可以分別的，所以非見聞覺知。

「離眾結縛」，一切結縛，就是三界以內的煩惱是枝末無明，三界以

外的煩惱是根本無明，都是結縛眾生的。九法界眾生，沒有離開一切結縛，佛根本無明既然斷了，枝末無明的煩惱也斷了。

「等諸智，同眾生」，上與諸佛之智相等，下與眾生之性相同。眾生跟佛，同一本性。

「於諸法無分別」，佛的身是法身，在諸法上不能起分別。你分別佛的法身，是什麼法？你說有為法，不對；你說無為法，還是錯。因為佛的法身，於諸法不起分別。

「一切無失」，得失是對待的，有所失，才有今天所得，本無所失，得什麼呢？因為佛的法身根本沒有失去，要是失去已經不見，我們上哪裡得到呢？法身沒有不見，是被我們無明煩惱蓋覆住。你把無明煩惱斷掉，法身現前就得到了，根本沒有失，說什麼得？所以一切無失。

「無濁無惱」，「濁」配到「無明」上，「惱」配到「煩惱」上。我

們這個世界叫五濁惡世，佛「離眾結縛」，無明、煩惱都斷了，沒有無明，也沒有煩惱。

「無作無起」，佛是順三解脫門，既無所作為，也沒有生起。「無生無滅」，有生才有滅，生滅是有為法，佛遠離有為法，哪有生有滅呢？「無畏無憂」，二乘人認為三界以內的生死令人畏懼，不出三界令人憂慮。要曉得，生滅就是生死，根本沒有生死。既然無生無滅，有什麼生死令人畏懼？有什麼不出三界令人憂慮？

「無喜無厭」，既沒有歡喜，也沒有厭惡。二乘人歡喜涅槃，厭惡三界生死。生死本空，涅槃昨夢，有什麼涅槃可歡喜？有什麼生死可厭惡呢？

「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法身無相，本來沒有，遠離三際，哪有過去的已有，未來的當有，現在的今有呢？

「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一切言語道斷了，你怎麼用言說分別

顯示？顯示不出來。

接著維摩詰答覆世尊的問題，「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世尊，你問我怎樣觀如來？因為我觀想如來的身體，像前面我說的那樣，所以我現在觀如來，就作這樣的觀想。

「以斯觀者，明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我為什麼要這樣觀想呢？因為這樣觀想，才叫正觀。若不是這樣觀想，叫做邪觀。你觀佛的色身錯了，你用言語顯示也錯了，所以《金剛經》上有四句話：「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以身形來見佛，你以言說來見佛，你行了邪道，作的邪觀。講到這裡，釋迦佛問的，維摩詰答覆的，都是叫這些聲聞弟子聽的。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

舍利弗自從以前見維摩詰受他呵斥，又跟著文殊師利到維摩詰丈室，看到他顯不可思議的神通，又把他們送回菴羅樹園，他現在對於維摩詰欽佩萬分，認為維摩詰一定是個再來人，因為二乘人執著慣了，還是執著有來有去，認為這個人一定不是娑婆世界的人。這個時候，舍利弗就問維摩詰：「你是從哪裡沒後，而來生此土的？」又受到維摩詰的呵斥。

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

「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維摩詰說：我以前跟你說大乘法，都拿你所得的法證明，你證得阿羅漢叫無生，法是本來有的，根本就沒有生，你所得的法有沒生嗎？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舍利弗如實而答：我證得的法，也是沒有生啊！

「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

維摩詰就呵斥他：「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既然諸法都沒有沒生之相，就是前面說的不生不滅，你為什麼要來問我：「你是從哪裡沒後，而來生此土的？」「於意云何？」在你舍利弗的心意之下以為如何呢？「譬如幻師，幻作男女」，譬如幻術的師父，幻化出來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寧沒生耶？」幻術的師父幻化出來的人，有沒有生呢？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

幻化人是依著幻術，幻化出來男女，等到幻術一收，男女的相沒了，這是幻化的，所以舍利弗回答：「沒有，沒有生。」

「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壞敗之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

維摩詰再呵斥舍利弗：「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你沒有聽見佛過去說法，一切諸法好像幻化之相嗎？

「答曰：如是」，舍利弗回答：「我有聽見過。」維摩詰再接著呵斥舍利弗：「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你問得實在不對，既然一切法是幻化之相，都像由幻術師父幻化出來的男女之相一樣，你怎麼問我：從哪裡沒後，而來生此土的？

「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壞敗之相；」下面維摩詰再開示舍利弗，

虛妄之法，眾生認為是真實，它本來虛誑不實，有壞敗之相，就叫做沒。「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虛妄之法，相續住世，就叫做生相。

「菩薩雖沒不盡善本」，菩薩雖然有沒生之相，但是他沒的時候，善根不斷，還是帶著善根沒。「雖生不長諸惡。」菩薩因為帶著善根生，他跟凡夫受生不一樣，不會長一切惡法。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

「是時，佛告舍利弗」，當時，釋迦佛告訴舍利弗！你是著相慣了，前面維摩詰按理性上，跟你講無沒無生，但是按事相上不妨有沒有生。那麼按事相上講，究竟在哪裡沒，而來生此呢？我跟你說吧！

「有國名妙喜」，東方有個世界，叫妙喜世界。「佛號無動」，佛的

德號叫無動，也翻譯為不動，就是阿閼鞞佛，簡稱叫阿閼佛。「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維摩詰是從阿閼佛妙喜國那個地方沒，來到娑婆世界。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舍利弗本來就很欽佩維摩詰，一聽說維摩詰從清淨世界沒，而來我們五濁惡世，更加欽佩，說：太稀有了。

「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維摩詰這個人可真的了不得，他是清淨世界的菩薩，能捨他的清淨國土，來我們這裡多瞋怒、多惱害的惡世界。

聲聞雖然證了阿羅漢，我執破了，法執沒有破，對於清淨法、染污法，

還是執著得厲害。舍利弗讚歎維摩詰是清淨國土的菩薩，到我們五濁惡世這裡來，實在是未曾有的事。舍利弗不瞭解這位菩薩為什麼離開清淨土，到這多怒害的五濁惡世，維摩詰就跟他解釋。

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

「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維摩詰告訴舍利弗：在你心意之下以為如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太陽光出來時，與黑暗相合不相合？

答言：「不也。日光出時，則無眾冥。」

舍利弗回答說：不能相合，因為太陽光出來，一切黑暗就沒有了。

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闍浮提？」

「闍浮提」，就是五濁惡世的南瞻部洲。維摩詰問：太陽為什麼從南

瞻部洲這個地方走呢？

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

舍利弗回答：太陽想以日光照明南瞻部洲，為南瞻部洲的眾生除掉黑暗。

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維摩詰言：菩薩如是」，維摩詰說：菩薩跟日光一樣。「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不與愚闇而共合也」，菩薩生到娑婆世界不淨的佛土，是為教化眾生來的。眾生是愚癡黑暗，菩薩不與眾生的愚癡黑暗相合。「但滅眾生煩惱闇耳」，菩薩出世是為教化眾生，滅除眾生的煩惱。

舍利弗到這裡完全聽懂了，這位菩薩為什麼要到五濁惡世來？跟太陽

出來一樣，太陽出來雖然照明世間，它不與世間的黑暗相合，但是它能除黑暗。菩薩出世，不與眾生的煩惱相合，但是他能滅除眾生的煩惱。

講到這裡，道理講完，舍利弗得到法益了，可是大眾還是想見妙喜世界阿閼佛，維摩詰這麼了不得，他從那裡來的，那個世界是什麼樣子？佛是什麼樣子呢？

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

「是時大眾渴仰」，「渴仰」就是如渴思飲，仰慕得很厲害。「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大眾都想看妙喜世界，想見無動如來，以及菩薩、聲聞三乘弟子。

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

「佛知一切眾會所念」，釋迦佛知道大眾的心念，想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見妙喜國的菩薩及聲聞弟子。

「告維摩詰言：善男子！」於是釋迦佛叫維摩詰一聲。「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你為此法會的大眾，顯現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和妙喜國的菩薩及聲聞弟子，大眾都想要見。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於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升忉利見彼諸天。妙

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尼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於座，接妙喜國」，維摩詰並沒有站起來，就打坐作觀想：我把整個妙喜國接來。「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川」是大水，「溪」是小水。包括妙喜國的鐵圍山川、溪谷、江水、河水、大海、泉源、須彌諸大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和妙喜國的太陽、月亮、星星，天、龍、鬼神、大梵天等宮殿，及諸大菩薩、聲聞等大眾弟子。「城邑聚落，男女大小」，「城邑」是城市，「聚落」是鄉村。包括妙喜國的城市、鄉村，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乃至於妙喜國的阿閼佛，以及菩提樹、妙寶蓮華，

所有一切能在十方世界作佛事的，我都把它接來。

下面說妙喜國作佛事的情形。「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我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也現過這個相，他在忉利天結夏安居畢，就為母親說法，講《地藏經》畢，在忉利天現了三道寶階下來。在印度國八大聖地，三道寶階，也是聖地之一。

妙喜國常常現出來三道寶階，不像我們釋迦牟尼佛只現一回。妙喜國也有南洲閻浮提，也有欲界，天人從忉利天下來。「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天人順著寶階下來，都是為禮敬無動如來。

「聽受經法」，天人下來是要聽經，跟我們娑婆世界相同。但有二點不同，第一、妙喜國常常現這個境界。第二、人間的人可以上去忉利天。「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國的人、天可以互相來往，閻浮提的人順著寶階可以上天，跟天人可以來往。

「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這些無量功德，都是妙喜世界成就的。「上至阿迦尼吒天」，「阿迦尼吒天」是色究竟天。到了色界天頂，連欲界天含色界天，到了色究竟天。無色界怎麼沒有接到？因為無色界沒有形、沒有相，不說他。「下至水際」，下至於南洲娑婆世界的水際。

「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跟其他的世界是互相關連的，這個時候在虛空之中把它切斷，只取這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來。「如陶家輪」，前面說過，像做瓦師父的工具陶家輪，一隻手可以托起來。「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華鬘」是一個花串，供佛的花把它穿起來叫華鬘。一個花串可以用手拿起來，維摩詰觀想把整個妙喜世界，連佛，帶菩薩、帶天、帶人、帶菩提樹統統接來，像手裡拿一個花串，展示給眾人看。

上面是維摩詰作的觀想，還沒有顯神通做這件事呢！

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

「作是念已」，維摩詰不起於座，就作這樣的觀想，觀想好了，就「入於三昧，現神通力。」前面是觀想，這裡才開始做，入於三昧，就顯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用他的右手，把妙喜世界像陶家輪一樣，取過來安置到娑婆世界。

所以前面那段經文，你要是以為是取來就錯誤了，跟下文就講不通了。維摩詰「作是念已」，是佛叫他顯神通，現妙喜世界的佛土，他就作這樣的觀想，要這樣做但還沒有做。「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才顯神通。

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

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

妙喜世界得了神通的菩薩，有感覺；妙喜世界有神通的聲聞眾，也有感覺；還有天人有神通的，也有感覺。大家都發聲叫無動如來：「是什麼人把我們取去？佛要救我們、保護我們啊！」

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作。」

無動如來說：我們的世界在動，不是我所作，是維摩詰的神力所作，他本來是我們國土的菩薩，現在到娑婆世界去，是他顯神通力作的。有神通有感覺的，聽見無動如來這樣說，就不害怕、不恐怖了。

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

維摩詰把他們從東方世界，一下子安置到娑婆世界。沒有神通的，一

點感覺都沒有，不知道自己到哪裡去了。我前天說神通妙用，實際我們的業感不可思議，就像地球在自轉一樣，轉來轉去，圍著太陽轉個大圈，誰知道它在轉呢？

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妙喜世界雖然入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並沒有增加，妙喜世界也沒有減少。「於是世界亦不迫隘」，「迫隘」就是顯得逼迫、窄隘。娑婆世界並沒有顯得地方小，容納不下，過去維摩丈室，能容納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再容納九百萬師子寶座，都顯過這個境界，我們知道了，不算是太稀有。「如本無異」，跟本來的娑婆世界一個樣子。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當時，釋迦牟尼佛告訴大眾：你們不是想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現在維摩詰現出來了，你們看看吧！「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妙喜世界的依報國土，裝飾莊嚴，那個國土裡面正報，除了無動如來，還有菩薩的行門清淨，弟子的戒律清白，你們都看見了嗎？

皆曰：「唯然，已見。」

大眾都說：是的，我們看見了。

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

這裡是釋迦佛勸聲聞眾要發菩提心，也要當菩薩，當菩薩要莊嚴佛土。釋迦牟尼佛說：假若菩薩想得到如此清淨的佛土，得行菩薩道。妙喜世界不是憑空生出來，是無動如來行菩薩道莊嚴出來的。你們應當學無動如來所行的菩薩道，沒有因，哪有果呢？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

「現此妙喜國時」，為什麼要這樣現佛土？因為現了妙喜世界，法會的眾生可以得到利益。「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那由他」是億。娑婆世界有十四億人都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家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都要莊嚴佛土，莊嚴佛土，就要學無動如來

所行的菩薩道法。「皆願生於妙喜佛土」，就等於聽見《阿彌陀經》，發願生西方極樂世界一樣，這是發願生東方妙喜世界。

「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釋迦牟尼佛就給他們授成佛之記，說：你們有願，必生妙喜國。

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

妙喜世界無動如來隨維摩詰接來，是要饒益娑婆世界眾生。這時候，所有饒益的事辦完，無動如來就回到本國去，法會的大眾都看見妙喜國隱沒了。

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

這是釋迦佛叫舍利弗當機者，開示聲聞眾：「你看見妙喜世界及無動

佛了嗎？」

「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

是的，我已經看見了。舍利弗稱一聲世尊！我現在發願，願一切眾生都得到清淨國土，像無動如來一樣。得到不可思議的神通力，像維摩詰一樣。

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

「世尊！我等快得善利」，世尊！我們很快得到最大的利益。「得見是人親近供養。」我們能夠見到維摩詰這個人，親近、供養他。

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

舍利弗再替我們發願，所有現在的眾生，或者佛滅度以後的眾生，假若見到《維摩詰經》，都像我舍利弗，也得到最大的利益。

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為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則為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為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則為趣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見了經就得了善利，何況你聞到經，再發信心，瞭解其義理，再受持義理。「讀誦解說，如法修行。」對本曰「讀」，背本曰「誦」。你能讀誦經文，解說其義理給人家聽，能如佛所說的法來

修行。

「若有手得是經典者」，我舍利弗替眾生發願：假若你們的手，能得到《維摩詰經》。「便為已得法寶之藏」，等於得到眾法的寶藏一樣。

「若有讀誦解釋其義」，你能讀誦《維摩詰經》，解說《維摩詰經》。

「如說修行，則為諸佛之所護念。」如佛說的法來修行，諸佛一定護念你。

「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為供養於佛。」你見到有讀誦解說，如說修行的人，你要是供養這個人，應當知道這就跟供養佛一樣。

「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你能發心讀誦受持，解說書寫。《法華經》中說有五種法師，書寫、受持也是法師，當知他所住的房子就有佛。等於《金剛經》上說：有《金剛經》的地方就有佛。你能書寫這部經，你房子等於有如來；你能受持這部經，也等於房子有如來。

「若聞是經能隨喜者」，前面說，書寫讀誦，受持解說，你得的利益

很大，就是你聽了這部經，能發隨喜心。這個利益諸位同學都已經得到，因為你們對於這部經很隨喜。「斯人則為趣一切智」，你趣向於佛的一切智，一定可以成佛。

「若能信解此經」，你發了信心，再解釋這部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你能給他人解說全部經，功德當然不可思議；你為他人解說一個四句偈，功德也是不可思議。

「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你一定要授成佛之記。這一段經文是舍利弗說的，他替眾生發的願，尤其是佛滅度以後的眾生。你要曉得，你要是看大乘經看習慣，覺得這裡發的願很平常，但是舍利弗是聲聞眾，則很不容易！原因如下：

第一、聲聞眾不相信他方世界的佛，只相信我們娑婆世界這尊釋迦牟尼佛，他世界有佛，聲聞眾不相信。聲聞眾相信一切眾生只能成阿羅漢，

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成佛，所以他的法執執著得厲害。現在總算是權巧方便，有佛跟維摩詰酬唱，把聲聞眾的法執破了，聲聞眾相信妙喜世界，相信無動如來，那真不容易呢！

第二、聲聞眾相信維摩詰這個菩薩，更是不容易！什麼菩薩、不菩薩，聲聞眾從來不相信，現在相信了。因為聲聞眾，只知道自利，不肯利他，能為眾生發願，更難更難！

我們中國是大乘佛教，一舉一動都是當願眾生，比如念三皈依：「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皈依三寶，當願眾生……，都得到三寶的利益。吃飯的時候，要為眾生吃飯，吃完，還要為眾生念供養咒，都是為眾生，那都是《華嚴經淨行品》的偈子。《華嚴經》是圓教的經典，所以你能為眾生發願，為眾生得佛法的利益。

聲聞眾難得發起這個心，舍利弗居然發了這個心，就是菩薩，得到《維摩詰經》說法的利益。維摩詰說的什麼法？都在《維摩詰經》裡面，所以我們要是得了這部經，真是得了法寶經藏。

講到這裡，甲二、正宗分講完了，現在講甲三、流通分，再分兩科：
乙一、法供養品：「明護持之利，深顯弘經之德重。」這一品叫法供養品，就是你護持經法有大利益，叫法供養，怎麼護持法呢？你去講經說法，弘揚經典，功德非常大，很快就能成佛。

乙二、囑累品：「明大聖殷勤付囑鄭重，當令季像必得宣通也。」「大聖」就是佛，他很鄭重殷勤付囑。「季像」，就是末法時代、像法時代。應當使這部經在末法時代、像法時代能夠宣揚流通。

這是兩品的大意，科文開講的時候說過，《維摩經註》上沒有分科，你們要依智者大師的疏分科。

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

這是由帝釋天來說明要護法，先讚歎這部經，「爾時，釋提桓因」，「釋提桓因」是欲界第二層天忉利天的天主，翻成中國話叫能為主，也叫做帝釋天，本經下面翻譯成天帝，比較清楚。

「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於」作「在」講。因為眾生不認識佛，也不曉得請法，每一尊佛出世，大梵天、帝釋天，都先代表眾生請法，因此每逢講經法會，他們都參加，所以聽的經很多。帝釋天在大眾中向佛稟白：我雖然在釋迦佛以及文殊師利菩薩的

面前，聽過了百千種的經典。

「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可是沒有聽見過這部《維摩詰經》，這三句就是讚歎這部經是不可思議的經，很自在的神通妙用，能以決定實相，實相無相、無不相，在經上都說得很清楚。

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此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

「如我解佛所說義趣」，如我天帝解悟《維摩詰經》所說經典義理的歸趣，我有一個解釋。「若有眾生聞此經法」，假若有一個眾生能聽到《維摩詰經》。「信解受持讀誦之者」，能如是信，如是解，如是受持其義，讀誦其文。「必得是法不疑」，決定能得到實相之法，不必疑惑。

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則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常為諸佛之

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

「何況如說修行？」你能如是信解、如是受持、如是讀誦，就可以得到實相法，又何況你會講經說法，一面講一面修，如說修行。「斯人則為閉眾惡趣」，這個人就把諸惡道的門，都關閉起來。「開諸善門」，眾善門都打開，一切善法無不具足。「常為諸佛之所護念。」一面講經，一面修行的這個人，決定為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外學」是外道之學。「摧」是摧破，「滅」是滅除。這個人能降伏外道，摧破滅除一切魔王、怨家。「修治菩提」，「修治」就是修行。要想成佛你得修行，才能證得菩提果。「安處道場」，不是自己住個小茅蓬修行，你還能開安處徒眾的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履」是腳步，「踐」是走

路。自己的腳步，走的是如來行過的足跡。這就是跟著如來走，如來怎麼走，我們跟著走，亦步亦趨，決定不會走錯路。

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為作護。」

「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你怎麼能受持讀誦如說修行？一定有信心，而起瞭解，才能受持讀誦，如所修行。「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眷屬」是一切天眾，「給事」給他當侍者做事。假若佛滅度以後，像法時代、末法時代，要是受持讀誦維摩詰經，有這麼一個如說修行的人，我跟我的一切天眾，一定來供養這個人，當侍者給他做事，所應當

做的，我們都會去做。

「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假若有法師在講《維摩詰經》，或者在鄉村之中，或者在城市之中，或者在山林、曠野裡講，只要有弘揚這部經的地方。「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我跟我的一切天眾，為聽受經法，一同到講這部經的地方來。「其未信者，當令生信。」有眾生聽了這部經，還沒有生信心，我們再加被他，叫他生信心。「其已信者，當為作護。」眾生聽了這部經，已經發了信心，要研究經裡的道理，我們給他當護法，就是要供養、護法。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下面佛讚歎天帝，「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太好了！太好了！天

帝，佛稱他一聲，「如汝所說，吾助爾喜。」像你前面說的那樣，這確切是不可思議的經典，你發心跟你的一切天人來護法，我一定幫助你的法喜，就是你們來護持講經的人，我來護持你。

「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無上正等正覺。三世諸佛，佛佛道同，沒有二個無上正等正覺，都是一樣的。這部《維摩詰經》，就是廣說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說的無上正等正覺之法。

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則為供養去來今佛。」

因為這部經，是三世諸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之法，誰要能受持、讀誦、供養這部經，就是供養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

「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

「天帝」，叫他一聲。「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再說個比方，你要供養諸佛如來，如來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多少如來呢？「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如來好像甘蔗、竹子、蘆葦、稻子、麻、叢林，長起來很多很多，這是形容如來充滿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來供養三千大千世界的如來，每一尊如來你都恭敬、尊重、讚歎、供養他，或者供養一個大劫，或者不夠一個大劫，但是時間也很長。「奉諸所安。」這麼多的如來，他都給每一尊如來造一個道場，

能安處徒眾。像給孤獨長者，給釋迦佛建築祇樹給孤獨園那樣。

至諸佛滅後，以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剎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

「至諸佛滅後」，恭敬供養每一尊如來到他寂滅涅槃以後。「以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梵語「舍利」，翻為中國話叫靈骨，是不可思議的骨頭。像釋迦牟尼佛火化以後全身都是舍利，每一尊佛全身都是舍利，他都起七寶塔供養佛的舍利。

「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縱」是豎著，「廣」是橫著。就是起的七寶塔，豎橫有一個四天下那麼寬、那麼廣，高至大梵天。就是佛涅槃之後，你起七寶塔，又寬、又廣、又高。「表剎莊嚴。」「表剎」就是

塔尖，塔尖像傘一樣。你們看的寶塔有那樣莊嚴嗎？印度式的寶塔，西藏式的寶塔，都有表剎，很莊嚴。

「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前面是供養諸佛，這是供養舍利，塔造好了，再用種種花、種種香、種種瓔珞、種種幢幡、音樂，都是微妙第一的供養品。供養一個大劫，或者不夠一個大劫，時間也很長，來供養七寶塔。

天帝！於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為多不？」

釋迦佛問天帝：在你的心意以為如何？這個人供養諸佛及舍利，所種植的福德多不多呢？

釋提桓因言：「甚多，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

天帝回答說：這個人得的福報太多了，世尊！若是以百千億劫的時間說他得的福德，也說不完。因為供養一尊佛，所得的福德就不可思議，何況供養無量數佛，怎麼能說得完呢？

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此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佛告訴天帝：你應當知道這位善男子、善女人聽《維摩詰經》，這部不可思議解脫經。「信解受持，讀誦修行」，能信解、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福多於彼」，這就叫法供養，前面用鮮花、幢幡、音樂種種供養，起七寶塔供養，不如聽了這部經，信解受持，讀誦修行，所得的福德大。

「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此生。」為什麼呢？因為三世諸佛的菩提大法，都是從《維摩詰經》裡生出來的，這部經等於諸佛的母親。「菩提之相，不可限量。」因為菩提之相，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法供養的這個人功德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他以菩提法來供養佛，所以得的福德不可限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藥王」是佛的別名，叫藥王如來、藥王佛，下面是每一尊佛的十個通名。

「如來」，如來者，就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應供」，阿羅漢也叫應供，應受天人供養，佛應受無量的天人供養。

「正徧知」，三乘人知道了正，不遍；佛知，是正而遍。

「明行足」，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三明之行都具足。

「善逝」，翻譯成好去，因為翻譯太粗氣，所以翻成善逝。德號都是對著如來取的，如來是來而不來，稱為如來，去而不去，叫做好去。如來到涅槃，你說他去了，就等於人死一樣，他本來都沒有來，哪有去呢？他根本沒有生，哪有死呢？所以如來的涅槃，叫善逝。

「世間解」，世間法無不瞭解。

「無上士」，菩薩都稱大士，但是佛叫無上士。

「調御丈夫」，能夠調御一切眾生，駕馭一切眾生。

「天人師」，佛是出現世間，不但為人之師，而且為天之師。

「佛」，具足三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稱為佛。

「世尊」，前面十個德號，有的人把「世間解，無上士」合成一個，連「世尊」十個。我的解釋是：前面德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十個，「世尊」第十一個。

世尊者，為世出世間九法界眾生所尊。世間，六凡法界；出世間，三乘聖人法界，佛為世間、出世間九法界眾生之所尊。他怎麼有這麼高的地位呢？因為具足前面十種德號，才稱為世尊。每一尊佛都有這十個德號，這是佛的通名，我們釋迦牟尼佛是這個樣子，藥王佛也是這個樣子。這十個德號，表示萬德洪名，事事無盡。每一個德號裡面具有十種，互攝起來就是一百種，每一個德號再互攝起來，就是一萬種。這是在人間十個德號，佛要是在天上，有一百個德號。因為人間眾生的記憶力，只能記十個，你給他說一百個名字，反而記不清楚。天上眾生的記憶力強，所以流通的德

號有一百個，實際應該有一萬個。

「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在藥王佛住世時候，不叫娑婆世界，叫大莊嚴世界。「劫」是時間，劫名叫莊嚴劫。這尊佛的壽命很長，有二十小劫那麼長。「其聲聞僧有三十六億那由他」，「那由他」，叫「億」。有三十六億億那麼多的聲聞弟子。「菩薩僧有十二億」，菩薩有十二億之多，叫做菩薩僧。

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王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

「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轉輪聖王，是人間第一有福報的人，他名字叫寶蓋。「七寶具足，王四天下。」大富大貴，統轄四大洲。「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轉輪聖王有一千個兒子，相貌

都很端正，身體都很勇健，能降伏一切怨家敵人。

「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

「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這時候，轉輪聖王寶蓋，和他的眷屬，包括他的一千個兒子在內，都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給藥王如來建道場，供養佛安住弘法，供養了五劫之久。「過五劫已，告其千子」，這尊藥王如來住世二十小劫，轉輪聖王寶蓋，只能住世五劫，他告訴一千個兒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你們要像我一樣，以深心供養藥王佛，就是至誠心護法，供養藥王如來。

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

「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這一千個王子，受了寶蓋父王的命令，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又滿五劫，因為王子的壽命，也只有五劫這麼長。「一切施安」，一切布施供養這尊佛，使藥王佛得其所安。

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

「其王一子，名曰月蓋」，這一千個王子裡面，有一個王子名叫月蓋。要是按賢劫千佛，他是第四個王子，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獨坐思惟」，月蓋王子獨自坐著思考。「寧有供養殊過此者」，用飲食、衣物、臥具、醫藥、建立道場，這樣來供養佛，都是財物供養，是不是還有一種殊勝的供養，能超過財物的供養呢？

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

「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每逢經上空中有聲音，就是天人的聲音。他一發心了不可得，佛知道就以神力加被他，空中有個天人說話：「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善男子！法的供養，勝過任何財物的供養。這一品的大意都在「法之供養」這一句上，下面再詳細解說法的供養，勝過一切財物的供養。

即問：『何謂法之供養？』

月蓋王子就問空中說話的天人：什麼叫做法的供養？

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

空中天人再答覆他：你可以去請問藥王佛，一定為你廣為解說什麼叫做法的供養？

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名為法之供養？』」

「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卻住一面」，「行」是往，「詣」是到，「卻」是退。月蓋王子馬上到藥王如來那裡，頂禮藥王如來後，退下站在一邊。

「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名為法之供養？」月蓋王子稟白藥王佛：一切供養品之中，以法供養為最勝，怎樣叫做法之供養呢？請佛開示。

「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

「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

妙難見，清淨無染」，法供養，就是佛說的甚深的經典，一切世間人都難生信心，難以受持。因為深經裡面的道理，微妙不可思議，難見難知。可是甚深的經典，是清淨無染之法。「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及。」「非但」就是不是。不是你分別思惟的心能得到的，所以學佛的大乘深經，一定要深入思惟，不能用分別心思惟才能有悟處。

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

「菩薩法藏所攝」，是甚深菩薩法藏所攝，不是聲聞藏所攝的。「陀羅尼印印之」，「陀羅尼」也叫總持。用總持的法印，就是實相法印，來印證如來甚深之經。

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眾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

眾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

「至不退轉」，你要是學了如來的甚深經典，如是信解，如是受持，決定很快就可以證入三賢位（十住、十行、十迴向），得到不退轉位。「成就六度」，釋迦如來的公案，每一度都有一個圓滿的公案，比方布施度，到什麼時候圓滿？持戒度，到什麼時候圓滿？「成就六度」，就是圓滿了六度法門，換句話說：你就成佛。「善分別義」，「善分別」不是分別心的分別，叫做如法深入思惟的善分別。「順菩提法」，你所分別的義理，都與菩提法相順，而不相違背。「眾經之上」，《維摩詰經》，在所有的大乘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你能悟入、證入大慈大悲四無量心，一切魔王不能擾亂你，自然遠離一切魔事。「及諸邪見」，不會起邪

見。「順因緣法」，菩提法都跟因緣相順。你順菩提法，就順因緣法，因緣法是佛說的正法，不合乎因緣法的都是邪見，你起邪見，才招魔事。所以你能遠離一切魔事，又遠離一切邪見，就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無壽命」，《金剛經》叫做無壽者相，遠離我等四相。「空、無相、無作」，這是順乎三解脫門。「無起」，一切法本來不生。

能夠悟到這裡，「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能令眾生坐於菩提道場，成了佛，轉法輪，就是度一切眾生成佛。「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這裡略說幾種：天眾、龍眾、神眾、乾闥婆眾（中國話翻成香陰），包括天龍八部護法，都讚歎稱譽你。

能令眾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

法，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

「能令眾生入佛法藏」，菩薩法藏，就是佛的法藏。能令眾生聞到這部經，各個眾生能成佛，就是他入了佛法之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賢聖」指大乘三賢十聖。這部《維摩詰經》含攝大乘三賢十聖的智慧在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一切大乘菩薩所行之道，都在《維摩詰經》裡面。你行菩薩道，依著《維摩詰經》行，保證不會錯。「依於諸法實相之義」，這部《維摩詰經》怎麼這麼高深呢？諸法是差別相，而諸法的本體是實相，這部經是依著諸法實相之義理說的，所以這麼高深。「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這部經含有二乘的智慧，二乘所修的法，二乘所證的果，大乘都跟二乘共學共證。《維摩詰經》也廣說無常、苦、

空、無我之意，也說寂滅涅槃之意。「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能救護一切犯齋破戒的眾生，眾生犯戒、破齋了，不通懺悔，怎麼辦呢？你依著《維摩詰經》作實相懺，就得救。「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你不要學諸魔外道的貪著，不要學凡夫的貪著，將來要墮三惡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這部經能令眾生產生恐怖畏懼之心。「諸佛賢聖所共稱歎」，十方諸佛稱歎這部經，三賢十聖的菩薩共同稱歎這部經。

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

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上法之供養。」

「背生死苦，示涅槃樂。」《維摩詰經》不光說實相深義，它含有淺義，一邊說生死的苦惱，也說涅槃的法樂，究竟是無生死可了，無涅槃可證，但是《維摩詰經》不廢淺的道理，叫你怎樣修道，能背離、遠離生死苦。叫你怎樣證得涅槃之樂。證到涅槃之樂，而不住涅槃；了了生死，而不住生死，高深之義理在這裡。但是生死還是要了脫，涅槃還是要證得，不然，你盡說些大乘的空話，還是個凡夫。二乘人親自了生死，親證涅槃大乘法，大乘是三乘共學之法，超過二乘人，能了生死，而不住生死；能

證涅槃，而不住涅槃。學大乘經，切忌口頭禪，不可以說空話。

「十方三世諸佛所說」，《維摩詰經》是十方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諸佛都要說這部經。「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等經」加個「等」字，不單指《維摩詰經》，大乘深經，講實相的經典，都是這一類的經。你聽到這一類的大乘經，如是信解，如是受持，如是讀誦，再以方便之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大乘經。因為大乘經微妙難知，你得好好對眾生講，這就叫法供養。「顯示分明」，甚深的經典看經文看不懂，你一定要給眾生解說得很分明，使眾生能聽明白。「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因為你能講經，才是守護佛法，這樣就叫法供養。這一品的要義，就在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怎麼叫做法供養？你去講經，弘揚大乘經法，就是法供養。

「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前面

你講經說法，再說你能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法修行，十二因緣法不是緣覺法嗎？不過緣覺法是三乘共學，也是佛的基本教義，你依著十二因緣法，一切法才能生起，才能還滅，遠離一切諸邪見，能證到無生忍，就超過了二乘。二乘人依著諸法生起、諸法還滅的十二因緣來觀想，只能證到緣覺果。大乘還是這樣修，但是比二乘證得高，能得到無生忍。

「決定無我，無有眾生」，二乘人只是沒有我，大乘人不但人無我，而且法無我，決定無我無法，也沒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這就是《大乘起信論》上的止觀並運，前面是修止，一切法從因緣生，因緣生的法，都沒有本體、沒有自性，一切法皆空。但是你要依止修觀，而不廢因果報應，跟因果報應不相違背，不相諍論。「離諸我所」，遠離我所有的一切法，遠離我所有的知見。學大乘法，學成豁達空，把因果廢掉，認為一切皆空，就落於豁達空，「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

你自己決定要墮三惡道，你不相信有因果，因果可饒不了你。

《維摩詰經》很重要，下面叫四依法，你是講經的法師，一定要學四依法。

「依於義，不依語。」你要把大乘經典的義理研究通達，依著它的義理解釋，不要依著語言文句解釋。因為印度的梵文，翻為中文不一樣，要扣著大乘實相的義理解釋，才不會錯誤，依著語言文句會解釋錯誤。

「依於智，不依識」，「識」是凡夫的分別心。依著凡夫的分別心解釋大乘經典，怎樣解釋都錯誤，因為大乘經不是分別出來的。「依於智」，智是根本智、後得智都包含在裡面，先不要起分別，而後起分別；雖然分別，還是無分別，這就是智慧用事。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了義」是究竟，「不了義」是不究竟。佛說法，是應眾生的根機說的，說人天乘的法，只是度眾生出三惡道，

沒有把究竟義理說完，是不了義經。說二乘的法，只是把眾生度出三界，沒有把究竟義理說完，還是不了義經。大乘法，權教大乘，說的權巧方便的法，還是不了義經。要研究實教大乘經典，說究竟圓滿的義理，才是了義經。但是依著實教的大乘經典，不是把其它的法撥掉。佛說法，為什麼說不了義經？因為眾生學不了高深的，先說二乘法，令眾生出三界。二乘法眾生學不了，先度他出三惡道要緊，所以都是佛說的法，你能方便權巧運用，就會弘法了。

「依於法」，小乘經典有三種法印，大乘經典，依一個實相印。這是講大乘經，要合乎實相之法，管它是誰說的，都是大乘了義之經。「不依人」，你看經上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結果是外道盜名，那不是害死人嗎？不要依著人。像我們中國研究大乘經的人，依著世智辯聰，說《楞嚴經》是中國的文法、句法，認為不是由梵文翻譯過來的，是假的經。還有認為

《大乘起信論》也是中國的文法、句法，認為不是由梵文翻譯過來的，就不相信，這就是依著人，不依著法。

倣虛大師在《影塵回憶錄》說，他正在講《楞嚴經》時，有一位日本的和尚來拜訪他，這位日本和尚是由學術研究入手，他研究《楞嚴經》，認為不是佛說的，他見了倣虛大師就問：「法師現在講的《楞嚴經》，不是佛說的啊！」倣虛大師懂得四依法的道理，就反過來問日本和尚：「你講《楞嚴經》是假的，不是佛說的，那麼是誰作的呢？」日本和尚回答：「是你們中國人作的。」倣虛大師問：「《楞嚴經》裡面所說的法，合不合大乘之法呢？」「倒與大乘之法相合。」倣虛法師抓住他的語病說：「我們是依法不依人，是中國人作的也好，外國人作的也好，只要與佛的大乘法相合，都是佛經。四依法，依於法，不依人，我們中國有這樣的大善知識，能作一部《楞嚴經》出來，這是中國人的光榮，我從今天起，更要弘

揚《楞嚴經》。「日本和尚沒話反駁，反而頂禮佩服他，所以我們不管是誰說的經，只要裡面的義理合乎實相，都是佛法。

「隨順法相」，大乘法講法性，不違背法相。唯識宗講法相，也是佛說的，你能把它駁掉嗎？唯識法相，都是實相的法相，你要隨順這個法相。

「無所入，無所歸」，法相沒有本體，當體就是空的，哪有所入，哪有所歸呢？入，入於實相；歸，歸於實相，實相無相，還是無所入、無所歸。

「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這是說不違背十二因緣，隨順因緣法，十二因緣法，第一、無明，你把無明滅了，無明滅，則行滅，而且諸行也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十二因緣，說到最後有生，才有老死，生都滅了，老死也畢竟滅。

「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你要是能作這個觀想，這十二因緣，不是緣覺法的十二因緣，結果合乎大乘實相，它沒有盡相，就是十二

因緣也是遍法界的。

「不復起見」，不要說邪見不起，你再不會起一個偏見，才叫做正偏知。「是名最上法之供養。」依著四依法，依著十二因緣無盡之意，這樣你去弘揚大乘深經，才叫做最上的法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釋迦佛告訴天帝：上面講這一段法供養道理，是王子月蓋請問藥王佛，藥王佛給他講這一篇法供養的道理，王子月蓋在藥王佛面前聞到這個法，「得柔順忍」，這個時候心柔智順，堪受實相之法，還沒有證到無生忍，叫做柔順忍，這就是

圓教大乘十信位菩薩所證得的。得到柔順忍，可以六根清淨；證到無生忍，圓教初住以後，就證到圓教的三賢位。

這時候王子月蓋聽見藥王佛，給他說法供養的法，就證得柔順忍。我們用功要隨時觀照自己，我們對於大乘法，聞是聞到了，信是相信了，但是不柔、不順。不柔，就是剛強成性，叫你斷煩惱，你不斷。為什麼要貪心呢？為什麼要動瞋恨呢？剛強成性，難調難伏。不但別人調伏不了你，你自己知道錯誤，都管不了你自己。想要貪，擾亂你坐都坐不安，睡也睡不着，吃飯也吃不下去，弄得你傾思竭力。知道自己學了佛法，不能這樣剛強成性，難調難伏。但是動瞋恨動習慣了，動不動就發脾氣。你學大乘法，要當法師，怎麼會這樣？發脾氣發慣了，管不住自己，就是剛強成性，不柔不順。要把剛強成性的剛強，把它柔和下來，就與大乘實相之法相順，用功就要腳踏實地的用。你有貪煩惱，一下子斷，是上根利智；不能一下

子斷，也要慢慢減輕。嫉妒障礙，都屬於瞋恨，你學了大乘法，自己管教自己，叫它慢慢減輕，輕到沒有，得到柔順忍，六根都不剛強，變成清淨的六根。功夫很難得啊！天台智者大師，才證到圓教五品位，六根清淨位還沒有得到。他的老法師南嶽慧者大師，證到六根清淨位，得到柔順忍。這時候他得了法益，得到真正的法味。

「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王子月蓋身上穿的衣服，是無價之寶莊嚴出來的，這時候他得到柔順忍，就解開身上瓔珞一類的莊嚴器具，拿來供養藥王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王子月蓋再稟白藥王佛發願說：現在我拿寶衣嚴身之具，還是財供養，不是如來說的法供養，如來說的法供養是要弘法。如來滅度以後，我一定要實行法供養，守護如來的正法。

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伏魔怨，修菩薩行。」

「願以威神加哀建立」，如來你將來雖然涅槃了，願藥王佛以你的威德神通之力來加被我、哀憐我，建立我志願的行門。「令我得降伏魔怨，修菩薩行。」我雖然得了柔順忍，還是十信位，連三賢位還沒有證到，我要行法供養，魔來擾亂，我沒有辦法。藥王佛要加被我，能降伏一切魔王怨家，好好的修菩薩行門。

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

「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藥王佛知道他的深心所懷念到的，當下給他授記。「汝於末後，守護法城。」佛的法等於一座城，能守護正法，等於守護城市一樣。在如來滅度以後的末法時代，你能守護法城。

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習

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具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

「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王子月蓋當時又進步了，他見大乘實相之法非常清淨，聞到藥王佛給他授記，當時就發信心出家。「修習善法」，出了家不是換出家裝當和尚，要修習一切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王子月蓋只有漏盡通沒有得到，前面五種通都得到了。

「具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陀羅尼」是總持。王子月蓋一切菩薩道都具足，得了總持法門，總一切法，持無量義，講經說法，得到樂說無礙辯才。

「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在藥王佛滅度以後，以他所得的五種神通之力、總持之力、無礙辯才之力。「滿十小劫」，圓滿了十個小劫的長時間。「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王子月蓋真是個好佛子，藥王如來涅槃以後，他天天講經說法，轉藥王如來的法輪，藥王佛講過的經，他都隨因緣方便，傳遍於一切世界。

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眾生，得生天上。

「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因為月蓋比丘（月蓋王子已出家，改稱比丘）在藥王佛的面前發過願，他要守護正法，精勤精進的修行。「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因為他精勤精進

的修行，在五種神通之中，本來有身如意通，一個人可以化多數身。身如意通越來越大，他能分化身體為百千萬億人，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建立不退轉的法輪，這都是月蓋比丘做的。

「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月蓋比丘大轉法輪，他度的聲聞眾很多，度的辟支佛眾也很多。這個時候聽月蓋比丘出了家轉法輪的，「十四那由他人」，有十四億人，都發了聲聞、辟支佛心。月蓋比丘轉的是大乘深經，但眾生聽法，各應其機，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二乘根性的人，聽到大乘法，還是先發二乘心，證到二乘。「無量眾生，得生天上。」度無量人天乘的眾生，都生天了。

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燄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馱為始得佛，最後如

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則我身是。」

「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當時轉輪聖王寶蓋，豈是其他的人？「今現得佛，號寶燄如來。」就是現在的寶焰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轉輪聖王寶蓋的一千個王子，就是賢劫的一千佛。

你看《三千佛名經》，過去叫莊嚴劫，現在叫賢劫，未來叫星宿劫。每一尊佛都有一個名，我們拜的三千佛懺，就是依著《三千佛名經》拜的。我們中國人說話愛簡單，叫拜千佛懺，再簡單就叫拜千佛，實際是拜三千佛。

「從迦羅鳩孫馱為始得佛」，「迦羅鳩孫馱」，或稱「拘留孫佛」，翻譯成中國話叫做「所應斷」，是賢劫千佛的第一尊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就是寶蓋王的千子最後一個佛。我在其他的經上看到，就是現

在的護法韋陀尊天菩薩，將來成佛，叫樓至佛。大家都發心成佛，你們發心成佛不要護法嗎？我發心護你的法，等你們九百九十九長兄都成了佛，我再來成佛。「月蓋比丘，則我身是。」你看《三千佛名經》，月蓋比丘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賢劫中的第四尊佛。

「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如是，天帝！當知此要」，釋迦佛告訴天帝：你應該知道最重要的話，「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這一句叫做最要，叫天帝，叫我們都聽到：第一、你發心出家，第二、你發心講經，這就是法供養。「第一無比」，沒有什麼供養，超過法供養。你用七寶供養，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拿來供養，它有盡，你的錢財供養完，就沒有了。你要使三寶住

世，你不弘揚法怎麼行呢？所以法供養第一無比。

「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釋迦佛再殷切咐囑，不單告訴天帝一個人，叫我們都要以法供養：你們應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囑累品第十四

接著講囑累品第十四，「囑」是咐囑，佛的遺囑。「累」是勞累。就是叫你當弟子的這些護法善神受勞受累。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囑累品釋迦佛找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作當機者，佛叫他一聲「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是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大菩提法。佛告訴彌勒菩薩說：你看我跟你說得很容易，我說的法，是無量阿僧祇劫修來的，現在把我無量阿僧祇劫修來的大菩提法，付囑於你。

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

「如是輩經」，就是如是等經，指《維摩詰經》等大乘實相之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正法、像法時代，弘法的善知識多，眾生的善根深厚，業障淺薄，還容易瞭解。可是到了佛滅度以後末法時代，弘法的善知識少，眾生善根淺薄，罪障深重，你要好好的護持這個法，到末世之中。

「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汝等」，一切大菩薩都算上。彌勒！你是等覺菩薩，而且是補處菩薩，你們一切大菩薩，應當以神通之力，來廣宣流布這部經，於南瞻部洲，不要使這個法斷絕。「流布」是流通於十方，流通於後世，實際注重在流通於後世。

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

闍婆羅刹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於大法，

為什麼要這樣呢？佛菩薩的大慈大悲，特別護念末法時代的眾生，末法人有發菩提心，有大善根的眾生。眾生有大善根，為何生末法時代？因為善根是善根，造的業歸造的業。他造的業應該轉到末法時代，就轉到末法時代。所以末法時代還有法，你不要輕視末法時代的眾生，不能因為眾生業障深重，轉到末法時代，也把他的善根取消。有天眾、龍眾、鬼眾、神眾、乾闥婆、羅刹等極惡的鬼，也是護法，能發菩提心，好樂大乘法。

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廣說。

「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有大善根的人，你不使他聽到維摩詰等大乘經，實在失掉最大的利益。「如此輩人，聞是等經」，有大善

根的人，聞到維摩詰等大乘經。「必多信樂」，一定得到很多的信心和法樂。「發希有心」，他對於大乘深經，信心好樂，認為遇到大乘法很希有。「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廣說。」這就是末法時代有這種法師，他聞到大乘經，發起信樂之心，能頂戴納受諸佛所說的大乘經法，隨順眾生的根機，所應得到的利益，他能為眾生廣為說法。

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

彌勒！你應當知道，菩薩有二種。

何謂為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

「何謂為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哪二種？一種學了佛法，喜歡研究文字，研究義理。就像現在大學教授學佛法，不能如說修行，把它

當成一種學問研究，這是一種菩薩。

「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一種他學了佛法，不畏懼深奧的義理，能悟入證入真如實相，這是一種菩薩。

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為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懼，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人。

「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為新學菩薩。」這是一種菩薩，他著了文字相，沒有發如說修行的心，當知這是個新學的菩薩。

「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懼，能入其中。」這是另外一種菩薩，他對於無染無著的甚深奧妙的經典，不會生畏懼之心，能深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人。」聞法得了

清淨心之後，能受持其義，讀誦其文，再能如經上所說的修行，當知這是一個久學的菩薩。

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為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新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

「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前面二種菩薩，一種是新學的菩薩，一種是久學的菩薩，這裡單指新學菩薩。新學菩薩對於這二種法，他對於甚深的妙法，不能決定。

「何等為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

信」，新學菩薩學得少，聽的經少，聽了執著雜句文飾。他學一部經，得少為足，以為這就是大乘經，對於沒有聽過的經，起驚怖之心，產生疑惑，不能相信隨順，懷疑這不是佛說的經，就毀謗。「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就說這樣的話：「我聽大乘經聽得很多，沒有聽過《維摩詰經》，這部經從哪兒來的？」這種人毀謗經典，他對於甚深的經典，不能決定，這都是新學菩薩出的毛病。

「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假若他遇到一個護持深經、解說深經的法師。但是他認為這部深經不是佛說的，當然不肯去親近、供養、恭敬這位講經的法師。「或時於中說其過惡。」他不恭敬供養這位講經法師，而法師示現的是凡夫，一定有過錯的地方。他吹毛求疵，專找法師的毛病，這樣他對於深法不能決定。

「有此二法，當知是新學菩薩。」這都是新學菩薩，才有這些過錯。

「為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他毀謗佛法，自己毀傷自己，不能隨順深法，調伏自己的妄心。

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為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信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為二法。」

「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這就是指久學的菩薩，對於這兩種法，還是自己毀傷自己，不能證無生法忍。

「何等為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哪二種呢？釋迦佛給我們定的規矩，新學菩薩見了善知識法師，要頂禮恭敬。這位法師被人頂禮恭敬慣了，自己貢高我慢，對於新學菩薩瞧不起，他不教誨新學菩薩，

佛法誰能繼續呢？這是一種久學菩薩出的毛病。

「二者雖信解深法，而取相分別。」第二種，雖然信解深法，深法沒有相，只是隨順法相，他取著法相起分別心，就不能如法修行。「是為二法」，這是久學菩薩的二種毛病。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彌勒菩薩聽見佛囑咐他的話。「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仰白佛說：世尊！過去我當補處菩薩，都沒有聽見過這個開示，真是少有。「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上面新學菩薩、久學菩薩的過失，我應當遠離。

「所集」是聚集。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聚集的大菩提法，我一定要護持。

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為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當知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

「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末法時代有大乘根性的人，要是有善男子、善女子求大乘法的。「當令手得如是等經」，我一定顯神通力，加被這個人，讓他得到《維摩詰經》如是等大乘經。「與其念力」，「念力」就是總持之力，使他能得到受持的力量。「使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叫善男子、善女人都能受持、讀誦，為他人廣為講說《維摩詰經》等大乘經。

「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世尊！假若末法時代，有人能受持讀誦，為他人講說《維摩詰經》等大乘經。「當知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我們現在能講說《維摩詰經》大乘經典，我們的根本智慧都不夠，應該感謝彌勒菩薩加被，給我們建立的。那麼我們講的人智慧不夠，聽的人智慧也不夠，怎麼能發起信仰之心呢？應當知道也是彌勒菩薩加被的，我們要感謝彌勒菩薩。

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佛讚歎彌勒菩薩說：你說得太好了！太好了！如你所說的，我一定幫助你，加被說法的人，助你歡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

是經。」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大家當仁不讓，一切菩薩跟著彌勒菩薩說，彌勒菩薩是末法時代的護法，我們也可以護法，一切菩薩合掌稟白佛說：「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如來寂滅以後，不單一個娑婆世界，十方國土，我們都去廣為弘揚流通大乘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我們也能加被新學菩薩講經的法師，使他能得到維摩詰等大乘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為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這時候，四天王稟白佛說：世尊！無論城市、鄉村、山林、曠野，凡

是有維摩詰等經的地方，有受持讀誦、講說這部經的人，我們一定率領八部天神到那裡聽法，並且擁護講經說法的法師，在一百由旬之內，不讓天魔外道得便來擾亂魔害。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

「是時，佛告阿難！」釋迦佛告訴彌勒菩薩以後，接著再告訴阿難尊者，因為要阿難尊者結集經藏。「受持是經」，阿難你應該受持這部經。「廣宣流布」，阿難你要把這部經結集出來，廣為宣揚流通。

阿難言：「唯！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

「阿難言：唯」，阿難說：是的，世尊！我一定依教奉行。「我已受持要者」，全經的要義，我阿難已經受持於心。「世尊！當何名斯經？」請問世尊！我結集經藏得取經名，這部經要叫什麼名字呢？

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

「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這部經名叫《維摩詰所說經》。「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前面開經時說過，這部經有兩個名字，另一個經名叫《不可思議解脫經》。「如是受持」，你應該這樣受持。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維摩詰是說法的人，這部經都是他顯的神通，所以排第一位。「文殊師利」，文殊師利大菩薩排第二位。聲聞眾有「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這是三善道的眾生。

「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一切大眾都來聽佛說法，得了法益，生歡喜心，信受奉行，作禮而去。

《維摩詰經》講圓滿了，也是能仁佛學院道源的課，全部講圓滿，我心裡很歡喜！